忍術・幕府・少林寺

文／章君穀
圖／陳菊美

了前進與創造的動力？但沒有人去追問原因！

愛情豈不正像煉丹爐嗎，在神聖的想望前，將所有的激情投入煉火中，等待一顆完美無瑕的金丹，輝映着所有的神話與奧幻。任何駁雜的興趣與個性在爐裏被解消，相互地融合；藉着熔解一切的火，將不相容的質素轉換成摩轉的光，而光與愛相化合，成爲流玉一般地暖珠。但煉丹也有失敗的時候，沒有選擇適當的時機，沒有選擇適當的質料，溫度不够或過熱……，但祇有一進過煉丹爐，出來的決不是進去的那一個！

祇是善良的愛情纔會遭受痛苦！大家易於將美的幻覺投注在對象上，在愛情中糅雜了自己的希望——將對方創造成『自己的』，依自己的模式來範疇生活方式，祇是自私而不自知地想把對方變爲自己，毫不羞愧地宣稱這就是愛情；再不然就是完全地割裂自己的興趣與個性，毫無保留地『奉獻與犧牲』，而對方可不是神祇，那堪這樣的祭祀，而自己可也不該是愛情的婢女和僕人呵。這兩種都不堪爲愛情。

在愛情中，生命的每一個質點，都與對方交互振盪，有的相融，有的解消，有的互相干擾，有的互相排斥，痛苦在這裏，快樂也在這裏！但純潔而無知的青春，絕難照顧到彼此綿延不止的每一個感覺的流動，當任一個被疏忽的感覺竄起，成爲主要的支配性情緒，就足以毀滅愛情。這時，相融和解消的質點豈不是傷心的起始嗎！曾彼此相互傾注的光與熱，都已無法還原成本來的質點了；爲靈魂留下美麗而淒切的烙痕——永遠動人却痛苦的回憶。

使愛情短暫的，是不够成熟的青春！祇有『永恒的現在』，沒有『希望的未來』，把全副的注意力傾注於瞬間的感覺，要求刹那的專注與合一，而沒有把它視作遙遠的歷程。

關於章君穀的長篇巨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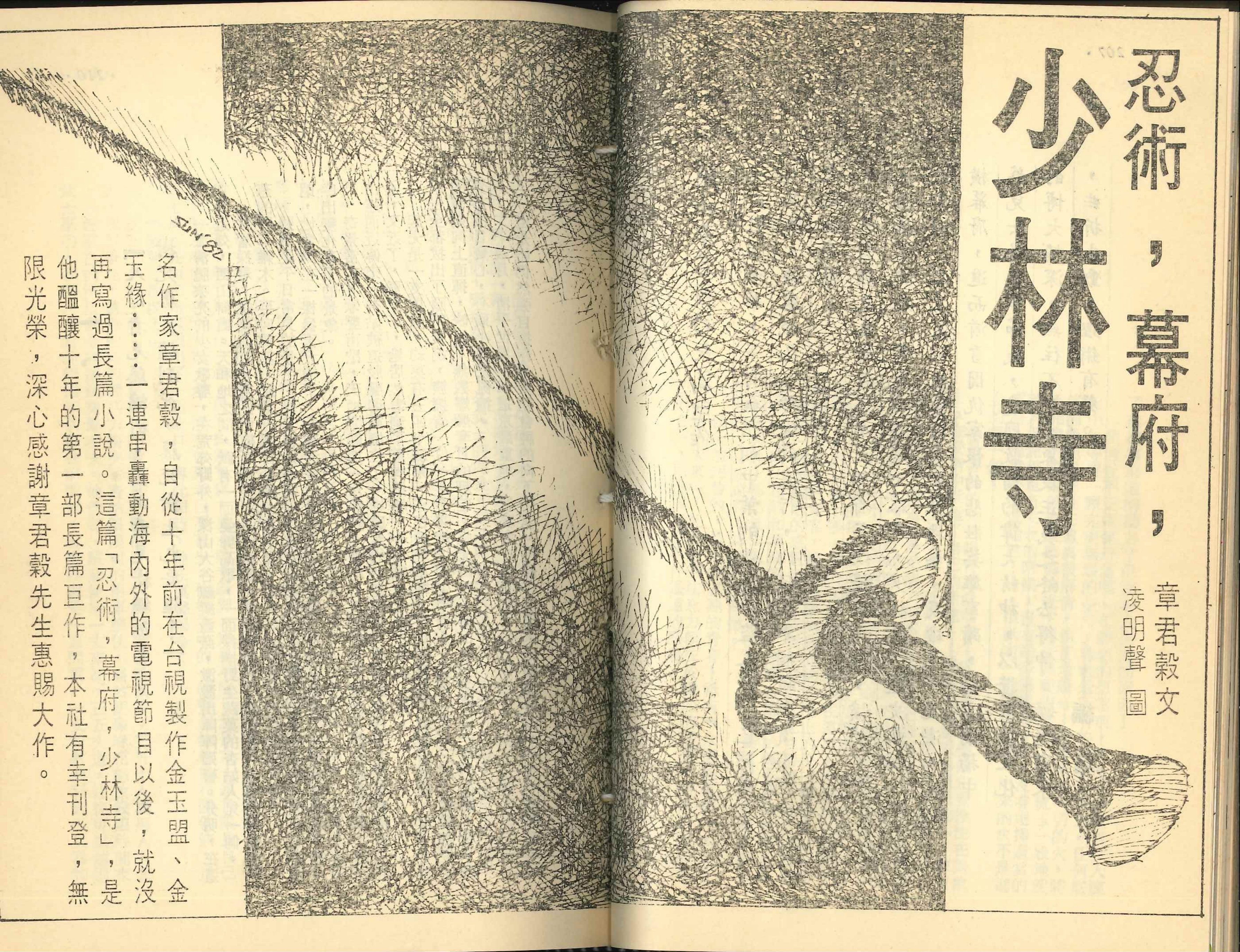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侵華，早自我明朝中葉的倭寇海盜入侵即已開始。其時，倭寇殘忍、野蠻的暴行，比日本軍閥侵華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章君穀先生對於日本文部省竄改侵華史實，憤然不平，乃廣蒐史乘，寫成『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』歷史長篇小說；以一名皇室公主學得的少林技藝，及破忍術之法，縱橫幕府，進而湔雪國仇家恨的悲壯英雄事蹟，藉資闡揚中華兒女的忠孝節義，愛國救國的偉大精神，以證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，無往不利，兼及正義之終必得伸。娓娓寫來，曲折生動，鏗鏘有聲。

——編　者

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

章君穀文
凌明聲圖



名作家章君穀，自從十年前在台視製作金玉盟、金玉緣……一連串轟動海內外的電視節目以後，就沒再寫過長篇小說。這篇「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」，是他醞釀十年的第一部長篇巨作，本社有幸刊登，無限光榮，深心感謝章君穀先生惠賜大作。

一、

『入山看見籐纏樹，出山看見樹纏籐；
樹死籐生纏到死，籐死樹生也要纏！』

一派清脆嘹亮的少女歌聲，在荒郊野外，深山大谷繚繞盪漾，激發出陣陣廻響。分明，在這京師近郊，西山僻處。天和地之間，祇有一面曼聲高歌，一面採擷野生蔬菓的杏姑人兒一個。

採着採着，蔬菓盈筐，杏姑已經漸漸接近西山南麓。懸崖絕壁，一瀉到底。山壁間雜生着青葱的野草雜木。再向前望，就是方圓百里的一片平陽，從杏姑的眼底一直伸展到天邊上。

雖說是平日常見的景色，但是杏姑每回一到這個瞭望點，都會情不自禁的眼睛一亮，心胸開朗，她愛蹲在一棵參天大樹下，秀麗清澄的鳳眼一霎也不霎，彷彿她能從那遠到天邊的地平線，瞧出變化萬千的景象。

奇景當前，歌聲甫歇，天地間歸於一片靜謐。驀地，天盡頭似有滾滾沉鬱的悶雷，漸次的在由遠而近傳來。杏姑被這股聲響震攝住了。她駭然的站起身來，朝響聲來自的方向極目張望。近了，又近了，更近了，她居然看到了驚魂攝魄，令她畢生永難忘懷的一幕。

起先是一支馬隊，約莫有三四十騎乘。正在風馳電掣，雷霆霹靂般衝到西山南麓。三四十騎武士全都拔出了腰間寶劍，簇擁着一位一身金碧輝煌的少年貴介。麗日中天，三四十柄寒寒生光的寶劍向上直揮，映出了無數燦爛奪目的輝芒。强光四射，讓山坡上凝視這一幕的杏姑，看了直覺得怵目驚心，心頭小鹿兒亂撞。

太平歲月，清平世界，在這京畿重地，怎麼會打起仗來了呢？

但是她仍然强自振作，聚精會神的向下眺望。馬隊快要通過她的正前方。突然，眼前霍地閃

現出無數流星。流星鶻起鶻落，依稀自天外飛來，勁矢般的落地，然後就地蹤起，直飛到三五丈開外。就這麼一落地，一蹤起，再落地，又蹤起，三下兩下，轉眼之間，三五十顆流星已經來臨到杏姑面前，緊躡在三五十名武士的馬後。杏姑能夠很清楚的看到他們了，她不由自主的發出一聲驚呼；——原來，那驟然出現，飛蹤而來的那裏是什麼流星，而竟是三五十個一身白衣白褲，頭紮白巾，眼下鼻上，蒙起一道白布的追殺者。在他們的手裏，都拿着飛刀、熊爪、鋸齒鐮刀……各式各樣稀奇古怪，叫不出名堂來的兵器。他們跳躍蹤踹，迅若鷹隼，勢如流星。直把小杏姑看得眼花撩亂，張口結舌，偏是聽不到他們半點聲息。

流星羣追上了馬隊，閃電般展開了一場無情的殺戮。馬隊的三五十名武士，驟遭襲擊，大出意外。他們忙不迭的勒馬回身，急起應戰。揮舞着閃閃生光的寶劍，劈搠碰嗑，竭力抵抗。一時之間喊殺之聲聲震原野，兵器相交的鏗鏘聲響，震耳欲聾。馬上武士中的頭一個被一記流星鎚擊中了天靈蓋，砸碎了整個腦袋。鮮血四濺，屍首被胯下馬倒拖着奔向山沿。小杏姑嚇得整個身子都痲木了。天崩地坼，日月無光的生死搏鬪還在越演越烈。杏姑心膽俱裂，不忍再看。可是她再也指揮不動自己的眼瞼，她沒法使自己的眼睛閉上！

三五十名武士被追殺者團團圍困在核心，人高，馬大，居然形成了流星羣逐一襲殺的大好目標。三五十馬乘集中在一處，馬上揮舞寶劍，反而疑手礙脚，施展不開。許是武士頭目眼見自己手下的人馬處處都居下風，頭一陣交仗死者已不在少。他把手中的一柄寶劍舞動得花團錦簇，虎虎生風。從而在南邊殺出了一道缺口，與此同時，他在厲聲喝令：

『散開！散開！』

三五十名武士聽了立刻響應，「散開呀！散開呀！」的喊聲響徹雲霄。三五十人與馬人人奮力，個個爭先，拚命的向四面八方衝突。杏姑眼跟前的兩軍接仗，豁然便像春花怒放般四散開來。一色雪白的流星羣全靠蹤跳突擊功夫，他們每一蹤起便有一丈來高，三五丈遠，往往可以越過武士羣的人和馬。但當他們挺起兵器往前衝刺，就快得像是一道閃電，一支勁射的利矢。兵器和

人虎的一聲，遭他突擊的武士，不是洞胸穿脅，便是腹破腸湧。來不及發聲喊，先已慘死馬下。馬上武士越來越少，顯然他們唯有一見殺，再也無法逃生了。

武士頭目匹馬當先，直徬西山南麓。在半空中飛來飛去的流星羣一時追趕不及。小杏姑伏在草叢裏探眼外望，她分明聽見那位武士頭目喊了一聲：

『主子！快到這邊來！』

於是，那位一身金碧輝煌的少年貴介，便一驟跨下黃驃馬，直往西山南麓奔去。一身雪白的追殺者看見了，蝴蝶翩翩般直飛過來攔截。却是少年貴介馬快，他都快要逃到西山南麓山脚下了。小杏姑躭心的伸出大半截身子往山脚下探看；——一名追殺者矯若游龍，穿枝過葉般疾飛過來，一抖手中的鷹爪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少年貴介被追殺者一爪擊中了右大腿，小杏姑脫口驚呼了聲『哎呀！』兩眼睁圓的看到他整個身子從馬鞍上彈起，直飛起了三丈多高，然後重重的摔落在矮樹雜草之中。小杏姑緊張得連呼吸都停止了，可是，她沒再聽到那位少年貴介半點聲響！

這兒的山路，杏姑熟悉得像是自已家裏。少年貴介被一爪擊中，高高飛起，又沉沉墜地。唯有小杏姑一個人看得清楚明白。當時，她不顧自己的危險，事後再也想不出來究竟是爲什麼緣故。更不知道是從那兒激發出那麼大的勇氣。當少年貴介一摔下地，她便把心一橫，拔足飛奔。像一隻受驚的小鹿般的，在矮樹叢草中披枝拂葉，穿隙衝刺。她竟能一口氣衝到少年貴介摔落的地方。祇是一到那兒，她便嚇得手脚癱軟的驚愣住了。因爲，她陡然發現她立脚的地方全無遮掩，她竟全身暴露在平陽地血戰場前的小坡坎上。

所幸，一場疾風驟雨，慘絕人寰的殺戮方告結束。三五十名武士的人與馬無一倖免，白衣追殺者的這一仗直殺得血流成渠，屍如山積。三五十名武士和三五十匹駿馬全都死得那麼凄慘。有的斷脰決腹，有的開膛破肚，有被砍爲兩段，有的身首異處。直把小杏姑看了個心驚膽顫，頭皮發麻。她站在小坡坎上呆若木鷄，混身盡在猛烈的發抖。這時候，又有一樁不可思議的怪事出現了。三五十名白衣襲擊者，動作好不整齊劃一。小杏姑但見他們時正散散落落的站着，突的不約

而同探手入囊，抄出一把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來就地一甩；——蓬的一聲，人人脚下地面騰起一股黃色煙霧。小杏姑傻子似的直看到煙消霧散，地上事物一覽無餘。可是人呢？那三五十名白衣襲擊者居然會來無影，去無蹤，在一刹那間全部消失！

小杏姑兀立原處，也不知道發呆發愣了有多久。當她漸漸回過神來，腦子忽然清醒。她竟以爲方才所見所聞的那一場殺戮，祇不過是個惡夢。她照她娘傳授給她的法子，伸出中指來狠命的一咬；——『哎呀好疼！』顯然這就不是夢了。當年瓜字初分，情竇乍開，年僅一十有七的杏姑她怎曉得，她正是大明奸臣勾結日本幕府，密派忍者施展忍術，企圖刼殺大明皇室的唯一目擊者。

二、

一場驚心動魄的殺戮既然不是惡夢，杏姑神志漸次恢復。她首先想起的便是方纔她不惜捨命往救的那位少年貴介。她在臨近的地方一找。果然在一叢蘆葦草裏找到了他。

少年貴介束一頂金光四射的紫金冠，綰住了他漆黑光亮的一頭長髮，他正神態安詳的在地面躺着、小杏姑走近他時，目光便在他臉上停駐。她從來不曾想像到世間會有這麼俊美的少年。他，高額隆準，膚色白皙有如羊脂。兩道劍眉翹然入鬢，粉耳，豐頰，面如秋月。兩瓣心型的絳唇，輪廓分明，紅似五月榴火。讓杏姑不由自主的聯想到，這就是娘時常在艷羡着說的，絕色佳人的櫻桃小口？

然而他明明是個少年男子，乍看上去也祇不過十八九歲。杏姑兩眼直勾勾的盡望着他，久久不忍移開視線。驀地一陣心旌搖搖，意馬心猿。連自已也不明白爲什麼沒來由的羞紅了臉。她都在想一掉頭扭身回家去了。本能的跑兩步，又停住。娘常愛說的一句話，轟然的在她耳畔響起——

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?!』娘還會詳加解釋過，所謂浮屠，就是寶塔。時當明朝中葉，勉強算得上是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可是卽令大富大貴人家，也未必能建造得起一座七級寶塔。而今祇要救這人一條性命，就有獨建七級寶塔的偌大功德。儘够讓諸天神佛終身保佑。這該是多大的鼓勵！——小杏姑腦海裏走馬燈般想到這兒，同時也就又度鼓起自己莫大的勇氣。她毅然的再轉過身去，蹲在那位少年貴介的面前。她伸出手去搖撼他的胳臂，一邊高聲的在喊他：

『喂！你醒醒，你醒醒！……』

一連喊了好幾十遍，那位少年貴介猶仍昏迷不醒。猛然又憶起，娘還囑咐過她：『好生立功德，救人須救徹！』反正，這荒郊野外，深山僻谷沒法避什麼嫌疑。好歹小杏姑是在遵照她母親平時的教訓行事。——小杏姑開始從頭到脚，細細打量這一位少年貴介。天幸見，他表面上看來混身不帶一點傷。祇是小杏姑忽然想起她曾親眼目擊，一名一身雪白的追殺者，曾經拔地蹤身，飛騰到這少年貴介的馬後，一揮手中的五節鷹爪，一爪擊中了少年貴介的右股。把他打得從馬背上直飛起來，一衝三丈多高，方纔重重的摔倒在這兒；——杏姑忙不迭的伸手一抄，摟住他軟綿綿的腰肢。雙手使勁，把他整個身子翻了個轉；『哎呀不好了！』小杏姑脫口驚呼，她清清楚楚的看到了他右股已受重傷。三道長達七八寸，寬可六七分的傷口，皮開肉綻，深可見骨。汩汩鮮血，正從他的傷口四週，一股又一股的湧出。

少年貴介所流出的鮮血，已經將地面浸濕了好大一片，幾乎淹沒了叢叢雜草的新茁嫩芽！

『流……流了這麼多血呀?!』小杏姑的這一陣驚嚇，使得她的自言自語都有點兒結結巴巴。她想起她娘敎她的急救之法，先伸手去摸摸他的鼻息；唔，還好，他還有一股游絲般的呼吸。

這下什麼嫌疑也顧不得了。小杏姑咬咬牙，雙手交扭，握住了他的雙手。一扭小蠻腰，反手一使勁，把他從地面拉起。然後，用自己的背部一頂，穩穩的把他揹到自己背上。一路飛快的把他背回家去。

三、

山坳，林底，背後是長滿蘚苔，終年不見天光的削岩。出門便是林林總總，滿山滿谷；拔地而起，遮天蔽日的參天古木。兪大娘和她的獨女杏姑，十年前在這西山最最隱秘，常年累月不見人影的所在，搭蓋了三間小小的茅屋。中間是堂屋帶厨房，左邊一間稍微大點的歸兪大娘住。右邊一間，開扇小窗。屋裏祇有一張柴床，兩只木櫈。外帶一座由一株小樹砍去枝葉的天然衣架，那正是兪杏姑的閨房。

那日，杏姑一早便到西山南麓採野菓子去了。兪大娘獨自一人拾掇了一下屋子，就開始到大灶上去做飯，準備等杏姑回來時母女二人同進午餐，然而，她正在燒一鍋開水，想要熬一道菜湯，一豎耳朵便聽見打大老遠傳來一陣沉重的步伐聲響，不大像是杏姑的；——她當時就緊張了起來，放下水杓，衝進自己屋裏，從牆上摘下她丈夫遺留給她的祖傳七星寶劍。一個箭步竄到大門口，兪大娘機警的任讓大門虛掩，自己却閃身躲在門後。官差捕快倘若推門而入，她祇消一劍砍去，至不濟也能解決他們之中的一個。整整十年了，兩母女經常受了驚的兎子一樣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。日日夜夜，時時刻刻都在預防這一幕的出現。

脚步聲響既然不是小杏姑的，那就準定是有外人來了。如果是外人找到這終年罕見人迹的地方。兪大娘和杏姑都能料個十拿九穩。來者不是官差，官兵，就是衙門裏的衙役捕快。

正在屏息凝氣，一緊手中寶劍，準備隨時厮殺。一心拒捕逃生的兪大娘，再也沒有想到，這一次她偏就大大的料錯了。沉重的脚步聲漸行漸近，久經陣仗的兪大娘彷彿都已聞到血腥。一顆心蹦蹦的直在跳時，忽然，她驀地聽到小杏姑嬌喘吁吁的尖聲大叫：

『娘——娘——，快……快來幫幫忙。』

兪大娘一顆懸着的心落了實。她自以爲明白了，這準是杏姑那孩子又貪多，採摘了過多的野

生蔬果，一時拿不動，祇好喊她去相幫。兪大娘自嘲的一笑，趕緊把手中的七星寶劍掛回牆上。三步併作兩步奔出門去，一路快跑迎上杏姑。乍見她時，不由又怔住了。兪大娘伸手指着杏姑揹着的那人，錯愕的問：

『杏姑，妳背的是誰？』

『不——不知道！』小杏姑上氣不接下氣的回答，又情急的央求着：『娘，女兒實在揹不動了，妳快接過去。就怕這人已經死了！』

『死了？！』

兪大娘大吃一驚，慌忙上前，輕輕的把那位少年貴介從杏姑的背上卸下。使個手托嬰兒之勢，讓少年貴介橫躺在自己的臂彎之中。還來不及去試探一下他有否鼻息，兪大娘祇打量少年貴介一眼，便脫口驚呼的尖叫起來——

『杏姑，妳怎的揹來了一位皇子？！』

『皇子？！』杏姑直在平復呼吸，兩眼掄得圓圓的問：『什麼皇子？！』

『哎呀，杏姑——，』兪大娘無可奈何的苦笑：『妳眞成了渾不知世事的野孩子啦！皇子，皇子當然就是當今皇上的兒子嘍！』

『他——他會是當今皇上的兒子？』杏姑驚疑不定的再問：『那他豈不就是咱們的仇家？！』

『別胡說！杏姑，』兪大娘疾言厲色，責備了杏姑一句，又道：『妳爹在世的時候，忠君保民。他是因爲受了奸臣的陷害而死。這筆帳，再怎麼也記不到當今皇上的身上！』

每逢母親訓她，杏姑總是恪遵尙書第兪府僅存的家規。垂手肅立，必恭必敬的回答一聲：

『是！』

『我尙書第兪府世代忠良，』兪大娘還在正容斂色的告誡杏姑：『那怕有抄家滅門的憾恨，也斷然不能說皇室是仇家，這種大逆不道的話！』

『是！』

靈機一動，杏姑又刻意討好的去跟她母親說：

『娘，妳說我們尙書第兪府世代忠良。那我今天不記皇上殺我父親的寃仇，冒死去救出這位皇子來。說我是以德報怨也好，盡忠皇室也罷。我這麼做也就不愧爲忠良之後了？！』

『好，好孩子！』兪大娘果然讚不絕口的說：『虧妳聰明機伶，想出了這幾句明白話！要不然，從古到今，不論是誰，敢說皇室是仇家這種混帳胡塗話，不遭天打雷劈，也得千刀萬剮！』

嚇得小杏姑一吐舌頭，望望兪大娘手中抱着的少年貴介，忙道：

『娘，妳也不看看，他究竟死了沒有？』

『噢！』兪大娘一經提醒，忙去低頭探看，邊說：『該打，我差點誤了大事！』

少年貴介依然雙眼緊閉，昏迷不醒。兪大娘用臉頰去貼近他的鼻孔。兪杏姑屏止呼吸，心跳突突的在等候。許久許久，纔聽見她母親一聲長吁，如釋重負般的在說：

『天可憐見，這殿下還有救！』

兪杏姑高興得差一點要歡聲嚷嚷，祇是她怕她母親又罵：『沒個女孩兒家相！』歡呼臨到喉頭又縮回去了。她改口直在催促她母親：

『娘，那妳還不快把他抱回屋裏！』

『對對對，』兪大娘連連點頭的說：『我這就抱他到屋裏去上藥！』

杏姑上前一步，托起少年貴介的雙脚。算是幫着她母親，把那位少年貴介抬到兪大娘的臥室。讓他四平八穩的躺在兪大娘的床上。

兪大娘叫杏姑去勺一盆熱水，取一條布巾。乘杏姑走出房門，她小心翼翼的先把房門關好，再將少年貴介翻了個身。一連捲起他三層綢褲的褲脚，仔細看一看他的傷口。目光方始觸及，便不由自主的失口驚呼：

『世間那有這麼厲害的兵器：一擊之下，居然會把人傷成這樣？！』

方自錯愕驚疑，小杏姑已在門口聲聲高喊：

『娘！熱水勺來了，還有布巾……』

俞大娘唯恐杏姑一頭撞了進來，看到少年貴介裸露的右股。她趕緊攔她一攔，忙說：

『妳別進來！熱水跟布巾就擱在地上。』

杏姑莫名其妙，却是母命難違。祇好遵照俞大娘的囑咐，把水盆和布巾往房門口地面上一放。自己站在一旁，心中不勝焦灼的在苦苦等候。

等了約莫有一盞茶功夫，方纔看見她母親俞大娘滿頭大汗的推門出來。抄起地上的熱水和布巾，匆匆轉身入內。臨進門還一扭頭，鄭重其事的吩咐杏姑說：

『記住，娘不喊妳，不准妳進去。更不准妳從門縫裏偷看！』

杏姑却忍不住的大發嬌嗔，嘟起了張小嘴，輕輕的一跺脚說：

『娘，這又是爲什麼嘛?!』

『不爲什麼！』俞大娘的回答，既簡潔而又嚴峻：『就祇爲男女男女有別，關係太大！』

杏姑縱有一百個不樂意。然而，聽她母親這麼一說，她也祇好默不作聲。千按捺，萬忍禁，耐心的在堂屋裏頭等了。

這一次，就擱的時間更久，足足有一炊飯的漫長時間。小杏姑都等到心憂如焚，幾次三番想上前去敲門問聲究竟怎麼樣了?好不容易，等到她母親俞大娘直喘大氣，困頓不堪的從房裏出來。小杏姑來不及等她母親開口，迎上前去便問：

『娘，他……?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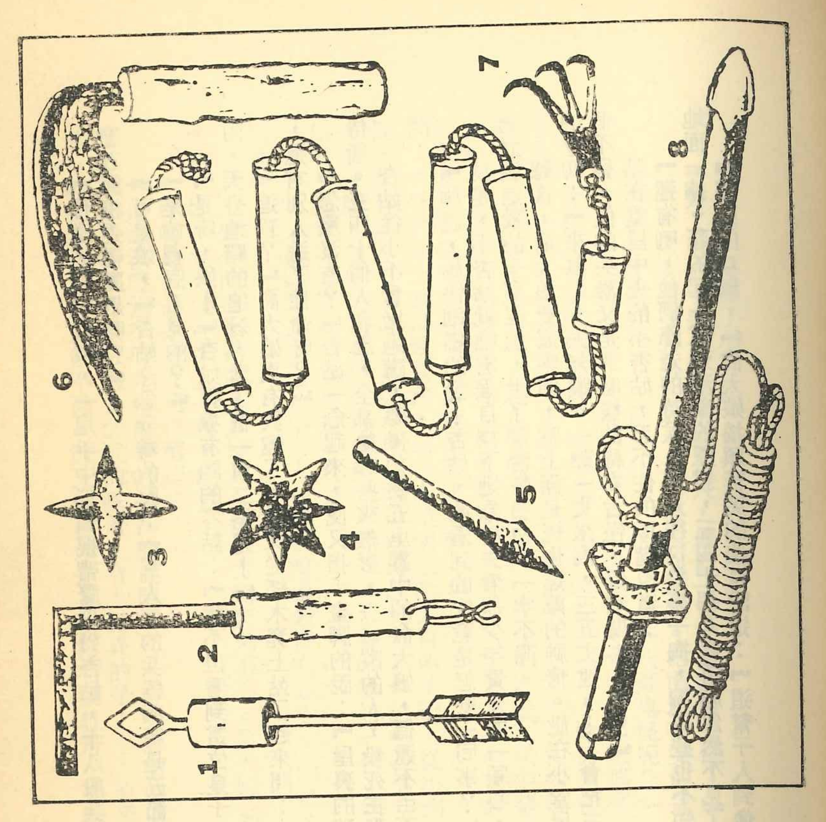
俞大娘挪張小木凳，沉沉的坐下。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說：

『跟……跟妳爹半輩子征戰廝殺，從來沒見過這麼大的傷口……』

杏姑忙不迭的告訴她母親說：

『娘！他是給一個會飛會蹤，一甩手中五節棍帶鷹爪給打傷了的！』

俞大娘頓時就十分驚訝的問：



忍者使用的各種武器

1.大國火矢。筒中有火藥，當作「火箭」，使敵方引起火災。
2.開鎖道具。
3.十字手裏劍，是飛鏢暗器的一種。
4.八方手裏劍。八角形的飛鏢暗器。
5.棒手裏劍。類似匕首的矛狀暗器。
6.鐮刀，用來破壞營砦。
7.鷹爪、折疊後可以藏放在胸前，將繩子拉緊，就變成帶有鉤爪利器的長竹竿。
8.飛刀，繩長八尺，抛出之後，可以在半空中收回。

『什麼?會飛會蹤，一甩手中五節棍，十八般兵器之中祇有三節棍，那來的什麼五節棍還帶鷹爪呀?!』

『可是娘，』杏姑急急分辯的說：『那人使的兵器明明是五節棍帶上一支鷹爪嘛！』

『是妳親眼看見的?』

『是呀，娘！』杏姑振振有詞的答話：『我不但看到這位皇子被鷹爪打傷。還把那場腥風血雨，天昏地黯的追殺，看了個一清二楚呢！』

『追殺?』兪大娘更有興趣了。她又從矮木凳上站了起來問：『這麼說，除了皇子殿下受傷，還有別人送了性命呀?』

『怎麼沒有?』杏姑一急起來，便又指手畫脚的說：『屋裏的那位皇子殿下，帶了三四十名侍衛。三四十個人和馬，全都給那些來無影，去無蹤的人，殺死在那一片平陽地上！』

杏姑從小不會撒過謊，聽得如墜五里霧中的兪大娘，偏還不由不信。她急切的在一疊連聲催問：

『妳說，妳快細細的說！杏姑，妳看到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?』

於是，小杏姑就唯有强自捺下她急於去看那少年貴介的一顆心。從頭到尾，源源本本，把那場血腥追殺的全部經過，說了個清楚明白，一字不漏。

聽後，兪大娘雙眉緊鎖，臉上滿是恍惚迷離的神情。她在小堂屋裏繞室踱躞，口裏直在喃喃的唸叨：『來無影，去無蹤。一蹦一丈來高，三五丈遠。……會把三五十乘人和馬，全給殺得一個不留，使的兵器又是那麼樣的稀奇古怪，鋒利厲害……。』

站在堂屋中央的小杏姑，忍不住的插嘴說道：

『還有咧，他們臨走的時候。人人往口袋裏一掏，掏出些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來，就這麼往地面一摔。蓬的起一陣黃濛濛的煙霧，三四十個人就這麼忽然不見了！』

『聽妳的口氣，』兪大娘搖頭苦笑的接口說道：『這幫子人到像是妖魔鬼怪了！』

一句話，提醒了小杏姑，她恍然大悟的說：

『對了，娘！這一幫人不像是人，他們一定就是妖魔鬼怪！』

然而，見多識廣的兪大娘，却在輕緩的搖頭。她面泛苦笑的道：

『杏姑，這光天化日，朗蕩乾坤，又那兒來的妖魔鬼怪呢?』

『要不是妖魔鬼怪，』杏姑理直氣壯的答說：『他們那來那麼大的神通，那麼高的武藝?』

『妳這話倒是說得不錯，』兪大娘終於頷首允可了，她仍還在搔耳撓腮，繞室踱步。一面深思長考，一面閑閑的在跟小杏姑說：『妳爹是少林寺了智方丈的嫡傳弟子。我的師父明心師太，也得算是天外之天，人上之人，稱得起是武林泰斗。妳爹和我半輩子裏南征北討，禦倭勦賊，眞箇數不清遭逢到多少江湖奇人、英雄好漢。可是，如果眞要有妳說的那種神通廣大，武功高强的追殺者。那我就敢說他們必定是天下無敵！』

小杏姑自幼從母親習武，稱得上是明心師太再傳弟子。從小到大也不知道聽說過多少江湖奇聞，武林舊事。因此，當她一聽到她母親提起『天下無敵』四個字，禁不住又是一股無名振奮，熱血沸騰。這便是武林中人習慣使然。當下，小杏姑腦筋一轉，她快步上前，一把摟住她母親的胳臂，拖着她母親就向屋裏走，說是——

『娘，屋裏那位皇子殿下，他跟那幫追殺者交過手。咱們去問問他看，不就可以明白了嗎?』

兪大娘一時冷不提防，加以兪杏姑的力氣素來不小。兪大娘就這麼被她女兒拖進臥室去了。祇是，她一進門就往床上一指，說道：

『可就是，他這會兒還沒醒過來。』

『他還沒醒過來呀?』兪杏姑搭訕的反問一句，心中急切的直奔床前。定睛一看，少年貴介已經裹好了傷，仍還在床上沉沉的睡着。令人驚異的是；——他受了這麼重的傷，流了那麼多的血，却依然是唇上血色不減，臉上紅潮未退。依稀芍藥牡丹、玫瑰盛放。讓小杏姑竟然貪饞、呆

怔的又盯住他的臉上看了。

『杏姑！杏姑！杏姑！……』俞大娘接連喊了三聲，方始把杏姑從驚羨注視之中喚醒。她轉過身來，怪不好意思的跟她母親笑笑。知女莫若母，俞大娘彷彿已能將杏姑的心事，一眼看穿了。自從京師尚書第俞府遭難，位居一品，官拜兵部尙書的俞唯忠受奸臣陷害。整整十年，逃到西山叢林深處的俞大娘、杏姑兩母女，幾乎沒有見過一個生人，更別說杏姑也曾眼見什麼少年兒郎了。——俞大娘並不覺得杏姑大膽放肆，一心祇在少年貴介身上。她祇是在爲荳蔻年華的杏姑感到深切的悲哀，由衷的憐憫。望着杏姑那一對受驚了的眼睛，俞大娘祇好移開自己的視線，顧左右而言它般的在說：

『娘給他洗乾淨了傷口，灑上了些妳師祖明心師太傳給娘的生肌盆血散……』

李姑馬上就關切的問：

『那他能够全好？』

俞大娘明知自己毫無把握，但是她唯恐自己的愛女躭心、失望。唯有漾一臉苦笑，深深的點了點頭。

『娘——』

含羞帶愧的喊了她母親一聲，杏姑扮出一個牽强的笑容。她像往常撒嬌似的，依偎在她母親身上，身子一陣扭動的問：

『妳說，他什麼時候可以醒過來？』

俞大娘愛憐的閃望杏姑一瞥。愛莫能助，不得而已。祇好措詞含混，支支吾吾的回答：

『誰知道呢？或許是今天，或許是明天。也說不定，會得等上十天半個來月。』

然而，就從那第一天開始，杏姑在她母親不加阻止，緘口無言的默許之下。日日夜夜，焚膏繼晷，始終守候在那位少年貴介的身邊。

她在他床跟前打了個地舖。

四、

一天、兩天，十天半個月都過去了。少年貴介仍舊不會全然甦醒。俞大娘一天替他換一次藥，眼見他的傷，漸漸的在復原。每天兩次，由杏姑親手給他餵食湯汁。由芋湯、菜汁，到俞大娘千方百計打獵得來的野兎、山鷄熬湯。——那是杏姑一再懇求、一再堅持，無論如何也得想辦法找些葷腥肉食來給他進補。俞大娘艱辛備嚐的一一替她辦到了。就祇是，他依然沒有悠悠醒轉的迹象。

他會這樣昏昏沉沉的昏睡到幾時呢？會不會……突如其來的有一天，他竟就此長眠不醒？小杏姑越來越心急，越來越着慌了。一天晚上，她摸回了她自己的小房，搖撼醒了睡在她床上的俞大娘，就在黑暗之中，她鼓足了勇氣問道：

『娘，我們究竟還有沒有錢？』

『錢？』俞大娘一聲浩歎，聲音淒涼的答道：『十年以前，我們兩母女逃出京師。除了一身謀生的氣力，就祇有妳爹鄭重託付給我，俞家祖宗留傳的那一口七星寶劍！』

『我聽娘說過，』杏姑低下頭去，幽幽的說：『那口七星寶劍能值不少的錢！』

俞大娘臉色一正，字字着力的說：

『俞家七星寶劍含五金之精英，具天下之靈氣。能够吹毛立斷，削鐵如泥。它曾伴着妳高祖、曾祖、祖父和妳父親出生入死，征戰多年，到妳手上已經是五代相傳了。有了它，俞家世世代代，不論是沙場交鋒，或者是武林比試，都可以穩操勝算，所向必克！』

一口氣說到這裏，俞大娘忽然有所醒覺。她先喊了一聲：『杏姑！』，等杏姑應了聲：『我在這兒』時，她纔驚疑不定的問道：

『妳爲什麼深更半夜叫醒了我？直在問我家裏有沒有錢，又再問起俞家的七星寶劍？』

沉吟半晌，俞杏姑方始繞個彎子答道：

『娘曾經教訓過女兒，一個人為人在世，就得：「好生立功德，救人須救徹！」』

『不錯，娘是這麼教訓過妳！』

『可是如今，』杏姑果然勇敢的把心事說出來了：『皇子殿下昏迷不醒已經十七天了。我們總不能眼睜睜的看着他就這麼——死掉！』

俞大娘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她霍地坐起身來，神情緊張的問：

『杏姑，妳是不是想賣了俞家的七星寶劍，去給……』

『我想把他送回京師，』杏姑連忙接腔：『租一幢房子，找一個高明的大夫……』

『杏姑，妳瘋了？』

『娘，我已經想過千遍萬遍了，』杏姑由衷懇摯的在央求：『說什麼我也得讓他早早甦醒過來，保住他的這一條性命。』

『杏姑，妳眞想讓他早醒，保他性命？』

『是。』

『那麼，明天一早，妳就把他揹到官塘大道上，往地上一放！』

『娘！』杏姑頓時就尖聲叫嚷起來：『妳是要我把他送到大路上去等死？』

『妳把他往官塘大道上一放，』俞大娘欲擒故縱，竭力保持平靜的說：『不論是那個過路行人看見了他，立刻就會把他送回皇宮。皇宮裏有太醫院，太醫院裏有的是藥到病除的高明大夫，他已經保住了元氣，高明大夫就能讓他甦醒。』

杏姑脫口而出，怏怏的說：

『那我豈不是永遠都看不到他了嗎？』

『除了這一層以外，』俞大娘石破天驚的說：『娘還有一層天大的顧慮。』

『什麼顧慮？』

『他分明是當今皇子，』俞大娘也在把她的心事和盤托出了：『怎麼會輕易出宮、離京。還會在半路上被人追殺，把他的侍衛殺了個一乾二淨？』

小杏姑被她母親問住了，茫茫然的應了聲：『這——』，就此頓住。

『妳把皇子殿下揹回家來的時候，我就在納悶。』俞大娘就勢往床沿上一坐，條分縷析的往下說：『這十幾天裏，我也曾千思百想。想來想去，多半就是這麼一回事……』

杏姑連忙催問：

『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？娘！』

『朝廷裏如今正是奸臣龐松父子當道，』俞大娘進一步的為杏姑剖析明白：『這位皇子殿下，準是跟妳爹一樣，遭了奸臣的陷害。這纔不得不帶了他的心腹侍衛，倉皇逃出京城。沒想到龐松父子也不知道從那兒找來了一批旁門左道，把他的侍衛全給殺光。誤以為也把他給殺了。因而一連多日，全無動靜。要不然，龐松父子那怕踹平了這座西山，也會派人來把他逮去。』

杏姑聽明白了，却又為那位皇子份外的擔起心來，她急切的說：

『娘，照妳這個說法。皇子殿下不是也跟咱們一樣，一時間還不能露面了嗎？』

『那當然！』俞大娘回答得十分肯定：『這就是我把他留在這裏，一連一十七天的緣故。』

杏姑陡然間又高興起來了。她像個孩子似的，一時興奮，便口不擇言的說了：

『那好極了。娘，我們祇要等他醒來，就可以跟他天長日久，永遠永遠的住在這兒了。』

『瞧妳！又在胡言亂語！』俞大娘頓時就厲聲呵斥：『女孩兒家，怎能說出這種沒羞沒臊的話！』

紅潮脹滿了杏姑的臉，祇是在黑暗之中，任誰也看不見。杏姑慚惶的低下了頭，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。一片難堪的靜寂之中，又聽到俞大娘像在自言自語的在說——

『這位皇子究竟是誰？他遭了什麼事故？受了什麼陷害？他又打算逃到那兒去？這一連串的謎團，還非得他甦醒以後纔能打破……』

杏姑終於有了開口接腔的機會，她趕忙的說：

『娘，妳總得想個法子，讓他早日醒轉！』

『這一層，我也曾盤算過的。打我們這兒往西，走六十里地，有座龍鱗山。山上有個紫虛洞，洞裏住得有一位多年修持的老道玄虛子……』

『這玄虛子他能救得了皇子殿下？』

『他能。』兪大娘的回答，是斬釘截鐵的。

『那咱們就該馬上送他去呀！』

『送他去倒並不爲難，衹不過，』兪大娘頓了一頓方說：『娘有兩層顧忌。』

『那兩層顧忌？』

『頭一層，皇子殿下一旦露面，在半路上被什麼人瞧見了。消息傳到奸臣那邊，那就等於白白送了王子殿下的性命！』

偏着張臉，杏姑細想了想，居然被她想出了一條妙計。因此她忙不迭的說：

『娘，我們可以砍兩根樹枝，做一個擔架，讓皇子殿下躺在擔架上。從頭到脚蒙一床被窩，就說他是得了重病，經不起風的病人。這麼樣，豈不就沒人可以看到他的臉了嗎？』

『唔，妳這辦法到是不錯，』兪大娘頷首贊可的說：『就衹是我那第二層顧忌。杏姑，咱們母女兩個，躲在這深山僻處，已經整整十年了。整整十年不曾出頭露面。這一趟要到龍鱗山，萬一要被奸臣的爪牙看見，衹怕我母女二人的性命難保！』

誠所謂福至心靈，一竅通百竅通。杏姑一心想救皇子殿下，突然之間也會變得聰明伶俐，能言善道，妙計層出不窮了。她一聽她母親提到第二層顧忌，接口便振振有詞的說：

『娘，十年以前，我還是個三尺來高的小孩子。這會兒我早就成了個小大人了。妳呢，不也額上添了幾道皺紋，眼底多了兩塊贅肉。我就不信，有誰還能認出十年前的我們兩母女！』

兪大娘聽後細細一想，杏姑這話果然不差。十年容易催人老，自己當然要比十年以前蒼老許多，杏姑更是遠較兒時長大不少。就算是至親好友，驟然之間衹怕也很難辨認。更何況，母女二人還可以改妝易服。臉上抹些泥灰，身上改穿布衣，乾脆打扮成農家婦女，也許就能輕易渡過這一道關口呢。

當下，母女二人就此商議定了。爲了使得皇子殿下早早甦醒，兩母女決定冒一次險。次日一早，做個擔架，把皇子殿下抬到龍鱗山，去求玄虛子。

杏姑滿懷興奮，回到皇子殿下的床前，往地舖上一躺。眼睜睜的一直巴望到天亮。——天色甫明，杏姑就一骨碌從地舖上坐了起來，仰臉望着昏睡在床的皇子殿下，興高采烈的說了句：

『殿下，至遲不出今天晚上，你就可以跟我說話了。』

五、

兪大娘久經憂患，心思縝密。她叫杏姑去砍伐樹枝，做個擔架。自己留在房裏，先把皇子殿下一身蟠龍綉鳳的袍服脫下。連同他頭上的紫金冠，腰間懸的玉珮。就在地面挖了一個小坑，統統埋藏在裏面，再堆好泥土，踩成平實，使搜查者再也無法發現。然後，聽杏姑嚷嚷着擔架已經做好了，這纔叫她進屋。兩母女合力把皇子抬上擔架躺好，用一床棉被，將王子殿下從頭到脚裹住。跟杏姑說了聲：

『走吧！』

杏姑歡聲答應，跟她母親一前一後，抬起了皇子殿下。就此穿過堂屋，抬出大門。——這還是十年以來，母女二人頭一次雙雙離家。

方圓將近三里的濃密樹林，參天古木，直聳雲霄，大有萬笏朝天之勢。遍地都是蕭蕭的雜草，和厚厚的落葉。母女倆抬着個皇子殿下一路走去，脚底下祇聽到一陣陣沙沙的聲響。——杏姑自幼跟她母親學過武功，抬着擔架毫不覺得吃力，頗有舉重若輕之概。她的脚步，也能跟她母親

一般的輕快迅捷。

行行重行行，終於穿過了三里多長的林間。時值初秋，艷陽在天，一出樹林便是眼睛一亮，天地豁然開朗。俞大娘為了儘量避免被人發現，她引領杏姑穿出樹林直奔西山西麓。就從那邊下山，為的是要走一條平時罕見人蹤的羊腸小道。——小道曲折迂迴，比大路遠了一二十里。但是俞大娘認為祇要不為人見，免了橫生枝節，那怕再多走些遠路也是值得。

一到平地，俞大娘便知會杏姑一聲，兩母女齊同一致，施展輕功。一路飛快的接連跑了一兩個時辰，路上也曾遇見幾個行人，祇是俞大娘兩母女跑得太快，方錯愕間卽已擦肩而過。路上行人詫異的想發聲問都來不及。唯有暗自納悶：——這兩母女不知是什麼路道，一老一小。抬着個擔架，也能跑得如此其快法。

奔够兩個時辰，俞大娘一行三人，兩個在跑，一個躺着，已經來到龍鱗山下了。俞大娘停住脚步，杏姑仰臉看山。祇見那龍鱗山拔地而起，高聳雲天。滿山都是一片蒼綠，根本就瞧不出山路在什麼地方。杏姑正要發問，她母親俞大娘却已先在吩咐：

『杏姑，咱們先把擔架放下。然後，咱娘倆再換個手。』

依言先把擔架放好在地面，杏姑然後不解的問：

『娘，咱倆為什麼要換手？』

俞大娘正在問杏姑走過來，沖着杏姑笑笑，順口漫聲答道：

『一會兒，妳自會曉得。』

又懷了個悶葫蘆，杏姑跟她母親一左一右，繞過擔架。現在變成杏姑在前，俞大娘在後了。想起女兒還是頭一次出遠門，走長路，俞大娘難免關懷的問起：

『累不累？』

『不累！』

『要不要歇口氣，吃點東西？』

『不必！』

俞大娘伸手一指，筆直的指向龍鱗山巔，一處山嵐繚繞，依稀虛無飄緲的所在，告誡的說：

『紫虛洞在那上頭，咱娘倆這一邁步，就得一口氣奔到那裏！』

杏姑却仍在十分果決的答道：

『那咱們這就上山！』

『也好。』

俞大娘應了一聲，一傴身，和杏姑又一次抬起了皇子殿下。山上雜生草木，滿目鬱蓊。而且遍地都是落葉殘枝，山勢尤且異常的險峻，連條羊腸小徑，也都無處可尋。杏姑就唯有筆直向上，一路穿枝拂葉，鑽隙而過。——直到擔架抬上了山，她方始心中明白，俞大娘愛女情深，她在山下特意跟杏姑換個手，就祇因為龍鱗山山坡陡削。一步一步的往上攀援，手中抬着的擔架。在前面的像是在背手拉拔，在後面的宛如在往上推送。而一推一送之間，遠比一拉一拔，費力十倍不止！

六、

好不容易，一口氣抬到了龍鱗山巔。——却也奇怪，那遍地奇花異卉，幽美有如仙境的紫虛洞前，竟會突如其來的凸出一道光潔如鏡的白石平臺，方圓約莫一二十丈。俞大娘和杏姑抬着皇子殿下，小心翼翼的遶過凸出岩角，轉到閃閃生光的平臺之上。纔把擔架放在地面，就有一位眉清目秀，彬彬有禮，穿一襲簇新道袍，年齡大概十六七歲的道童，迎出洞來，伸掌領首為禮，開口便問：

『二位女居士是來求見家師的？』

俞大娘上前一步，應了聲是。那名道童竟是毫不推托的說：

『請跟我來？』

俞大娘便吩咐杏姑，留在洞外，守候皇子。自已正心誠意，一臉恭謹。隨着那名道童，走過一條曲折幽深，兩旁陳設鐘鼎彝卣，佈置得古色古香的甬道。臨到甬道盡頭，偏是眼前一亮。俞大娘詫異於朝上一望，原來這紫虛洞又有一處奇跡，那便是洞頂天然生成一口天窗。秋日艷陽，正從窗口成圓錐形的直瀉下來。恰好將那位仙風道骨，童顏鶴髮的老道人玄虛子，籠罩在一束艷陽光裏。

玄虛子正在一座石牀上靜坐，早已聽見俞大娘和小道童的脚步聲響，當俞大娘滿心虔敬的跪拜下去，玄虛子便微微點頭。一開口，聲若洪鐘的問道：

『女居士是從遠道而來？』

俞大娘趕緊必恭必敬的回答：

『弟子來自西山僻處，是專程前來懇求仙師醫治一個病人的！』

『無量壽佛，善哉善哉！』玄虛子先禮聲佛，再問：『女居士是要貧道下山一趟？』

『不敢，』俞大娘敬謹作答：『弟子和小女，已經將病人抬到仙洞門口了。』

龍鱗山並無山徑，自古到今很少有人攀援得上。高居山巔的玄虛子眼見俞大娘能够爬上山來，已經覺得有點驚訝。如今再一聽她答話，她跟她的女兒居然會把個病人抬到山巔，更不由他不肅然起敬。當時玄虛子心想這一對母女必定大有來歷，當下便問：

『貧道修持年淺，還沒有未卜先知的能耐。可否請女居士見示女居士和令嬡的來歷？』

俞大娘着實躊躇了半晌，想起自已的身份一旦暴露，可能會送掉兩母女的性命。不如還是暫且隱瞞的好。所以她就避重就輕的答道：

『弟子和小女相依爲命，住在西山僻處。以打獵和採擷野生蔬菓爲生。』

詎料，玄虛子會單刀直入的一聲追問：

『在此以前呢？』

『在此以前，在此以前……』說實話，唯恐張揚開去可能惹禍上身。不說實話呢，又覺得對玄虛子心有內愧。俞大娘左右爲難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因而就這麼囁囁嚅嚅的答不上腔了。

『女居士！』玄虛子兩眼猛可一睜，目光如電。他緊矚着俞大娘的臉上，道貌岸然的告誡她說：『貧道此刻要奉送妳四句道教箴言。那就是：「良心不可欺，舉意神先知。善惡終有報，祇爭早與遲。」如今妳抬了個病人上山來要貧道醫治，偏又不肯明白見示妳們母女的身份來歷。請問，貧道又怎能信得過妳呢？』

玄虛子板起臉來嚴詞訓誡，直把俞大娘驚得駭汗淋漓，跪在地上踧踖不安。心想這下糟了，玄虛子指明了講難以信得過她。絃外之音分明就是認定她來歷不明。本來麼，世間能有幾個良家婦女，名門閨秀，會得精通武藝，抬個病人爬上龍鱗山的？——玄虛子準是把她當作官塘道上的女響馬，梁山寨裡的女强盜了。因此，她不能不披露心事，表明來歷。朝上磕了個頭，語音肫懇的答道：

『弟子夫家姓俞，先夫俞唯忠，曾經官拜太子少保，兵部尙書，因此夫妻二人俱曾習武。祇因爲奸臣陷害，皇上降旨抄家滅門。先夫不願抗旨，在柴市口慘遭棄市。是弟子帶了當年七歲的小女，逃到西山僻處……』

玄虛子一伸手，攔住了她再往下說。然後插嘴進來，問道：

『爲什麼不逃向遠方？』

回想前塵往事，俞大娘不禁悲從中來。她兩眼淚湧，聲音梗塞的答道：

『祇因爲當時逃得太急，顧不得帶足够的盤纏。』

『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』

『十年之前。』

玄虛子大爲驚訝，他站起身來。一邊伸手去扶俞大娘起立，一面還在追問：

『妳是說，妳們兩母女以獵物採菓爲生，居然在西山僻處躲了十年之久？』

『前後十年，』兪大娘淚眼漣漣的答道：『弟子和小女，連個生人都沒見過。』

玄虛子感慨欷歔，他連連點頭的說：『這可眞是難爲妳們兩母女了！』

十年茹苦含辛，苟延殘喘。這還是頭一次聽到有人同情，感慨的在安慰她。兪大娘一陣悲酸，催促了兩行熱淚，她爽性雙手掩面，放聲一慟的哭起來了。

玄虛子一見兪大娘失聲痛哭，連忙自疚自責的說：

『這都是貧道的不是。貧道不該一再追問，勾起了夫人的傷心往事。』

聽玄虛子這麼說了，兪大娘唯有勉抑哀痛，暫止悲聲。她趕忙揩乾眼淚，滿懷歉意的說：

『原是弟子不該。抬了個病人來褻瀆仙師，又情不自禁的在仙師面前傷心落淚！』

一提起病人，玄虛子忙不迭的就說：

『對對對！夫人，是妳提醒貧道了。妳我不妨這就去看看病人吧！』

兪大娘一聽這話，正中下懷。她連忙側身一讓，輕輕的說了聲：

『仙師請！』

玄虛子仗着自已年高德劭，又是修持多年的老道。他並不謙讓，領在頭裡就走。和兪大娘一前一後，穿過甬道走到洞口。兪大娘忙叫杏姑過來，向玄虛子行了跪地三叩首的大禮。玄虛子一見杏姑長得明眉皓齒，秀麗端莊，心中也是歡喜，接連的讚了兩聲：

『好孩子！好孩子！』再回過頭去望一眼兪大娘說：『夫人，貧道也懂得幾分面相。方纔看令嫒印堂發亮，滿面紅光。眼看她否極泰來，脫運交運的時候轉眼就到！』

兪大娘一高興，把杏姑攬在自已身邊。母女二人雙雙的跟玄虛子道過了謝。再示意杏姑，把皇子殿下臉上的被窩揭開。與此同時，轉過臉去跟玄虛子說：

『仙師！弟子所說的病人，正是這位。』

當兪大娘末尾一個「位」字還在餘音未歇。小杏姑蹲身下去已經把皇子殿下臉上的被窩揭開來了。玄虛子頓時上前一步，定睛一看。這一看之下他居然會滿面訝異，脫口驚呼，一疊連聲的在喊：

『奇！奇！奇！——怪！怪！怪！』

兪大娘眼見玄虛子神色大變，連稱「奇」「怪」，禁不住心惴惴的湊上前去，低聲問道：

『仙師說的是……？』

玄虛子却伸手一攔，不讓她把話說完。他正在聚精會神，目光炯炯，盯住皇子殿下細看了很久很久。臉上又出現了一種恍然若有所悟的神情。却是他從此不再回答兪大娘的那一問，也不再追問皇子殿下的來歷。他祇是開口喊了一聲：

『明月！』

小道童應聲上前垂手應答：

『！』

『你這就去把別有洞天那間秘室給騰出來，』玄虛子臉色端凝的說：『一會兒，爲師的自會請兪夫人和兪小姐，把這位貴人抬到那兒去住下。』

明月應了聲是，扭頭就走。這一頭，兪夫人正要開口，玄虛子却已搶在她前頭說了：

『貴人的來歷，貧道不敢問。夫人、小姐也不必向貧道細說。總之夫人和小姐算是搭救了一位落難的人，貧道看在夫人、小姐的金面。一定會盡心盡力，把他給救治過來。』

杏姑畢竟天眞稚氣，來到這峭岩絕壁之巔的龍鱗山上。眼見山嵐冉冉飄拂，奇花異卉撲鼻奇香。玄虛子又是一身仙風道骨，和藹慈祥。她幾乎已經把他當作神仙中人了。滿心有天大的謎團，多時以來無從索解。因此她一股衝動，貿貿然的就問：

『老神仙，這位落難的人，我娘說他是一位皇子。他會不會也是受了奸臣的陷害，纔會逃出京師。半路上又被那些來無影，去無蹤，妖魔鬼怪一般的蒙面漢追殺。連死三五十名侍衛，就祇剩下他這一條性命的呢？』

杏姑連珠砲般一疊連聲追問，兪大娘想要阻止已是來不及了。——杏姑堅持非把話問完不可

，她就唯有一臉苦笑，趕緊去跟玄虛子致歉，解釋的說：

『這孩子自幼喪父，有失管教。請師父務必恕宥她的憨直無知，別理會她的胡亂發問！』

『不不不，』沒想到玄虛子竟會面現微笑，和悅可親的答道：『杏姑小姐天眞未鑿，慧根很深。想必這些個謎團埋在她的心裏，也是很久很久的了。難怪她一見貧道，就急於問個明白。』說到這兒，他又轉向杏姑，笑吟吟的反問她道：『妳是否急於曉得那位落難之人的來歷和遭遇？』

『是呀，老神仙！』杏姑嬌憨的笑着，率直的答道：『偌大一個悶葫蘆，埋在人家心裏已經快二十天了。祇要老神仙肯把這個悶葫蘆打破，我心甘情願替你掃地、洗衣服、做飯，或者是多去替你採些蔬果！』

『哈哈哈哈！』一派赤子之心，給常年枯燥乏味的修煉生活，帶來了一片活潑生機，直逗得玄虛子揚聲大笑。笑了一陣方說：『好，杏姑小姐，貧道可以答應妳。幫妳早早打破這個悶葫蘆。祇不過，貧道要妳依我兩件事！』

杏姑不禁心花怒放，高興得雙手直搓。她忙不迭的朗聲答道：

『甭說兩件事，老神仙！你能給我打破這個悶葫蘆，就十件百件我也依你？』

『那好，杏姑小姐！』談到正事，玄虛子又臉色一正的說：『貧道要妳依我的兩件事。其一是，妳要曉得他的來歷跟遭遇，那就得由妳自家去問！』

杏姑脫口而出的回答一句：

『那最好！』

『其二，問明白以後。杏姑小姐，妳萬萬不可跟我提起一個字！』

杏姑一聽，大爲困惑。她睜圓了一雙鳳眼，直愣愣的望着玄虛子問：

『老神仙，這又是爲什麼呢？』

『杏姑！』兪大娘不能不揷進嘴來告誡她了：『妳該懂得，老神仙是方外之人。他不吃人間煙火食，不過問人間俗事。救人性命，那是他的功德。龍鱗山隣近京師，可以說是天子脚下，咱

們總不能給他老人家多添麻煩。』

鑼不敲不響，話不說明。直到這會兒，杏姑方始恍然大悟，她連連點頭的說：

『哦——，娘，我明白了！』

玄虛子冲着她藹然的一笑，說聲：

『既然明白了，那就請二位把這落難之人，抬到別有洞天去吧！』

七、

別有洞天是龍鱗山巔的另一處洞窟，但却和玄虛子修煉的大岩洞緊相毗連。兩者之間祇隔一道天生的岩壁。兪大娘和杏姑用她們兩母女自製的擔架，把皇子殿下抬進了別有洞天。小道童明月先將洞窟裏外，清理得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。洞裏，有一張石榻，一張石桌四隻石凳。全是光禿禿的，一無擺設。兪大娘母女二人妥善的在石榻上舖好了被褥，抱起皇子殿下仰臉平躺下。

——這時候，玄虛子便去吩咐那明月道：

『從此刻起，要不是有人傳喚，爲師的不准你走進這別有洞天一步！』

明月恭謙的應了聲：『是！』立刻退出石室之外。兪大娘、杏姑滿懷熱望，屏息凝氣的在看玄虛子爲皇子殿下診治。但見他注視皇子殿下的面龐，發出一聲輕微的感喟。然後他再撥開他的眼瞼，細看他的血色。又用右手兩指，試探他的鼻息是否均勻，最後，他纔把定皇子的脈搏，聚精會神，默察脈息。當時，別有洞天秘室裏氣氛的緊張端凝，週遭的肅然靜寂。彷彿針尖落地，俱將淸晰可聞。

杏姑抑止呼吸，連天氣都不敢透。漸漸的，她已在感到窒息了。方始等到玄虛子徐徐的站起身來，走到她們兩母女跟前，低聲的問：

『他的外傷全都好了？』

俞大娘連忙應了聲：『是。』

杏姑却在性急的搶着搶着說：

『老神仙，我們現在祇等他趕快甦醒！』

玄虛子笑笑，反問她道：

『杏姑小姐，妳可知道，他怎麼會接連昏迷一二十天，始終不見清醒？』

杏姑連連搖頭，答說：

『我們就是不知道這一層緣故嚜！』

玄虛子一聲浩歎，方在用悲天憫人的口胳答道：

『他是受了極大的悲痛，極大的驚嚇！』

『極大的悲痛，極大的驚嚇？』杏姑急切的問：『老神仙是說那場追殺……？』

玄虛子一伸手，攔住了杏姑再往下說，方再提醒她一句：

『妳別忘了妳答應貧道的兩件事！』

杏姑忙點頭，表示曉得了。却是又問：

『可是老神仙，你究竟能不能讓他醒來呢？』

『無量壽佛，道德精妙！』玄虛子先禮聲佛，再意味深長的說：『醍醐灌頂，一驚而醒。杏姑小姐，貧道不難用這一驚，一舉驚醒他的那一驚。就祇是，他那莫大的悲痛，祇怕得由妳用無比的耐心，無窮的歲月，天長地久的幫他化解了！』

杏姑一心祇求皇子殿下快快醒轉，根本就沒聽懂玄虛子話裏的玄機。她一個勁兒在催玄虛子儘快讓皇子殿下一驚而醒。那玄虛子略帶憐憫的漾一抹苦笑，話中又帶機鋒的說：『杏姑小姐，從這以後，就都成了妳生死以之的一肩重任了！』

點化過了杏姑，也不管她一時之間能否省悟。玄虛子揑道訣，踏罡步，直走到石榻之畔。他口中唸唸有詞：

『驚從驚處去，魂自來處來！雷霆霹靂，還爾元神！』

說着，他神手往皇子殿下的天靈蓋上重重一拍。俞大娘和杏姑全都清清楚楚的瞧見，皇子殿下全身陡的一震。緊接着，玄虛子右手兩指一並，再向皇子殿下的兩眉之間輕輕的一點。奇了，怪哉！就這麼天靈蓋上一拍，泥丸宮上一點，昏迷已達一十八天的皇子殿下，居然會得手脚伸動眸子微轉，猛然一下子睜開了眼睛！

喜從天降，心花怒放。俞大娘和杏姑不約而同的綻開笑容，手舞足蹈，雙雙的奔向石榻。兩母女祇顧去看皇子殿下，居然不曾察覺她倆和口宣佛號，含笑離去的玄虛子擦身而過。杏姑先到一步，她忘情拉起了皇子殿下的手，直在歡聲的尖嚷：

『殿下！殿下，你醒啦？』

然而，皇子殿下却對杏姑母女的歡聲喊叫充耳不聞。他目光呆滯的仰視上方，驀地流出了兩股熱淚，櫻桃般的紅唇一陣抽搐，她深切悲哀，語中迸淚的在說：

『娘娘放心，女兒——女兒自會投奔少林寺。學成武藝，報仇雪恨！』

把個俞大娘和小杏姑全聽呆了。兩母女如中雷殛，呆若木鷄！——怎麼？日夜相處達十八天之久的這位『皇子殿下』，竟然會是一位公主？（待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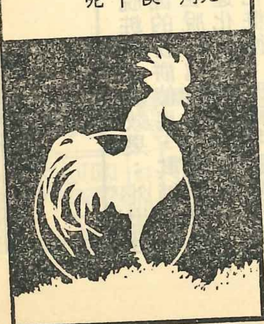
沙崙玫瑰

嚴沁著

在中年的貝哲人失去了生活的情趣，過着槁木死灰的日子時，年少純潔的女僕——秦思潔闖入了他的生命，給他帶來朝氣蓬勃的生機，而滿懷憤恨的貝夫人——李丹萍，如何不顧一切的加以報復，如何尋回迷失的自己，他們又是如何的結局呢？本書有出人意料的發展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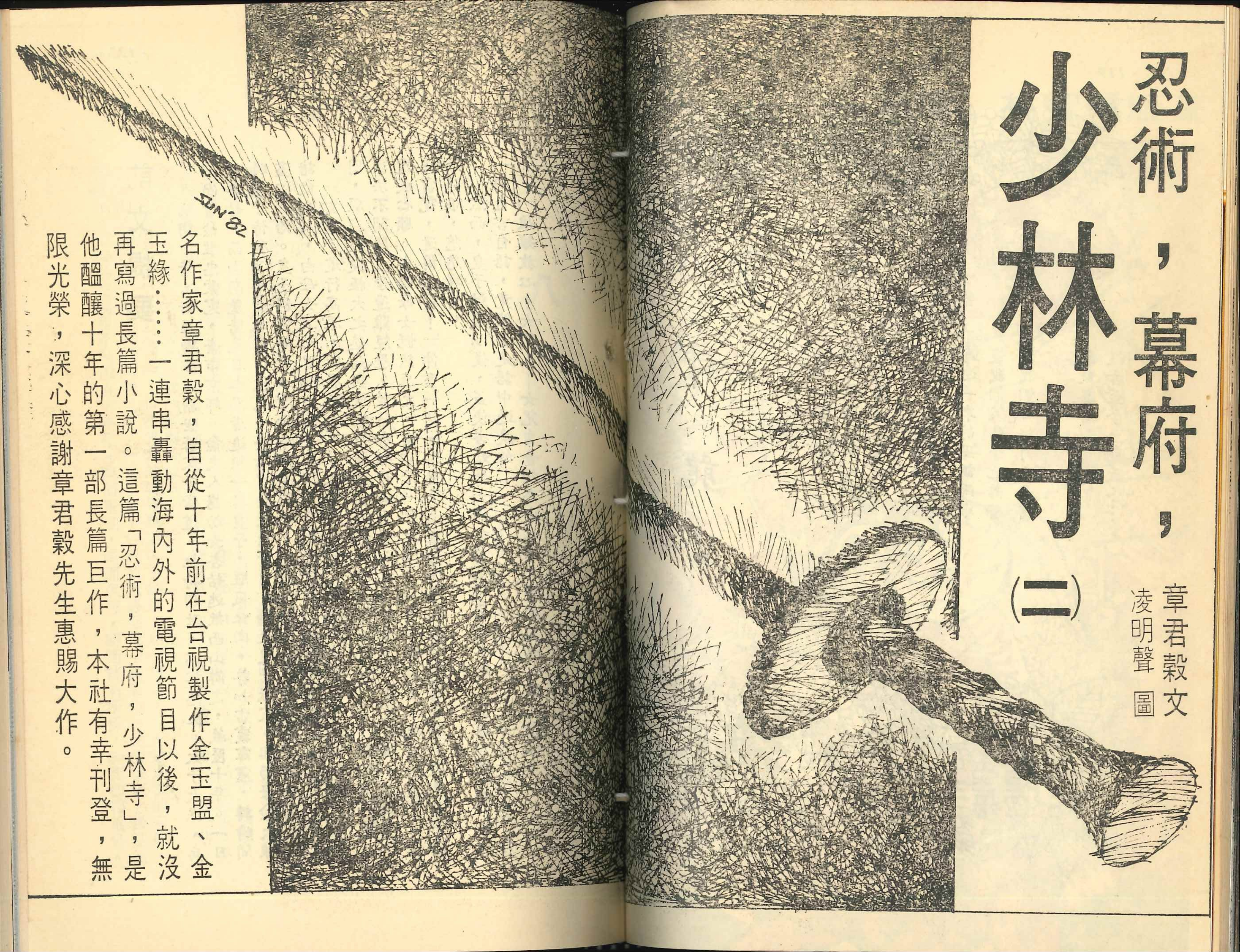
臺幣 五十元
美金 二元四角

直接郵購八折優待　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八號

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（二）

章君穀文
凌明聲圖



名作家章君穀，自從十年前在台視製作金玉盟、金玉緣……一連串轟動海內外的電視節目以後，就沒再寫過長篇小說。這篇「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」，是他醞釀十年的第一部長篇巨作，本社有幸刊登，無限光榮，深心感謝章君穀先生惠賜大作。

前文提要

明朝中葉，奸臣龐松、龐世蕃父子當道。把持朝政，陷害忠良。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俞唯忠蒙冤，棄市京師。俞夫人携幼女杏姑逃抵西山僻處，藏匿十年。一日，杏姑在西山南麓驚見日本忍者追殺一名皇子，腥風血肉，勢如雷霆霹靂，轉瞬間將皇子侍衛三十餘名盡行殺死。杏姑冒險救出身負重傷之皇子抵家，與乃母俞大娘盡心救治。皇子創傷漸愈，惟始終昏迷不醒。杏姑對皇子漸生情愫，至爲焦灼。商諸俞夫人，由母女二人冒險出面，舁抬皇子赴龍鱗山，求修持老道玄虛子診療。

玄虛子道行高深，閱歷尤豐。一眼瞥見皇子，卽知伊乃非常之人。昏迷多日之因，厥在經受極大之悲痛與驚嚇。遂與俞夫人、杏姑母女約法二章：救醒皇子後，渠決不聞問皇子遭難經歷，並請杏姑母女生死以之，解除皇子重重危機，協助皇子達成心願。杏姑母女慨然應允。玄虛子一聲大喝：「驚從驚處去，魂自去處來，霹靂雷霆，還爾元神！」伸手一拍一點皇子天靈蓋、泥丸宮。轉瞬之間，果見皇子徐徐睜眼，悠悠醒轉。

然而，皇子甦醒以後，益使杏姑母女如中雷殛，呆若木鷄。因爲，他醒來的第一句自言自語，竟然會是語中迸淚的：

「娘娘放心！女兒——女兒自會投奔少林寺。學成武藝，報仇雪恨！」

八

俞大娘和杏姑，在巨大的驚駭震撼之餘，漸次清醒。再去望望床上的那位『皇子殿下』，不知何時，他已欠身坐起。睜着一雙秀麗清澄的大眼，在用那種驚疑不定、困惑莫解的眼神，茫茫然的盯望她們母女二人。

連忙伸手一拉杏姑，俞大娘和杏姑上前兩步，屈膝跪下。行過君臣相見大禮，由俞大娘高聲自己唱名，向上奏道：

『臣妾俞王氏，携同小女杏姑，叩見……』

奏到『叩見』二字，俞夫人一陣遲疑，頓住了口，再也無法往下奏了；——她應該尊稱他『皇子殿下』，還是『公主殿下』呢？

幸好，一十八天來兩母女心目中的『皇子殿下』，及時的站了起來，傴下身去。作了個伸張雙手，想要扶起這兩母女的架勢。讓俞大娘母女，雙雙的站了起來。與此同時，方又啓齒動問：

『這裏是什麼地方？兩位又是怎樣把我送到這兒來的？』俞大娘曾經貴爲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之妻。她曾經陪同他的丈夫俞唯忠剿過倭寇，平過海賊，迭蒙明帝破格召見，面致嘉勉。她上過金鑾寶殿，更見過大場面。因此她不慌不忙，條理分明的據實回奏。把杏姑如何在西山南麓，發現他和三四十名侍衛，遭到天外飛來的白衣武士無情追殺。如何冒險救出了他，揹負到家。又如何治好了他的外傷，再把他舁抬到龍鱗山上。由修持老道玄虛子用醍醐灌頂之勢，一拍一點。使他在昏迷一十八天以後，陡然的醒轉過來。

俞大娘面向『皇子殿下』，口齒清晰的娓娓細訴。杏姑却在她的背後，目光越過她的肩頭，偷偷的注視『皇子殿下』的神情反應。『皇子殿下』自始至終都在全神貫注，仔細傾聽。祇是他的臉上，不時的在湧現不同的表情變化。時而驚怔，時而沉思，時而恍有所悟，時而如釋重負。

聽到後來，他更顯然的流露出他的深切感動，由衷感激。直到俞大娘滔滔不絕的把那一大篇敍述說完。『皇子殿下』居然會正正衣襬，雙手一拱，一揖及地的向俞大娘母女二人躬身下拜，一面肫摯誠懇的說：

『原來二位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請二位受我朱載坤一拜！』

『不敢當！不敢當！臣妾和小女萬不敢當！』俞大娘連聲謙讓，趕緊側身一站，又忙把杏姑往自己身邊一拉，算是母女二人全都避過了『皇子殿下』的那一拜，然後方說：『殿下這是要折殺臣妾和小女了！』

直到這個時候，『皇子殿下』方纔低下頭去，看一眼自己身上的衣着。當他一眼瞥見身上僅祇穿着一襲內衣，露出兩截小腿。頓時就臉上一紅，身子一縮。大有手足失措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之概。俞大娘把他這神情一改，看得眞切。當下就婉言解釋的說：

『請殿下恕罪。臣妾和小女是因爲——唯恐被人發現殿下的身份。橫生枝節，多所不便。這纔把殿下的袍服、飾物，全部埋藏寒舍臣妾的房裏……』

『皇子殿下』仍然羞紅着臉，他僅祇低聲的說了一句：

『謝謝！』

聽他的聲音，猶如鶯聲嚦嚦，大珠小珠落玉盤，極其悅耳動聽。他究竟是位皇子，還是一位公主呢？杏姑滿腹疑雲，一腔謎團。她正急於要打開這個悶葫蘆。天眞爛漫，性子又急的她，終於忍禁不住的開了口：

『殿下，我想請問……』

知女莫若母，俞大娘已經曉得她要問什麼了。慌忙轉過臉去，給她使個嚴峻制止的眼色。她就怕杏姑不知輕重利害，問題一提出來，必定會讓『皇子殿下』無從作答，那又將造成何等尷尬的一個場面。可是，那一頭，『皇子殿下』先是機智的轉了個身，背對着俞大娘兩母女，稍稍消滅一些他內心之中的窘迫。接着，他便語氣藹然的說：

『杏姑姑娘，妳要問的是……』

受到『皇子殿下』和顏悅色謙抑可親的鼓勵。杏姑膽子一壯，把心一橫。她決計不顧她母親的阻止，開口就說：

『我想問的是，殿下究竟是男是女？』

『啊？！』

『皇子殿下』和俞大娘，異口同聲的發出一聲驚呼。——杏姑在問話的時候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牢牢盯住『皇子殿下』的背影。到她那：『是男是女』的一問方纔出口，她明明白白的眼見『皇子殿下』的身子倏然一震。然後就急速的轉過身來，露一臉的驚惶之色。甚至於撐圓了他那張櫻桃小口，綻開了他那兩爿紅唇。

俞大娘不得不厲聲叱責杏姑了，她滿面怒容的說：

『杏姑，妳怎可以如此大膽放肆！還不趕快去跟殿下磕頭謝罪！』

『不！』，『皇子殿下』一伸手，攔住了正在作勢上前，想要一把捽住杏姑，逼她下跪求恕的俞大娘。他回嗔作笑，勉持鎭定的去問杏姑道：『妳爲什麼要問這一問？』

『就祇因爲，』杏姑彷彿受了很大的委屈，忽的有點激動起來。她在理直氣壯，振振有詞的說道：『我曾經出生入死，冒着被那些白衣武士發現，追殺的危險。揹起殿下，跑了三五里的山路，直到我家！還有，當殿下昏迷不醒，前後十八天，是我俞杏姑，不分晝夜，和殿下寸步不離。親手服侍殿下的飲食起居。整整的十八天和十八夜，殿下睡在我娘的床上。而我，就在殿下的床跟前，打了個地舖！』

聽明白了杏姑的話，『皇子殿下』又一度的爲之震驚了，他急急的問：

『妳的意思是說，妳曾和我同室獨處，居然有十八晝夜之多？』

杏姑斬釘截鐵的回答：

『不錯！』

『是妳發現……啊！不不不不，』『皇子殿下』神情緊張，額上沁汗的又問：『杏姑姑娘，』他臉上又漾一抹苦笑：『妳是怎麼想起，我會是個女兒身呢？』

『是殿下你自已說的！』

『我——我自已說的呀？』『皇子殿下』急得雙手直搓了，忙問：『我什麼時候說的？杏姑姑娘，妳一定要告訴我。當時，我都胡言亂語了些什麼？』

俞大娘唯恐杏姑不識深淺高低，出語無狀。可能會使『皇子殿下』過於難堪，無詞自解。因而祇好搶在杏姑前頭，囁囁嚅嚅的據實代答：

『方纔殿下初初甦醒，彷彿說了這麼一句：「娘娘放心，女兒自會投奔少林寺，學成武藝，報仇雪恨」。當時臣妾就在心想，這一定是殿下的夢中囈語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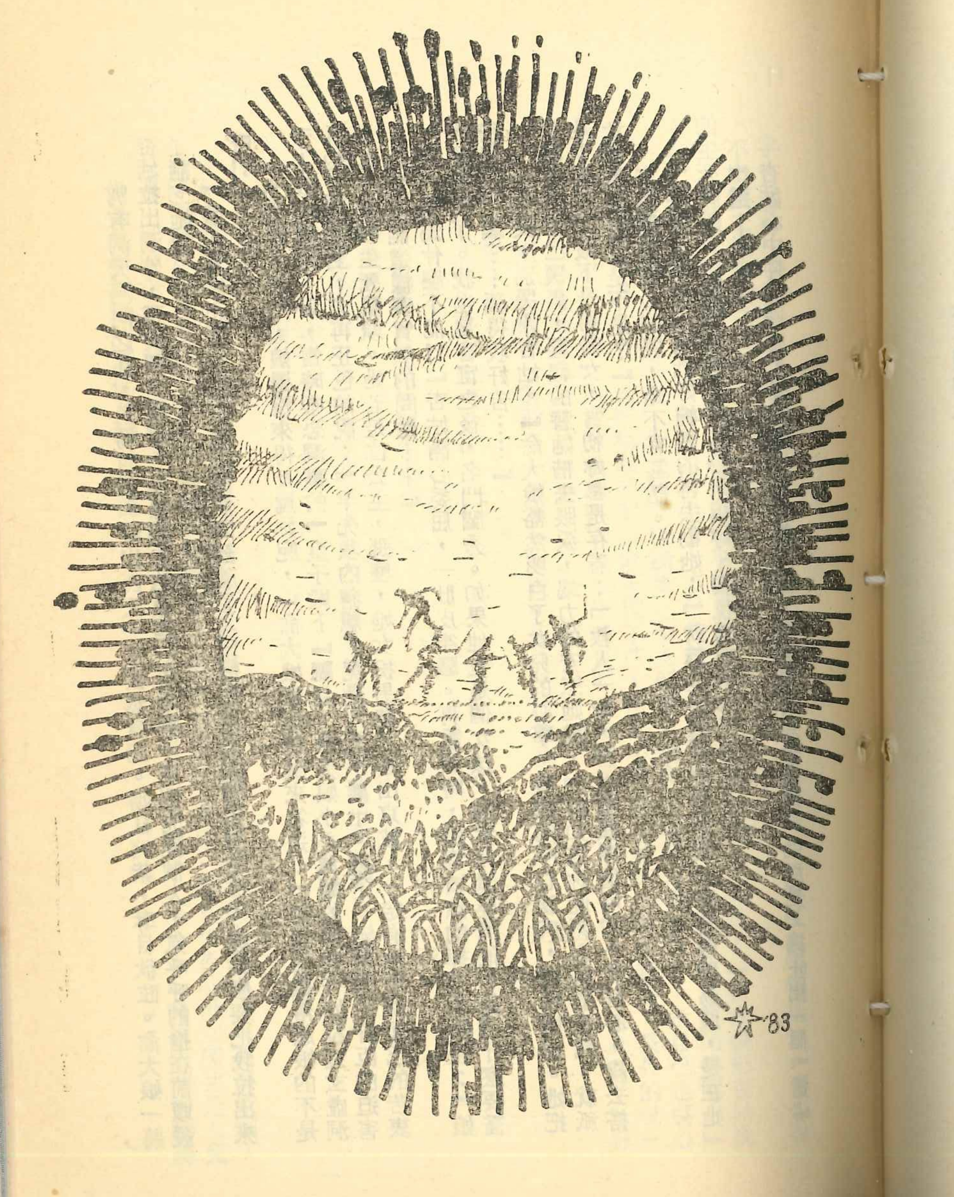
『皇子殿下』凝神的聽俞大娘把話說完。他突又臉色一變，滿面愁慘。身子一陣搖晃。俞大娘和杏姑正待伸手去扶，他先已沉沉的坐實在石榻上了。

俞大娘一心要給『皇子殿下』解圍，及早把這個僵局打開。她一面暗中伸手向杏姑急搖，示意她萬萬不可再追問下去了。一面善解人意，順水推舟的說：

『殿下昏迷多日，剛醒不久。又說了這麼多的話，一定是累了。臣妾敢請殿下先休息一陣，讓臣妾和小女去找點食物，給殿下充饑！』

木然坐在石榻之上的『皇子殿下』，居然會變成臉色慘白，兩眼直視前方，彷彿失魂落魄似的。對於俞大娘的那一番話，充耳不聞。俞大娘一看『皇子殿下』已經驚成這般模樣，心中極感惶恐。卻是一時之間，自已也着實無法轉圜。她唯有使勁一拉杏姑，把個老大不情願的杏姑，硬拖出了別有洞天。

九



別有洞天洞門之外，艷陽西斜，映出西天一片雲蒸霞蔚。嫣紅姹紫，奪目欲眩。兪大娘一將杏姑拉出洞外，正要開口埋怨。沒想到杏姑噘起一張小嘴，反倒先發制人，氣呼呼的搶在前頭發了話。她說：

『娘，人家正要打破心裏頭這個悶葫蘆。已經問得他不能不答話了，妳幹麼要把我拉出來呀?!』

『好哇!杏姑，娘還沒來得及駡妳呢，』兪大娘緊板起臉來答道：『妳反而數落起娘的不是了!我告訴妳，』，當時唯恐洞裏的『皇子殿下』聽見，兪大娘小心翼翼的再把杏姑拉到玄虛洞外的大平臺上，方再正色的說：『早先我的猜想，竟是八九不離十。殿下一定是受了奸臣的迫害，如今正在生死關頭。她若是位公主，那麼，她女扮男裝，逃出京城，一定有他不得而已的苦衷。妳怎麼能這樣貿貿然的問他……』

『我為什麼不能?!』杏姑滿心委屈，一肚皮牢騷。再說話時，她都憤然的掉下了眼淚：『娘，妳別忘了。我也是官宦之後，名門閨秀。如果他也是個女孩，那女兒還要問他，他憑什麼要喬扮男子，騙……騙得我好苦……』

『別哭，別哭!杏姑，』兪大娘豁然明白了女兒的心事，益發的一心歉疚，滿腔憐愛。她把杏姑攬入自己懷裏，輕輕的替她揩去眼淚，竭力的安慰她說，『娘知道妳此刻心裏的委屈。就祇是——不論殿下是男是女，當初妳都是存着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的一片好心，纔去搭救他的，妳說是不是?』

杏姑還在傷心的哭，她不肯答話。

『再說，』兪大娘祇好婉轉的再去勸她：『就算她果眞是位公主吧。當時改妝易服，是在她的生死關鍵。妳總不能說她是存心來騙妳、騙我的吧?』

『這——』

杏姑心中怦然一動，覺得她母親所說的話，未始沒有幾分道理。就祇是，纔吐出一個『這』字，又是千種怨懟、萬般傷感齊集心頭，恰一似滿腹苦楚，萬箭鑽心。她唯有嚶嚶低泣，再也說不出第二個字來了。

『乖杏姑，好杏姑!現在事情還沒有弄清楚。妳可千萬別再哭了。再說，』兪大娘把杏姑挽到一方平整的巨石上，兩母女並肩坐下，方又繼續說道：『娘還有好些個要緊的話要問妳呢!』

夕陽漸沉，滿山氤氳。天地間光怪陸離，似幻似眞。在兪大娘竭力的撫慰下，她自己也傷心落淚的哭了個够；——杏姑漸漸感到心情平復了些，便伸手抹乾了眼淚，昂首挺胸，長長的吸一口氣。兪大娘心頭的一方巨石輕輕落下，女兒終是明理的。她深覺無上安慰，同時也決定了正好利用機會，開始兩母女之間的密談——

『杏姑，剛纔妳告訴殿下，妳不分晝夜，服侍了他整整十八晝夜?』

『是呀。』

『包括他的飲食起居?』

『唔。』

『每一餐飯，都是妳親手餵他?』

『就是噻?』

臨到最難問出口的一個問題了。兪大娘囁嚅半晌，方始鼓足勇氣問了出來：

『那麼，譬如更衣……』

杏姑一怔，接口便問：

『更衣?』

夕陽落山，山嵐四散。暮靄蒼蒼中，晚風漸起。玄虛仙洞前後左右的奇花異卉，花瓣枝葉，被陣陣晚風吹得沙沙作響。明知整座龍鱗山上，祇有玄虛子、明月、殿下和杏姑母女倆共是人兒五個。當時偌大平臺，四望不見人迹。但是兪大娘口中連呼：『痴兒!呆子!』當她再問杏姑時，她仍然挺神秘的壓低了聲音說道：

『妳沒給殿下換過衣裳？』
『當然換過！』
『那妳又是怎麼換的呢？』
『每回，』一提起這樁杏姑生平不曾做過的糗事，難免又是牢騷滿腹。杏姑悻悻然的答道：『他大解小解，身上發出臭味。我就得掀開被窩，捂上鼻子，給他把底褲脫下來，再換上一條乾淨的……』
開始點入正題了，兪大娘急切的問：
『那妳有沒有看——』
兪大娘一頓住，杏姑便率直的反問：
『看什麼？』
『哎呀呀呸！』兪大娘一聲笑啐，直覺得自己臉上都有點訕訕熱熱的了。面對這天眞無邪的愛女，她祇好把話挑明了說：『在那時候妳祇要看上一眼，不就可以曉得殿下是男是女了嗎？』
這一下杏姑算是聽懂了，羞得她雙頰飛上兩朵紅暈，迅速的擴散到整張粉臉。杏姑含羞帶臊，扭股糖般往她母親懷中一倒。聳動兩肩，扭撻腰肢，大發嬌嗔的說：
『娘！妳忘了人家是女孩兒啦?!誰人敢去看他那個……。每一回，我總是緊緊閉上眼睛，用手摸索着替他更衣的麼……』
話沒說完，杏姑先已格格格的笑了起來。
『哦——原來如此！』兪大娘大大的鬆了一口氣，她親暱的把杏姑緊緊一摟，歡聲說道：『唔，這下娘就放心了！』
杏姑也不追問，她母親放心的是什麼，不放心的又是什麼?？——兪大娘心中的謎團打破，自己的女兒總算調敎得不錯。她始終認爲，男女之間，祇要發乎情而止于禮，就算是很可以的了。兪大娘滿心開懷的輕輕把杏姑推開，說了聲：

『走！咱們給殿下找吃的去！』
然而，一語未竟，背後傳來脚步聲響。兪大娘和杏姑齊齊的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道童明月。他左手拎一只食盒，右手掛一件道袍。筆直走向兪大娘和杏姑。待到跟前，方再彬彬有禮的道：
『夫人、小姐，明月奉家師之命。送這些飯食，還有這件道袍來！』
兪夫人跟他道過了謝，接過道袍。杏姑也從明月手上，把食盒接了過去。母女二人，再折回別有洞天，直到『皇子殿下』的石榻之前。

一〇

一進別有洞天的洞門，就瞧見『皇子殿下』正坐在石榻榻沿，滿面憂惶，潸潸落淚。這時候，杏姑方始覺得自己方纔一時操之過急，險些抖出了這位『皇子殿下』生死攸關的天大秘密。——母親說得不錯，卽使他果眞是女扮男裝，那也是因爲他在性命關頭，不得而已。而決不是存心來騙取自己的一見鍾情，萬縷情絲的。一想到這兒，天性善良純眞的杏姑，不由得深感心有內愧。她先把食盒放在石榻盡頭，再走向『皇子殿下』，屈膝一跪，誠心誠意的說：
『殿下，務必請你原諒杏姑生性率直，年幼不更事。杏姑剛纔不該一再追問，又說了那些個氣話的……』
『皇子殿下』連忙伸出手來，扶起杏姑。一邊眼中落淚，一邊嗚咽梗塞的說：
『不，杏姑姑娘。我剛纔也曾仔細想過。妳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我的唯一知己。如果妳我易地相處，在剛纔那種情況之下，我也會急於問個明白。我所救、所治、所關懷、所服侍過的這位天子後裔，究竟是男是女?妳分明是理該如此——這又何罪之有呢？』
一席話，說得眞摯誠懇，銘人肺腑。使小小杏姑不但慚惶盡去，而且大有五臟熨貼，盪氣廻腸的感受。她一時興奮，忘其所以的拉起了他的雙手，臉上湧現燦然的笑容，問聲：

『那麼，殿下不會再怪罪我了?』

『當然不會。』『皇子殿下』也在爲她如釋重負，無比興奮的情緒所感染。順勢一拉杏姑，讓她和自已並肩坐下，用略帶激動的語調說：『杏姑姑娘，我不但不會怪罪妳。而且，我還願意一字不遺，向妳們兩母女，表明我的來歷。我——我要把我那些人世間至慘的遭遇，一五一十的說給你們兩母女聽。』

站立一旁的俞大娘，一看『皇子殿下』手挽杏姑，跟他並肩一坐。頓時就胸中雪亮，認定這位殿下必是皇上的女兒，大明的公主了。

『夕陽落山，山風已起，』俞大娘上前一步，把手裏的道袍，披在她的身上，一面輕柔的說：『殿下該加件外衫，免得着凉。』

『謝謝！』『皇子殿下』先道聲謝。然後，便迫不及待，石破天驚般宣佈：『我是當今皇上的第七女，父皇封我爲靖國公主!』

『靖國公主?!』聽得俞大娘失口驚呼起來，她急急的問：『那——那殿下的生母不就是端妃娘娘嗎?』

『不錯，』一提端妃，靖國公主立刻花容慘淡，熱淚泉湧。她埋下頭去嗚咽啜泣的說：『我的生母正是端妃娘娘。祇不過，宮中遽遭慘變。此刻……此刻我竟是祇能稱她爲先母了!』

『先母?!』站在靖國公主跟前的俞大娘，又是大吃一驚：『殿下殿下，聽妳的口氣，是否端妃娘娘已遭不測?』

靖國公主的眼淚，如斷線珍珠般簌簌落落的往下直抛。她在泣不成聲的答話：

『先母遭了千古奇寃，在我逃出皇宮之前，已經由皇后娘娘降旨，押出宮外凌遲處死了!』

『啊?!』俞大娘和杏姑聽得齊齊一震，兩母女雙雙尖聲駭喊起來。凌遲處死妃嬪，原是明宮中的極刑。俞大娘一臉凄惶；幾於不能置信的再問：『殿下，臣妾深知當今皇上中年以後，自皇后以次，三宮六院，就祇寵信端妃娘娘。而端妃娘娘深明大義，正直敢言。經常在皇上駕前揭發

奸臣嚴松父子的狼狽爲奸，鬼蜮伎倆。以宮中權勢而論，端妃娘娘的地位遠在皇后之上。她——她又怎麼會由皇后降旨，處以這種宮中極刑的呢?』

靖國公主却先不回答俞大娘的問話，甚至停止了哀哀哭泣。她滿腹疑雲，一臉驚詫的抬起頭來，兩眼直勾勾的望着俞大娘問：

『俞夫人，妳在我跟前口口聲聲自稱臣妾。又對宮中和父皇、先母的事情知道得那麼清楚，妳——妳究竟是什麼人呀?』

一聽靖國公主也問得那麼憨直，俞大娘一聲苦笑，反問她道：

『公主殿下是端妃娘娘的獨生女兒，經常住在端妃娘娘的西宮。就不知道殿下有否聽到端妃娘娘提起，十年之前，有一位當朝的太子太保：兵部尚書俞唯忠?』

『聽過，聽過。』靖國公主忙不迭的連聲答道：『先母在世，時常都在提起俞唯忠俞大人。因爲，他是我的嫡親姨丈!』

俞大娘突如其來的眼中湧淚。她刺戟動情，不能自已。一把摟起靖國公主，和她緊緊相擁，抱頭大哭。口中不停的在悲呼……

『梅兒!梅兒!妳的命好苦!我那氷雪聰明，文武雙全的胞妹，她——她又怎會死得這麼慘啊?』

俞大娘和靖國公主只顧相擁痛哭，直把坐在一旁聽得出神的杏姑驚呆了。她趕忙站起身來，伸手直拉俞大娘的胳臂，急問：

『娘，妳們這是幹嚜呢?妳們這是幹嚜呀?』

俞大娘聽到杏姑聲聲急喊，這才鬆開手來，揩去臉上的淚水。但見靖國公主早已哭成了個淚人兒一般，猶在不歇的抽噎，她緊握俞大娘的雙手，抽抽搭搭的說：

『妳——妳一定就是我的姨母王如英了!』

『老天有眼，能讓我們在這大難之後至戚相逢!』俞大娘連連搖撼靖國公主的雙手，再告訴她

說：『我正是妳的姨母王如英，和妳母親王如秀一母同胞。所以我知道妳的小名叫梅兒。梅兒啊！妳外祖父母生前只生了我和妳母親姐妹二人。當年我嫁給妳兪家姨丈。三年以後，妳母親到我家作客，正好遇見當今皇上到我家巡幸。遇到了妳的母親，一見之下驚爲天人。這才跟妳姨丈透露愛意，由妳姨丈稟准妳外祖父母，由皇上派人把妳母親迎進宮裏，當天就蒙皇上冊封爲端妃！』

杏姑耐心的聽到這兒，方才找到了機會插嘴。她欣欣然的去問兪大娘道：

『娘！妳是公主殿下的姨母，那我又是公主殿下的什麼人呢？』

『痴子！』兪大娘笑啐的一戳杏姑的額頭，笑道：『公主殿下比妳大兩歲，她是妳嫡嫡親親的表姐！』

『表姐！』

『表妹！』

一聲歡呼，無限激情。一雙粉團玉琢，花容月貌，模樣兒還眞有幾分相像的表姐妹，就此緊緊的擁抱在一起了。

熱烈擁抱之中，杏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。她把靖國公主推開了些，再問。

『可是表姐，妳剛剛甦醒過來的時候，爲什麼要說妳叫朱載坤呢？』

提起『朱載坤』這個名字。靖國公主的臉上，又湧起了一片悽慘，她語音黯然的答道：

『那是在我娘被牽出宮外處死之前，我牽着母親的衣袂痛哭訣別。我娘唯恐奸臣加害於我，命我改扮皇子，就用朱載坤這個名字。她還讓她的大弟子汪雲，帶領我娘的三十五名徒弟，護送我逃出京城……』

杏姑情急，插嘴便問：

『表姐，我姨母她也會武功？』

前塵往事，不堪回首。兪大娘蒼凉的一笑，代替靖國公主答道：

『想當年，妳們的外祖父請了明心師太住在我們家裏，專門傳授妳姨母和我武功。妳姨母的



武功還遠在我之上呢？』

杏姑又問：

『我姨母她在宮中還能授徒？』

『那也是經過我父皇的特准，』靖國公主耐心的解釋：『在宮中挑選三十六名年輕力壯，聰明伶俐的太監。由我娘傳授他們武藝！』

『姨母的這三十六名徒弟……』

『就爲了我，』靖國公主慘然的接口說道：『在西山南麓，山脚之下。被奸臣派來的追殺者，殺了個片甲無回！』

『表姐，妳知不知道那些個追殺者究竟是什麼人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，』靖國公主搖搖頭道：『事情發生得太快了。像追風逐電，雷霆霹靂。在我還沒有看清楚他們的身影面貌之前，就把汪雲他們三十六名精通武藝的太監，殺得一個不留了。』

『我曾親眼目擊前後經過，』杏姑心有餘悸的道：『表姐，我從小跟我娘習武。我敢於說，連我娘也不是他們的對手！』

『如果連姨媽都不是他們對手的話。那麼，』靖國公主望一眼她姨母方說：『只怕除了少林寺的掌門了智方丈以外，任誰也不能對付得了他們了！』

驀地兜起了一樁心事，兪大娘開口便問：

『梅兒，妳醒來的時候說過：妳要到少林寺去習武，然後報仇雪恨？』

『是呀，姨媽！』靖國公主點頭答道：『我娘早就告訴過我。天下武林，唯有師祖明心師太跟少林的掌門了智方丈，武功稱得上天下第一！可是師祖早在十五年前就圓寂了。我要報仇雪恨，盡殲奸黨。就唯有往投少林，懇請了智法師收我爲徒！』

杏姑正待要說，她也想跟她表姐一道到少林寺去拜師。石洞門外，陡然傳來一陣聲若洪鐘的——

『無量壽佛，道德高深！』

『是玄虛子仙師來了，』兪大娘慌忙站起身來說道：『讓我去迎他一迎！』

兪大娘快步走到洞口，抬頭一望，迎面便見玄虛子直立洞前。山風過處，衣袂飄飄。洞外不知何時天色全都黑了，却有道童明月，雙手捧定一盞明角油燈，一個小小布包。

『仙師請進！』

『不必了。』玄虛子一開口便回絕了兪大娘的邀請，方再道明來意：『貧道是親自前來探問一聲，夫人送來的病人，是否痊癒？』

『仙師道法精妙，天下無匹。』兪大娘雙手合什，恭謹作答：『病人已經全好了！弟子正不知如何感激仙師呢？』

『感激大可不必。』玄虛子在燈光中藹然的一笑：『在貧道來說，治好一位病人，無非是多積一點功德，再結一次善緣，如此而已。』

『但願諸天神佛，善體仙師的救世救人之念。讓仙師早日飛昇，羽化登仙！』

玄虛子也不謙讓，但祇笑笑。他轉臉望一眼明月，喊了一聲：

『明月！』

『徒兒曉得。』明月連忙應了一聲。上前一步，將手裏的油燈和布包，遞到兪大娘的手上。

玄虛子伸手一指那個小小布包，說道：

『布包裏有十兩紋銀，權充三位南下的盤纏。』

兪大娘震了一震，內心極感不安。她頓時就把小小布包塞回給明月，由衷的說道：

『弟子給仙師添了不少的麻煩，又承蒙仙師盛情款待。慚愧的是身在顛沛流離之中，實在是籌不出半點表禮來孝敬仙師，怎敢再受仙師的厚賜？』

『錢到用時方知少！兪夫人，妳就不必再推辭了。』玄虛子意味深長的說道：『好在，貧道有個頗能化緣的徒兒明月，十天半月下山化一趟緣。貧道這邊食用各物，乃至世俗金錢，從來一

概不缺！』

俞大娘依違兩難，囁囁嚅嚅的道：

『這——這叫弟子怎好意思……』

『俞夫人！』玄虛子提高聲浪，打斷了她的話。正色的告訴她說：『妳我緣份，到此爲止。自此刻起，妳們要在別有洞天住下，一日三餐，應用各物。明月自會送來。幾時下山啓程，到時自去。恕貧道不送，夫人也大可不必向貧道辭行。』

俞大娘滿心感激，嘴裏直在喃聲的唸佛道謝。到她倏然驚覺，再抬起頭來看時，無星無月，週遭一團漆黑。玄虛子和道童明月，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。

二

當夜，俞大娘、靖國公主和杏姑在石榻上盤腿而坐，草草吃了一頓先前遺忘了的冷飯冷菜。別有洞天洞穴裏一燈如豆，洞外秋風掠空而過，不時發出陣陣尖嘯。靖國公主傷心慘然，淚眼漣漣，在向她姨母、表妹細訴宮中巨變，生母慘死的全盤經過，她劈頭就說：

『起因是我娘身邊的一名宮娥，名叫楊金英！』

楊金英？俞大娘記起來了。早在端妃入宮之初，皇上寵諸事房，幾至於『春宵苦短日高起，君王從此不早朝。』。俞大娘也曾以皇室懿親身份，一連多次進宮探望胞妹。幾乎每一次她都見到這楊金英隨侍在端妃左右，頗有形影不離之概。記憶之中，那楊金英長得眼似橫波，體態窈窕。老是喜歡在皇上跟前搔首弄姿，忸怩作態。俞大娘也曾想過應該提醒胞妹端妃，楊金英太不穩重。唯恐她對皇上失儀獲罪，端妃難免會受牽累。祇是終以不明宮中體制，幾次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。因此這時她一聽靖國公主提起楊金英，便道：

『這楊金英我曾見過，好像是——妳娘時刻都少不了她似的。』

『姨媽說得一點也不錯，』靖國公主不勝欷歔的說道：『我娘寵信楊金英，偏這楊金英不知感恩圖報，反倒闖下了滔天大禍！』

『滔天大禍?!』俞大娘和杏姑齊齊一驚，急急的問：『妳說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?』

於是靖國公主便滔滔不絕的往下訴說，那楊金英醜人多作怪，一心只想獻媚、勾結皇上。殊不知皇上心目之中，只有端妃一人。誠所謂：『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三千寵愛在一身。』，前後歷二十年而不衰。怎會把個徒知頻送秋波的小小宮娥楊金英看在眼裏。然而，但凡少女思春，心情最難捉摸。許是因愛生妬，因妬生恨。再加上皇上一到，她便神思恍惚，魂不守舍。因而一連幾次，這楊金英她屢屢闖禍，不是弄壞了皇上心愛之物，便是連茶帶水，砸到了皇上身上。惹得皇上赫然震怒，幾次三番，喝令隨行太監，將她活活打死。而每次都是端妃於心不忍，代她求情。——最後一次，她竟將皇上御筆親書的聖旨，不知失落到什麼地方去了。皇上着實忍無可忍，便吩咐內侍：

『明日一早，便將這名宮女，逐出宮去！』

那日，正值皇上臨朝之期。當天早晨，天還沒亮，皇上卽已起身盥洗。罷朝逕返端妃所住的西宮，午膳過後，又一連看了好些本奏章，下了好幾道詔旨。外加爲那楊金英發了一頓脾氣，一直都沒好好補上一覺。端妃明知皇上累了，晚膳時分，她陪皇上喝了幾杯酒。眼見皇上呵欠連連，兩眼惺忪，似閉未閉。她便親自把皇上扶入寢殿，替他寬去袍服靴襪。——皇上果眞是困倦已極，他一倒上龍牀，便呼呼大睡，進入黑甜鄉中。端妃唯恐自己伴寢，一不小心可能會驚醒皇上的熟眠。就輕輕的爲皇上蓋上錦被，放下羅帳，躡足步出寢殿。再遣走內侍，自己逕往偏殿去睡。——殊不知，這正好給了楊金英一次伺隙行刺的機會。

靖國公主將當夜情景，娓娓道來，直聽得俞大娘和杏姑兩母女心驚膽顫，兩眼睜得的溜滾圓。本來嚒，從古到今，幾曾聽說有過宮女行刺皇上的大逆不道之舉。然而，靖國公主說的却是她的父母之厄，至慘之事。她說那夜皇上寢殿，一無太監，一無宮娥。這纔給了楊金英可乘之機。

幸虧，另外有一名忠心保主的宮娥，名喚張金蓮。這張金蓮恰好在西宮輪值，也不知怎的心血來潮，翻來覆去睡不着覺。她曉得皇上獨自一人在寢殿熟睡，尤其端妃已將內侍盡行撤去，想想有點不放心，便從自己的寢處推門外出。躡手躡足，想到皇上的寢殿外面去看上一眼。起先，她䖏心的祇不過是皇上或許會午夜醒轉，要茶要水。或者是翻落了身上蓋的錦被。那就得趕緊給皇上蓋上，免得他中宵受涼。

當時，皇上的寢宮裏正點着龍鳳巨燭，燭火通明，光亮有如白晝。張金蓮悄悄的走到寢殿門口，從門縫裏向裏張望。這一望之下，直把她嚇得魂飛魄散，混身抖顫。差一點就要失口驚叫起來。

原來，張金蓮觸目所及，正看見另一宮娥楊金英蹲在皇上的龍牀之上，用個虛坐實蹲的騎馬姿勢，跨在皇上的腹股上方。起先，張金蓮還以爲是皇上一時興起，臨幸楊金英。兩人一坐一臥，活生生的在那兒顚鸞倒鳳，一迎一逢。然而，當她再定睛看處，這才赫然發現，膽大包天的楊金英，手裏居然拿了一條腰間羅帶，正在那兒死死的緊勒皇上的脖子。

張金蓮當下的這一驚，着實非同小可。據她往後當衆說出，她原想匆匆跑去禀告端妃娘娘，——楊金英正在謀刺皇上。却是，轉念一想，楊金英小小一名宮女，她那來這大的膽量?她既然是端妃娘娘的親信，萬一要是端妃娘娘讓她去謀殺皇上的呢?自己這一趕去求救，豈不成了與虎謀皮?說不定連自己的一條小命都會白白送掉。因此，張金蓮便一個轉身，一路飛奔，直趨皇后娘娘住的坤寧宮去告警。

皇后方氏娘娘，自端妃入宮以後，足足被皇上冷落了將近二十年。心中嫉恨，越積越深。當夜她在睡夢之中被輪值宮娥喊醒，披衣起牀。聽了張金蓮的緊急奏報，皇上命在俄頃，行刺的又是寃家對頭端妃的心腹婢女。皇后登時降旨，召來三五十名宮娥太監。由皇后娘娘親自率領，一路飛奔的趕到西宮。

皇后一行奔抵西宮，直趨皇上寢殿。到時急忙一看，楊金英弒上陰謀已遂，不知躲到那兒去了。皇后再去探看睡在龍牀之上的皇上，這才發現皇上的頸子上緊緊繫着一條羅帶，直把方氏皇后嚇得魂飛外。她連連的喊了幾聲皇上，皇上居然寂然不動，悄無聲息。皇后以爲皇上業已駕崩，當時便嚎啕大哭起來。多虧張金蓮機伶，她慌忙奏請皇后道：

『娘娘，你是否該摸一摸皇上的鼻息?』

一句話提醒了皇后娘娘，她立刻伸手一摸；天幸見，倒還好，皇上猶有些微游絲般的呼吸。再一摸皇上的胸口，果然也有點兒微溫。於是皇后忙不迭的止悲收淚，將皇上頚子上的羅帶解開。一面雙手撫揉皇上的胸口，讓他早早透過氣來。一面接二連三的吩咐隨侍的太監、宮娥。十萬火急，傳喚御醫，趕來西宮急救。宣召當朝宰相武英殿大學士龐松率武士入宮平亂宿衞。再降旨緊閉宮中各門，禁止出入。嚴行搜捕大逆不道，斗膽弒上的楊金英。方氏皇后她要親自審問。

當時，端妃娘娘正在靖國公主所住的一座偏殿裏打坐。一縷元神，早已飛出軀殼之外，遨遊於虛無縹緲的太虛之境。還是靖國公主在熟眠之中，陡然聽見外間人語喧譁，步聲雜沓。那正是方氏皇后一叠連聲的頒下懿旨，宣召宰相傳喚御醫，搜捕楊金英。皇后帶來的三五十名太監、宮娥東奔西跑，大呼小叫。把偌大一座西宮鬧得天下大亂，人仰馬翻。靖國公主聽到聲響，從睡夢之中一驚而醒。她側耳傾聽，先就聽見一名太監在厲聲吆喝：

『快!快去把大膽弒上的楊金英逮到!』

靖國公主一聽『楊金英大膽弒上』，頓時便驚得眼前一黑，兩膝一軟。咕咚一聲不由自主的跪倒在地。靖國公主也誤以爲平素最疼愛她的父皇，已經遭了楊金英的毒手，當時業已駕崩。遽變之來，過於突兀。使得靖國公主有如焦雷轟頂，五內俱焚。她跪倒在地上只顧得失聲痛哭，哀切嚎叫：

『父皇啊!你怎麼會……?!』

靖國公主哀聲嚎啕，又驚醒了靜坐中的端妃。端妃將一縷元神悠悠的收回腔裡。她睜開鳳眼，定睛一看。自己的獨女竟然會在伏地痛哭，口口聲聲的在喊：『父皇——』。端妃娘娘大吃一

驚，慌忙下地，雙手扶起靖國公主，急切的問：

『梅兒！妳怎麼了？妳怎麼了？』

那時候靖國公主一心以為父皇已死，父女二人從此陰陽永隔，不復一面。她早已哭得傷心淚盡，聲嘶力竭。聽她母親一疊連聲的問話，她只顧伸手指向皇上寢殿，泣不成聲的說：

『父皇——父皇遇刺……』

聽說皇上遇刺，端妃娘娘倏然嬌軀一震，直驚得面若死灰。她一把拉起地面上的靖國公主，兩母女一陣旋風似的捲出偏殿之外，一路飛奔的趕到皇上寢殿。

端妃娘娘牽着靖國公主衝進皇上寢殿，寢殿裡正在亂成一團。深更半夜，四位御醫衣衫不整的倉皇趕來，爭先恐後，忙於急救。掐人中的掐人中，揉胸口的揉胸口，把脈的把脈，針灸的針灸。只是皇上依然僵臥龍床，遲遲不見醒來。端妃娘娘再一眼瞥見方氏皇后時正鐵青着臉，兩眼死死的盯住自己和靖國公主，像是想要一口把她們兩母女吞掉似的。宮中體制攸關，禮儀斷不能廢。她只好再拉一把自己的女兒，母女二人硬起頭皮雙雙上前。向方氏皇后拜了下去，同聲說道：

『賤妾參見娘娘？』

『梅兒叩見母后！』

那方氏皇后一眼看到端妃，頓時新仇舊恨，齊集心頭。恰好應了『仇人相見，份外眼紅。』那句老話。她努目奮睛，睚眦幾裂。一緊手中拿着的那條險些縊死皇上的羅帶，使勁的摔在端妃臉上，與此同時，不惜破口大罵：

『淫婦！賤婢！妳竟謀反弒上！唆使侍女縊殺皇帝?!還敢裝做沒事人似的跑來探看?!』

聽說方氏皇后公然在把：『謀反弒上，縊殺皇帝。』的滔天大罪，直往自己身上栽了。端妃驚得魂飛魄散，混身抖顫。殺家滅門的重罪，怎可不辯?端妃跪在地上連磕響頭，撞天屈般的喊起冤來——

『這是黑天的冤枉！娘娘！想賤妾入宮二十年，敬謹將事，服侍皇上。二十年來未嘗有片刻懈怠，這是有目共覩的事實。賤妾身受皇恩浩蕩，昊天罔極，諒賤妾又怎敢行此……』

然而，方氏皇后却不容端妃把話說完，她上前一步，伸手直指，振振有詞的叱道：

『皇上在妳西宮！此刻僵臥龍床。還在昏迷不醒。龍項上繫有妳侍女的腰間羅帶！賤婢！妳還敢說不是妳做出這種大逆道的事來?!——來人啦！』

兩廂太監、宮娥，轟然的應了一聲：『在！』

端妃眼見情勢迫切，只好高聲大叫：

『娘娘容稟，賤妾還有話說……』

三

偏在這間不容髮的緊要關頭，守候在寢殿之外的一名太監高聲一宣：

『武英殿大學士龐大人到！』

詎料方氏皇后報復心熾，心狠手辣。她不顧啓齒宣召龐松，反倒一聲嬌叱，降下一道玉旨：

『還不給本宮把端妃拿下！』

滿寢殿的太監、宮娥齊聲應：『是！』便有幾名皇后心腹親信的太監奮勇上前，一把拉開靖國公主，合力將地上的端妃橫拖豎拽架了起來。——當年的靖國公主早已曉事，她不甘生母受辱，又明曉得方后存心不良，正想利用這個機會根除情敵，置她母親於死地。母女連心，生死俄頃。靖國公主急怒攻心，什麼都不顧了。她當時便衝向前去，雙手並舉，左右一分，使一招她母親教她的推窗望月。頓時就聽見『哎唷！哎呀！……跌壞我了！……』哀呼慘叫之聲不絕於耳。四五個身強力壯，上前架住端妃的大小太監，居然會被靖國公主兩臂一掃，掃得東歪西倒，沉沉的栽向地面，一個個的抱頭抱脚，高聲喊痛不已。端妃一見之下，不覺又是一驚。可是她還來不及

開口制止自己的愛女，方氏皇后却又在先發制人。她柳眉倒豎，鳳眼圓瞋，搶在前頭高聲喝罵：

『梅兒，妳這天生成的賤種！也敢違抗本宮的懿旨，行凶毆打本宮的近侍！』

靖國公主是皇上最鍾愛的女兒，自小備受父母呵護。宮中內侍把她像隻鳳凰似的捧着。從小到大，幾曾聽過一句重話。如今方氏皇后赫然當衆罵了她一聲：『天生的賤種』。罵者惡毒，受者份外椎心刺骨。——靖國公主陡然覺得忍無可忍了，她怒火中燒，無從遏制，目光似電的怒視方氏皇后，正要發話質問。這一回，端妃娘娘眼見自己的愛女一開口勢將惹上殺身之禍。她心中一急，一個箭步竄到靖國公主的面前。一伸右手捂住了她的櫻唇，大聲的提醒她道：

『梅兒，妳怎可在娘娘駕前放肆！』

就在此時，早已站在寢殿門前聽宣的奸相龐松，眼見寢殿之中一片大亂，鬧得不可開交。心知自己再也不能不出面了。便咳聲嗽，不再等候方氏皇后宣召，邁步走進寢殿，直到方后跟前。一面在行大禮，一面朗聲奏道：

『臣，武英殿大學士龐松，夤夜接奉皇后懿旨，率領武士入宮宿衛。恭請皇上聖安，皇后吉祥如意！』

『龐松，你來得正好！』方皇后氣呼呼的不顧朝儀，也不降旨：『龐卿平身』，就這麼讓老龐松跪在地上發了話：『剛才端妃謀反弒上，靖國公主抗旨行凶。這些都是你親眼瞧見的?!』

龐松圓滑，他還摸不清楚事情究竟，機伶的含含混混答奏：

『臣在寢殿門口，略有所見，略有所聞。』

『龐松！本宮問你，』方后厲聲問道：『妃嬪大逆不道，謀刺皇上，只這該當何罪?!』

龐松聽了，裝做身子一震，臉色大變。磕了個頭下去顫聲的急問：

『臣不勝惶恐，五內如焚。敢請娘娘先行見示，皇上龍體可安?……』

方后正在氣頭上，她老大不耐煩的應了一句：

『你何不自己去看！』

『臣領旨。』

龐松再跟方后磕了個頭，由兩名太監把他顫巍巍的扶起。踉踉蹌蹌的奔向龍牀，去看四名御醫緊急救治皇上去了。

三

這龐松，江西分宜人，字惟中。他是有明一代數一數二的大奸臣。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滅元，掃平羣雄，取代元朝而有天下，歷十二世，先後傳了一十六位皇帝，享國二百七十六年。正是到了龐松夤緣當政，外結倭寇，內成奸黨。把大明江山鬧得外侮不絕，內亂不已。幾乎釀成亡國的慘禍，這纔元氣大喪，一蹶不振。從此大明國勢如江河之日下，朝政不修，盜賊蠭起，種下了覆滅於滿清的厄運根苗。

龐松中過進士，當過翰林院編修。曾經有一位江湖術士替他看相。說他晚年必可大富大貴，祇是鼻下有兩道餓紋入口，命中註定終將餓死。龐松聽後哈哈大笑，不以爲然的說道：

『既然說我將來必定大富大貴，天下那有大富大貴了也會餓死的道理?』

俗話說：『滿飯好吃，滿話難說』。就在龐松說了這番滿話不久，他生了一場病，病勢來得不輕。龐松迫不得已告假還鄉養病，從此困頓多達十年之久。幸好他勤於讀書，曾經在分宜縣南的鈐山埋頭苦讀前後十年。從而使他作得出一手的好文章。不論作詩爲古文辭，每篇一出，都能傳誦遐邇。等到他稍有文名，他便再度入京，百計鑽營。起先他走的是禮部尚書夏言的門路。

夏言，江西貴溪人。世代公卿，名門後裔，他自己也是進士出身。由於他正直敢言，作風開明，深獲明帝的器重。由給事中、御史，而遍拜六卿。當龐松以同鄉的關係，投入夏言的門下。曲意奉承，多方逢迎，再加上夏言本人也很欣賞他的文采。從此龐松便在夏言的刻意栽培，大力提拔之下官運亨通，步步高昇，居然當到了六卿之首的禮部尚書。

當時明帝崇奉道教，屢屢建壇設醮，酬神求仙。有一次，明帝在建壇設醮的時候，天空中突然出現非氣非煙，五色絪縕的瑞氣，也就是所謂的慶雲。慶雲出現，象徵國有祥瑞，明帝龍顏大悅。——龐松便把握機會，親筆寫了一篇慶雲賦，恭呈御覽。明帝一看他那篇嘔心瀝血，歌功頌德之作，直覺得字字珠璣，語語貼切。不由不擊節稱賞，讚不絕口。從此以後，龐松便取代夏言，而爲明帝的首席文學侍從之臣。但凡有祭祀齋醮需用的靑詞，明帝都讓龐松執筆。這就是因爲龐松比夏言更能揣摩上意，恭維得體的關係。

夏言是明朝中葉一位聰明正直的能臣，唯一的缺點便是少年得志，門第又高，難免有點意氣用事。當夏言以武英殿大學士拜相，位置在龐松之上。龐松心存妒忌，便千方百計，在明帝跟前攻訐夏言，屢屢說他倨傲不恭，無人臣禮。尙且屢設陷阱，多次陷害夏言入罪。龐松的恩將仇報，排擠傾軋，居然會使夏言以貪贓納賄，交通爲利——莫須有的罪名，慘遭明帝降旨棄市。由一手提拔龐松的名相夏言結局來看，就可以看出龐松是何等的老奸巨猾，陰險毒辣了。

自從端妃入宮，方后失寵，將端妃當作眼中釘，心頭刺。無時無刻，不想除去端妃，重獲明帝的歡心。——神奸巨憝如龐松，早將宮闈內爭這一幕，看得一淸二楚，更能深刻瞭解方后的心事。從此他處心積慮，交結方后左右的太監宮娥，讓方后和他內外交通，沆瀣一氣。等到夏言問斬，龐松拜相。方后爲了籠絡這朝廷裡獨一無二的權奸，特地主動的向明帝要求，委派龐松的獨子龐世蕃爲尙寶司少卿。尙寶司是明朝宮中的一個重要機構，掌管寶璽、符牌和印章等等重大寶物。——這一來，就佈成了方后和龐松之間的一條交通線。藉由龐世蕃的兩頭傳話，使得方后、龐松的聯絡越來越密切，越來越方便了。

端妃是方后的唯一情敵，同時也是龐松把持朝政，爲所欲爲的一個重大障礙。因爲端妃幼秉庭訓，文武雙全。她見事極明，亢直敢言。不但是明帝的寵妾，更是他的得力助手。也不知有多少次，龐松禍國殃民的陰謀，被端妃一眼覷破。她便毫不容情的在明帝之前加以揭發，每逢有這種事情發生。龐松進退失據，狼狽不堪之餘，還得千方百計的設法遮蓋彌補。否則的話，一旦東

窗事發，龐松除了腦袋搬家之外，還得滅門抄家。

方后、龐松一致視端妃爲死敵，此所以楊金英行刺明帝，方皇后嫁禍端妃。她先一步把她的幫手龐松找來。那時節，端妃、靖國公主所面臨的危險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——當其時，龐松脚步踉蹌的奔到龍牀之前一看；經過四位御醫同心協力施以急救。一度窒息，陷於昏迷之中的明帝已在漸次甦醒，祇是頸頦曾被楊金英緊勒，喉間壓迫過甚。氣管尙未暢通，呼吸不克調勻，猶在一個勁兒的急喘。

一四

龐松一望便知，皇上神志淸醒在卽。誣陷端妃，置之於死的大好良機萬不可失。他一個轉身折回方后跟前，先跟方后使了一個眼色，再跪下來奏道：

『臣啓奏娘娘，天佑吾皇！僥倖未爲宵小所乘，再加調息些時，皇上可保無恙！』

方后看了龐松的眼色，聽過他的奏報頓時就懂了；——要殺端妃就得趕快。否則皇上一旦淸醒過來，他是無論如何也不肯處死他的寵妃的！

於是方后立刻高聲喝令：

『殿前武士！』

方才由龐松帶來的一隊值殿武士，在西宮寢殿門外，轟雷般的應了一聲：

『在！』

方后一咬銀牙，厲聲叱喝：

『端妃謀反弑上，罪無可逭。你們還不快將她拖出宮去，按大逆不道罪例，凌遲處死！』

『是！』

殿外武士齊聲答應，馬上就一個個拿着斧鉞刀矛衝進殿來。十餘名武士努眉橫目的直搶端妃

，打算把她架出宮去千刀萬剮，施以極刑，方可使皇后、龐松稱心。這一頭，急壞了猶在嚶嚶啜泣的靖國公主，她眼見自己的生母業已面臨生死關頭，一心只想捨身救母。她挺身而出，搶前兩步，擺了一個騎馬彎弓的門戶，準備隨時出擊。與此同時一聲巨喝：

『誰敢過來領死?!』

十餘名如狼如虎的殿前武士為之趑趄不前了，他們都在靖國公主的跟前呆呆的站住。一來，他們凛於靖國公主的聲勢。二則，他們全都曉得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武功的利害。認眞動起手來，這一幫殿前武士誰也不是那兩母女的對手！更何況，當時還在皇上的寢宮，尤其皇上、皇后、宰相都在當場。誰人不怕萬一有個閃失?!

方后一看十餘名殿前武士全在殿中逡巡不前，不敢去逮端妃。大好良機，稍縱卽逝。她心中又氣又急，便乞援般的也向龐松拋了一個眼色；——龐松會意，連忙邁步上前，向靖國公主雙手一拱，軟裡透硬的說道：

『公主殿下，皇后娘娘的懿旨已下……』

靖國公主省得，他那縮住不說的下一句話是：『事情斷難更改。』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警告。龐松一說這話，倘若靖國公主還敢攔住殿前武士出手擒拿她的母親。那麼，連同端妃帶她自己全都犯下抗旨的死罪。如果她再一出手抗拒，那就不折不扣，成了方后口口聲聲所說的：『謀反』了！

情急智生，靈機一動，給當年一十九歲的靖國公主，想起了一個緩衝的藉口，她昂昂然的抗聲問道：

『龐大學士方才奏報母后，我父皇目下情況，究竟如何?!』

龐松一怔，明知靖國公主是要抬出她的父皇，壓制她的母后。但是當着衆人，不便前言不符後語，他祇好照實答道：

『天佑大明，吾皇無恙。』然而他又狡獪的加上了一條尾巴：『祇是吾皇頸部傷勢甚重。多半還要一段時間，方能全部甦醒！』

這一來，靖國公主益發振振有詞了。她臉色一正，理直氣壯的說：

『一則，端妃娘娘並未行刺父皇。行刺者另有其人。二則，父皇猶未甦醒，母后便不能在西宮發號施令！……』

靖國公主的話還沒說完，已經把急怒攻心的方后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。她頓時打斷了靖國公主的一篇說詞，厲聲質問：

『誰說本宮不能在西宮發號施令?!梅兒！妳可知本宮的權責何在?!』

『這——』

果不其然，靖國公主猛一下給她問住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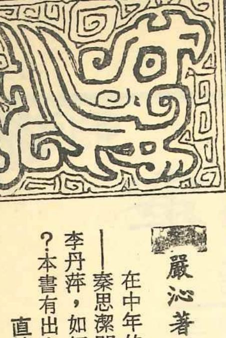
『大明祖訓！』奸相龐松正容斂色，肅然跪下朗聲背誦：『洪武三年，太祖高皇帝詔曰：「皇后只得治宮中嬪婦事，宮門之外，不得與焉！」』然後又說：『大明宮門之內，三宮六院，俱由皇后掌管。嬪妃內侍，生死黜陟，概歸皇后作主！』

有了權相龐松這一幫腔，方后越加趾高氣揚，威風八面了。她狠狠的一跺脚，尖聲喝令：

『你們快把端妃架出去！千刀萬剮，一解本宮的心頭之恨！』

衆殿前武士不得而已的硬起頭皮，移步向前。靖國公主忙一側身，用自己的身子護定她的母親。雙方劍拔弩張，明宮寢殿，一場生死決鬭一觸卽發！

（未完待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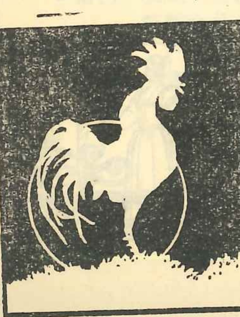
沙崙玫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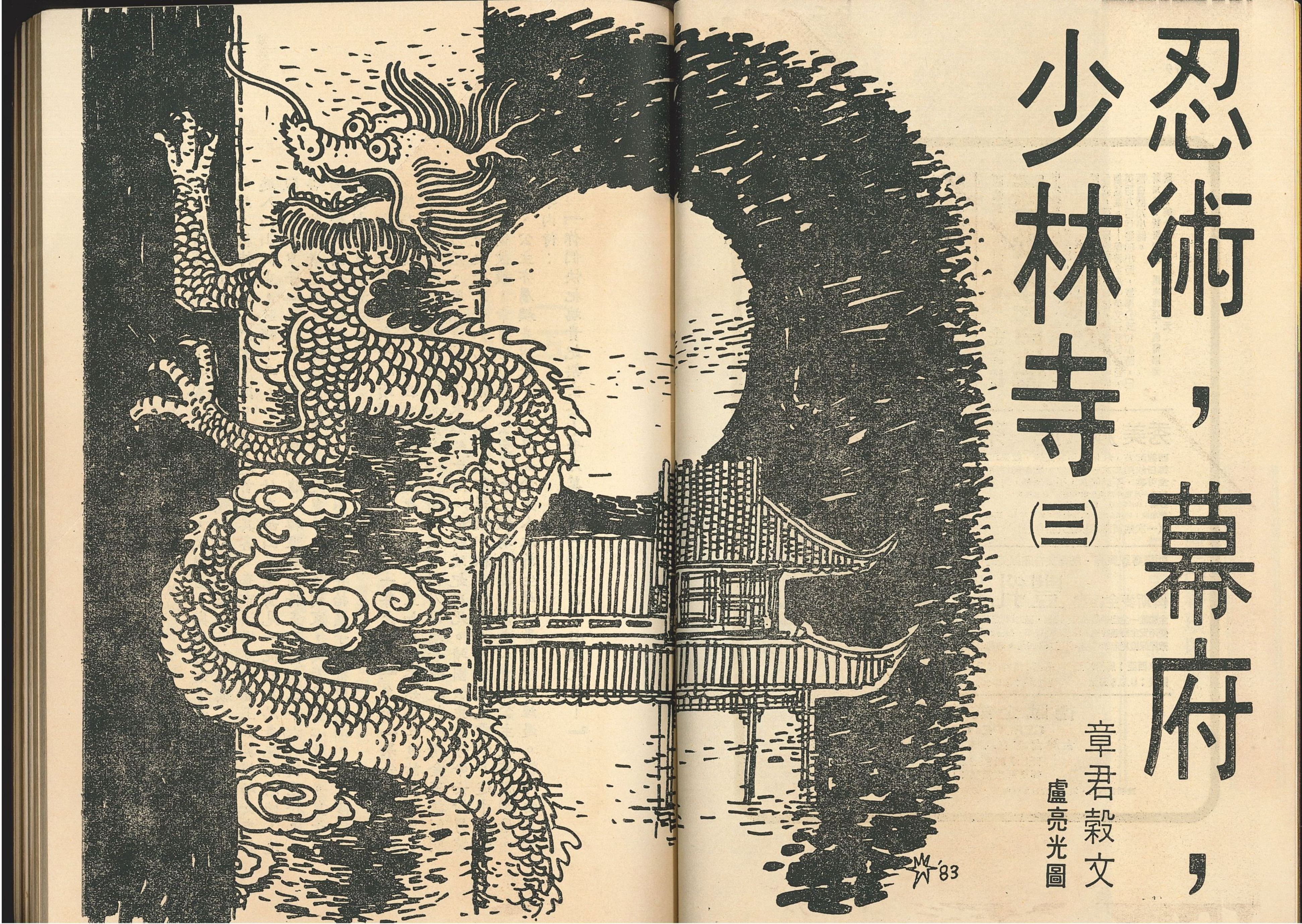
嚴沁著

臺幣五十元
美金二元四角

在中年的貝哲人失去了生活的情趣，過着槁木死灰的日子時，年少純潔的女僕——秦思潔闖入了他的生命，給他帶來朝氣蓬勃的生機，而滿懷憤恨的貝夫人——李丹萍，如何不顧一切的加以報復，如何尋回迷失的自己，他們又是如何的結局呢?本書有出人意料的發展……。

直接郵購八折優待　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四八號





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（三）

章君穀文

盧亮光圖

前文提要

明帝寵愛端貴妃王如秀，國色天香，文武雙全。與姐丈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俞唯忠，胞姐王如英，同爲方皇后、奸相龐松、龐世蕃父子所深嫉。方后、龐相裡外勾結，把持朝政，陷害忠良。俞唯忠首蒙其害，棄市法場。乃妻王如英携幼女杏姑逃入西山僻處，避禍十年。一日，杏姑在西山南麓驚見一批日本忍者施展忍術，追殺一名『皇子』。腥風血雨，斷脰刳腹，轉眼之間將王子侍衛三十六名殺死於地。杏姑俟忍者遁去，冒險救出身負重傷之皇子，揹負到家，與乃母盡心救治。皇子創傷漸癒，而始終昏迷不醒。母女二人迫不得已，舁抬皇子直抵龍鱗山，懇求修持老道玄虛子親手治療。

玄虛子覷準『皇子』頭頂，伸手一拍一點。一聲大喝，『皇子』果告悠悠醒轉。然而醒後喃喃自語，却在自承己爲女身。俞夫人王如英暨杏姑再三追詰，『皇子』方始據實相告。伊實係明帝第七女靖國公主。因乃母端貴妃之侍女楊金英謀刺明帝，由方后、龐相乘明帝尚未甦醒之際，遽將端妃處死。靖國公主奉母命女扮男裝，由端妃之徒三十六名護衛。逃出京師遲投少林寺習武，而後報仇雪恨。途中三十六名侍衛被殺，幸有杏姑救出公主。至此姨甥相認，俞夫人實卽公主之嫡親姨母。杏姑、公主亦屬姨表姐妹。公主乃向俞夫人泣訴生母端貴妃被害經過。當時由方后喝令內侍：

『你們快把端貴妃架出去！千刀萬剮，一解本宮的心頭之恨！』

一五

十餘名殿前武士橫刀挺矛，揮斧擧鉞。就在皇上猶仍昏迷不醒的寢殿之中，龍床之前。裝出一副怒眉橫目，兇神惡煞的模樣。一步步逼近用自己身子護定端妃娘娘的靖國公主，一心在想嚇退公主拿下端妃。押到宮門之外去千刀萬剮，了掉方后根除情敵的心願。然而公主救母心切，她早已高擧兩掌，前後呼應，擺好了俟機出擊的招式。——端妃娘娘生死間於一髮，但是她爲了保全愛女，外加皇朝體制攸關。着急得伸手去跟公主拉拉扯扯，一面厲聲高叫：

『梅兒，妳萬萬不可出手！萬萬不可……』

皇上寢殿中一片大亂，明宮禁地轉眼間就要成爲廝殺場。方后、龐相唯恐皇上一旦甦醒過來，他一定會降旨赦免端妃。一擧鏟除心頭刺、眼中釘的機會萬不可失。因而都在一疊連聲的喝令武士趕緊向前，就在這千鈞一髮、人人呼吸一概屏止之際，寢殿外面驀地由遠而近，傳來一陣整齊劃一的橐橐靴聲。奸相龐松一聽不由便是一驚，他踮起脚來朝外張望。果然看見一隊威武雄壯，手執各種兵器的錦衣太監，正在氣急敗壞的向寢殿奔來。還沒瞧清楚他們究竟是誰。先就聽到遠遠的傳來一聲巨喝：

『錦衣衛總管汪雲趕來保駕！』

方后和龐相聽了，齊齊驚怔。不約而同的相互對看了一眼。祇這便是端妃娘娘最有力的幫手，正在十萬火急的趕來。明朝的錦衣衛，原是禁衞軍的別名，掌管侍衛警蹕、緝捕人犯、鞫獄刑罰一應大事。錦衣衛的首領一向由皇親國戚、功勛重臣擔任。但是皇上寵愛端妃，知道她是當代武林第一高手明心師太的愛徒。自從明心圓寂辭世，端妃娘娘武功之高，在當時確是不作第二人想！因此他在端妃入宮以後，一方面爲了討端妃的喜歡，一方面也想讓她學以致用，別荒廢了一身的武功。便命端妃親自甄選了三十六名身強力壯，也曾練過一些功夫的小太監。命他們拜端妃

爲師，由端妃傳授武藝。一二十年下來，這三十六名小太監早已精通內外各功，能够高來高去。在京師裏外，稱得上是第一流的能人。其中唯一能够獲得端妃衣鉢眞傳的首推汪雲。端妃娘娘便以他爲首席大弟子。皇上愛屋及烏，也破例的派他出任錦衣衛總管。再以汪雲的三十五名師弟任錦衣衛，形成負責皇宮內衞的一支核心部隊。

當楊金英積忿難忍悍然行刺皇上，方皇后趕到皇上寢殿。降旨捉拿楊金英，處死端妃娘娘，大明皇宮早已亂成一團。各處宮殿裏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刹時間便傳遍了整座皇宮裏外。成千的妃嬪宮娥，上萬的太監警衞。人人一驚而醒，紛紛的披衣起床趕去皇上寢宮探看。大明皇宮裏燈籠火把有如萬花齊放，羣星閃耀，將偌大一座皇宮照耀得如同白晝。當時的汪雲和他三十五名師弟正在午門前後巡邏。他一聽到宮裏人語喧嘩，步聲雜沓，立刻心知宮中發生重大事故。因此三十六人一個轉身拔步飛奔，恰好在他們的師父端妃娘娘生死存亡緊急關頭趕到了皇上寢殿！

正在向端妃娘娘、靖國公主步步進逼的十餘名殿前武士，一眼瞧見汪雲以次三十六名錦衣衛，已在大踏步的直入寢殿。他們明知這三十六名武功高强的錦衣衞和端妃娘娘誼切師生，情逾骨肉，斷乎不會見死不救！一個個嚇得面如死灰、屁滾尿流。十餘名殿前武士忙不迭的收刀曳矛，飛快的後退。——端妃娘娘唯恐她的三十六名愛徒眼見自己蒙冤負屈，勢必會得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。保住她和靖國公主便往外逃。這麼一來，自己就難免授人以柄。不但謀反弑上的罪名永遠無法湔雪，而且，又得加上違旨抗命、糾衆拒捕的惡名。方皇后和龐相國終將陷她於不忠不義，千秋萬世，跳到黃河裏都洗不清了！端妃娘娘一想到這兒，頓時就情急大叫：

『汪雲！皇后娘娘和龐大學士在此！你們務必要遵旨行事，休得無禮！』

濃眉大眼、聲若洪鐘的汪雲，先伸手抱劍，舉到眉心一拱。必恭必敬的答應了一聲：

『是！』

汪雲正要啓齒動問，這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那一頭，方后就祇想着要先發制人，她不讓端妃娘娘再有開口的機會，搶着搶着的反問汪雲：

『你知道這皇上寢殿出了何等的大事？』

一聽方皇后先開口問了話，汪雲祇好一個轉身，面向着她跪拜下去，行了大禮。就趁這個空檔，靖國公主急中生智，趕忙傾訴：

『汪雲！大膽宮娥楊金英謀刺我父皇未遂，現正在逃。皇后娘娘竟然誣指我生母……』

『住嘴！』

方皇后一看事態緊急，就怕靖國公主搶先一步，先入爲主。她祇要傾訴出她母親的寃情，再下令汪雲護定端妃和她自己逃出紫禁城。宮裏宮外，就再也沒有人能够攔得住她們。大好良機，立將付諸東流水。因此她在一時情急之下，祇得怒睜鳳目，厲聲喝阻。先攔住了靖國公主不讓她再往下說，方再面向汪雲，擺出她身爲皇后的無上威儀，字字着力的宣示：

『端妃謀反，唆使宮娥行刺皇上。如今皇上猶未脫離險境！本宮祇遵大明律例，祖宗遺訓，方纔已經降旨，將端妃立卽處死！』

汪雲和他那三十五名師弟一聽，宛如焦雷轟頂，差點沒給嚇暈過去。連汪雲在內，三十六名皇上親委、端妃一手調敎成人的錦衣衛，全都驚得目瞪口呆，舌撟不下。當時顧不得再度張口問個究竟，方皇后正好利用他們這一陣子驚魂未定，手足無措。她再嘿嘿冷笑的問道：

『汪雲！你們三十六個身爲大明錦衣衞，王命攸關，職責所在！本宮是命你們把這大逆不道的端妃押出宮門凌遲處死呢？還是貫徹前旨，就讓這幫殿前武士動手?!』

汪雲等人正在頭暈目眩，心亂如麻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作答。那一頭，靖國公主一看之下更加心急了，她連忙搶着發話，高聲喊道：

『母后，妳明明知道孩兒生母遭了莫大的寃屈。這會兒斗膽謀逆的楊金英都還不曾捕獲。那個敢說她行刺皇上，是受了孩兒生母的唆使?!』

一句話，提醒了跪在地上、驚得發抖的汪雲。他朝上磕了個頭，就地跪奏：

『奴婢汪雲啓奏娘娘，請娘娘從速降旨，容奴婢等人立刻前去把大膽宮娥楊金英逮來。再由

奴婢親自審問，她斗膽行刺皇上，究竟是誰的主使？』

一六

方皇后心中明白，汪雲自動請纓。他要帶人去逮那楊金英，逮到以後還要親自審問。這不僅是一條極高明的緩兵之計。尤其大有爲端妃開脫的廻旋餘地。錦衣衞裏有的是千古未聞的各種酷刑，所謂：『三木之下，何患無供？』汪雲存心袒護他師父端妃，他就不難叫楊金英的供詞絲毫牽扯不到端妃的身上。甚至於他要楊金英供出是由皇后敎唆、龐相主使，也是不費舉手之勞的事。因此方后聽了汪雲的面奏，唯有心中冷笑，她把臉孔緊板下來，驀地便是一聲嬌叱：

『汪雲——你膽敢抗旨?!』

眼見方后發怒，汪雲唯有連連的磕響頭。忙說：

『奴婢不敢！』

站在方后背後老大半天都沒吭聲的龐松，心知他該在這個緊要的節骨眼上幫一幫腔，煽一煽火了。他先咳聲嗽，斜上一步，低頭望着那汪雲說道：

『汪總管，你纔來寢殿，祇怕還不曉得，方纔皇后娘娘已經降旨。要殿前武士把端妃押出宮門，依大明律法，請端妃娘娘歸天！』

龐松一揷進嘴來，正好給了汪雲再一開口說話的機會。他跪在地上向龐松雙手一拱的說：

『龐大學士！皇上遇刺，難怪皇后娘娘急怒攻心，纔會有這種斷然的處置！這是情理之常，在所難免。祇不過，凶手尙未擒獲，是誰唆使還沒問個明白。如今皇后娘娘要先行處置其實並不知情的端妃娘娘，似乎有點本末倒置，很難叫人心服口服！』

一席話，說得入情入理，尤其軟裏透硬。——方后誣指端妃主使行刺一案，給分撥得柳暗花明，大有轉圜的餘地。當時的端妃聽了心中大爲寬慰，暗中自語：『慚愧！多虧收了這麼一個好

徒弟！』靖國公主也在以爲生母獲救有望，臉上情不自禁的流露出了喜色。龐松大窘，直在嗯嗯啊啊的不知如何啓齒回答。惟獨把個非殺端妃不可的方氏皇后氣得雙脚直跳，瘋狂叫囂。她連連揮手叱道：

『本宮旨意已降！誰敢抗旨，就是叛逆！與端妃一般殺無赦！』緊接着，她再一聲高喊：『殿前武士！』

在場的殿前武士，齊齊的應了聲：

『在！』

方氏皇后拔尖喉嚨，却是嗓音已近嘶啞。她還在頓足大叫：

『立刻將端妃押出宮門凌遲處死！誰敢攔阻，一概以抗旨論！就地處決！』

衆殿前武士又一聲轟雷般的答應：

『遵旨！』

一聲答應，又在挺起兵器邁步向前，直取端妃。汪雲和他的三十五名師弟見了，倏然一驚，憂急交併。心想除了性命相拚，就難以救下師父的性命！當時祇見汪雲驀地從地面起立，挺直身軀，右手按劍，大咧咧的往端妃跟前一站。汪雲公然表示他不惜拚却一死保全他的師父，他那三十五名師弟頓時就齊同一致，也往他的前後左右站定。劍拔弩張，一觸卽發，在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面前，堵成了一道萬夫莫開的人牆！

這時節，可急壞了被一堵人牆漸次逼向牆角的端妃娘娘。她比任何人都明白，這不僅是她一個人的性命關頭，而且連她愛女靖國公主、三十六名愛徒，甚至於他們的滿門老小，身家性命全都決之於俄頃。因爲方氏皇后心腸毒辣，她先已當衆降旨：『誰敢攔阻，一概就地處決。』而大明立國，刑法甚嚴。那抗旨之罪是要抄家滅門誅三族的！端妃娘娘豈能爲她自己一人，連累了幾百上千口無辜者的性命?因此她急切之下，便是一聲厲喝：

『汪雲！』

汪雲聲淚俱下的回應了一聲：

『師父——』

端妃立刻斷然決然的叱道：

『跪下！』

師命難違，在場不惜性命相搏的三十六名端妃愛徒，唯有低頭流淚的應聲：『是！』然後一個個的右手按劍，跪倒在地！

端妃微微頷首，表示欣慰。再向她身邊的靖國公主，射出極爲嚴厲的一瞥。意思是說：『爲娘的決不許妳輕舉妄動！』然後，她纔神情肅穆，舉止安詳的繞過她那三十六名愛徒，儘快走到方氏皇后跟前，屈膝下跪。端妃娘娘勉抑心中悲憤，她故作平靜自然的奏道：

『賤妾不該獲罪於娘娘，罪當萬死！請娘娘這就吩咐殿前武士，將賤妾押出宮門去吧！』

方氏皇后一見端妃自己制止三十六名徒弟捨命相救，親身上前請死。當時心中不覺狂喜，她正待當殿發號施令，一了百了！驀地又有靖國公主發出一聲厲呼——

『不——！親娘！』

靖國公主慟切哭嚎，幾於聲嘶力竭。她一邊哀聲尖叫，一邊縱身撲向她的生母，雙手緊緊摟住端妃娘娘的雙膝。靖國公主直哭得天愁地慘，日月無光。滿寢殿的人除了方后、龐相以外，全都看得心酸難忍，凄然落淚。——靖國公主死死的抱住她生母不放，她涕淚橫流的直在哭喊：

『親娘！妳果然願死，那也得讓我們母女二人，死在一處！』

一七

生離死別，幽明異路。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，一般兒的心如刀割，肝腸寸斷。——母女連心，端妃娘娘深知自己愛女的脾性，她說甘願母女同死，那是一定說得到就做得到的。情勢危殆，

她不得不當機立斷了。因此，便先喊一聲：

『汪雲！』

汪雲立刻上前一步，垂手回答：

『徒兒在！』

端妃娘娘伸手抹去臉上的熱淚，兩眼定定的望着汪雲問道：

『你和你的三十五名師弟，可曾記得？二十年前皇上命我收你們爲徒，當時立過什麼誓來？』

連汪雲在內，端妃娘娘的三十六名徒弟。轟然的齊聲應答：

『不遵師命，天誅地滅！』

『那好。』端妃娘娘先寬慰的一聲長吁，再望一眼虎視眈眈的方后和龐相，大有深意，語重心長的說道：『皇上一向鍾愛靖國公主。縱使她年紀還小，不明事理。在這母女死別，千古慘變的節骨眼上。言行之間開罪了誰，想來看在皇上面上，誰也不會爲難她的！』

汪雲一聽，師父這話明明是說給方后、龐相聽的。可是，爲免當時僵窘，他不得不漫應了聲：

『是！』

『那麼，』端妃一聲長歎，無限凄愴的說道：『從此刻起，我便將護衞公主的重責大任，全都托付給你們三十六個人了！』

明說托付，其實大有訣別的意味。三十六名徒弟聽的焦灼萬分，異口同聲的急問：

『師父！那妳……』

端妃娘娘把握時機，斬釘截鐵。毫不容情的打斷了他們問話，面若秋霜的下令：

『難道你們又忘記了二十年前立的重誓?!膽敢故違我師門嚴命，自干罪戾?!』

情知師父之死，斷難挽回。端妃娘娘的三十六名愛徒一致痛哭失聲，跪倒在地。哀哭號叫之

聲，響徹寢殿——

『師父——！』眼看處死情敵、政敵的良機業已來臨，奸相龐松望一眼方氏皇后。方氏皇后便當機立斷，連聲喝令：

『殿前武士！』

『在！』

『送端妃娘娘昇天！』

『遵旨！』

十多名殿前武士一擁上前，雁序般分站端妃左右。端妃不等他們動手，她先傴下身去掰開靖國公主的雙手，用力之猛，不惜把靖國公主冷不提防的摔倒在地。端妃娘娘從容就義，慷慨赴死。她先按照宮中禮儀，躬身向皇上所睡的龍床，和方氏皇后本人分別跪拜，朗聲的說：

『臣妾獲罪告辭！願皇上萬歲，萬萬歲，娘娘千歲，千千歲！』

然後，她昂然起身，領在十餘名殿前武士頭裏，直奔殿外。端妃娘娘一心擺脫愛女相纏，不讓她再拚死相救，甘願同死。她的動作好快，一陣風般捲出寢殿。——十多名殿前武士急起直追，倉皇的在她身後列隊。

靖國公主被她母親一把推倒在地上。端妃娘娘的三十六名徒弟也在跪地未起。忽一眼看見端妃娘娘已經搶出殿外去了。倏然一驚，相率起立，也在三步併做兩步的往外直追。將及長廊下的玉石陛階，是靖國公主先追上了端妃娘娘。她放聲大哭，又一把拉住了她母親的衣襟，聲淚俱下的狂喊——

『親娘，女兒陪妳一道去死！……』

端妃娘娘屹立於石階上，仰臉看天，神色端莊安詳。她頭也不回的喊了聲：

『汪雲！』

『徒兒在！』

端妃娘娘簡潔明快的下令：

『你讓這些位殿前武士暫且退下，我要跟靖國公主說幾句話！』

『是！師父！』

十多名殿前武士不等汪雲開口，先已知趣的趕緊退到長廊的兩盡頭了。

『梅兒，妳先別哭！』

『娘——』

端妃娘娘面容平靜，但却字字着力的在作最後叮嚀：

『梅兒，今夜的事，雖說是禍從天降，有點寃枉。但是，為娘的平時祇知公忠體國，為妳父皇盡心盡力。夾在皇后和龐松之間，被她們恨之入骨，不除不快。所以也可以說是事出有因，理所當然。祇不過禍事來臨，或早或晚而已！』

『娘啊——』

『我為朝廷盡力、皇上盡心而死，可以說是死而無憾！祇不過，我死以後，皇上一旦甦醒，必定痛恨皇后和龐松。而皇后、龐松心存報復，多半會從妳身上下手。梅兒啊！為娘的敢說，從今以後，妳再也不能在這皇宮裏優游自在的住下去了！』

『孩……孩兒知道……親娘！』

『娘死，是為朝廷，為皇上！梅兒，娘要妳好好的活下去，也是要妳為朝廷，為皇上！倘若可能，妳再為娘報了這血海深仇吧！』

『是……娘！』

『如今，娘就讓汪雲帶着他那三十五名師弟保着妳。妳要改妝易服，女扮男裝，化名為朱鎭坤。兼程南下，去投奔少林寺，懇求了智法師收妳為徒。請了智法師授妳武藝，必得成為武林第一高手，纔能重返京師，盡殲奸黨，再見妳父皇……』

端妃娘娘一口氣說到這裏，靖國公主方始驀然想起，要是少林寺的了智法師不肯收她為徒呢

，那又怎生是好？因而她便不惜打斷端妃娘娘的話，開口問了：

『可是娘啊，如果……』

端妃娘娘早知靖國公主的心事，因此不等她把話問完，便揷嘴道：

『了智法師是妳姨丈兪唯忠的師父。十年前，妳姨丈被奸臣龎松陷害。我不及營救，這是我生平唯一的憾事。不過，妳姨母王如英，她和我同是了因師太親授的弟子，武功極爲高强。雖說貴爲兵部尚書夫人，可是連江湖前輩，都得尊她一聲兪大娘。十年前妳姨丈罹難。她帶着妳表姐杏姑，不知躲到那兒去了，妳隨時都得留心探訪。還有，妳此去到了少林寺，見到了智法師，訴說妳姨丈和我的寃情。再提妳姨丈、姨媽的名字。了智法師他一定會收留妳的！』

『是——娘！』

凡事仔細都交代明白了，端妃娘娘方始一聲高喊：

『汪雲！』

『在！』

端妃娘娘緩緩的轉過臉來，凝視汪雲。見他雙手按劍行禮，必恭必敬的站在自己身畔。回想當年，汪雲和他的三十五名師弟，還是八九歲到十一二歲的小小太監。由自己親自挑選收爲門徒，前後總有十八九年吧。端妃娘娘和他們朝夕相處，勤練武功。把這批少年調教成人，一個個都成了明宮之中無人可比的武林高手。這批門徒少小離家，長居深宮。自己是看着他們長大的主子兼師父，相互間早已有了母子般深厚的感情。如今自己蒙寃負屈，大限將至。眼跟前就是和他們的最後一面了。二十年相聚，依依難捨。端妃娘娘迅快的閃望她三十六名門徒一瞥，見他們淚流滿面，嗚咽梗塞，忍不住又是一陣心酸，險些當場流下淚來。然而她仍還是極力忍住，又將一雙清澄的大眼投向浩瀚的穹蒼。端妃娘娘聲色不動，像平時一樣發號施令的吩咐：

『你們這就護送公主殿下，騎上快馬。乘城門一開，儘快逃出京城！』

三十五名門徒含淚齊應：

『是！』

唯有汪雲，他再一躬身。刻意壓低聲響，禀告他的師父端妃娘娘道：

『娘娘！俗話有道是：「傷心之地不可再往。」請娘娘垂憐恩准。我們三十六名徒兒，從此以後不再進這紫禁城吃糧拿餉了。護送公主殿下到少林寺以後，容我們就在少林寺附近另地方住下。也好就便侍候，自此刻起，徒兒們當天立誓，決不輕離公主殿下左右！』

端妃娘娘偏頭想了想，方始點下頭來，輕輕的說了聲：

『也好。』

說罷，她像是四大皆空，了無牽掛。邁步走向玉石陛階。靖國公主一見，心摧膽裂，五內俱焚。她猛可一聲悲呼：『親娘呀！——』就此撲上前去，想要拖住端妃娘娘不放。却有汪雲以次三十六名端妃門徒，滿腔酸梗，淚眼糢糊，爭先恐後的上前一把拉住了靖國公主。三十六名端妃門徒凛遵師門遺命，把個靖國公主横拖竪曳，下死勁的擁出宮去。這邊端妃娘娘從容罹難。那一頭，三十六名端妃門徒架着位靖國公主一口氣跑到馬廐。挑了三十七騎快馬去，騎上馬，風馳電掣的奔向京畿西山。

一八

靖國公主含淚忍悲娓娓細訴生母端妃遇害經過。兪大娘、杏姑和她自己哭了又停，停了又哭。姨甥三人淚流不止，哀哀啜泣。這一夕長談，居然談了兩三個更次，三姨甥早已哭成了淚人兒一般。——說到端妃、梅兒母女生離死別，三十六名端妃門徒硬把靖國公主拖走。靖國公主但覺萬箭鑽心，心頭涔涔滴血。她一頭鑽進兪大娘懷裏；——杏姑一見她嫡親表妹哀慟到這般地步。想起自己從未見過面的姨母，貴爲皇上寵妃，居然也會慘遭凌遲處死。不禁又是一陣傷心慘然，便也一聲悲呼，哭倒在她母親的臂擁之中，就此母女、姨甥三人哭成了一團。

小小石室，一燈如豆。洞外偶有寒風穿隙而進，將燈光吹得一冒一挫，一明一暗。滿室除了哀慟悲切的啜泣之聲，便是不盡蒼涼悽愴的愁慘氣氛。兪大娘、杏姑和靖國公主也不知道哀聲痛哭了多久，石室門縫裏已經瀉入黯弱的天光。山下遠處，依稀傳來幾聲鷄啼。——杏姑委實哭得精疲力盡，不知何時竟然沉沉的含着眼淚睡着了。兪大娘低下頭去看靖國公主時，訝異的發現她仍然睜着一雙大眼，正在茫然的注視前方。兪大娘唯恐兩個孩子着涼，她輕柔的喊了聲：

『梅兒！』

然而梅兒一經喚醒，她頓時就提出了埋在心中已久的那一問：

『姨媽，妳說，我父皇現在會怎麼樣了？』

問得兪大娘又是一陣心酸。她連忙忍住眼淚，柔聲的回答梅兒說：

『皇上準是早就甦醒過來了。』

『會不會——在我母親臨死以前？』

兪大娘的兩股熱淚，如斷線珍珠般直往下抛，落滿了熟睡中的杏姑一臉。藉着給杏姑拭淚，她就勢先把自己的淚水揩去。然後纔含含混混的答道：

『但願皇上能醒在妳母親罹難以前，那他就會……』

梅兒滿懷希望的接口便說：

『就會降一道聖旨，把我母親請回寢宮去了！』

兪大娘着實忍無可忍了。她把懷裏睡着的杏姑輕輕推向石榻，一把摟住梅兒，聲淚俱下的說：

『傻孩子，這是斷無可能的事。假使皇上及早醒轉，妳母親倖免於難。那麼，奸臣龐松也就不可能派遣武士，追殺妳們，把汪雲他們三十六個全給殺死了啊！』

一九

其實，大明禁宮，皇上寢殿。當幾番辯難，幾陣大亂過後。端妃娘娘自絕生路，毅然罹難。她在宮門之外，刑場之上，慘無人道的被刀斧手千刀萬剮，凌遲處死。流盡了遍身的鮮血，都流出了汩汩黃水。一代佳麗，千古烈妃，就此香消玉殞。一縷幽魂，飄飄冉冉的直到陰曹地府。隔不了多久，逆氣順暢，喉傷小愈的明帝，就已經在悠悠醒來了。

端妃死難，皇上醒轉。爲時已在破曉時分。寢殿中的巨燭，還在點得一室熒熒。皇上龍目一睜，視線由糢糊漸趨清晰，他瞥見方氏皇后湊近張望的那張粉臉，頓時就詫異的問：

『朕怎麼會到坤寧宮來了？』

醒後一問，恰好觸及方氏皇后耿耿於懷的醋意。她當時便冷冷的回答：

『皇上何嘗身在臣妾住的坤寧宮？皇上照舊是在毓秀宮裏！』

當時，皇上喉頭發出一陣咯咯聲響。他伸手撫喉，一面放眼四下探望，一面急切的問道：

『朕喉嚨裏好生難過！端妃呢？怎不見她在這寢殿上侍候？』

皇上一聲問起端妃，滿寢殿人頓時就啞口無言，人人面面相覷了。當時龐松正站在龍榻左側，皇后身後。他瞟一眼方氏皇后，但見她花容慘淡，面露驚惶。不由自主的便身子一縮，想要避過皇上的視線。然而他不閃還好，胖大的身軀一動，偏就給皇上一眼瞧了個正着。皇后瞧見龐松，心中更是疑惑不已。他一骨碌的欠身坐起，用眼角餘光搜索到了龐松的面孔，大爲驚詫的問道：

『咦！龐松，你怎麼也到朕的寢殿來了？』

龐松眼見皇上已經在龍榻上坐定，這纔敢正正衣冠，跪拜下去。偏偏大有心病，暗懷鬼胎。他也變得囁囁嚅嚅；格格難吐的，一個勁兒在說：

『臣是因爲……臣是因爲……』

方皇后和皇上終是夫妻敵體，彼此名份相當，可以說是並無尊卑之分。兼以曩昔有個端妃，讓她被皇上冷落了整整二十年。如今情敵已除，心事乍了。難免有點躊躇滿志，自鳴得意。因此她便自動的上前替龐松解圍，率直的往上奏道：

『難道皇上還不曉得，剛纔正是臣妾、龐大學士，還有這四位待詔，救了皇上的性命？』

聽得皇上大吃一驚，張口撟舌的問：

『什麼？是妳，龐松，還有這四名御醫，救了朕的性命?!皇后！妳這話是從何說起？』

『臣妾正要奏明皇上，』方氏皇后特地提高聲浪，用石破天驚之勢朗聲囘奏：『皇上引狼入室，錯愛端妃！不想端妃心懷叵測，喪盡天良，是她唆使宮娥楊金英，用腰間錦帶企圖勒殺皇上……』

『荒唐！荒唐！』皇上不等方皇后把話說完，登時就連聲的替端妃娘娘喊起寃來：『說什麼端妃唆使楊金英，企圖勒死朕躬。這宮廷之中，誰不知道端妃端莊賢淑，敬愛朕躬二十年如一日。皇后！妳這樣誣陷端妃，豈不怕普天下笑掉大牙?!』

皇上一開口，便罵皇后荒唐。一提起端妃，便盛讚她賢淑端莊，敬重皇上。一駁斥皇后，便說她誣陷端妃。——方氏皇后一聽之下，直驚得心跳突突，臉色都變。她正不知如何措詞答奏，一片僵窘，驀地由遠而近，傳來了聲聲歡呼：

『逮到楊金英了！逮到楊金英了！』

寢殿裏的方皇后，正好順風使舵，乘機轉圜。她定下心來一聲冷笑的道：

『行刺的兇手就逮。皇上，你喉嚨要是不痛了，不妨親自審問明白！』

皇上眉頭一鎖，滿臉疑雲不定的點點頭。眼看一羣武士，攘拳擄臂，耀武揚威。把個披頭散髮，一身衣衫凌亂的宮娥楊金英，拎小鷄般直拎上寢殿，往皇上跟前重重的一摔。摔得那楊金英就地磕了個響頭，連聲喊叫：

『皇上饒命！皇上饒命！……』

『大膽賤婢楊金英！』皇上還沒來得及開口問話，方皇后搶上一步，伸手一指跪在地上縮成一團的楊金英，厲聲喝罵：『妳好大的膽子，竟敢聽從端妃的教唆，辜負皇恩浩蕩，公然行刺皇上?!』

那楊金英用自己身上的錦帶，勒昏了皇上以後，一心以爲皇上已死。她匆匆奔出寢宮，東逃西竄，瞎摸亂闖，居然被她逃到惜薪司的一座鋼炭庫裏。躲在那兒簌簌發抖，等到驚魂甫定。方始想起自己實已闖下了滔天大禍，正在走投無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——這時候，整座皇宮，上起妃嬪職官，下迄太監宮娥，都在遍宮搜拿楊金英。她是被一羣宿衞武士從鋼炭庫裏搜出來的。當時她也曾哭喊叫鬧，竭力掙扎。以至於鬧得一身灰頭土臉，衣衫破爛。當她被那批如狼似虎的武士，架起來押送到皇上的寢殿，她早已嚇得魂飛魄散，觳觫一團。等到武士們把他往皇上跟前一摔。她更是三魂裏去了兩魂，七魄中祇剩一魄，幾乎就嚇成了死人一般。皇后問話，尖利高亢，她何嘗聽得進一個字去。因此，她祇顧得喃聲的在哭喊：『皇上饒命！皇上饒命啊！』

楊金英直嚇得魂靈兒出了竅，既聽不清問話，也掙扎不出片語隻字囘答。這麼一來，正好給方氏皇后一個一手遮天，欺上瞞下的好機會。她轉過臉來直在鄙夷不屑的冷笑，帶些諷刺意味的在數落着皇上說道：

『皇上你聽聽，這就是皇上你二十年來深受端妃迷惑，一味寵愛端妃的結果。臣妾早就知道端妃包藏禍心，陰險毒辣。如今她果然做出這種蓄意謀反，行刺皇上，大逆不道的事來！』

皇上正在驚疑參半，煞費躊躇。猛可吃皇后一頓搶白，恰似淋一頭霧水。他惝怳迷離，更加莫名其妙了，怔怔的望着方氏皇后問道：

『皇后，妳方纔祇說端妃唆使這楊金英謀刺朕躬 。如今怎麼又說是端妃在蓄意謀反了？這——這究竟是怎麼一囘事呀？』

皇后心中懷恨端妃已久，她何止千遍萬遍的想過如何陷害端妃，根除端妃。因此當皇上一問

，她立刻便能編出一整套的謊言。皇后煞有介事，指手畫脚的說道：

『端妃久已有心圖謀不軌，自以爲文治武功，不減鬚眉，一心在想取代皇上，做一個大明的武則天！今夜她乘皇上熟睡，先唆使這楊金英行刺。再命她那汪雲等等三十六名徒弟。全副武裝直取毓秀宮皇上寢殿。打算等到皇上不測，由汪雲他們三十六人擁立端妃爲女帝……』

皇后一口氣說到這裏。起先聽說端妃謀反也曾驚了一驚的皇上，這纔明白又是皇后撚酸吃醋，編些事由來誣陷端妃了。當他聽到皇后說起端妃要自立爲女帝，他祇覺得過於滑稽，幾幾乎就要失聲而笑。龐松站在龍榻之旁聚精會神，察言觀色。他明知這是皇后和他自己的生死關頭；——皇后、龐松陷害端妃不成，當皇上驟然獲知端妃業已處死。他很有可能會急怒攻心，斷然降旨拿皇后和龐松抵命。自古：『伴君如伴虎』，皇上金口一開，決難挽回。龐松但爲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，也不能不幫着皇后把她那漫天大謊一路扯到底。於是他硬起頭皮，搶在皇上發話之前，膝行幾步跪奏：

『端妃娘娘唆令心腹宮娥楊金英謀刺皇上，幸虧皇后娘娘及時獲報。皇后娘娘當機立斷，一面親率太監、宮娥趕來毓秀宮寢殿救駕。一面宣召微臣盡起甲士入宮宿衞。幸而在皇上千鈞一髮之際，由皇后娘娘驚走楊金英。天佑吾皇，轉危爲安。這時候，端妃娘娘和靖國公主仗劍直入寢殿。又有汪雲等三十六名錦衣衞各執兵器，蠭擁而來。當時皇上猶在昏迷不醒。皇后、微臣等人和端妃、靖國公主、汪雲等人劍拔弩張，皇上這毓秀宮寢殿，險險乎就成了雙方的血戰場……』

方氏皇后不等龐松把話說完，忙不迭邀功似的高聲說道：

『是臣妾撥亂反正，施展非常的手段。下命宿衞武士一舉制伏端妃。並且爲正本清源，迅速敉平叛亂起見，當場以皇后身份降旨，將叛黨之首端妃，押出午門之外，依律凌遲處死了！』

『什麼？妳說什麼?!』

二〇

果不其然，皇上一聽皇后說到已將端妃凌遲處死。當下就驚得從龍榻之上直跳起來，一把緊握方氏皇后的胳臂，臉色大變，一叠連聲急切的問：『妳——妳竟敢降旨把端妃她……她……』她她她的，皇上居然不忍心把『處死』那兩個字說出口了。

皇后、龐松，以及當時所有在場的人，任誰都想像不到皇上也會吃驚、着急成這副模樣，連自以爲胸有成竹，應付得了這個場面的方氏皇后，都難免在心驚膽怯，暗自着慌。一時間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應對。皇后格格難吐，臉色由紅轉青，由青轉白。自龐松以次的御醫、太監、宮娥、武士更是嚇得人人變色，個個抖顫，滿寢殿的人一致噤若寒蟬！

皇上一叠連聲的問不出答話來，又眼見殿上各人神色大變，不勝惶悚。他已能意味得出他最鍾愛的端妃多半已經遭了皇后的毒手。——心摧膽裂，肝腸寸磔。深情款款的皇上已在湧出兩股熱淚。但他仍還存有一線之望，他拔尖聲浪，語音凄厲的喝問：

『龐松，你說！朕那心愛的端妃娘娘，還有靖國公主。她們母女二人此刻究竟怎麼樣了?!』

龐松跪在地上，混身簌簌發抖。他硬起頭皮，鼓足勇氣，囁囁嚅嚅的答奏——

『臣啓皇上，端妃娘娘她……她已經……已經……』

龐松偏是難於出口，皇上偏還急切萬分的湊身向前，側耳急於傾聽龐松的下文。——寢殿之上，僵窘如死。就在這極難挨過的一刻，兩名值殿武士頭目大功告成，躊躇滿志，興冲冲的從午門外直入寢殿。一進門就向方氏皇后屈身一跪，高聲奏道：

『啓皇后娘娘！末將等謹遵懿旨，已將端妃千刀萬剮，凌遲處死！』

皇上陡然一聽，面白如紙，龍體猛可一震。他驀地發出一聲悲呼——

『如秀！愛妃！——』

衆人忙擁上前去看時，但見皇上兩眼一翻，龍體往後一仰。頓時就昏厥過去，橫躺在龍榻之上了。

於是毓秀宮寢殿又是一片大亂，方氏皇后尖聲大叫：『皇上！皇上！』忙撲過去，覷準了皇上鼻下唇上的人中，伸指便掐。四名御醫忙得團團亂，龐松直在揮手高喊那些隨侍在側的太監和宮娥：

『快！快去準備參湯，熱水，巾帕！』

太監、宮娥、武士跟進跑出，拿這拿那。方氏皇后心中着急，祇求皇上早早醒轉。她那尖尖指甲都把皇上的人中表皮掐破了，涔涔鮮血，汩汩湧出。——皇上在昏暈之中一陣奇痛，果然就睜開龍目一驚而醒。而他這一醒來，頓時就是一場號啕大哭。皇上哭那冤死的端妃，哭得好不哀切，哭時還在聲聲的悲嚎：

『如秀愛妃啊！朕已年邁蒼蒼，妳正年富力强！……記得御花園裏，清涼台上，月白風清之夜，渠和妳幾度盟誓；妳願減壽，爲朕延年。但求白頭偕老，不棄不離！妳還說過，將來朕一旦身故，妳將與朕同死。遂了稱我倆生同衾，死同穴的誓言。幾曾想到，妳竟會這樣不明不白，含寃負屈的棄朕而去了呢？……』

皇上回首前情，悼念愛妃。這一場痛哭，直哭到東方破曉，天色大明。在場諸人，除了方后、龐松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是好之外，眞是任鐵石心腸，也不禁爲之墮淚。

直哭得聲嘶力竭，淚盡涕枯。皇上惝怳怔忡，幾近於半昏迷狀態。兩眼發直的坐在龍榻邊沿。皇后、龐松心懷鬼胎，忐忑不安。硬起頭皮上前，進參湯的進參湯，遞巾帕的遞巾帕。然而皇上却絕不領情，他猛揮手推開了皇后雙手捧進的龍鳳白玉盅。乒零乓啷，連參湯帶玉盅摔了個一地狼藉。皇后一驚，怯怯的站定，連跟在她身後捧張熱騰騰的巾帕的龐松，也在心驚膽顫，趑趄不敢上前了。

皇上猶在嗚咽抽噎。忽的，他想起了愛女靖國公主。頓時降旨——

『靖國公主呢？宣！快宣靖國公主上殿！』

龐松不敢答腔，他向方皇后投以求助的眼色。方后無奈，祇好假意附和皇上的語氣，故作茫然的問她週近的太監、宮娥：

『對了，靖國公主呢？怎麼老大半天都沒瞧見她了呀？』

上殿報信覆旨的武士頭目，仍然跪在地上高聲答奏：

『啓娘娘！靖國公主，還有汪雲等三十六名錦衣衛，一概因爲端妃謀反案，畏罪潛逃。此刻天色大亮，多半已經逃出紫禁城了！』

皇上聽了，又是一陣晴天霹靂。他驀然而起，急得頓足大叫！

『趕快！趕快去把靖國公主追回宮來！倘若你們追不回靖國公主，朕就要把你們全部處斬！』

武士頭目嚇得魂飛魄散，他慌忙起立，高聲應了一聲：

『遵旨！』

領着另一名武士頭目扭頭就往外跑。却是心憂如焚的皇上，又在一聲厲喝的叫住了他：

『慢着！』

兩名武士頭目連忙站定，轉身跪下領旨。兩名彪形大漢，瑟縮一團，抖得猶如風中枯竹。

這時節，皇上也是一個轉身，目光嚴厲的注視方后與龐松，逼視得一后一相雙雙畏縮的低下頭去。皇上在以悲憤蒼涼的語調降旨：

『追上公主殿下，要告訴她朕已經全部甦醒。朕這就要親自審問逆婢楊金英，命她說出端妃娘娘的寃情。朕要公主殿下趕緊回宮，看朕如何處置誣陷端妃，矯詔害死端妃的罪魁禍首！』

『罪魁禍首』四個字着力迸出，宛如在皇后的心上猛抽一鞭。皇后的身軀倏然一震，一顆心筆直的往下墜沉。她已心知這一次又是弄巧成拙，害人反害己身，眼見得就要有大禍臨頭了。

兩名武士頭目再一次應聲：『遵旨！』一個轉身便往外跑。靖國公主一行投西，值殿武士往

東直追。一西一東，恰好追成了個背道而馳。

三

皇上竭力壓抑滿懷悲慟，急於爲端妃娘娘伸寃。他在毓秀宮偏殿親自審問楊金英，祇留方后、龐松和兩名親信太監在場。問話之初，還嚴厲的警告方后、龐松不許揷一句嘴，違者以抗旨論。皇上用心良苦，他先封住了方后、龐松兩張利口，再以溫語曉諭那楊金英道：

『朕知道妳年幼性傲，受不得半點委屈。昨夜可能是妳不知輕重利害，一時性起，做出了這種大逆不道的事來。朕念在妳年紀還小，祇要妳肯說實話。朕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還可以將妳從輕發落。』

楊金英先已嚇得失魂落魄，哭得聲嘶力竭，整個身子都癱軟成了一堆。皇上親審，她再也沒有想到皇上也會出語溫藹。還能替她設身置地的設想，把自己的滿心委屈先給說出來了。楊金英由衷感激，彷彿一陣暖流通過了她的全身。她連忙朝上磕了個頭，朗聲的應了聲：

『是！皇上！』

『那麼妳說，』皇上立刻把握這楊金英肯說實話的機會，開口問道：『端妃娘娘是否眞想謀反？想取代朕躬，自立爲女皇帝？』

『這……，』楊金英頓了一頓，方始據實回奏：『端妃娘娘的性情爲人，祇有皇上最明白了。賤婢敢說，她連做夢也不會有這個想法！』

皇上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。最低限度，楊金英決不至於再受方氏皇后的蠱惑挑唆，編造事故攀誣端貴妃了。然而與此同時，回想方氏皇后心腸之陰狠，手段之毒辣，不由令他不寒而慄，加以想起深明大義的端妃果然遭了千古奇寃。一陣慘然，閃過心頭，頓時激起無限的悲憤。端妃慘死，益發促使皇上和方后反目成仇，永難化解。皇上氣湧如山，目眦幾裂。他惡狠狠的瞪了方

后一眼，方后乍一接觸皇上的目光，頓時渾身閃過一陣痙攣。直覺得透心生凉，萬念俱灰。心想大錯鑄成，如今後悔已遲了。

叵耐皇上還在强忍熱淚，咬牙切齒。他猶然面露慈祥之色，再去問那楊金英道：

『那麼妳說，是否端妃娘娘唆使妳潛入寢殿，用一條錦帶，企圖縊殺朕躬？』

『不不不不！』楊金英良心發現，高聲否認。又在磕頭流淚的供認：『賤婢深恐皇上要把賤婢攆出宮去。一陣着急，一時糊塗，犯下了萬刼不復死罪。這其間，跟端妃娘娘確實毫無關係！』

皇上急於發落楊金英行刺一案，他不想再追問下去了。從龍座之上驀然起立，單刀直入的問：

『楊金英，妳可知罪？』

『賤婢知罪！』楊金英連連磕着響頭，悔恨交加，泣不成聲的說：『賤婢自份罪該萬死！請皇上立卽降旨將賤婢處死吧！』

『身爲宮娥，謀刺朕躬，』皇上施出快刀斬亂疵的手段，當場親自宣判：『這大逆不道，神人共憤之罪。依律應凌遲處死，誅三族！楊金英，朕念在妳年幼無知，又是一時糊塗。尤其妳天良未泯，總算爲端妃娘娘洗雪了天大的寃屈。有這三層緣故，朕特地將妳從輕發落，祇治妳一人之罪，而且還賜妳一個全屍！』

楊金英由衷感激，聲淚俱下。她朝上連連碰着響頭，哭道：

『賤婢謝恩！……賤婢該死，賤婢敢請皇上保重龍體……』

兩名太監齊齊上前，一左一右，架起了楊金英；——把她脚不點地的架到一間秘室。用一幅白綾，兩頭一絞，結束了她短暫的一生。

偏殿上，皇上悲憤交集，五內如焚。他仰臉朝天，潸潸流淚。用不盡蒼凉凄越的語調，喊着端妃娘娘的名字，痛心疾首的說：

『如秀！愛妃！朕萬萬不曾想到，朕在天子之位，以萬乘之尊，居然也會使妳蒙受這千古奇寃。從今而後，朕唯有抱恨終身了！』

向九泉之下的端妃祝告已畢，皇上回過臉來。怒容滿面，握拳透爪。他在盛怒之中，驀地一聲厲喝：

『龐松！』

龐松猛吃一驚，簌簌發抖的上前躬身應答：

『臣在！』

『皇后心同蛇蠍，手段狠毒。居然誣陷端妃，將她凌遲處死。端妃是朕一生最所鍾愛之人。此仇不報，朕心不甘……』

皇上斬釘截鐵的說到這裏，那一頭，方氏皇后早已嚇得魂不附體。她趕緊屈膝跪倒在地，蓬蓬蓬的直磕響頭，哀聲嚎叫：

『皇上啊皇上！臣妾委實是一心在爲天下社稷，皇上安危着想，何嘗有一絲半點私心啊……』

可是，皇上對於她的哀哀上告，根本就置之不理。他急於爲端妃報仇雪恨，猶然恨聲不絕的在降旨：

『龐松，朕命你立刻爲朕草詔，廢皇后。並且以皇后逆天行事，屈死端妃，險乎激發宮中巨變的罪名，立將皇后五馬分屍，車裂而死！』

『五馬分屍，車裂而死』八個字還在餘音嫋嫋，方氏皇后先已嚶然一聲，往後就倒。她就此昏倒在地，悄無聲息。偌大偏殿，祇剩下皇上和龐松一君一臣，一立一跪。那龐松着急得儘在地上碰響頭，——聲嘶力竭的在爲皇后苦苦哀求：

『皇上！皇上明鑒！皇后母儀天下，總領三宮六院。她和皇上結褵將近三十年。端妃一案，皇后縱或操之過激。可是皇后方纔已經奏明，當時皇上遇險，情勢危殆。皇后一時急怒攻心，不

得不做斷然的舉措。——皇上遇刺一事早已傳遍宮中，但爲天下社稷安危着想，也萬萬不可再張揚出去！廢皇后，是足以令天下震動的大事。何況五馬分屍，車裂皇后，那更是古往今來從所未有之舉！皇上果眞要冒天下之大不韙，請問皇上又將令當代史官日後如何落筆……』

龐松聲與淚俱，反覆苦求。皇上一腔熾烈的洩恨之念，終告漸次消滅。他望一眼仍然暈絕在地的方氏皇后，恨得牙齒格格作響的道：

『死罪可赦，活罪難免！從此刻起，朕姑准方氏幽居坤寧宮，至死不得出宮門一步！自今而後，朕決不與這惡毒婦人再見一面！』

幾句重話交代過了，皇上頭也不回，大踏步的走出偏殿。臨到殿外，他陡然覺得胸腔裏熱血上湧，喉嚨口洋溢血腥。刹時間又是一陣頭暈目眩，天旋地轉。——皇上胖碩的身軀重重的栽向地面。左右的近侍太監齊聲驚喊，忙不迭趕過去將皇上扶起。仍然把他扶回端妃生前所住的毓秀宮裏。

逃出京師，逃過日本忍者毒手，逃到西山——龍鱗山的靖國公主渾然不知。最鍾愛她的父皇也跟她自己一樣。父女二人幾乎是同時昏倒，同樣昏迷了十多天。而且，臨到靖國公主被修持老道玄虛子一拍醒來，她的父皇猶仍在大病之中。

端妃慘死，皇上憂傷過甚，不支病倒。這纔給方氏皇后和龐松喘一口氣的機會。當天，龐松先把方氏皇后送回坤寧宮。兩人又是一陣密議，方始決定派出日本忍者，追殺靖國公主，來上一次斬盡殺絕，芟草除根。——至於靖國公主居然大難不死，絕處逢生。被她的姨母、表姐所救，那就不是方后和奸相所可預料的事了。

三

龍鱗山、玄虛洞，別有洞天的那一處洞穴。俞大娘、俞杏姑、靖國公主，母女姨甥三人。相

互傾訴，相擁哭泣了整整一夜。遠處鷄鳴，天色大亮，兪大娘方纔去推在她懷中倦極熟眠的杏姑。杏姑猛可醒來，還沒睜開一對俏麗的鳳眼，先就是一聲驚問：

『娘，公主殿下呢？』

靖國公主坐在一旁，眼瞼濕潤，兩頰的淚痕未乾。她凄然的一笑，伸出雙手。一把摟起伏在兪大娘腿上的杏姑，藹然的說：

『表姐，妳可千萬不要忘記。大明的靖國公主，她是妳嫡親的表妹！』

『表妹！』

『表姐！』

表姐妹二人又在歡聲的互喊。兩人手兒相携的從石榻上起立，並肩站在一起。兪大娘愛暱的望望杏姑，又望望靖國公主；——她唯一的外甥女梅兒，她在搖頭感嘆的說道：

『人說一表三千里，我偏要說表親最親近。瞧妳們表姐妹倆，我敢說任誰見了妳們，都會說妳們倆準是一對嫡親姐妹！』

仔細端詳對方，再回想自己的鏡中模樣。哈哈！可不是像極了嗎？比嫡親姐妹更像。簡直就是一母同胞的雙胞胎！梅兒和杏姑都高興了起來，兩表姐妹又是相摟相抱，又是比這比那。兪大娘連連的在點着頭，她跟靖國公主說道：

『嗯！妳們兩表姐妹眞像一對雙胞胎。當初，我們兩母女都以爲妳是一位皇子殿下。把妳當做個男孩兒家了。一經錯覺，就沒覺察出來妳們竟是這樣相像！』

『那——，』杏姑與高采烈，嬲着她母親一陣搓揉，撒嬌似的在央求：『娘呀，這以後，我跟表妹乾脆就以姐妹相稱好了。』

兪大娘聽後，却是臉色一正。她在鄭重告誡她的愛女杏姑：

『妳要切切記住，時刻不可忘却。從這會兒起妳要跟妳表妹兩個姐妹相稱。要不然的話，從這龍鱗山到嵩山少林寺的路上。萬一妳一不小心，脫口叫出一聲：「公主殿下」！那可馬上就要

有大禍臨頭了！』

『娘，您儘管放一千一百個心，』杏姑嬌憨的笑着說：『人家一十七年來上無兄姐，下沒弟妹。如今好不容易得了個雙胞胎一樣的妹妹了。我自會一天喊她一百遍，一千遍妹妹、妹妹、妹妹……』

杏姑和梅兒格格的笑了一陣。梅兒一眼瞥見門外射進來的遍地燦爛陽光，陡的湧起了一件心事。她上前拉着兪大娘的胳臂問：

『姨媽！我們什麼時候動身上少林寺去？』

兪大娘笑吟吟的答道：

『那得等妳喊我也喊習慣了。否則，妳們倆姐妹相稱，偏又一個喊我娘，一個喊我姨媽。這在路上，豈不要露出老大的破綻？』

『對！』靖國公主好不聰明伶俐，她果然一點便醒，頓時就說：『姨媽，這下我可要改口喊您娘了！』

『梅兒！』

『娘！』

『千層刼數，萬道難關！』兪大娘忽又雙手合什，一臉虔敬的在跪地祝禱：『我們這就去少林寺，但願上蒼保佑我們平安到達！』

（未完待續）



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（四）

章君穀 文

盧亮光 圖

前文提要

明朝中葉，國家承平多年。四境刀兵不起，連年風調雨順。全國處處，呈現一片興盛繁榮氣象。人人腦滿腸肥，家家倉廩充足。因而引起了東鄰倭寇覬覦。歷任幕府將軍，派出了大批東洋武士。糾集浪人，勾結海盜。不斷騷擾我東北、東南沿海一帶。攻城掠地，打家刼舍。官兵防不勝防，百姓叫苦連天。日本幕府將軍更進一步，與奸相龐松、龐世蕃父子勾串。不時出動大隊人馬，盤據州縣，大肆搜刼。妄圖裡應外合，顛覆明廷。由龐松父子取而代之。明廷當時內有奸相，外有倭寇，情勢至爲危殆。

端貴妃王如秀，與乃姐王如英，同爲當年武林第一高手明心師太之得意門徒。文才武功，舉世無雙。端妃自入宮後，卽由明帝寵諸專房。前後歷二十年而寵愛不衰，由而深獲方氏皇后之嫉。乃與龐相聯手，利用明帝遇刺，一時未及甦醒，釀成寃獄。喝令武士將端妃凌遲處死。龐松爲斬草除根計，更派遣陰蓄相府之日本忍者，追殺端妃獨女靖國公主梅兒。公主侍衛三十六人全部被殺。僅公主一人，僥倖重傷不死。爲匿居深山之少女杏姑所救。杏姑偕乃母俞大娘爲公主療傷，復舁至龍鱗山上。懇求修持老道玄虛子，使公主元神歸竅。公主披露身世。俞大娘乃坦告己實公主之姨母王如英。因所夫俞唯忠遭奸臣陷害，棄市法場。俞大娘乃挈獨女杏姑，逃入西山，隱居十年，方免奸臣毒手。至此姨甥、表姐妹相認，抱頭痛哭，公主說出生母端妃臨終遺命。俞大娘決心携同杏姑偕公主二人，同赴河南嵩山少林寺，拜了智法師爲師，學成武藝，報仇雪恨！

二三

俞大娘讓梅兒和杏姑坐在石榻上携手敍話，自己揣着玄虛子老道送給她的那錠銀子。走到玄虛洞外的那座平臺，找到了道童明月。雙手抱拳一拱，情詞懇切的說道：

『仙童！有一樁小事，實在因爲我衣服襤褸，拋頭露面諸多不便。不知可否勞煩仙童一下？』

明月正坐在一塊大石頭上編草鞋呢。他放下手裏的活計，抬起頭來。沖着俞大娘和藹的一笑，反問她道：

『大娘是準備動身了？』

『是啊。』俞大娘點點頭答道：『叨擾仙師和仙童好些天了，大恩大德，圖報無門。我們打算早早動身南下，就祇是……』

明月好不聰明乖巧，他接口便說：

『還得先買三身合適的衣裳？』

『對對對！』俞大娘忙不迭的就要把手上的銀子遞給明月：『我想請仙童下一次山，到附近的市集。給我買一套小褂褲，還要兩套青年男子穿的短打……』

明月却一伸手，將俞大娘手上的銀子推了回去，他笑吟吟的道：

『請等一等。』

說罷，便站了起來。一個轉身，快步走向玄虛洞去。留下個滿臉困惑，莫測高深的俞大娘，在原處呆呆的站着。——也不知道明月答應她下一趟山，當回採辦呢？還是嫌憎自己要求過份，出語唐突，根本就不理會她了。然而，一彈指間，明月又從玄虛洞裏踅了回來。他仍還是臉上帶笑，雙手捧個布包。直到俞大娘的跟前，將手中的布包往她懷裏一塞，笑容可掬的說：

『大娘，妳要的都在這包袱裏了。』

兪大娘莫名其妙，恰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。她疑惑不定的問：

『仙童，你莫非有未卜先知之能？怎曉得我會要這些個衣裳？』

明月深沉的一笑，啓齒回答她道：

『兩天以前，我下山化緣。家師給了我一錠碎銀子，叫我去買這一套女裝，兩身年輕男子的短打。家師還說：兩位千金小姐美若天仙，從這兒到少林寺路途遙遠，爲了路上方便，還是女扮男裝的好。』

兪大娘轉念一想，自從玄虛子救醒梅兒以後，他根本就沒跟梅兒打過照面，他又怎知梅兒原是女兒身呢？又怎曉得她們一行三人打算投奔少林寺？——看起來，玄虛子縱然不是活神仙，他也是一位道行高深，大智大慧的能人。當時，滿心感激，一臉虔敬。兪大娘喃聲的唸了幾遍佛，方說：

『仙童，務必請你上覆令師。大恩不言謝，他對我們母女三人的關懷備至，請多照顧。我母女三人沒齒難忘。』

『有機會，我一定替妳把話轉到。』明月說時，從道袍袖子裏掏出一朵拳頭大的紙花，他斂容正色的又道：『兪大娘，我有一樣小東西要送給妳，就不知道妳忌不忌諱？』

兪大娘一聽『忌諱』二字，不由得面現苦笑，一聲長歎的答道：

『落難之身，亡命之人！仙童，我那兒還會有什麼忌諱啊！』

『那麼，我請大娘把這朵假花戴上，』明月鄭重其事的把紙花遞給兪大娘，一本正經的說：

『而且，我還得請你一路戴到少林寺，路上千萬不可拿掉！』

兪大娘大惑不解，她雙手捧花，眉頭一皺的問：

『仙童，這又是爲什麼呢？』

明月不答，他祇是舉掌頷首爲禮，接連的宣了兩聲佛號：

『無量壽佛！元始大天尊！』

兪大娘明知問不出所以然來了。她拿起手中的紙花一看——層層花瓣，花團錦簇。每一片潔白的花瓣上都畫一道黑色的條紋。兪大娘心想，這下正好，胞妹端妃娘娘慘死，就用這朵白花替她服喪戴孝吧。於是她把紙花往自己的鬢脚一插，低聲的說了句：

『眞謝謝你了！仙童！』

明月却說：

『恕不遠送！』

兪大娘手捧布包，回到別有洞天石窟。那杏姑和梅兒談得好不起勁，直在嘰嘰格格的笑呢。兪大娘便把包袱打開，取出一女二男三套衣服，催着杏姑、梅兒跟自己一道換上。三套衣服都是簇新的。杏姑、梅兒穿上的是一色黑布短襖，黑布單褲，一副農家子弟模樣。畢竟是二十歲不到兩個大孩子，童心未泯，稚氣未脫。看了相互的打扮，便覺得好不新鮮、滑稽。兩人指指點點，歡聲大笑。兪大娘少不得又要連聲催促她們上路。

一行三人步出『別有洞天』，萬里無雲，山風撲面。兪大娘、杏姑和梅兒，不約而同的向玄虛洞那邊投以戀戀不捨與無限感激的一瞥，算是跟玄虛子和明月道童道過別了。拾級下山之前，兪大娘還沒忘了再次叮嚀：

『梅兒！』

『唔？』

『打這會兒起，妳萬萬不可忘記，我跟妳得母女相稱。妳不能再喊我姨媽了！』

『是！』梅兒肅然答應。又勾起了傷心往事，她淒然的對兪大娘說：『孩兒的生母，蒙寃負屈慘死。如今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就祇有妳這麼一位親人了。我——我會打心眼裏喊妳娘的！』

『好孩子！』兪大娘鼻腔裏酸酸辣辣的，伸手拍拍梅兒的肩背，語重心長的說道：『總有一天，妳會曉得，我會比自己的親生女兒更疼妳，更愛妳的！』

祇可惜，梅兒和杏姑，當時就不會聽出，她這句話裏深切的涵意。

二四

兪大娘、杏姑、梅兒一路施展輕功，祇聽到兩旁風聲呼呼過耳，眼見路畔樹木成排的倒向身後。一轉眼間，便奔下了龍鱗山，踏上由京師直赴河南的官塘大道。兪大娘一眼瞥及遠處已有行人，她頓時便一聲大喝：

『住！』

杏姑、梅兒齊同停止脚步，呆呆的望着兪大娘。

兪大娘抿脣一笑，低聲說道：

『咱們要是在官塘大道上也那麼施展輕功，一路跑得飛快。回頭給路上的行人瞧見，一眼就可以看出咱們娘兒三個都會武功！』

杏姑和梅兒互望一眼。這纔明白兪大娘是處處謹愼，時刻小心。就怕一旦洩漏了行藏，會給她們母女三人帶來殺身之禍。

像一名家道富裕的農婦，帶兩個兒子穿着新衣去趕集。三人行順着官塘大道直往南走。——兪大娘、杏姑和梅兒按照平常人走路的速度，從卯初走到近午，總共纔走了四十來里。她們來到了一處熱鬧的市鎭，放眼望去，街上都是挨挨蹭蹭的人潮。

很湊巧，她們恰好碰上這個市鎭在趕集。四鄉八村的男女老幼，全都擠到市鎭上來了。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，途爲之塞。街道兩畔，店鋪門前，擺滿了販賣日用各物的小攤。

還有好些肩挑背負的小販，雜在人叢之中不斷的吆喝買賣，吆喝的聲浪響徹雲霄——

『糖葫蘆！糖葫蘆啊！……』

『揑麵人！揑麵人！……』

『豆汁！豆汁！』

『辣湯！辣湯！熱騰騰的辣湯啊！』

杏姑十年匿居深山，罕見人踪。梅兒更是自幼置身禁宮，從未出過一步宮門。兩個大女孩子幾曾見過這樣的鄉鎭風光，熱鬧景象。因此兩人都是睜圓一雙大眼，佈滿一臉的欣喜好奇神色。隨着人潮洶湧，不時的踮起脚來東張張，西望望。嘴裏還在不住的問兪大娘：

『娘！這是什麼？那是什麼？』

兪大娘滿臉堆笑，心想讓這兩個女孩子見見世面也好。便爽性帶她們逛起街來。一面還在耐心的爲她們解說：那糖葫蘆是鄉下孩子買來當零嘴吃的；揑麵人祇不過是玩具，祇能拿在手上玩，可不能放進嘴裏吃。還有，豆汁放糖，辣湯擱鹽跟胡椒……

逛着逛着，說着說着，忽然有一個身材瘦小，肩背佝僂的中年男子，也不知道從那兒鑽了出來。瞎摸亂撞的，居然會跟兪大娘撞了個滿懷。兪大娘平白無故吃了一驚，忍不住的便發了話：

『嗯！你這人……』

『對不住，對不住！』那中年男子慌忙滿臉陪笑，打躬作揖，一疊連聲的跟兪大娘道歉：『大娘，都怪我一不小心，撞到了妳！』

說完，又是一鑽，一溜煙的不知去向了。

糖葫蘆裏冰糖，油光閃亮。透出那一粒粒的山楂果，血血紅的宛如五月榴火。看得杏姑和梅兒饞涎欲滴，一個勁兒的直在嚥口水。梅兒湊近兪大娘的耳邊，壓低了聲音在問：

『娘！那糖葫蘆是小孩子吃的嗎？』

『嗯！』

『大人就不可以吃呀？』

『啊？』

兪大娘吃她問住了。轉念一想，方纔明白過來。原來這位大明公主，巾幗英雄她也在想嚐嚐

那山楂果的異味。兪大娘噗哧一笑，說聲：

『妳們倆跟我來！』

把杏姑和梅兒兩個，帶到一家勝雲茶樓。兪大娘直走到大櫃臺旁，跟那個滿面春風的掌櫃的說了聲：

『勞駕！』

掌櫃立刻回過臉來，和顏悅色的問：

『大娘，妳是要……』

『能不能跟你換點碎銀子？』

『能，能，能！』掌櫃的一口答應，又問聲：『大娘，妳那銀子是……？』

『十兩的錠子。』

兪大娘一面答話，一面伸手去掏那錠銀子。掏呀掏的，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喊：

『哎呀！』

杏姑和梅兒，趕忙上前去問：

『娘，妳怎麼了？』

『那——那錠銀子！』兪大娘失聲尖叫了起來：『剛纔還沉甸甸揣在這兒的呢？怎麼一眨巴眼功夫，銀子就不見了呀！』

杏姑、梅兒聽了，也是齊齊一怔。相互閃望了一瞥，同聲說道：

『啊！銀子不見了?!』

兪大娘急得額上冒汗，兩手不停的在自己身上東摸西找。——她再也找不到玄虛子所送的那筆盤纏。這時候，週近的人，眼見她們母子三個在那兒驚惶失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紛紛的圍攏來，七嘴八舌的探問：

『該不會是忘記在家裏？』

『會不會在路上丟了？』

也有好心的人說：

『不至於吧。十兩銀子有那麼重，那兒會掉在地上，沒一點聲響？』

祇有那位掌櫃的，傴身向前問兪大娘道：

『大娘，妳莫非碰到剪綹的了？』

『剪綹的？』杏姑天眞無邪，脫口就問：『什麼叫做剪綹的呀？』

掌櫃的笑了笑向她解釋：

『小哥，剪綹的就是三隻手，又叫扒兒手。故意在人堆裏東碰西撞，借勢偷人錢財的！』

兪大娘驀地想起來了，登時就說：

『對了！剛纔在那邊街口，我是給一個中年男子，撞了那麼一下！』

掌櫃的一陣得意，雙手一拍，高聲說道：

『我說吧！果然是遇上了剪綹的了！』

衆人正在嘁嘁喳喳，議論紛紜。茶樓門外，忽的有人大聲在叫：

『秦三爺來了！秦三爺來了！』

二五

兪大娘母女三人，轉過身去一看。但見一位身材魁梧、鼻直口方的中年漢子。一面連連點頭，在跟熟人打招呼，一面大踏步的走進勝雲茶樓。他筆直走到兪大娘的跟前，目不轉瞬的盯住兪大娘頭上那朵紙花在看。又冲着兪大娘笑笑，問聲：

『這位大娘，妳頭上這朵紙花，是在集上買的呢？還是自個兒做的？』

兪大娘不敢怠慢，應聲作答：

『其實，是一位朋友送的。』

於是，在那位秦三爺的臉上，頓時便出現了肅然起敬的神色。他向俞大娘抱拳一揖，再問：

『可否請問，妳這位朋友，這會兒人在那裏？』

『他——，』俞大娘頓一頓，方始審愼的回答：『他萍蹤不定，或者雲遊，或者訪友。反正，這會兒他是在大老遠的地方。』

『哦——，原來如此。』秦三爺曳長了尾音，曼聲一應，再問：『這兒好像出了什麼事？』

圍着俞大娘母女的一大堆人，紛紛上前，爭先恐後。在向秦三爺說明俞大娘遇見扒手丟了十兩銀子的經過。秦三爺又跟俞大娘問明白了那名扒手的外貌和長相。然後，他藹然的說：

『大娘，我看在妳那位朋友的份上，有心插手管這一檔子閑事。所以要先問聲大娘妳，妳是要逮到那個偷錢的人呢？還是高抬貴手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祇要把銀子拿回來就算了！』

俞大娘慨然的答道：

『我們母子三人出門在外，並不想招惹是非。祇要秦三爺你露個金面，把那十兩銀子的盤纏給要回來。誰偷誰拿，咱們不想追究！』

『那好！』秦三爺咧嘴一笑，又跟俞大娘一伸大拇指，表示佩服她的寬宏大量。然後，他掉轉臉去關照那位掌櫃的：『這位大娘跟她兩位少君，都是我秦三的貴客。你得替我好好招待！』

掌櫃的連聲諾諾，忙把俞大娘母女三人。請到上首一席坐下。吩咐堂倌沏上好茶，再叫人到隔壁飯莊去叫飯菜。又向俞大娘母女陪個不是，謙遜的說：

『今兒趕集，小號生意實在太忙。飯菜來了，請三位自便，恕我不能奉陪！』

俞大娘便向掌櫃的道謝，讓掌櫃的自去忙他的生意。眼看秦三爺的高大背影，沒入街心的人叢之中。俞大娘不安的道：

『妳們瞧瞧，秦三爺要爲我們出這大的力，我剛纔都沒來得及跟他道聲謝呢？』

杏姑滿腹疑團，她一拉俞大娘的衣袖，悄聲的問：

『娘！這位秦三爺，他是不是沖着妳頭上這朵假花，纔來幫咱們忙的呀！』

『那當然了。』俞大娘笑了笑說：『今兒早上，明月送這朵紙花給我，要我一路戴到少林寺去。當時我還沒有想到，這朵紙花能讓我們一路保平安呢。』

『娘！』梅兒若有所悟的說：『看上去，那位明月道童，他還眞有點兒來歷！』

『豈祇有點兒來歷？』杏姑洋洋得意的插嘴說道：『依我看呀，她還大大的有來歷呢。』

『唔。』俞大娘欣然首肯的說：『明月道童來歷不小。如此看來，那位仙風道骨的玄虛子，他的來歷還不知道大到什麼程度呢。』

母女三人正議論間，隔壁飯莊的店小二送飯菜來了。雖說俞大娘她們祇有母女三個，可是掌櫃的居然給她們叫來四碟四碗八大菜，外帶熱氣騰騰的一個大砂鍋。杏姑一見飯菜這麼豐盛，不禁發起愁來，壓低了聲音說道：

『娘！妳身上的銀子丟了。待會兒吃完了飯，我們拿什麼錢付賬呀！』

『傻孩子！』俞大娘愛憐的一戳杏姑額角，說道：『秦三爺既然當衆發了話，他說能把咱們丟的銀子要回來。這江湖上有道是：「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」，我敢說他準能原壁歸趙！』

時已亭午，俞大娘、杏姑、梅兒趕了大半天的路，早就人困馬乏，饑腸轆轆。眼見桌上擺滿鷄鴨魚肉，上等菜餚。少不得要大快朵頤，塡飽肚皮。母女三個大吃大喝，活像是狼吞虎嚥，風捲殘屑。轉眼間就把桌上的豐盛飯菜吃了個九大皆空，隻隻碗底朝天。尤其是杏姑吃得盡興，她直在格格的笑，拍拍自已的肚皮說道：

『喝！這下我可眞是飽得不能再飽了！』

坐在她對面的梅兒，也忘其所以的發出了心中的感慨：

『自從出宮以來，就數這一頓飯吃得最痛快了！』

『噓——，』俞大娘一聽，大爲着急。她先發出一聲噓聲。再四下一望，確定沒有外人聽見梅兒方纔在說什麼。這纔皺起眉頭，板着面孔告誡梅兒道：『瞧妳！一不小心又露出了出宮二字

。也不怕給別人聽了去，殺身之禍，轉眼就到！』

梅兒嚇得一伸舌頭，嬌憨的說：

『娘！這回是孩兒錯了。以後孩兒自會緊記娘的教訓，時刻小心！』

俞大娘點點頭說：

『唔？這就是了！』

一語未完，早見身材高大的秦三爺，已經踏進店堂，大步的在向自己一桌走來。俞大娘、杏姑、梅兒連忙起立相迎。那秦三一到她們娘兒三個跟前，先就把一錠銀子，往桌上一擱，再聲若洪鐘的問俞大娘道：

『大娘，妳看仔細了。剛纔妳丟了的，可就是這錠十兩頭的銀子嗎？』

俞大娘拿起桌上的那錠銀子，仔細一看。頓時就歡聲的嚷嚷：

『不錯，不錯，我剛纔被扒走的，正是這錠銀子！』

並肩站在一旁的杏姑和梅兒，將這一幕，看在眼裏。兩表姐妹全都驚喜交集，大出意外。畢竟這一位公主、一位千金小姐都是從未出門，沒曾見過世面。那梅兒她脫口就問：

『秦三爺，你逮到那個扒兒手啦？』

『小哥！』秦三歎然一笑，略微帶點僵窘的說道：『剛纔我就問過令堂大人。是她親口說，祇要得回銀子就好。誰偷誰拿，她不想追究！』

『是的是的，這話是我親口說的。』俞大娘唯恐秦三受窘，趕緊發話解圍。又臉色一正，訓那梅兒道：『大人說話，小孩子別插嘴！』

梅兒臉上一紅，低下頭去，應了聲：

『是！』

不曾想到，俞大娘纔訓過梅兒。那一頭，杏姑又冒出來一問：

『秦三爺，外頭街上的人，成千上萬。你是怎麼一下子就認出那個扒兒手，又怎麼讓他乖乖的把銀子還給咱們的呢？』

這一問，更敎秦三難以置答了，他伸手搔搔頭，雙眉緊皺，好半晌纔逼出來一個字：

『這……』

俞大娘一看，大爲不安。又忙不迭的爲他轉圜，掉轉臉來跟杏姑說：

『秦三爺是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，三敎九流的人，他全認識。他自有一雙法眼，能够一眼認出那個扒手。再說，祇要他開了金口，扒手敢說個不字，秦三爺不會把他送進衙門裏去打板子呀！』

杏姑聽了，艷羨的再看秦三一眼，曼聲的道：

『哦——，原來如此！』

堵住了杏姑、梅兒追根刨底的連連發問。俞大娘這纔騰出功夫，一叠連聲的跟秦三道謝。秦三咧嘴一笑，高聲說道：

『這是小事一椿，算不了什麼？就是往後大娘和妳那位朋友見面的時候，也大可不必提起我秦三替妳辦了這麼一椿小事！』

話說完，秦三雙手一拱，轉身飄然而去。俞大娘還想送他兩步，却是他脚步好快，一霎眼間就走得不知去向了。俞大娘掃一眼桌上的空碗空盤，順口便是一聲高喊：

『掌櫃的！』

掌櫃的應聲而至，必恭必敬的垂着手。問那俞大娘道：

『大娘，妳還有什麼吩咐？』

『勞你駕，給算算咱們該給多少飯菜錢？』

掌櫃的雙手抱拳一拱，挺客氣的回答俞大娘道：

『秦三爺吩咐過了，大娘是他的貴客。這一點點飯費，小的自會掛在他的賬上！』

『那不行！』俞大娘斷然拒絕，她十分堅決的說：『咱們母子三人跟秦三爺萍水相逢，承蒙

他露面出力，幫咱們找同來十兩盤纏銀子，咱們正不知道如何謝他是好。怎可以再叨擾他一頓中飯呢？』

『可是，』掌櫃的面有難色的說：『秦三爺已經吩咐過小的，小的又怎敢收大娘妳的飯錢?!』

兪大娘略一沉吟，心想掌櫃所說的也是實情。秦三一言九鼎，他說他要請客，掌櫃的就絕對不會收自己的銀子。因此，她衹好見風使舵，順水推舟的說：

『既然如此，掌櫃的，我也不能太讓你左右爲難了。祇不過，我得請你轉告秦三爺。我兪家母子三人受惠不淺，但願青山常在，綠水不改，讓我們也有個報答秦三爺的機會。』

『是是是，』掌櫃的如逢大赦，一邊揩汗，一邊懇摯的說：『大娘的這幾句話，小的一定一字不改，據實禀告秦三爺就是了。』

二六

向掌櫃的告過辭，再跟他換了九兩五錢碎銀子，外帶五百個制錢。兪大娘領着杏姑、梅兒兩表姐妹，走出勝雲茶樓，又來到人煙稠密、熙來攘往的大街上。依兪大娘的意思，原該趕路要緊。可是杏姑、梅兒畢竟年紀還小，難免頑心忒重。兩表姐妹一左一右，扭股糖般纏着兪大娘，非得要在這熱鬧市集裏逛逛不可。兪大娘吃她們纏得無可奈何，祇好勉强依允。就在摩肩接踵、揮汗如雨的市集上閑逛起來。——杏姑、梅兒雖說都作男孩兒家打扮，身穿素色的農家子弟布衣布褲，脚上還穿着道童明月親手爲他倆編織的草鞋。然而女扮男裝的兩表姐妹却是一般兒的唇紅齒白，眉清目秀。何況他倆的模樣兒又長得一式一樣。看在路人的眼裏，活脫是一對珠聯璧合的雙胞胎兄弟。因此這兩個人一在大街上出現，頓時就引起了一陣轟動。有人指指點點，有人嘖嘖稱羨。都在私下議論，是那兒來的這麼一對俊俏兒郎?膽子大些的農婦村姑、少婦長女，甚至於停下脚步死盯住他們倆看，紛紛的在品頭論足，失聲讚呼——

『哇！好帥的一對雙胞胎！』

『妳瞧！妳瞧！這一對雙生兄弟，他們的皮膚比咱們女人家還白！』

『看他們哥倆那兩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竟像是會說話一樣的吔！』

『眞是！活了大半輩子，從來就沒見過這麼標致、俊俏的少年郎！』

妳一言，她一語，失聲驚呼，脫口誇讚……一波又一波的傳到杏姑、梅兒的耳裏；看人的反倒讓別人給看去了！直臊得兩表姐妹心跳突突，臉上佈滿了紅潮。這時候，兪大娘也發現了杏姑和梅兒已經成了衆人矚目的焦點。她唯恐被人識破行藏，正在苦思如何脫身，——又有更多的人潮在向她們這邊擠過來了。猛然間，兪大娘聽到一陣鑼鼓聲響。

兪大娘靈機一動。乾脆，一手一個，拉起了杏姑和梅兒，母女三人一同擠進一道人牆裏去。

『娘，妳拉咱們上那兒去呀？』

梅兒還在莫名其妙的問：

『孩子，』兪大娘柔聲的回答：『我叫你倆也來開開眼界！』

兪大娘母女三人一擠進熙熙攘攘、密密麻麻的人牆。人牆裏的男女老幼，圍觀百姓，眼見他們母子三人人物標致、氣宇軒昂。全都不由自主的紛紛讓路，因此兪大娘、杏姑和梅兒，也就很容易的擠到了人牆的最前一排。三人定睛一看，人牆圍成了一個大圓圈。大圓圈裏，有兩條赤膊漢子，傍着一副刀槍架。架上刀矛斧鉞，一應俱全。兩條大漢正在賣勁的把一面鑼、一面鼓，直敲得震天價響。

圓圈中央，又有一男一女。男的高大健壯，女的身材苗條，正在一手一手的打着羅漢拳。——兪大娘、杏姑、梅兒站在人牆前列，看够多時。兪大娘有心要盤盤梅兒的武功根柢。她低聲的一喊：

『梅兒！』

『娘——？』

『妳看，這一男一女打的這一套羅漢拳怎麼樣？』

『不怎麼樣。』梅兒輕蔑的下了斷語：『破綻太多，顯見得功夫太不紮實了。』

『不，』俞大娘輕緩的搖着頭，又指點她道：『妳再細看，就可以曉得他們的拳法中規中矩，衹有漏招，沒有虛矯。依我看，他們分明經過高人傳授，衹不過學藝不久，功夫還沒到家罷了。』

俞大娘和梅兒議論到這裏，杏姑突的伸手一指，拔尖聲音叫道：

『娘！妳看！』

俞大娘和梅兒順着杏姑的手指，一眼望去。但見一位老翁，正在刀槍架後，欹在一面粉牆的牆角落裏盤膝趺坐，任憑那鑼聲鼓聲震耳欲聾，他仍然置若罔聞的在打瞌睡。

——那老翁的長相好不滑稽有趣。他長滿一頭燦然生光的銀髮，鬢脚、唇上、下頦，竟然光禿禿的連一根鬍鬚也沒有。老翁渾圓的臉龐，白裏透紅，滿面紅光，活脫像個孩子模樣。杏姑在這頭一聲尖喊，居然就驚醒了這位老翁。衆人衹見他腰幹一挺，就這麼旱地拔葱般的就地站了起來。直看得俞大娘滿心佩服，情不自禁的高聲喝采：

『好身手！』

這位老翁原來是個矮子，站在地上不過四尺四五。他得從刀槍架的縫隙裏，探頭往外張望。順着聲音來自的方向，他一眼望見了俞大娘。——俞大娘、杏姑、梅兒，全都瞧見那位老翁先是怔了一怔，緊接着便是眼睛一亮，一臉喜色，甚至於老天眞得手舞足蹈起來。俞大娘、杏姑、梅兒正在面面相覷，莫名所以。又瞧見那位老翁伸手一招，招來一位三十來歲的中年壯漢，嘴巴附在壯漢的耳邊，也不知道跟他說了些什麼。倒是那壯漢看上去顯然是大吃一驚，臉上流露出不能置信、依依不捨的神情。然而，老翁却掉頭不顧，決不留戀。他飛快的走到俞大娘的跟前，跟不勝錯愕的俞大娘，低聲的說了一句：

『俞夫人！請借一步說話！』

乍聽到那個『俞』字，俞大娘身不由已，震了一震。她偏頭想了一想，頓時就說：

『孩子們，咱們走！』

老翁領頭帶路，俞大娘、杏姑、梅兒匆匆穿出人牆，越過大街。一路悶聲不響，不言不語的走了三里多路，來到一座大山脚下，白楊林裏。老翁四望無人，這纔請俞大娘席地而坐。自己倒身就拜，與此同時，兩眼掉淚，聲音抖顫的說：

『一別二十二年，夫人連老鄧彪都不認得了?!』

『老鄧彪？』俞大娘失聲驚呼，一把攥緊了鄧彪的雙手說：『你，你就是老鄧彪？』

『是啊，夫人！』老鄧彪答話時，聲淚俱下：『老鄧彪跟夫人一別二十二年。十年以前，聽說大人蒙難，夫人帶着小姐逃出了紫禁城。老鄧彪就當天立誓，那怕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把夫人、小姐找到。老天保佑，十年以後的今天，果然達成了老鄧彪的心願！』

前塵往事，齊集心頭，俞夫人不禁感慨萬千，欷歔不已的說道：

『老鄧彪啊！想當年，大人帶着我宦遊各方，東征西討。這一輩子從拜師習武，到大人當上了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。也不知道結交了多少江湖豪傑、同僚友好。可是，自從大人遭奸臣陷害，我領着這杏姑逃匿西山。前後十年，今天還是頭一次見到舊日知己。更難得的是——你能大發宏願，花費十年的工夫找到我母女二人。這份交情，稱得上是古今罕見、舉世無雙的了！』

老鄧彪必恭必敬的垂手肅立，凝神傾聽俞大娘把話說完。深心感動，盪氣迴腸，不由自主的已是老淚縱橫，哽咽不能成聲。他直在抽抽搭搭，遜謝不置的說：

『二……二十二年以前，多蒙大人和夫人救了老鄧彪一條性命，讓老鄧彪洗心革面，再世爲人。大人和夫人的恩德，是老鄧彪一輩子報答不了的，夫人妳這會兒說什麼舊日知己、這份交情。那……那豈不是要折死我老鄧彪了嗎？』

『老鄧彪，』俞大娘揩揩眼淚，面現苦笑的說：『二十二年以前，大人和我一眼看出你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。頭腦靈活，武功更了得！這纔基於一片愛才之心，幫你走上了正路。不會想到

，如今你竟破費了十年工夫，不惜走遍天涯海角，居然給你找到了我和杏姑，你這份誠心，委實可欽可敬。你說，我能不把你當作知己好友，一輩子記住你這份世上少有的交情嗎？』

望一眼梅兒，再望一眼杏姑。老鄧彪伸手搔頭，惝恍迷離的問：

『夫人！老鄧彪明明記得。大人和妳，膝下祇有一位杏姑小姐！』

『杏姑！』俞大娘一聲叱令：『妳還不趕快來參見妳老鄧伯伯！』

杏姑應聲：『是。』還沒來得及上前行禮。老鄧彪乖覺，已經認出兩位女扮男裝雙胞胎般的小姐之中，誰是俞杏姑了。他一伸手攔住了杏姑，然後躬身下拜，搶先向杏姑磕了個頭，喊了聲：『杏姑小姐！』再一個轉身，向俞大娘跪了下去。他就那麼俯伏在地，聲與淚俱的說道：

『夫人！務必請聽老奴幾句心腹之言！』

二七

老鄧彪身手矯健，動作飛快。又執意要跪在地上把話說完。俞大娘既攔阻不及，又沒法拖他站起，直着急得一疊連聲的說：

『老鄧彪，你快起來！快起來說話！』

『夫人恕罪！』老鄧彪的一顆銀白頭顱，像只博浪鼓似的搖着，他用無比堅決的口胳說道：『夫人不肯答應老奴這一個小小要求，老奴就這麼跪在這裏，一輩子再也不起來了！』

俞大娘無可奈何，唯有斜身一坐，催那跪在跟前的老鄧彪道：

『那麼，你有話快說！』

老鄧彪一字一頓，字字着力的說道：

『老奴深受大人和夫人重生之德、再造之恩！雖肝腦塗地，也難以報答！老奴前後十年，千里萬里的尋訪夫人和小姐。正是要夫人、小姐在落難的時候收錄老奴爲奴。讓老奴從此侍候夫人小姐，到死方休！』

俞大娘畢竟也算江湖中人，她是位身懷絕技、豪氣干雲的女英雄、女豪傑。行萬里路，閱人多矣！她心知老鄧彪是位赤膽忠心、義薄雲天的江湖好漢。他能花十年的時間，走遍大河南北，到處探訪自己和杏姑的下落，趕來患難相從、生死與共。一時情見乎詞，連：『除死方休』的話都說出了口。要想堅持拒絕，那就未免過於矯情，太傷他的心了。——轉念及此，唯有一聲浩嘆的道：

『老鄧彪，難得你一片誠心、一腔義氣。如今我在落難之中，長程跋涉，諸多不便。無可奈何，祇好恭敬不如從命了。倒是有兩件事，我得把話說在前頭，你非答應我不可。』

老鄧彪一聽俞大娘應允任他相隨，從此主僕相稱了。夙願獲償，不禁一陣狂喜。他跪在地上，向俞大娘再磕個頭，一腔虔敬的說：

『老奴在聽夫人的吩咐！』

『頭一樁，』俞大娘提高聲浪，諄諄告誡的說道：『杏姑年紀還小，禮數不可不週。我要她喊你一聲：「老鄧伯」！』

老鄧彪再朝上磕個頭道：

『既然夫人一定要小姐這樣稱呼，老奴也祇好生受了！』

杏姑乖巧，開口便喊：

『老鄧伯！』

老鄧彪立刻應聲回答。

『在！小姐。』

杏姑想想滑稽，掌不住又格格的笑了一陣。把個老鄧彪笑得莫名其妙，儘在伸手猛力的搔頭。那一邊，杏姑直到笑停以後，方纔伸手一指自己身上的衣裳，問那地上的老鄧彪道。

『老鄧伯，你看清楚了我身上穿的衣裳。在這人世上，也有身穿男人家短打的小姐嗎？』

老鄧彪不由也失聲而笑了。他輕摑自己兩下耳光，自嘲的笑道：

『該掌嘴！該掌嘴！怎又忘了小姐在女扮男裝，我原該喊少爺的呢！』

兪大娘輕輕的提醒他說：

『喊大少爺！』

『是是是，』老鄧彪心思靈巧，一點就醒。他先喊了一聲：『大少爺！』再跟梅兒磕頭行禮，恭恭敬敬的說：

『老奴鄧彪，參見二少爺！』

梅兒連忙拱手回禮，也照杏姑的樣，喊聲：

『老鄧伯！』

『在！二少爺！』

兪大娘很高興，拾起方纔打斷的話頭，再去叮嚀老鄧彪道：

『還有第二樁要緊事。老鄧彪，此刻我們母子三人，正是在從龍鱗山到嵩山少林寺的路上……』

老鄧彪忙問。

『夫人和兩位少爺到少林寺去，究竟是爲了……？』

兪大娘臉色一正，兩眼緊盯住梅兒，神情肅穆，語音黯然的答道：

『你這會兒稱他二少爺的梅兒小姐，她是我嫡親外甥女。新近遭了天大的冤屈，驚人的慘禍！她要到嵩山少林寺去投師習藝，打算來日報仇雪恨！』

老鄧彪聽了，倏然一驚。心中已經有點明白了，但是他爲探問究竟，仍還在急切的問：

『老奴記得，夫人說過。在夫人娘家，夫人祇有一位胞妹。』

『不錯。』

『夫人的這位胞妹，先前曾是皇上最寵愛的端妃娘娘。她膝下也祇有一位公主？』

『不錯！』

『那麼，』老鄧彪恍然大悟，驚嚇得嘎嘎起來說：『老奴的二少爺，居然會是天潢貴裔、金枝玉葉的大明靖國公主呀！』

兪大娘又是一聲斬釘截鐵的——

『不錯！』

老鄧彪手忙脚亂，正正衣冠。就在黃地泥上，向梅兒行起了君臣之禮。他中規中矩，三跪九叩首，口中還在朗聲的說：

『草民鄧彪，陛見公主殿下！願公主殿下千歲千歲千千歲！』

梅兒感從中來，悲喜交集。她伸出手去攙了老鄧彪一把，挺客氣的答了句：

『老鄧伯，請平身。』

『行過君臣相見之禮了，』兪大娘坐在一旁，聲嗓幽幽的在囑咐：『老鄧彪呀老鄧彪，這以後你切切不可忘記。人前人後，你都得改口稱呼公主殿下「二少爺」，千萬別露出了馬脚！』

『是！』

是杏姑驀然想了起來，提醒她母親說：

『娘！妳要跟老鄧伯說的第二件事呢？』

『打這兒起到嵩山，』兪大娘重拾話題，滔滔不絕的往下說道：『一路之上，一來爲了方便，二來免得別人起疑，露出破綻。老鄧彪，我們四人之間不妨扮作主僕。就祇是，二少爺一旦到了少林寺，我的一樁大事已了。我可要你馬上折回，領着你的班子，再去幹你們的江湖賣藝營生！』

老鄧彪深沉一笑，接口問道：

『夫人是怕老奴那個江湖賣藝班子就此散了？』

『不錯。老鄧彪，俗話說脫班容易組班難。你有那個賣藝班子，多半可以保得住你後半輩子

的衣食無憂。我總不能爲我們母女三人的這一趟艱險行程，累你把個鐵飯碗都給砸了。』

『可是夫人，』老鄧彪欠身起立，兩手一攤，一臉苦笑的說道：『我那個小小賣藝班子散到沒散，偏是老奴已經撂下了話給我徒弟，老奴是再也不會回去的了！』

俞大娘着急的問：

『這是什麼時候的事？』

『早在老奴收徒弟組班子之前，老奴已經有言在先。』老鄧彪一本正經的在娓娓細訴：『我收徒組班，到處跑碼頭，衹爲了尋訪夫人、小姐圖個方便。一聲遇見夫人、小姐，我會扭身就走，再不回頭。方纔老奴一眼見到夫人，頓時就跟我徒弟說了，班子由他們自理，我跟他們從此後會無期！』

俞大娘大爲感動，衷心讚嘆的說：

『老鄧彪，這就可見得，你爲我們母女三人，是何等的心誠意堅了！』

二八

當時，俞大娘和老鄧彪又說了幾句二十二年間別後情況。老鄧彪一看爲時不早，便請俞大娘母女三人趁早上路。有什麼話不妨一路之上邊走邊談。俞大娘點點頭答應了，一行四人出了白楊樹林，就此登程。老鄧彪輕車熟路，對於過路關卡，食宿地點尤其瞭若指掌。他說，當天傍晚一定可以趕到長辛店。

路上且走且談，杏姑、梅兒終是好奇，直在嬲着俞大娘和老鄧彪，細說老鄧彪二十二年前的往事。……老鄧彪樂嗬嗬的笑着，儘在推辭。一會兒說：『有夫人在，那有老奴長篇大論說故事的份兒。』一會兒又道是：『好漢不提當年勇，何況那時節我還是個賊呢！』一聽說老鄧彪曾經是個賊，杏姑和梅兒興致更高了。下死勁纏着俞大娘，非讓她說出原委不可！俞大娘這纔笑了笑

，自盤古，開天地般的從頭說起——

『老鄧彪是崆峒山白鹿門掌門人白鹿法師的大弟子，他的一身輕功，端的是舉世無人可及！』

聽得杏姑和梅兒驚喜交集，兩表姐妹不約而同的齊聲脫口歡呼：

『眞的呀！老鄧伯?!』

然而，兩姐妹掉頭一望；——却是奇也！老鄧伯他人呢？方纔還緊跟在她們母女三人背後，亦步亦趨，有說有笑的哩。怎的乍一轉眼他就悄無聲息，影跡不見？那時節，她們一行四人正在通過一座傍山的大樹林，大樹林子週遭好幾十里不見人煙。惟有一排排的參天古木，直聳雲天。參天古木上最低的枝椏，離地都有三兩丈高。萬古洪荒，無人地界猛一下子不見了個老鄧彪，直把杏姑和梅兒驚出了一身冷汗。兩表姐妹趕忙停止脚步，妳一聲，我一聲的：『老鄧伯！老鄧伯……』，喊得山應谷鳴，回聲陣陣。

偏是俞大娘七鬯不驚，抿唇一笑。她頭也不抬說了句：

『够了，可別嚇着了孩子！』

『兩位少爺，恕罪恕罪！』

半空中傳來老鄧彪的聲音，又讓杏姑和梅兒驚了一驚。相率抬頭，朝上望時。却見一團黑影，捷如飛鳥，猛似鷹隼。正自三兩丈高的一根榆樹橫枝上，電光石火，雷霆霹靂般往下墜落。——臨到眼前，靜閴無聲的落下了地。杏姑、梅兒定睛一看，這位無聲無息，不見絲毫風吹草動，蹤上枝椏又落下地來的白髮皤皤老者，不是老鄧彪會是誰呢？

杏姑、梅兒一般兒的舌撟不下，既驚且羡。便在大樹林裏，高聲的喝起采來——

『好輕功！』

『老鄧伯，我再也不會想到。你的一身輕功，會有這麼了得？』

老鄧彪得意的一笑，雙手一拱，直到眉心。他還在歉然的說：

『聽夫人誇獎，不免一時技癢。露一手給兩位少爺看看，沒想竟讓兩位少爺驚了一驚。這就是老奴的天大罪過了！』

於是，杏姑梅兒，一時興起，滿懷奢望。又纏着老鄧彪要他敎她倆輕功。老鄧彪得意的笑着，祇有滿口答應，連說：

『趕明兒祇要兩位少爺有功夫，老奴一定將生平所學，全搬出來獻醜！』

老鄧彪一聲答應，杏姑梅兒頓時就笑逐顏開，歡天喜地。尤其是杏姑，她還在攛掇她娘，再說老鄧彪當年的往事。俞大娘笑吟吟的繼續往下說道：

『都二十二年之前的事了。那一年，妳爹還在山東曹州知府任上。一連好些天，他都在城外淸剿流竄的土匪。曹州府城，忽然來了一名飛賊……』

杏姑打斷了俞夫人的話，頑皮的笑着。單刀直入問那老鄧彪道：

『那一定是你了?老鄧伯！』

『是倒是我，』老鄧彪高聲的笑着說：『祇不過，當時夫人錯把我當作了一夥賊，而不是單人匹馬我鄧彪一個！』

俞大娘伸手一指老鄧彪，帶笑的說：

『那是因爲，你一夜之間偷遍了東南西北四門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曹州府四門之內，居然會有一十七家失主上府衙來報案。』

『你——，』梅兒大爲訝異的問：『你能在一夜之間連偷十七家呀?』

『光憑這一點，』俞大娘衷心讚嘆的說：『妳們就不難想像，當年已經四十八歲了的老鄧彪，他的身手有多快，輕功有多高?』

『那時候，』老鄧彪不勝感慨系之的說道：『我從東家偷到西家，南門偷到北門。身子根本就用不着落地。祇要兩脚一點，就能從這家的簷尖，蹤上那家的屋簷。然後一個倒掛金鉤，掰開窗戶，從窗戶裏直鑽進去，拿遍人家的金銀財寶，還不許鬧出半點聲響！』

二九

杏姑、梅兒，異口同聲的一聲尖叫……

『哇！老鄧伯，你眞有這麼大的神通?!』

『這不是神通，』俞大娘臉色一正的說：『而是你們老鄧伯確有一身舉世無雙的好輕功。』

俞大娘原是領在頭裏走的，看杏姑聽得這麼興致勃勃，便一面放慢脚步。一面將當年那樁曹州驚人竊案，細細道來。俞唯忠時任曹州知府，他在城外剿匪。偌大的曹州城裏，祇剩下幾十名平時徒知吃糧拿餉，根本就濟不了事的衙役捕快。一夜之間，連出一十七件竊案，消息傳出。曹州城裏城外，登時就謠諑紛紜，人心惶惶。道路傳聞，都說曹州來了一批高去高去的飛賊，武功之高，無人可及。他們打算乘俞知府一時回不了府城，把曹州府的殷商富戶，花上個三五夜功夫，全給偷個精光。——驚動了全曹州的士紳，約齊了到府衙求見俞夫人，請她爲府城百姓着想，立刻寫一封信，派人送出城外，面交俞知府，要他立刻帶兵回城拿賊。

『那一年，我也纔祇二十三歲，』俞夫人笑容可掬的在訴說着當年得意之事：『跟妳們師祖學了七年武，從來不曾露過身手。既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曉得江湖之上能人輩出。當曹州士紳力請杏姑她爹回城拿賊。我當時便聲聲冷笑，大不喇喇的說道：「曹州府纔來了幾名毛賊，就把上十萬口人，嚇成了這個模樣。列位休慌！就在今夜，天亮以前。我自會親自出馬，把這夥毛賊，一個個的拿下！」』

杏姑笑得花枝招展的說：

『娘！這就是妳誇下海口了！』

『那可不?!』俞大娘也在自嘲的笑道：『當年的我，眞是年輕氣盛，目中無人。我在府衙花聽話出如風，把那十幾位曹州士紳全給聽愣住了。他們眼見我年紀輕輕，誇下海口。當時也不好

意思反駁、勸阻，祇好起立告辭。如今回想，』兪夫人扭頭望一眼老鄧彪，腆覥的一笑：『當年要不是老鄧彪他也心高氣傲，專一逞能，跑到府衙來自投羅網。多一半，我習武七年，乍一出道，就會栽個大觔斗。江湖之上，再也不會有兪大娘這個響噹噹的字號了！』

『娘，妳快說！』梅兒一個勁兒的在催促：『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』

兪大娘笑而不答，跟老鄧彪使個眼色。意思是說，你自己當年的糗事，還是你自個兒說吧。

老鄧彪笑嘀嘀的直在點頭的道：

『好，我說，我說。當年的那一碼子事糗雖糗，無奈兩位小爺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。我也祇好老着臉皮說出來了！』

原來，當曹州士紳辭出府衙，兪大娘要在一夜之中擒獲羣賊的豪語，登時就揚揚沸沸的傳了開來。那時候老鄧彪正住在高陞棧的上房，他在茶座上聽人說起這一樁事，頓時便想：曹州知府新婚夫人不過二十啷噹歲的一名少婦長女，她能有多大的能耐？輕敵之念一起，他就想再逞一次能，來上個轟轟烈烈之舉。當夜，二更乍起，他穿上了夜行衣，穿房過屋的直奔知府後衙。他要隻身往盜曹州知府的大印，再逼兪知府拿出大筆官銀來贖回去！

詎料，事有湊巧。當老鄧彪一個蹤身躍登府衙上房的屋簷。正好碰到兪大娘推窗蹤出，準備上房去四下眺望賊踪。兪大娘、老鄧彪，當時正是：『仇人相見，份外眼紅』。兩人便飛高飛低，忽在簷上，忽在院中。展開了一場天崩地坼，神鬼皆驚的生死決鬭！

杏姑拍手嚷嚷的說：

『好啊！好啊！娘，老鄧伯撞上了妳。準是三招兩招就把他給拿下了！』

『纔沒呢？』兪大娘臉上訕訕熱熱的說：『當年夜戰老鄧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上陣。可也是生平唯一一次遇見了對手。那時節他使朴刀我使青鋒劍，從屋上鬭到屋下，又從屋下鬭到屋上。居然會足足鬭了兩個時辰！』

梅兒一聲驚叫：『兩個時辰?!』連忙又問：

『後來呢？娘，後來妳又是怎麼拿下老鄧伯的呢？』

老鄧彪上前兩步，一聲苦笑，坦率自承的道：

『後來是夫人使出了平生絕技，使一招連環鴛鴦腿。左脚尖掃掉了我手裏的朴刀，右脚尖挑中了我的咽喉？』

『使那一招，讓我一輩子裏想想都覺得不安，』兪大娘一臉懊惱的往下說道：『早先妳們師祖教我，原會說過非到萬不得已，切忌使這致人於命的絕招。脚尖挑喉，對方必死無疑。幸好，妳們老鄧伯的輕功神乎其神……』

杏姑忙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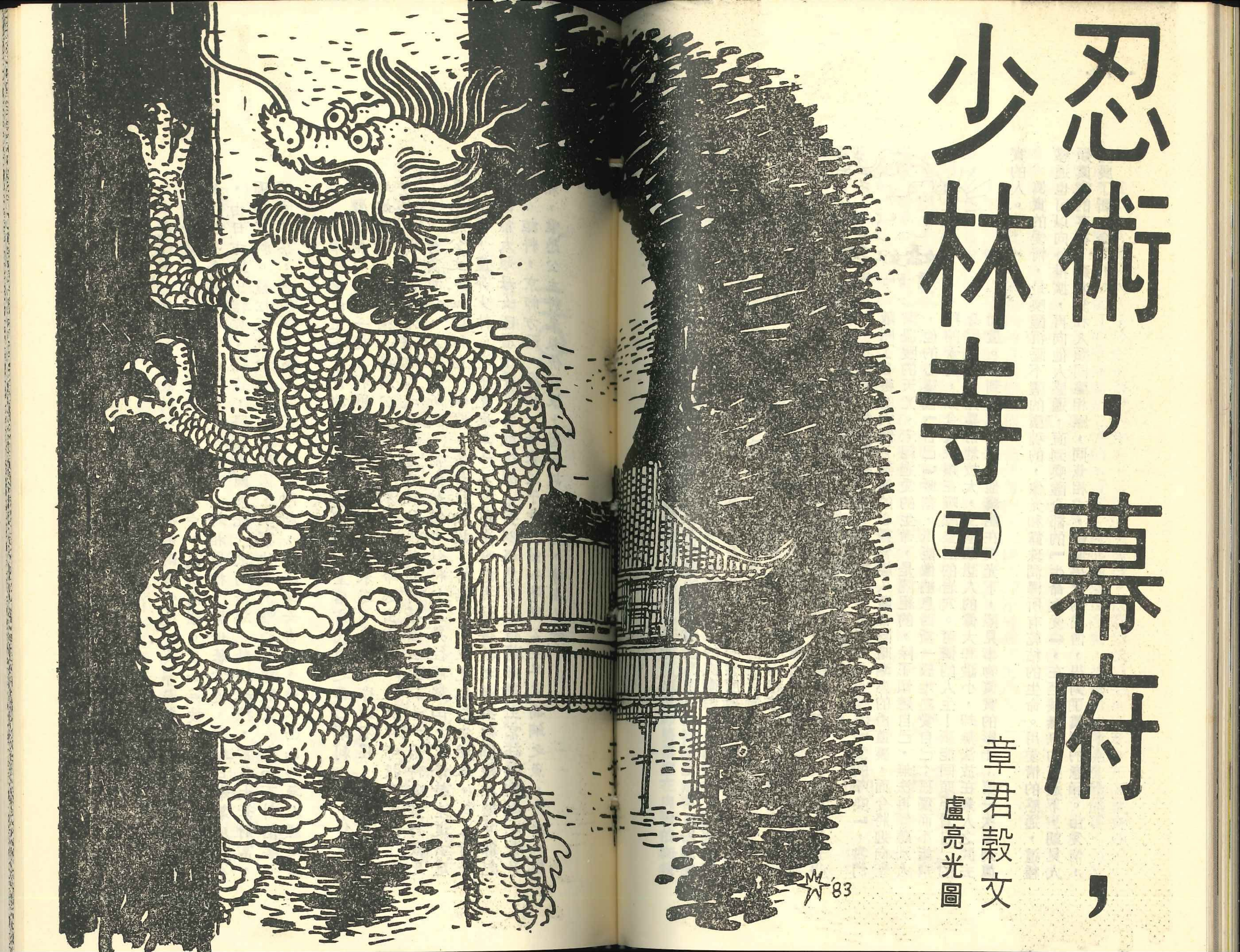
『娘，妳這話怎說？』

『我的脚尖方到，老鄧彪當下就知大事不好。』老鄧彪搶進嘴來接口說道：『急切無奈，我祇好猛可使個鯉魚打挺。就地身子一旋，一個觔斗翻到樓下院子裏去了。當然，我還難免仰臉朝天，摔了一大跤！』

『就因爲我不得而已使了絕招，險些送了老鄧彪的性命。』兪大娘喟然太息的道：『事後使我不勝懊惱，這纔在杏姑她爹跟前好說歹說，讓杏姑她爹法外施仁，瞞上瞞下，總算保全了老鄧彪這麼一位江湖奇人！』

步出樹林，大放光明。四人行且走且談。不知不覺間，陰霾密佈，危機四伏的高辛店已經遙遙在望了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忍術，幕府，少林寺（五）

章君穀文
盧亮光圖

前文提要

武林第一高手，已故的明心師太。她的兩名愛徒，兵部尚書俞唯忠之妻王如英、明帝寵妃王如秀。一雙姊妹，秀外慧中，武功高强。王如英被江湖上人尊稱俞大娘，王如秀更是明室的端貴妃。然而，奸相龐松、龐世蕃當道，勾結日本幕府將軍，由日方派出倭寇、海盜，騷擾我國東北、東南沿海。焚燒刼掠，蓄集大筆財富，圖謀不軌。龐松深嫉俞唯忠公忠體國，明察秋毫，唯恐奸謀敗露。由而百計陷害。明帝不察，竟然降旨滅門抄家，唯忠問斬，如英挈女杏姑，逃入西山渺無人煙之處，匿居十年。

明帝將端妃王如秀寵諸專房，恩愛逾恒。皇后方氏視之爲心頭刺、眼中釘。乃與龐松相勾串。一夜，利用如秀侍婢謀刺明帝未遂。乘明帝昏迷不醒，遽然下令將端妃處死。端妃獨女靖國公主梅兒，奉乃母遺命逃出京師，往少林寺投奔掌門了智方丈。龐松急遣潛居相府之日本忍者馳往追殺。將靖國公主三十六名侍衞盡行殺死。公主身負重傷，爲杏姑所救。俞大娘偕杏姑將公主舁往龍鱗山，求修持老道玄虛子治癒公主。細問根苗，姨甥、表姊妹相認，杏姑、公主竟似孿生姐妹。三人行兼程南下，直奔少林。途中竟與二十二年前由唯忠夫婦搭救之老英雄鄧彪相遇。鄧彪遍訪俞大娘母女已歷十年。誓願追隨，有以報恩。一行將抵道上京汴要衝之地長辛店。詎料，京師方面，龐松、世蕃父子竟已偵知靖國公主早成漏網之魚。方后、龐相，唯恐公主將來報仇雪恨，因而調兵遣將，勢在必得——

三〇

早在方后、龐相聯手。乘皇上昏迷之際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將端妃娘娘凌遲處死的那一夜。皇上甦醒，龍顏大怒。堅欲將方皇后五馬分屍，爲他的愛妃端妃娘娘報仇雪恨。龐松少不得要聲淚俱下，苦苦哀求。好不容易用車裂皇后，自古未有的理由，保住了方皇后的性命。緊接着皇上又急怒攻心，熱血上湧，猝然不支暈倒在地。龐松先把皇上送回毓秀宮臥床靜養。又遵皇上旨意，把方皇后押赴坤寧宮永遠幽居，不許出宮門一步。龐松着實安慰了方皇后幾句，又商議了些緊急善後事宜。這纔拱手告辭，出了宮門，打道回府。等他回到相國府邸，已經是第二天日上三竿時分了。

龐松相邸，隣近皇城。崇閎雄偉，儼若王府。一連十三進高軒華屋，除了龐松一家，住得下上千人馬。龐松的八人大轎，一直擡到相府大廳階下。侍衞掀開轎帘，龐松鑽出轎門。一左一右，先已有龐松獨子、尚寶司少卿龐世蕃，和日本幕府將軍派在龐松左右的一名親信『藩士』佐藤榮一，站在轎門兩旁伸手攙扶。

龐世蕃和佐藤榮一直把龐松扶上臺階，扶到廳上。由一羣粉白黛綠、鶯叱燕語的姬妾，幫他在湘妃榻上舖好茵席，放穩靠墊。送上了熱騰騰的參湯和燕窩，請他選用進食。龐松熬了整整一夜，驚風駭浪，心力交瘁。但覺得頭昏腦脹，兩眼澀重。然而一時他還顧不得補覺進補。他連連揮手，嗓音乾啞的吩咐道：

『你們都下去！』

燕瘦環肥，爭相邀寵的一隊姬妾，給兜頭潑了一盆冷水。一個個嘟起小嘴，嘟嘟囔囔的埋怨着相繼退下。龐松睜開眼睛，困倦乏力的望了佐藤榮一一眼，伸手向他右側一延，說了聲：

『坐！』

佐藤榮一身材魁梧，濃眉大眼，相貌凶惡。他和他手下那一羣身手矯捷，詭計多端的忍者一樣。都是由幕府將軍親自挑選，嚴加訓練。自小便送到中國來潛伏各地，到處滋事的日本浪人。說得一口流利的華語，居然還能精通好幾省的方言。因此，當龐松命他坐時，他也按照中國人的禮節，雙手一拱，必恭必敬的說了聲：

『謝謝！』

便斜着身子，挺直腰幹。在龐松所敧那張湘妃榻的右側坐下。

龐世蕃當年三十七歲，一張上尖下方的『由』字臉。小眼、小鼻、小嘴巴、小耳朵。照相法上說是：『獐頭鼠目』。偏又生得身材傴僂，單薄瘦弱。站在地上還不及佐藤榮一的一半身高。到是他善伺顏色，機智深沉，一向是他奸相父親的智囊謀主。當時，他先祇獲知宮中變故，祇是不知後事如何。此所以，等他父親斜敧榻上，喘息甫定，他便急切的問道：

『大人，宮中現在情況如何？』

龐松望一眼世蕃，輕飄飄的答道：

『皇上又病，皇后將廢！』

說完，他又閉上了眼睛，瞑目假寐，打個盹兒。這一頭，龐世蕃和佐藤榮一聽說明帝果又病倒，方后行將廢黜。正是奸謀得逞，私衷大慰。兩人互望一眼，一般兒的心花怒放，喜上眉梢。那佐藤榮一還伸手指指隣座的龐松，又向龐世蕃一伸大拇指。意思是說：『令尊大人，果眞善用時機，算無遺策！』

佐藤榮一和龐世蕃，方在暗中心喜，稱慶不置。——那龐松睇了一會兒眼睛，略略提起了點精神。驀地兜起一件心事，便喊：

『蕃兒！』

龐世蕃連忙上前一步，躬身答道：

『孩兒在！』

『四更前後，爲父的在宮中，』龐松仍然閉着眼睛養神，嗄聲再問：『派龐七趕回府邸，要你們趕緊去辦的那一件大事呢？』

『孩兒立刻便喊醒了佐藤藩士，』龐世蕃一臉沾沾自喜的神情，邀功般的傴身向前稟告：『佐藤藩士一聲令下，住在相府的那批忍者，動作快得像是閃電。孩兒眼睛一霎，他們就已經一一躍過相府牆垣，風馳電掣般去追殺靖國公主了。』

龐松欣然的點點頭，又問：

『此刻，他們人呢？』

『啓稟相爺，』佐藤也從湘妃榻上站起來，肅立在龐松右側，叉手答道：『屬下手下的那批忍者，早在半個時辰以，就已經完成任務。安然無恙，一人不缺的回到相府了！』

『好！好！好極了，』龐松猛一睜眼，目光四射。他面露喜色，掀髯一笑的說道：『東洋忍者，有如電光石火，雷霆霹靂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佐藤藩士，想來那不知天高地厚，侈言報仇雪恨的靖國公主，還有她那三十六名侍衞，一定已經全部就殲了！』

『那當然！』佐藤榮一得意洋洋，傲然的一挺胸道：『敝國自有忍術以來，從無不曾達成任務的紀錄。相國大人！據屬下的愛徒，在華忍者頭目左衞門稟報，他們追殺靖國公主一行，確實已經斬盡殺絕，一人不留！』

龐松興高采烈，一躍而起的說道：

『世蕃，你立提黃金五百兩，代爲父的賞給那些建立殊功的日本武士！』

『是！』

『還有，』龐松繼續交代：『吩咐下去，今夜大開宴席，多找美女！務必要讓那些位日本武士開懷暢飲，吃喝玩樂個够！』

『是！』

佐藤榮一眼睛一亮，眉飛色舞。他連忙趨前一揖及地，由衷的說：

『屬下叩謝相爺重賞！』

『好說，好說，這是理該如此的事。』龐松順口漫應，又想了起來問道：『啊，佐藤藩士，你手下的武士，是在那裏追到靖國公主的？』

『西山南麓！』

『唔，那地方距離官塘大道不遠。』。龐松偏頭想了一想，眉頭一皺，擔心的問：『佐藤藩士，那三十七具屍首，你是否已經派人掩埋好了？』

『大人放心，』龐世蕃插嘴進來說道：『半個時辰以前，佐藤藩士的手下回到府邸。孩兒馬上便派一批家將，帶着鏟鍬鋤頭。快馬加鞭，趕到西山南麓去掩埋屍體，此刻多半已經全部掩埋好了！』

『那好，那好，』龐松頻頻頷首，聲聲嘉許，『這下我大可以放心去補一覺了！』

龐世蕃和佐藤榮一，循例躬身長揖，恭送龐松自往後進安歇。大功告成，獲得龐相聲聲讚許，重重賞賜。兩人躊躇滿志，與奮莫名。回手緊緊交握，爆出一陣聲震屋宇的大笑。

殊不知，人有千算，天祇一除！

三

龐松由一羣濃抹艷妝的姬妾相擁相扶，直從頭進大廳穿過三道走廊，來到四進正房。那兒是龐松髮妻歐陽夫人的住處。歐陽夫人系出名門，自幼飽讀詩書。十七歲上嫁到龐府，跟龐松同過甘苦，共過患難，也着實享了好幾十年的榮華富貴。却是歐陽夫人溫恭賢良，聰明正直。對龐松頻年以來的所作所爲，包藏禍心，一向極爲不滿。祇要她發現龐松營私舞弊，陷害忠良，招權納賄，或是禍國殃民。她無不苦口婆心，極力規勸。從而使龐松對她頗有幾分畏憚。難怪京師官場，有不少忠良之輩私下在說，偌大相府，祇有歐陽夫人一乾淨人物。

一羣爭奇鬪妍，一路打情罵俏的龐松姬妾，正在施盡渾身解數，想把困極欲眠的老龐松拉到自己房裏。妳爭她奪，一片喧嚷。驚動了正在四進正房花廳料理家務的歐陽夫人。她一聽就知道是這怎麼回事了。霍地起立，喊她的兩名心腹婢女：

『芸香！艾香！』

當年芸香十九，艾香十七。原是一雙姊妹，父親是武將出身。因此兩姊妹從小練就一身高來高去，身手不凡的好武藝。由於父親陣亡，母親自盡殉夫，兩姊妹變成了一雙孤雛。歐陽夫人聽說了這兩姊妹的不幸遭遇，不由大爲同情。便命人把這兩姊妹迎入相府，安置在自己的身邊。雖說是婢女的身份，却是歐陽夫人膝下祇有世蕃一子，從沒生過女兒。所以把芸香、艾香視同己出，愛若掌上明珠。當時，芸香、艾香又是一般兒的伶俐曉事，略略識字。自然而然的成爲了歐陽夫人的得力幫手。這芸香、艾香正侍立在歐陽夫人的椅後。一聽夫人叫喊，立刻就從椅後轉了出來，往歐陽夫人跟前一站，垂手應了聲：

『在！』

歐陽夫人雙眉深鎖，滿心不悅，吩咐芸香、艾香說道：

『妳倆去叫那些下作婦人，莫在我門前吵吵嚷嚷，拉拉扯扯！』

芸香、艾香心知歐陽夫人是在爲什麼事情生氣，抿唇聳肩，偷偷一笑。應聲：

『是！』

兩人並肩走到花廳門外，往石臺階上一站。眼看一臉倦容的龐相國，正陷身脂粉陣裏。被那羣姬妾推推搡搡，東拖西拉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。便忍住笑，一臉正色，高聲說道：

『夫人有話，請姨娘們各自回房！』

衆姬妾對於一團正氣，凜然不可侵犯的歐陽夫人，一向知所畏懼。如今眼見芸香、艾香出來傳話。而且語氣之間，決無商量餘地。——爭寵獻媚，全盤落空。也祇好垂頭喪氣，暗自怨懟。放開了老龐松，訕訕的各自回房，作鳥獸散。

龐松從脂粉陣中脫身而出，心頭一鬆，如釋重負。他長長的吁一口氣，眼望着直立階上的艾香、芸香，順口問道：

『夫人呢？』

艾香福了一福，方始回答：

『稟相爺，夫人在花廳坐地！』

『哦——，』龐松漫應一聲。心中在想，歐陽夫人已經知道自己到了她的花廳門口，又派艾香、芸香攆走了他的那羣姬妾。於情於理，都祇有到廳上去和她見上一面，略談幾句。無可奈何，祇得打點精神，驅散倦意。暫且擱下趕去書房補它一大覺的念頭。一面拾級而上，一面自言自語在埋怨着說：

『堂堂大明宰相，居然連睡上一覺的自由都沒有！』

聽得芸香、艾香格格的笑了起來。龐松正好跟她們兩姊妹擦身而過，便狠狠的瞪了她倆一眼。——芸香、艾香仗着有歐陽夫人撐腰，對於這位在夫人跟前老是直不起腰來的權相龐松，向來了無敬畏之感。瞪由他瞪，笑我自笑。便這麼一路笑得花枝招展的，把個鬪敗公鷄般的龐松引進了花廳。

歐陽夫人一擡頭，瞧見龐松正在步履蹣跚的走上廳來，神情疲憊，兩眼佈滿紅絲。不由驚了一驚，站起身來問道：

『相公怎麼累成了這副模樣？』

龐松一見歐陽夫人，便不由自主的臉上陪笑，應聲答道：

『昨夜宮中有事。下官奉旨安排照顯。直到此刻方纔回府。』

歐陽夫人一心關念龐松年事已高，不堪過份勞累。接口便問：

『敢情相公一夜沒睡？』

在歐陽夫人跟前，龐松把一個大呵欠强壓下去。恭謹作答：

『是！』

歐陽夫人連忙把手一揮，命站在跟前的三名管家一致退下。再喊一聲：『芸香，艾香！』忙不迭的囑咐這兩姊妹道：

『快扶相爺到臥房去，服侍相公睡下。再傳夫人我的話下去，從此刻起，到相爺睡足醒來爲止。不論有任何緊急大事，一概不准驚醒相爺。』

芸香、艾香齊聲答應：

『是！夫人！』

便一左一右，扶好龐松，往臥房裏走。龐松終於能補上一覺了，渾身一鬆，滿心感激。臨到臥房門口，還沒忘記回過頭來，向歐陽夫人露齒一笑，由衷懇摯的說道：

『多謝夫人費心了！』

歐陽夫人點點頭，應了聲：

『相公請自便。』

一代權相龐松，這纔敢邁步進房。

三

龐松補睡，一覺香甜。直從亭午時分，睡到金烏西墜，日薄崦嵫。窗外庭院，遍地灑一片金色輝芒。——龐松從酣睡中一驚而醒。耳鼓裏傳來一陣陣喊喊喳喳的爭論之聲。起先是龐世蕃情急萬分的聲嗓：

『可是，我有緊急大事。非請相爺立刻起身，親自處理不可！』

接着，又是艾香清脆果決，斬釘截鐵的回答：

『夫人吩咐，那怕天坍下來！也不許任何人驚動相爺補覺！』

顯然的，龐世蕃瘦弱矮小，手無縛鷄之力。芸香、艾香雖說是兩名少年女子，可是她倆幼習武功，身懷絕技。祇要有這兩姊妹把關，龐世蕃便休想跨進房門一步。權相龐松一想到這兒，脫口而出的便是一聲高喊：

『芸香、艾香！』

門外的兩姊妹齊聲答應：

『在！』

『妳們倆這就請公子進來！』

『可是相爺，』門帘一掀，竟是芸香一人，一脚走進門裏，望着牀上的龐松說道：『夫人交代，要讓相爺你睡够。這會兒相爺你還睡不到兩個半時辰呢！』

爲了表示自已已經決意起牀，龐松不惜推被而起，親自穿衣着裳，一面藹然的對芸香說道：

『芸香，相爺不但睡够，而且已經睡過了頭。妳還是去把公子請進來吧！』

芸香見龐松業已穿好衣裳，站下了地。無可奈何，祇好應了聲：『是！』轉身出門，跟龐世蕃冷冷的說了聲：

『公子，請吧！』

然後，便跟她妹妹艾香一道，緊緊跟在龐世蕃背後，亦步亦趨，齊同走進了歐陽夫人的臥房。

龐松一擡眼，看見世蕃、芸香、艾香同時進門。再一細看世蕃的臉色；——滿面驚惶，氣急敗壞。不由得便是一怔，忙問：

『蕃兒，是否又出了什麼事情?!』

世蕃機警，大有深意的望一眼緊隨不捨的芸香和艾芸。一瞥之間，龐松頓時便會過意來。斂容正色，連連揮手的道：

『這兒沒事，妳倆都去歇着吧。』

芸香、艾香兩個，早已看出了龐松父子之間一定是有什麼機密大事。兩姊妹怏怏的應諾過了，雙雙出門。——一時好奇，便悄悄的站在臥房門口，豎尖了耳朶開始偷聽。

『大人！孩兒派去掩埋屍體的家將方纔回來稟報。他們在西山南麓，找來找去，一共祇找到三十六具屍體。』

龐松剛被吵醒，腦中懞懞懂懂脫口而出的還在埋怨世蕃道：

『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呢？錦衣衞汪雲一行，護送靖國公主，他們本來就祇有三十六個！』

龐世蕃連忙提醒他父親道：

『三十六名錦衣衞，加上靖國公主，那就應該是三十七個了！』

末一句話，使龐松大吃一驚，霍然清醒。他掄圓兩眼，雙手一拍的道：

『瞧哇！三十六加一，原該是三十七個的呀！』

深秋傍晚，涼意颼颼。那龐世蕃竟會額上冒汗。他伸手直抹，聲音微抖的說：

『更糟的是，家將們逐一驗過屍首，發現那三十六具屍首全是男的。』

龐松的一顆心，筆直的往下墜沉。但他仍還激起了一線希望，低聲的問：

『他們驗的是服飾，還是下體？』

『下體。』

『糟了！糟了！』老龐松臉色大變，連連跺脚：『怎會單單逃脫一個最最緊要的靖國公主呢？』

『家將們發覺靖國公主不在三十六具屍首之內，當下情知大事不妙。』龐世蕃附在龐松的耳細畔，娓娓訴的說：『立刻便編爲四隊，分頭搜索。他們費了半個多時辰，把西山南麓山上山下全搜遍了，偏就是不見靖國公主半點影蹤。』

龐松心憂如焚，焦躁萬分。大踏步走到圓桌之前，重重的一拍桌道：

『難不成她會飛上天了?!』

龐世蕃眼見他父親發了雷霆之怒，一張臉猛一下子變成卡白。他囁囁嚅嚅的答道：

『這——這孩兒就不知道了！』

老龐松怒火中燒，直氣得三尸暴跳，七竅生烟。鼻子裏哼哼冷笑的道：

『哼！還說什麼東洋自有忍術以來，從無不會達成任務的紀錄！如今他們頭一次上陣，就漏失了一個關係重大的靖國公主！』

末一句話，餘音嫋嫋。窗外庭院忽然傳來一陣聲若洪鐘的叫喊：

『東洋藩士佐藤榮一，有緊急大事。敢請相爺俯准立即接見！』

龐松聽得眞切，當時便漾一臉的鄙夷不屑，直恨得牙癢癢的道：

『好個厚顏無耻，膽大包天的小倭奴！我還沒有拿他問罪，他反倒跑到這兒來求見了？』

龐世蕃一臉惶恐，雙手直拱的在爲佐藤榮一求情，苦苦哀求的說：

『大人務請息怒。東洋忍者誠然一時疏忽，讓靖國公主成爲了漏網之魚。就祇是，來日搜殺靖國公主，祇怕還有用得着他們的地方。』

龐松一想，這話不差。靖國公主漏網，勢將立卽搜殺。東洋忍者來無影，去無蹤。動如脫兎，迅若鷹隼。少不得還要他們出力。無可奈何，祇好捺下胸頭三千無名火，頭也不回的下令世蕃：

『你這就去叫他進來！』

『可是大人，』龐世蕃忙道：『這兒是孩兒母親的臥房……』

『哦！』一經提醒，龐松一個轉身，邁步就往外走：『我便親自出去問他，看他還有什麼話說？』

躲在門外偸聽的芸香、艾香，好不機伶。一扭蜂腰，一個箭步，就蹿到花廳的兩扇大門後面躲了起來。

龐松在前，世蕃在後。兩父子穿過花廳，來到白石階頂。龐松怒容滿面，俯視着跪在階下的佐藤榮一，抹下臉來便是一聲喝問：

『佐藤藩士，事情鬧到這個地步。你打算如何善後，如何補救?!』

佐藤榮一恭恭敬敬的朝上磕一個頭，語音平靜自然的答道：

『屬下斗膽，敢請相爺、公子。蒞臨屬下手下的謝罪之會。』

『謝罪之會?』龐松一怔，回過頭去望一眼世蕃。彷彿是在徵詢他的意見。龐世蕃眼見佐藤榮一猶在五體投地，俯伏不起。心知他的邀請之意十分堅決，便附在他父親的耳邊，低聲建議：

『大人不妨且去看看。得空也好跟佐藤商量一下，如何搜殺那一位。』

龐松點點頭，算是答應了。他立刻便帶着龐世蕃，邁步走下石階。龐松父子二人一走，芸香、艾香就從花廳門後轉了出來。兩名黠婢一致的面露驚訝，舌撟不下。芸香搶着搶着的問那艾香道：

『妳聽見了沒有?他們還要派東洋忍者去追殺靖國公主呢！』

『我當然聽見了。』艾香滿腹疑雲，大惑不解的說：『就祇是，靖國公主分明住在毓秀宮，整天跟皇上、端妃娘娘在一起。她怎麼會由錦衣衞汪雲他們保駕，跑到西山南麓去了呢！』

『不用說了。』芸香伸手一揮，斷然的說：『一定是宮中發生了什麼變故！』

『艾香，』芸香壓低聲音，透着點神秘的問：『我們要不要到後頭第十三進，那個什麼東洋忍者館，去探看一個究竟?』

『到東洋忍者館去看看呀?』艾香情不自禁的有點猶豫了。自從一個多月以前，佐藤榮一獲得龐松的同意。帶着五十名東洋忍者，陸陸續續，三五成羣的住進龐松相府。由龐世蕃安排他們住在相府第十三進後，第十三進便改成了東洋忍者館。——龐松相府第十三進是偌大府邸的最後

一進。座落在煤山山脚之下。翻過煤山，便是皇宮的後牆。因此那一帶地點非常僻靜，平時很少有人來往，算得上是一處够隱秘的所在。然而，東洋忍者全都是些年輕力壯、血氣方剛的習武者。酗酒、好色，閑來無事，整日價徵歌逐舞，尋歡作樂。尤其東洋人不顧廉恥，毫無忌憚。甚至於白晝宣淫，全不避人。龐世蕃一心想利用這批東洋忍者，充作龐家的無情殺手。總是竭盡所能的滿足他們的慾壑。好酒好菜供應無缺之外，還派人到近畿各地去召來大批妓女。忝不知恥的陪着這批東洋忍者，卜晝卜夜，雜交野合。下流無恥的東洋忍者和下等娼妓，直把龐松相府第十三進鬧成了個荒淫境地，禽獸世界。相府中人有的毫不知情，有的痛心疾首。祇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人人視第十三進爲化外之區。一提到東洋忍者館便搖頭掩鼻，不勝太息。更別說上那兒去張望一眼了。因此之故，當芸香滿心好奇，提議去探看一個究竟。艾香一想起那兒的骯髒齷齪，種種不堪入目，先就緊緊的皺起了兩道柳眉。——艾香的神情反應，看在芸香眼裏，頓時便了然她的心事。不由嫣然一笑，再勸她道：

『妳沒聽見公子剛纔在說，他要相爺得空跟佐藤商量一下，如何追殺咱們的靖國公主？』

艾香一聽芸香這麼說時，倏然心中一緊，又在爲靖國公主擔起心來。因而便問：

『妳是說，我們該去打探一下消息？』

『唔。』芸香點點頭道：『公主有難，夫人一定關心。要是咱們再去偷聽一次，聽到了什麼，趕緊稟告夫人，也好讓夫人有個計較。』

稟告夫人，設法營救公主。委實是茲事體大，刻不容緩。艾香心知不能再遲疑了，接口便說：

『也好。』

如此這般，竟使芸香和艾香，一對天眞無邪的少女，看到了怵目驚心，令人頭皮發麻的一幕。

三

北國深秋，天黑得早。當芸香、艾香打定主意，要到相府第十三進，東洋忍者館去探聽消息的時候。已是夕陽沒山，暮靄四合時分。再加上相府猶未上燈，到處都是黯黯沉沉，一片朦朧。然而芸香、艾香一心祇怕被人撞見，因此不惜繞遠路，施展輕功。不走貫穿整個府邸的長廊，取道靠近西側牆垣的庭園小徑。纔一盞茶功夫，居然就在佐藤榮一引領龐松、龐世蕃抵達目的地之前。就地一蹤，蹤上了東洋忍者館正中大廳的屋簷。

芸香、艾香不約而同，使一招倒掛金鈎。纖纖金蓮，勾住了一色綠瓦的屋簷邊沿。頭下脚上，像兩隻俏麗的蝙蝠。睜大了兩雙秋水眼，正好把一整座東洋忍者館大廳，看了個一覽無餘。

大廳地面，不知何時改成了一色的東洋草蓆。大廳兩旁，雁序般排開兩行東洋忍者，一般兒的屈膝半跪半坐。大廳中央，上首是一張長長的條几。條几後頭，並列着三隻錦緞座墊。下首，空蕩蕩的一無所有。大廳門口，有一名東洋忍者垂手肅立。廳裏廳外，一共是五十名東洋忍者，齊同一致的穿着黑袍黑褲、黑鞋黑襪。還在頰上鼻下，蒙上了一道黑巾。人人臉上，祇露出兩隻眼睛。

芸香、艾香正在細看。驀地，在大廳門口傳達的那名東洋忍者，發出了一陣高喊：

『大明國相國龐大人、尙寶司少卿、龐府少大人大駕光臨！』

芸香、艾香柳腰一擺，扭轉嬌軀去看；——但見大廳正前方，白石甬道上。佐藤榮一正在躬身側行疾走，必恭必敬的導引着龐松和龐世蕃。兩父子一前一後，邁開外八字步，大搖大擺的走上廳來。

龐松、龐世蕃和佐藤榮一，三人行一進大廳。兩旁兩排東洋忍者登時齊齊一震，傴身向前，俯伏在地。整座大廳裏，靜悄悄的全無半點聲息。祇怕，這就是東洋忍者跪地稽首恭迎，在跟龐

松父子行最敬禮了。

佐藤榮一彎腰哈背，鞠躬如也。直把龐松父子引到大廳中央，上首長几之後。芸香、艾香祇見相爺、公子也不謙讓，兩父子昂然入座。龐松坐在正中間，龐世蕃坐在左首。那佐藤榮一呢，他斜着半邊身子，一臉虔敬，也在龐松的右首坐下。

『啪！啪！啪！』

佐藤榮一伸出雙手，接連的拍了三下巴掌。當他的第三下巴掌掌聲一起，大廳左右兩排忍者又是齊齊的一震。猛一下子直起身來，又恢復了先前半跪半坐的姿勢。兩眼直視，腰幹筆直，就像泥塑木雕的偶像一般。沒有一個人動晃一下，甚至於連眼睛都不霎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佐藤榮一聲調悲壯蒼涼的發起話來了——

『我們是不是奉了幕府將軍之命，專程來到大明國。歸於大明相國龐大人的麾下？』

兩排五十名東洋忍者，轟雷般的答應：

『是！』

『龐大人要我們生？』

『我們不敢求死！』

『龐大人要我們死？』

『我們不敢偷生！』

『龐大人有所差遣？』

『我們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！務必完成任務而後已！』

『那麼，就在昨天深夜。』佐藤榮一提高聲浪，厲聲問道：『龐大人在大明國皇宮之中，派人回府，頒發了一道什麼命令？』

五十名忍者衆口一詞，齊聲應答：

『追殺大明國的靖國公主！』

這時候，佐藤榮一驟然起立。滿面怒容，眼睛裏像是要噴出火來，他怒不可抑的一聲暴喝：

『你們完成了任務沒有？』

滿廳忍者，噤若寒蟬，鴉雀無聲。人人眼中流露出不勝惶悚，凜然畏懼的神情。又是一個整齊劃一，毫無瑕疵的動作，五十名東洋忍者又一次磕下響頭，俯伏在地了。

於是，佐藤榮一再發出一聲怒吼——

『左衞門！』

左邊一排東洋忍者，領頭的一名精壯漢子。身材高大，虎腰熊背，他先一挺腰幹，朗聲的答應：

『在！』

就那麼挺直上半身，兩腿膝行。來到了長几之前，跟佐藤榮一遙遙相對。

佐藤俯視這左衞門，一聲冷笑的問：

『你是龐府東洋忍者的頭目？』

『是！』

『龐大人有令，你居然沒有完成任務。你將如何向龐大人謝罪？』

左衞門身軀紋風不動，顯見得他是毫無懼色。他昂昂然的高聲答道：

『死！』

屋簷上倒掛着的芸香和艾香，不約而同的相互對望了一眼。

大廳裏的佐藤榮一，又在毫不容情的問道：

『左衞門，你自己說，你打算怎樣死法？』

『切腹！』

芸香、艾香清清楚楚的瞧見。高高上坐的龐世蕃，臉上閃過一陣悲憫不忍的神色，他轉臉望着龐松，顯然是在求情的問：

『大人，你能不能……？』

『我不能！』龐松不等世蕃把話說完，便斷然的加以拒絕，又道是：『忍者門中，律法森嚴。我們不能壞了人家的規矩！』

那一頭，佐藤榮一聽說左衞門決定了切腹自殺，有以謝罪。頓時就神情肅穆的頷首許可。兩排東洋忍者，人人都曉得他們的頭目左衞門，這下算是死定了。——兩名忍者倏然起立，步履輕快，悄無聲息的奔向鄰室。轉眼之間，便合力搬來一捲紅毯，飛快的將紅毯鋪好在大廳的正中央。

於是，佐藤榮一也站起身來，面向左衞門，手指紅毯。低聲的吐出一個字：

『請！』

左衞門原來是半坐半跪。這時候，他便兩手撐地，跟佐藤榮一磕了個頭，語音懇摯的說：

『多年以來，承蒙藩士閣下多方照顧。藩士閣下是我良師，也是好友。今天左衞門切腹謝罪，原本是罪有應得，死而無憾。還請藩士閣下念在左衞門多年追隨的份上，賜予無上榮寵，移時砍下我的頭顱。左衞門在九泉之下，死也瞑目！』

芸香、艾香不免又是相顧愕然，想不到東洋忍者切腹自殺還有這麼一層手續。兩人再次往下看時；——左衞門和佐藤榮一全都已經走到紅毯之上，兩人腰間掖着一長一短兩柄東洋武士刀。左衞門居中跪下，跟龐松、龐世蕃父子二人叩首致意。然後上身往後一仰，就此屈膝盤腿坐定。那佐藤榮一就勢上前一步，斜身站在左衞門的右後側。佐藤榮一和左衞門，兩個人一概是神色漠然，全無表情。簷下的芸香、艾香，廳上的龐松父子，兩排忍者，則更是一致的屏止呼吸。大廳裏外，彷彿是針尖落地都能清晰可聞。

左衞門從容不迫，按部就班。他先連刀帶鞘，把腰間的兩把武士刀一一放在自己跟前。長刀在前，短刀在後。接着便是着手寬衣解帶。——由於左衞門是背對着門外簷下的芸香和艾香，芸香、艾香無從窺見他的正面，祇是由他雙手的動作，可以猜想得出他是先脫去了袍褂上衣，赤裸着上身。再解開褲帶，袒露出肚皮。然後，他偃身向前，拿起短刀，迅快的拔刀出鞘。當其時，大廳上早已燭火熒熒，照耀如同白晝。燭光映及刀身，頓時便是紅光迸射，燦然奪目欲眩。

與此同時，站在左衞門後側的佐藤榮一，也在悄悄的拔出他的長刀。

左衞門雙手握定短刀，猛可將刀一舉。大廳裏外所有的人，全都目不轉瞬的注視着他。切腹謝罪，時辰已到。左衞門手裏的短刀倏然向自己的腹部猛刺，刀身入腹，他再飛快的向左一捺，亘右一切。芸香、艾香但見他的身子一陣搖晃。——佐藤榮一早已將他那柄長刀高高的舉起，趁着左衞門將倒未倒之際。像電光石火，如雷霆霹靂。佐藤榮一僅祇一刀，便削去了左衞門的首級。咔嚓一聲，紅光崩現。左衞門的那顆頭顱骨碌碌的就地一滾，恰好滾到紅氈的盡頭停住。那顆人頭正好面對着芸香和艾香，讓這兩名小姑娘清楚眞切的瞧見。人頭正在咬牙切齒，而且死不瞑目！

一幕驚心動魄，身首異處的慘劇，直看得芸香、艾香差點失口駭喊，兩脚一軟，從屋簷上倒栽下來。却是兩人都能及時警覺，勉定心神。兩腿忙一使勁，脚尖牢牢的勾住了屋簷。

壓抑住心頭的小鹿兒亂撞，克制住腦門心的頭皮發麻。芸香、艾香再朝大廳裏張望。佐藤榮一正彎下腰去，雙手捧起左衞門那顆鮮血淋漓的首級。他向高高上坐的龐松父子揚了一揚，算是他在請龐氏父子驗明左衞門確實已死無訛。長几後面的老龐松神情泰然自若，彷彿方纔的一幕慘劇在他看來是稀鬆平常，無動於衷。他深深的點了點頭，聊示認可。坐在他左首的龐世蕃却早已嚇得面無人色，兩手緊緊捂住自己的眼睛。

三四

兩旁整齊列坐的東洋忍者，開始整理現場，搬走左衞門斬爲兩段的屍首。他們的動作迅捷有如閃電，四名忍者飛身上前，各執紅氈一角。把紅氈上左衞門的屍身和人頭迅速一捲，捲了個深

藏其中，滴血全無。四名忍者拎起紅氈往外直奔。——大概是找個僻靜的所在立加掩埋了。剛剛一刀殺了他手下第一員大將左衞門的佐藤榮一，臉色不改，氣息不喘。好整以暇的抽出一條布巾，揩去了左衞門的血迹。然後掖好血巾納刀回鞘。毫無表情的大步走到龐松父子的跟前，又一次推金山、倒玉柱的磕下頭去，聲清氣朗的往上稟告：

『相府忍者頭目左衞門一時疏忽，未能達成任務。有違相國大人號令，此刻已經切腹謝罪。如何搜拿捕殺靖國公主，以贖屬下及屬下所部的前愆，還請相國大人、少大人示下！』

龐松手捋頷下長鬚，面現冷笑，欲擒故縱的反問佐藤榮一道：

『佐藤藩士馬失前蹄，誤了老夫的大事。如今果然還能除得了靖國公主嗎？』

佐藤榮一經不起龐松一激，一張『田』字臉佈滿了紅潮。他羞慚交併的亢聲答道：

『祇要相國大人差委，屬下自會親自率領所部，親手捕殺靖國公主。倘若再次有所貽誤，屬下甘願跟左衞門同樣的切腹謝罪！』

『那很好。』龐松先淡淡的應一句，再深沉的一笑，反問佐藤榮一道：『藩士你認得靖國公主嗎？』

一句話，差點把佐藤榮一給問住了。熱潮乍退，臉上又是一紅。他支支吾吾的答道：

『屬下祇聽說公主女扮男裝，逃出京師。穿一身皇子服飾。』

龐松又問：

『倘若此刻靖國公主改了服飾，不再作皇子打扮了。你又將如何認出他來呢？』

『這——』佐藤榮一果然張口結舌，答不上腔了。

直到這時，龐松方始先咳聲嗽，臉色一正。開始調兵遣將，發號施令。他先指點佐藤榮一。兩指一疊，爲他條分縷析，詳加剖析：

『自動保駕的錦衣衞汪雲等三十六人一死。靖國公主顯然祇剩孑然一身，正在往南逃竄了。靖國公主雖然是天子愛女，金枝玉葉。可是她自幼深居禁宮，從未出過宮門一步。所以此刻她正

是舉目無親，走投無路。她唯一可以投奔的去處，就祇有嵩山少林寺！』

『大人，』龐世蕃忍不住插嘴問道：『少林寺不是個和尚廟嗎？』

龐松微微一笑，回答他道：

『少林寺誠然是座和尚廟。可是少林寺的掌門了智方丈，一則是已死端妃師父明心師太的師弟。二來，他又是靖國公主姨丈，十年前先已問斬的兵部尚書僉唯忠的師父。更何況他的武功又是舉世無雙。有這三層關係，我敢斷言，靖國公主一定會投奔少林，拜了智爲師。等到學藝完成，再來找我們尋仇！』

龐松剖決如流，一針見血。讓龐世蕃聽來五體投地的佩服。他由衷的說：

『大人見事之明，有如智珠在握。這確確實實是當代無人可及的啊！』

龐松一陣得意，不禁撚鬚大笑。等他笑够了，方又正色的說：

『因此之故，要想斬草除根，永絕後患。解決這纍纍然如喪家之犬的靖國公主，祇要搜遍西山南麓到嵩山少林寺的這一條路上，也就儘够了。』

龐世蕃和佐藤榮一齊齊的應了一聲：

『是！』

『還有一層，』龐松兩指一疊，指指點點的說：『汪雲等人全部伏誅，靖國公主祇剩下孤家寡人一個。佐藤藩士，老夫要你說句實話。由你們兩名東洋忍者，對付一個靖國公主，你看也能敵得過嗎？』

佐藤榮一傲然的一挺胸道：

『大人！屬下敢以性命擔保。以靖國公主的能耐，祇須一名忍者，準定可以把她手到擒來，或者是一刀殺死！』龐松先不接腔，轉臉喊聲：

『蕃兒！』

『孩兒在！』

『你不妨連夜進宮，到坤寧宮請謁皇后娘娘。』龐松斬釘截鐵的道：『請娘娘立刻派三十名精通武藝，認識靖國公主的太監，火速到我這相府來聽命！』

龐世蕃疑惑不定的問：『大人是要……』

龐松偏又不答話，視線移向佐藤榮一。目光閃閃，語調嚴峻的詰問他道：

『老夫派三十名得力的太監，陪同你的四十九名忍者。讓太監指認靖國公主，忍者上前格殺。你說，你能辦得到嗎？』

佐藤榮一朝上再磕一個響頭。聲若洪鐘的答道：

『多蒙相國大人勞神費心，指派宮裏的三十位公公去指認。屬下連同所部的忍者四十九名，倘若再不能追上靖國公主，將她處死。屬下等五十人誓願同死謝罪，決不反悔！』

那龐松急於一舉殺死靖國公主，根絕後患。想想還不放心，再問那佐藤榮一道：

『佐藤藩士，你打算怎樣進行追殺？』

佐藤榮一凝神想了一想，方始打定主意，毅然決然的朝上答話：

『屬下準備會同宮裏的三十位公公，盡起手下四十九名忍者，尅期南下。屬下一行要從京師追到河南嵩山少林寺，非把靖國公主追上殺了不可！』

『錯！錯！錯！』龐松一臉不悅，連連的輕拍三下長几，大大憾然的說：『佐藤藩士，你這窮追猛趕的笨法子，着實大大的錯了！』

說得佐藤榮一羞慚交併，汗出如漿。他又跪倒在地，不勝惶恐的說道：

『屬下愚昧無知，籌畫未週。敢請相國大人不吝明教，頒示方略。』

龐松許是趺坐已久，兩條老腿有點痳了。他撐几而起，站起身來。遶几走動幾步，一面活動筋骨，一面深思熟慮，向佐藤榮一詳加指點：

『宮中生變，大局混沌。皇上一旦甦醒，京師還不知道會變成怎樣一個局面。佐藤藩士，老夫要你留下十九名忍者，撥交小兒世蕃指揮調度，這是以防萬一，隨時應付緊急狀況的意思。』

『是。』

『餘下三十名忍者，每一名忍者搭配一名宮中太監。』龐松從容策畫，指揮若定：『這六十個人兩人一組，自卽刻起分批南下。老夫要他們有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更在西山南麓到嵩山少林寺之間，佈下天羅地網，到處搜查。一旦發現靖國公主，立刻便把她殺了，屍首妥善掩埋，至於她那顆首級麼，你們得給老夫送來京師，交由老夫親自驗看！』

方略指示，詳盡明確。當時佐藤榮一心中也是十分之喜。他手舞足蹈，連連磕頭，興奮莫名的說道：

『相國大人神機妙算，屬下由衷佩服。請相國大人放心，屬下一定恪遵指示，見機行事。說什麼也要把靖國公主的首級送來相府，請相國大人親自勘驗！』

龐松點點頭，表示他已經又一次對佐藤榮一寄予信任。再望一眼世蕃，意思是說，大事已定，我們可以走了。世蕃會意，連忙上前一步，攙起龐松就往外走。與此同時，佐藤榮一就在地面一個轉身，面向龐松的背影，一臉虔敬的再磕下一個頭去，然後一聲高喊：

『相府忍者恭送相國大人！少大人！』

大廳之上，除了左衞門已死之外，四十九名忍者，一致叩首恭送如儀。

門外簷上，芸香心知相爺、公子馬上就要出來了。一陣着急，低切的喊道：

『艾香！咱們快走！』

『走！』

芸香、艾香動作齊閃一致，一個鷂子翻身。躥上大廳簷上。然後，就祇見兩條黑影，忽高忽低，鷹隼般的直向前進飛去。

三五

都已經敲過二更了，歐陽夫人正想小休梳洗一番，歸房上床就寢。當時她正在臥房對面的西正房裏坐地，由另兩名侍婢荷香、蘋香侍立在後。她命蘋香去喊奉命守在臥房門口的芸香、艾香回來。一來歐陽夫人早晚梳洗向來都歸芸香、艾香服侍。二來她也要問問，在她臥房裏補覺的相國大人龐松可會睡醒過來沒有？

不會想到，蘋香匆匆忙忙的奔回西正房稟報：

『啓稟夫人，臥房門外，並無芸香、艾香兩位姐姐的蹤影。』

歐陽夫人忙問：

『那——相爺呢？』

蘋香垂手答道：

『婢女也曾偷偷掀開門帘看過。夫人床上被褥凌亂，相爺好像已經起床走了！』

『咦！這就怪了！』

歐陽夫人眉頭緊皺，滿心納悶。——按理，如果龐松起牀離去，芸香、艾香這兩個丫頭，一定會到西正房來稟告自己。怎麼相爺不在，連芸香、艾香也會杳無蹤跡了呢？歐陽夫人正在苦苦惴想，芸香、艾香會到那兒去了？西正房門外，花廳之上，忽然傳來一陣細碎急促的脚步聲響。緊接着又聽見芸香、艾香在一疊連聲的喊着：

『夫人！夫人！』

歐陽夫人提高聲浪，應了一聲：

『芸香、艾香，我在這兒！』

門帘一掀，芸香、艾香爭先恐後的擠了進來。歐陽夫人定睛一看；兩名心腹侍婢，一般兒的滿面憂惶，直跑得氣喘咻咻。芸香、艾香一見荷香、蘋香也在屋裏，便由芸香自作主張，一聲令下：

『荷香、蘋香，妳們倆都到花廳門口去守着，不管是誰來，統統給我攔住！』

荷香、蘋香答應了聲：『是！』兩人忙不迭的快步走出門去。這一頭，歐陽夫人正爲芸香、艾香的神情慌張，舉止失常。深感莫名其妙，如墜五里霧中。不由的站起身來，急切問道：

『芸香、艾香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』

於是兩名侍婢，一致上前，附在歐陽夫人的耳邊。妳一言，她一句，把方纔一兩個時辰裏兩人的所見所聞，巨細靡遺繪聲繪影，說了一個一淸二楚，明明白白。驚耗之來，大出意外，當時可眞把個深居相府的歐陽夫人，聽得呆了！——歐陽夫人瞠目結舌，怔愣了好大半晌，方纔嘴唇囁動，掙出一句問話來：

『果——果眞會有這種事呀？』

『哎呀夫人！』艾香情急，脫口而出的說：『這都是婢女兩個親眼所見，親耳所聞。千眞萬確，斷乎不假的事呀！』

『是麼！夫人，』芸香也在一旁幫着腔道：『像這種驚天動地的大事。婢女兩個又怎生編造得出來呢？』

『歐陽夫人凝神一想，芸香、艾香這話說得很有道理。當時不由她不相信了。她一相信，頓時便心如刀割，五內如焚，連連跺脚，恨聲不絕的說：

『相公啊相公，你不聽我勸。果然做出這種抄家滅門，貽臭萬年的禍事來！』

言訖，勉定心神，强自鎭靜。決心施展出快刀斬亂麻，及時補救的手段。便喊芸香、艾香——

『妳們兩個，趕緊去把相爺請到這兒來！』

芸香、艾香答應一聲：『是！』一個轉身，拔足飛奔。兩人一直到花廳門口，芸香驟然兜起一樁心事。她停下脚步，向艾香道：

『咱們該上那兒去找相爺呀？』

一聲問，果然把艾香問愣住了。相府之大，儼若一座村鎭。除了歐陽夫人所住的第四進正屋

，第十三進撥作了東洋忍者舘。餘下的第五進到第十二進，整整八進房屋。每一進都是亭台樓閣，重門叠戶。至少也有幾十上百個房間。而龐松一向貪淫好色，他在朝爲官好幾十年，前後娶了二十六房姬妾。除此以外，府邸各處，但凡是稍有姿色的丫鬟傭婦，吃他一時偶然興起，給他玷汚了的簡直不計其數。所以龐松相府規矩，龐松夜歸何處，簡直就是個天大秘密。芸香、艾香計算時間，龐松離開東洋忍者舘，少說也有一炊飯功夫。這時候，龐松一定早已到了那位姨娘的房間，在那兒尋歡作樂，色授魂與去了。想要找到他的人影，豈不是猶如大海撈針，要比藍天還難?!

芸香、艾香低低切切的一商量，夜深人靜，龐松蹤跡難尋。這是連歐陽夫人也知之甚稔的實情。當今之事，救下靖國公主的性命要緊，不如轉身回房，向歐陽夫人據實稟報。如此這般，也好另作計較！

兩人打定主意，正待轉身折回。西正房裏的歐陽夫人，心神稍定，思路便活。她也想起一時難以找到龐松這一層來。匆匆邁步出門，大聲一喊：

『芸香！艾香！』

芸香、艾香聽見，趕忙答應，迎上前去。聽那心憂如焚的歐陽夫人又在焦躁不已的道：

『將近三更天了，誰知道那老賊會挺到那兒去呢？妳們倆就別多費功夫再去找了。此刻我還有要緊的話問妳們呢？』

芸香、艾香應了聲是，一左一右的把歐陽夫人扶到一張太師椅上去坐定。歐陽夫人頓時就問：

『妳們倆可認得靖國公主？』

『認得，認得！』芸香搶先答道：『夫人，端妃娘娘跟夫人十分要好，一年總有好幾次，會把夫人請到宮裏去閑話家常。就在上上個月，婢女和艾香服侍夫人進宮，覲見端妃娘娘。那靖國公主還在毓秀宮御花園裏，跟婢女兩個談了好大半天武藝呢？』

『端妃娘娘聰明正直，又是文武雙全。』歐陽夫人提起端妃，不禁眼中掉下淚來。她淚流滿面，聲嗓瘖啞的道：『方纔我聽你們兩個稟報，皇上昏迷不醒，靖國公主逃出京師，又被東洋忍者追殺。由此推想，端妃娘娘準是已遭皇后和老賊所害，多半不在人世了！』

芸香、艾香心中一酸，默默的低下頭去。兩人都不知怎樣答腔纔好。

歐陽夫人嗚咽梗塞，掏出條手絹來揩揩眼淚，擤擤鼻涕。臉上神情一轉而爲義形於色，悲憤交集，她恨聲不絕的往下說道：

『可恨皇后和老賊心狠手辣，有如豺狼虎豹。謀害了端妃娘娘，還想斬盡殺絕，除掉靖國公主，芸香艾香，當今之計，我們祇有先救靖國公主！』

『夫人，』艾香接口便問：『我們又該怎樣去救靖國公主呢？』

『要救靖國公主，就在妳們兩個人身上！』

艾香一聽，慷慨動容。她上前一步，高聲的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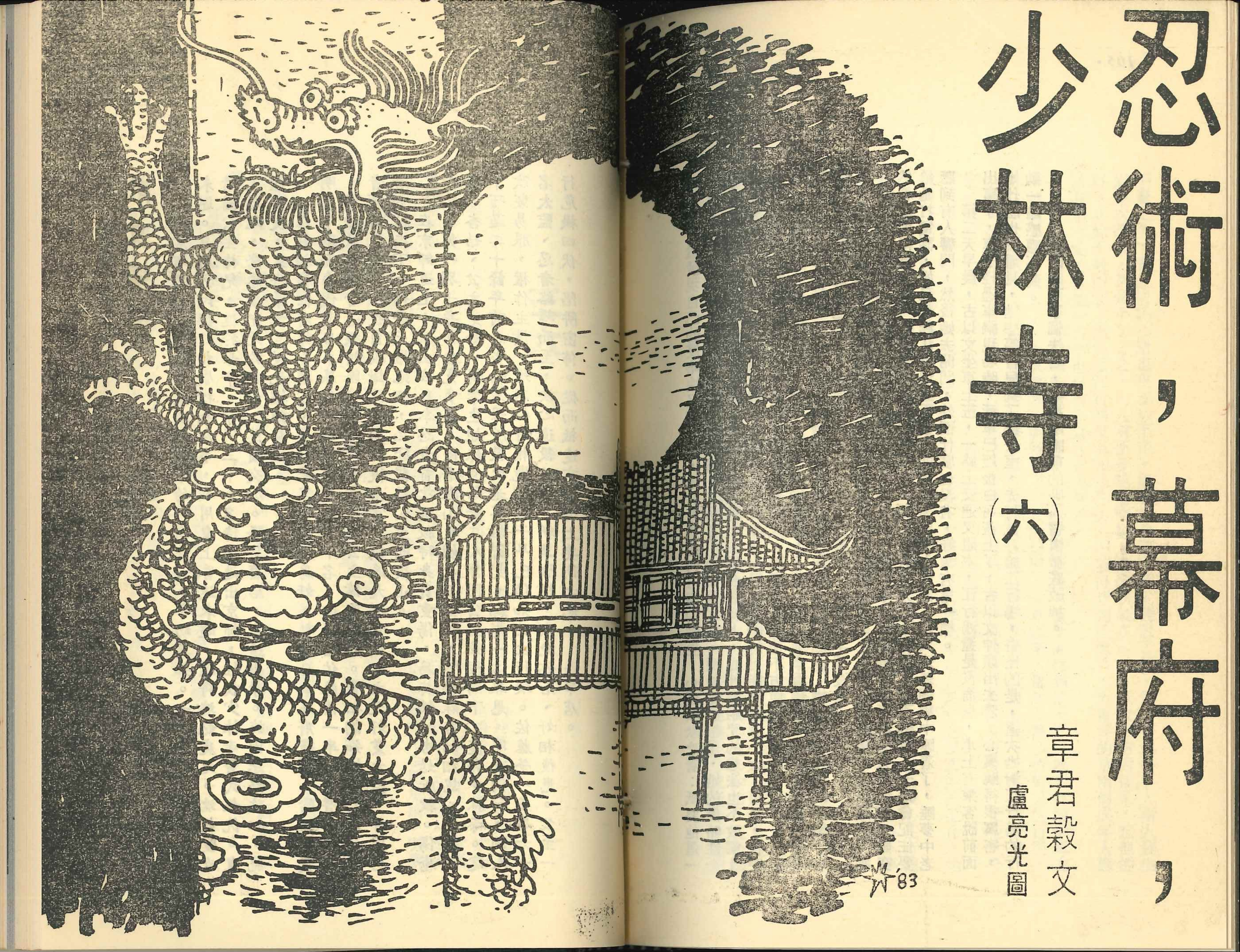
『夫人！祇要能救得了靖國公主，那怕要芸香姐姐和我火裏去，水裏來，我倆也是心甘情願！』

『好極了！』歐陽夫人心中一喜，霍然起立，她伸手一指的說：『芸香、艾香，妳們倆這就連夜動身，沿着從京師到少林寺的大路，一路尋訪靖國公主。一旦找到了她，我要妳們從此追隨在她的左右，充當她的幫手。不論東洋忍者狙殺，還是遇到什麼危險，妳們都得跟公主殿下合力抵禦，到死方休？』

芸香、艾香心知事態緊急，間不容髮。當時兩姐妹便拜了下去，語音十分果決的說：

『夫人儘管放心，婢女們這就啓程。從此刻路，婢女二人當天立誓，誓與公主同生共死，寸步不離！』

（未完待續）


忍術，幕府，
少林寺（六）
章君穀文
盧亮光圖

前文提要

在京師禁宮：皇上專寵端妃娘娘的一名侍女，年幼無知。一時衝動，謀刺皇上未遂。皇后方氏與奸相龐松相勾串，利用皇上昏迷未醒，逕將端妃處死。端妃愛女靖國公主梅兒，迫於母命，挈同三十六名侍衛逃出京師，往投少林寺習武報仇。皇上甦醒，驚悉愛妃死於非命，悲憤交加。降旨廢后，永遠幽禁。旋因急怒攻心，龍體不支，又告暈倒。從此纏綿病榻。

在奸相龐松府邸：龐松、龐世蕃父子朋比爲奸，私通日本幕府將軍，陰謀顛覆明室，取而自代。日本幕府將軍密遣忍者五十名，由藩士佐藤榮一率領，潛居相府，龐松派出忍者追殺靖國公主。侍衛盡死，公主倖免於難。龐松詗知赫然大怒。忍者頭目左衞門切腹自殺謝罪，龐松復由宮中調派大批素識公主之奸黨太監，伴同忍者分批南下。佈署天羅地網，必欲截殺公主而後止。

在京師道上：公主在日本忍者首次追殺時身負重傷，爲其姨妹杏姑所救。傷癒以後，與一別十年，含寃負屈，匿居深山之姨母王如英，暨姨妹杏姑相認。中表至親，杏姑、公主竟如一對孿生姐妹。母女二人伴同公主兼程南下，直奔少林寺。途中巧遇二十餘年前爲杏姑父母所救之老英雄鄧彪。鄧彪一心報恩，堅欲同行。四人改裝易服，權作主僕。殊不知奸相龐松父子早已偵知公主行蹤。佐藤榮一正率六十名太監、忍者絡繹而至，決心追殺公主，斬草除根，永絕妬后、奸相後患。公主一行危機四伏，陷阱密佈。從而抵達京洛道上要衝之地——長辛店。

三六

兪大娘、杏姑、公主、老鄧彪一行，是在日薄崦嵫，暮靄蒼蒼時分，到達長辛店的。雖說是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。然而長辛店終究是京南重鎭，交通要道，所謂萬商雲集，軟紅十丈的所在。天光乍收，四處一黯。店鋪客棧，茶樓酒館，登時便上燈燃燭，點綴著通衢鬧市，一片光明璀璨景象。宛如上元燈節，處處都是火樹銀花，奪目欲眩。——杏姑畢竟是個十七歲的大孩子，潛居深山，一住十年。幾曾見過這種熱鬧繁華場面。忍禁不住又是笑逐顏開，手舞足蹈，嘴裏一個勁兒的直在嚷道：

『娘！老鄧伯！咱們快到那邊看燈，瞧熱鬧。上館子裏大吃大喝去！』

一邊嚷喊不停，一邊拉一把兪大娘，扯一下老鄧彪，再挽起公主的藕臂。歡天喜地，拉拉扯扯，死氣白賴的要到大街上去。

偏有個老鄧彪，心中擔憂，步步爲營。小杏姑纔一伸手拉扯，他順勢將小杏姑一把拖向自己。嘴巴附在她的耳邊。聲嗓低切的數落她道：

『瞧妳！又孩子氣了！追兵在後，處處陷阱。難不成妳想到廣人稠衆的地方去拋頭露面，敗露行藏？害大家夥兒白白的送了性命！』

連兪大娘也在一旁呵責：

『別攪和了！杏姑，也不想想，這那是咱們看熱鬧，吃喝玩樂的時候?!』

杏姑一連碰了兩個釘子，挨了兩次埋怨。暗地裏一賭氣，自然而然，便撅起了一張櫻桃小嘴。公主在一旁看得眞切，心中老大不忍，悄聲的安慰她說：

『都怪我，連累了妳們，什麼事都不能盡興！祇不過，祇要我們到了嵩山少林寺，見到了智方丈，那時候妳就可以自由自在了。』

公主婉轉譬解，用意是說：祇要兪大娘、杏姑、鄧彪把她平安無事的送到少林寺，付託給了智方丈。她們三個就可以各奔前程，隨興之所至，愛上那兒就上那兒了。偏祇是，杏姑心高氣傲，兜頭給兪大娘、鄧彪潑了兩盆涼水，正好在氣頭上。一聽公主表妹這麼說時，不假思索，脫口而出的便這麼衝出一句氣話：

『哼！妳沒聽老鄧伯在說什麼後有追兵，處處陷阱？依我看哪，就憑我這個德性呀，這一輩子也甭想到得了少林寺！』

言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。兪大娘、老鄧彪耳聽得杏姑這麼一說。兩個老的全都不約而同，暗地裏一顆心筆直往下一沉，一聲喟歎：

『哎呀！祇這便是不祥之兆！』

兪大娘、老鄧彪神情黯然，對望一眼，也不言語。由老鄧彪大踏步上前，在頭裏帶路，他領着兪大娘母女三人避開急管繁絃，摩肩接踵的大街。走進一條兩旁住家閉門扃戶，暗暗沉沉的小巷。夜幕漸張，密雲遮月，小巷子裏無燈無火，簡直的就是伸手不見五指。更苦的是小巷路面，一概用鵝卵石胡亂砌就，路面忽高忽低，凹凸不平。祇有老鄧彪是輕車熟路，來去自如。那兪大娘、杏姑和公主便祇有瞎摸亂闖，脚步踉蹌。左轉右折，一行四人在小巷子裏鑽來鑽去。好不容易熬到老鄧彪在一座石庫門前站定，走上三級石臺階。兪大娘、杏姑、公主都在階下靜候，眼看着老鄧彪在石庫門的門扉上一長兩短，篤篤篤的敲了三下。

又凝神屏氣的等了半晌，方始瞧見木板門扉縫裏透出一道白光。門裏門外一般兒的悄無聲息，一線之光越來越亮，顯見門中人已經走近大門後頭了。直到這時，門裏方纔響起一陣老邁蒼蒼的問話聲：

『請教，是那一位？』

門外鄧彪，壓低聲嗓應聲而答：

『鄺師鄧彪！』

門裏偏不答話，呀然一聲，大門自內打開。兪大娘、杏姑、公主迎着燈籠光看去。不覺怔了一怔，應聲開門的是一位傴僂老翁，鬚髮全白。身高祇有四尺不到，比起老鄧彪來還要矮一個頭。看他的年紀，怕不將近八十，這位老人家身材瘦小，兩手兩脚裏在黑衣黑褲裏，瘦得像是四支短竹桿，祇看到他空蕩蕩的衣褲，被陣陣夜風吹得啪啪生響。身子更單薄得彷彿一截枯木。全身唯一的特徵就祇一顆笆斗大的腦袋，偏又是個上方下尖的甲字臉。他兩頰全癟，就祇瞧見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神完氣足，精光四射。骨碌碌直盯着兪大娘母女三人，上下打量。

却是那形容枯槁的老人家並不開口問話，老鄧彪也無意介紹雙方，表明來意。老人家看够了兪大娘母女三人，一語不發，拎着隻燈籠扭頭便走。老鄧彪馬上就轉過臉來跟兪大娘使個眼色。兪大娘會意，伸手一招。讓杏姑、公主跟在她的後頭，亦步亦趨的走進了石庫門。

三七

小巷子湫溢狹窄，石庫門泥灰剝落。然而一進門裏，偏又令人眼睛一亮，陡然覺得別有洞天。老人家拎着燈籠在前頭領路，燈籠光映照所及之處，進門便是一座牆上掛着兩乘大轎的轎廳，廳後又是一座白石鋪砌，十丈見方的前院。兩旁還有兩條雕漆欄杆的抄手走廊。穿過庭院拾級而上，更是一座接連五開間，高大寬敞，佈置富麗堂皇的大廳。

老人家引領衆人到大廳右首，自己在一張八仙桌的下首主位坐定。反倒由老鄧彪伸手延請，讓兪大娘在首席居中坐下。杏姑、公主雙雙坐在左側，他自己則在右側打横相陪。一直到賓主四人全部落座，老鄧彪跟老人家始終沒有說過一句話。

他祇是向老人家深深的一點頭，老人家便伸出一雙枯瘠瘦削的鷄爪手。令人驚訝的是那兩隻手竟會堅定有力，清脆嘹亮的連拍了三下巴掌。掌聲響處，廳堂左右兩側，還有廳底屏風後面，陡然之間便閃出七八名男僕女婢。他們有人空着雙手，有人捧着托盤。走路行動一概的悄無聲息。

男僕女婢各有職司，進退舉止井然有序。尤其動作快得像是一陣旋風。纔一眨巴眼功夫，便已經將廳上的燈燭全部點上。讓偌大一座廳堂燈火輝煌，纖髮畢現，照耀如同白晝。

杏姑一陣歡喜，險些失聲驚呼，也像老人家那樣劈劈啪啪鼓起掌來。她那喜形於色，雀躍三百的神情模樣寫在臉上。恰巧被俞大娘一眼瞥見，唯恐她失儀失態，貽笑大方，趕忙的就狠狠瞪她一下！

俞大娘一瞪眼，小杏姑頓時驚覺。她連忙按下興奮，勉定心神。再掃一眼八仙桌上，啊也！剛纔自己祇顧去看廳堂各處，燈火通明。偏沒注意不知何時，這幢宅第裏那七八名男僕女婢，早就在八仙桌上擺好了一桌豐盛酒席。鷄鴨魚肉，燒炒爆煸，端的是四盤八碗，色香味俱全。更使杏姑爲之咋舌的是：金匙金盞，名瓷杯碗，連同末端包銀的象牙筷。全都一人一份，整整齊齊的放好在在座五個人的面前。

杏姑心中又是一喜，偏過頭去。貼近公主表妹的耳朵，說了句悄悄話——

『這戶人家的行事鋪排，動作那麼快。眞是叫人又羨又愛！』

公主含笑點點頭，也側轉臉去想答個腔。却是視線又接觸到俞大娘嚴厲警告的眼神。她不自覺的吐吐舌頭，又把話給嚥回去了。

當其時，上燈安席過後的男僕女婢，全都躡足倒退，貼牆侍立，聽候主人的差遣。却是老人家眼看桌上酒菜齊全，先還不請客人開動。他鶴起鶻落的作了個手勢。右手倏然一舉。隨即往後一揮。這時候，便聽見廳上的男僕女婢，轟雷般的答應一聲：

『是！』

然後，又像是在變戲法一樣，杏姑眼睛一霎。廳堂上七八名男僕女婢猛一下子就不見了。杏姑正在驚詫錯愕，莫名其土地堂。耳朵裏忽又聽到老人家語調虔敬肅穆的說：

『臣請公主殿下正位！』

三八

一語甫出，滿廳堂的人除了老鄧彪以外，全都大吃一驚，嚇得直跳起來。俞大娘臉色大變，靖國公主驚駭欲絕，杏姑暗地裏在把渾身氣力提到兩臂，她已經準備在必要的時候奮力出招，打出重圍！

畢竟俞大娘見多識廣，久經陣仗。是她頭一個恢復鎮定，回過神來。直立在八仙桌後，大惑不解的在向那位老人家辯解的說：

『老爺子！我們明明是平民百姓，母子三人。你怎說什麼公主殿下？』

那一雙巨眼，灼灼逼人的老人家偏就毫不理會。他向靖國公主雙手一拱，神情轉爲謙遜和悅的又說：

『公主殿下，容老臣先行君臣之禮，然後再和殿下家人相見！』

一會兒君臣之禮，一會兒家人相見。直把個靖國公主淋得一頭霧水，滿心惶惑。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應付是好。迫於無奈，她祇好向老鄧彪投以求援的一瞥。老鄧彪微微而笑，向她深深的點了點頭。緊接着，他又轉過臉去跟俞大娘情商的說：

『夫人！勞妳駕，暫且跟公主殿下換個位子！』

連老鄧彪都這麼明說了，俞大娘跟靖國公主唯有照辦。懷滿腔疑惑，一肚皮謎團。俞大娘讓公主往上首一站，面向正南，自己則悄悄的在她左首站好。與老鄧彪面面相對，恰好和杏姑站成一排。

老人家一看衆人各就各位，站好了班。便咳聲嗽，一臉虔誠，必恭必敬。雙手扶正髮髻，使勁拉直衣襟。跨前一步，雙膝一屈，身手矯健，動作熟練的行起三跪九叩首君臣大禮。靖國公主表示謙讓，不等老人家磕下第一個頭去，便退後半步身子一側。這就是她體念老人家年事已高，

祇受他的半禮了。然而就在這時，老人家又在朗聲的自家唱名，嵩呼千歲——

『臣，孝宗皇帝十一子朱厚㷆，覲見靖國公主殿下！願殿下千歲，千歲，千千歲！』

『啊?!』靖國公主全身一震，脫口駭喊：『老爺子你是孝宗皇帝的第十一子，那……那你老人家豈不是本宮的叔祖父？』

『十一叔祖！』老人家覲見過了，嵩呼已畢。腰幹一挺便站起身來。乾瘦枯癟的臉上，開始漾一抹微笑。親暱的望着靖國公主，往下說道：『先武宗皇帝登基，蒙他封我為景王。我的封地就在湖廣安陸。後來是我眼見奸臣當道，朝政不修，我自己又沒子嗣。為了免禍，乾脆奏請妳父皇撤封歸藩。這纔隱姓埋名，搬來這長辛店住下，圖個桑榆暮景！』

三九

千里逋逃，邂逅尊親。靖國公主頓覺得一股溫馨，湧上心田。她眞恨不能撲上前去抱住這位十一叔祖，痛哭一場。傾吐一下她深心之中的千古奇冤，無窮憾恨。但她終於還是竭力忍住。陡然又想起老景王所說的『家人相見』一語。立刻便上前幾步，雙手攙扶。把老景王攙到廳堂中央，一張坐北朝南的交椅上坐好。自己也整整衣冠。因為女扮男裝，祇好學那男孩兒樣，也跟老景王行那三跪九叩首的大禮，口中說道：

『姪孫女朱梅，叩見十一叔祖！』

『好說！好說！』老景王樂得嗬嗬直笑，傴身向前，雙手扶起了公主。公主剛往老景王的左首一站。俞夫人趁老景王回身落坐，便一拉老鄧彪和杏姑，三人兩前一後的也磕下頭去。從此以後，俞大娘、老鄧彪和杏姑，就一致改口尊稱他為老王爺了。

祖孫相認，重新見禮過了。老王爺便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，喜上眉梢，笑逐顏開。他殷勤的催促各人入席用飯。伸手輕拍公主的肩背，愛憐的說：

『今兒個走了一整天的長路。這會兒，祇怕妳早就餓狠了？』

『還好，十一爺爺！』梅兒乖巧，她扶着老王爺緩步入席，一邊柔聲的回答他那一問道：『好在我們路上有老鄧伯照顧。中午他還讓我們打了個尖。一頓麵食，吃得挺飽挺飽的！』

老王爺撚髯大笑，居然竟是嗓音響亮聲若洪鐘。他一面笑着，一面指着老鄧彪，高聲說道：

『你們找到鄧彪這個嚮導，總算是找對人了。鄧彪這老小子武功不怎麼樣。可是他闖蕩北五省好幾十年。水陸兩途，大路小徑，還有各地方的情形，他能比在他自個兒家裏穿堂過戶更熟！』

說得衆人哈哈大笑，連老鄧彪自己，也在笑個不停。老王爺以次一共是五個人。三老二小便在一團春風，一片笑聲中相將入座。祇不過，這一回席次有了更改，老王爺居中、俞大娘跟杏姑、梅兒左右打橫。老鄧彪落了個敬陪末座。

席間，老王爺對梅兒關懷體貼，暱愛已極。他親自為她佈菜，殷殷的讓她多吃喝點兒。乘着老王爺和梅兒祖孫相聚，親情洋溢。俞大娘側過臉去，壓低聲嗓，悄聲的問老鄧彪道：

『你早認識老王爺了？』

『認識倒是挺早，』老鄧彪附在俞大娘耳旁，在用氣音答道：『就祇是——，以前我祇曉得他跟皇室沾着點邊。直到今兒個他眞人亮相，我這纔知道他是位王爺。而且還是當今皇上的堂叔呢！』

『那老王爺的武功底子……？』

『高，高，高！』老鄧彪一伸大拇指，脫口讚呼。又自嘲的一笑：『夫人！妳沒聽見，剛纔老王爺還在說我的武功不怎麼樣。連我勤修苦練好幾十年，都沒看在他老人家的眼裏。老王爺的武功之高，夫人妳也就可想而知了！』

俞大娘聽說，輕咬下唇，略一沉吟。隔一會兒，方才找個空檔問道：

『老王爺今年高壽？』

『八十又七！』老鄧彪眉梢一揚的答道，又問：『夫人！妳看他老人家那種靜如處子，動若脫兎的身手，也能揣想得出他是坐八望九的老人家嗎？』

俞大娘驟然感從中來，她一聲低喟的說道：

『人生七十古來稀！晚景雖好，畢竟是耄耋之年的大老了！』

老鄧彪忙問：

『夫人，妳是說——』

『噓！』

俞大娘短噓一聲，沒讓老鄧彪再追問下去。與此同時，暗中伸手一指，老鄧彪斜睨一眼。老王爺正在呵呵的笑，推開跟前的杯盞碗筷，笑着對梅兒說道：

『好了好了，酒足飯飽！梅兒，妳說妳吃不下了。那我就也該適可而止！』梅兒說是說適可而止。其實，在座五人，人人都吃足喝够，飽餮一頓，一口也吃不下去了。梅兒攙扶老王爺起立，俞大娘、老鄧彪、杏姑連忙跟着站起身來。

大門外頭，遠遠的傳來起更更柝之聲。老王爺聽見，便是一聲喊：

『梅兒！』

梅兒應聲答道：

『十一爺爺，可有什麼吩咐？』

老王爺伸手指指點點的說：

『今兒個，妳是累了，飽了。十一爺爺我可是醉了，睏了。咱們爺倆，一老一小，誰都別再逞能，各自回房去睡。至於那些個宮中變故，你們娘兒仨的當前處境。究竟是留是走，何去何從？不妨等明兒個一早，梅兒妳十一爺爺頭腦清醒過來了，再給妳們拿個主意！』

老王爺既然這麼說了。梅兒、俞大娘、杏姑，乃至於老鄧彪，也就只好相率點頭，躬身應了聲：

『是！』

老王爺連稱：『好，好。』脚步踉蹌，走了幾步。又回過頭來，打趣的跟梅兒說道：

『反正有妳沒妳，我都得過！雖說這會兒我難得開懷，有了那麼一丁點兒醉意。可是，妳最好還是別來扶我。』

梅兒難免有點擔心，她好意的問：

『十一爺爺！你要不要叫個下人……』

『不要？』

老王爺回手搖搖，斷然拒絕。梅兒無可奈何，祇能上前一步。眼睜睜的望着老王爺身子搖搖晃晃，人在跌跌撞撞，衝向廳堂左首的正房。却是，他一到房門口，一道門帘，就從門裏高高的掀起。房門裏一左一右，伸出兩隻女孩兒家的纖纖玉手，一把扶住了老王爺。然後門帘一放，老王爺安然的進入他的正房了！

四〇

梅兒放心的一聲長吁，轉過身來。跟俞大娘、老鄧彪和杏姑面面相對，會心一笑。忽又見老鄧彪驀地眉頭一皺，眼珠一轉。一臉惝怳迷惑的說了聲：

『咦？』

俞大娘接口便問：

「鄧彪，你咦什麼？」

『莫非是——老王爺真喝醉了呀？』老鄧彪右手使勁的搔頭：『他就把咱們四個撂在這兒，也沒吩咐一聲，咱們上那去睡？怎麼個睡法？』

末後一個『睡』字，還在餘音嫋嫋。杏姑清清楚楚的瞧見。老王爺的房門口，又是門帘一掀

。緊跟着，就有一名男僕，兩名婢女。埋頭疾走，步履輕悄，筆直的在向他們走來。

男僕走到老鄧彪跟前，屈膝半跽，請了個安。恭恭敬敬的說道：

『家主人吩咐，叫小的服侍鄧老爺子安歇！』

老鄧彪轉臉朝向俞夫人她們，得意的一笑。說道：

『夫人！兩位小姐，明兒見！』

便在那位男僕的側身引領之下，大搖大擺的走進了廳堂右首的那間正房。

兩名婢女，一般兒的秀麗端莊，落落大方。並肩齊步，直到俞大娘、杏姑和梅兒的面前，蹲身檢袵，萬福爲禮。由站在左邊的一個，——口齒清晰，聲調清脆悅耳，她在柔聲的稟告：

『夫人！婢女名叫小春，是老王爺分撥來服侍夫人的。』再伸手一指她右邊那名明眉皓齒，一臉機伶相的婢女道：『她叫小秋。老王爺吩咐，兩位小姐，全都歸她侍候！』

『那好極了！』俞大娘點點頭，伸手掩口，打了個呵欠。方說：『時候不早，就勞煩妳們兩位，帶我們娘兒倆去睡吧！』

小春、小秋，齊聲應是。卻是人分兩處，各奔西東。小春領着俞大娘，自去東廂房就寢。小秋卻一邊帶路，一邊直在說着：

『兩位小姐，這邊請，這邊請……』

她把杏姑、梅兒，帶到西廂房裏。正中是一座花廳，兩旁各有兩間耳房。請杏姑、梅兒在花廳中央的一張圓桌旁坐定，小秋便忙得脚不沾地的去端來兩杯熱氣騰騰的香茗，慇懃的說：

『茶能解酒，兩位小姐多用點兒吧。』

杏姑、梅兒笑着說聲：

『謝謝。』

端起茶來，着實喝了幾口。這時候，小秋又在伸手指指點點的說：

『這邊屋裏，南北兩間耳房，佈置陳設一式一樣。兩位小姐不妨隨便挑一間睡！』

杏姑、梅兒互望一瞥，眼神之間，彼此心領神會。便由杏姑開口答道：

『不！小秋，這些時我們姐倆在一起睡慣了。我看我們還是共住靠裏的那間北耳房吧。』

小秋應聲作答：

『那——小秋得跟兩位小姐告個罪，把南耳房裏該用的那份衣裳什麼的拿過來！』

說罷，她便一個轉身，走進南耳旁裏。不一會兒，雙手抱了一個包袱出來，正好杏姑、梅兒已將一杯香茗喝完，便也起身，跟那小秋一道進了北耳房。——雖說是廂房裏的一間耳房而已，卻是房間高大寬敞，屋裏窗明几凈。尤其錦帘綉幔，鋪陳華麗。跟官宦人家的正房相比，絲毫不見遜色。

小秋走到一張朱紅雕漆圓桌之前，就着圓桌，打開包袱。杏姑、梅兒好奇的跟過去看時，但見包袱裏有幾領嶄新的錦襖羅裙，白紡中衣。還有一隻梳粧盒子，一只鏤刻着麻姑獻壽戲文的百寶箱。掀開箱蓋，頓時便是珠光寶氣，令人眼花撩亂。原來那百寶箱裏滿貯着金釵玉簪，珠鍊翠釧，盡是女人家的首飾。

杏姑望望桌上的女用衣裙首飾，再望望自己身上的一襲男裝。覺得極是有趣，扭頭便跟那小秋開個玩笑道：

『我們倆明明是一身男裝，兩個青年男子。小秋，妳爲什麼口口聲聲喊我們小姐，還拿這些個女人家的衣裙首飾給我們呢？——莫非是，妳要把咱們倆變成姑娘家呀？』

『別逗了，大小姐！』小秋格格的笑，『這府邸裏上上下下，誰不知道？今兒一早，就有鄧老爺子的一名徒弟連夜趕來。稟告我家老王爺，說是起更以前，鄧老爺子要帶三位女眷，其中兩位是女扮男妝。到這邊府邸來暫且住下！老王爺早就叫我們準備好這些啦！』

杏姑一聽，恍然大悟。雙手一拍的道：

『我說呢！老王爺怎麼會有未卜先知之能，知道我們要來。原來老鄧伯早就派人知會了他呀！』

小秋嘴快，接口又說：

『老王爺聽說妳們三位要來，行事好不愼重，機密。頓時傳令，不許走漏半點風聲。還有，妳們三位到時，要由他老人家親自應門。不經老王爺指派，允准，隨便那一個都不准在妳們三位跟前露面！』

『難怪！』杏姑聽得直在點頭的道：『我剛才瞧見老王爺連拍三下巴掌，就有七、八個人趕到廳上點燈，安席，當時我就好不納悶，老王爺的府邸裏有那麼多下人，爲什麼還要老王爺親自去應門開門呢？』

小秋抿脣而笑，透點神秘的問杏姑道：

『大小姐，妳可曉得，老王爺這座府邸裏，上上下下一共有多少人？』

杏姑想了起來答道：

『方纔彷彿聽老王爺說過，他老人家竟是並無子嗣。』

小秋傴身向前，悄聲的說：

『老王妃早年病故，並沒有給老王爺留下一男半女。老王爺因爲悼念老王妃，他老人家一不續絃，二不納妾。就這麼二三十年下來，從安陸王府到這邊府邸，老王爺始終都是孤家寡人一個！』

『那麼，』杏姑自作聰明，洋洋得意的打個哈哈說道：『我想起來了。剛才到大廳上安席的一共是四男四女。照此推算，老王爺這座府邸，連他老人家在內，一共是五男四女九個人！』

不曾想到，小秋聽了竟會失聲大笑。直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，她一時閃神忘形，天眞爛漫的伸手一指杏姑，高聲說道：

『纔只五男四女九個人？大小姐，妳未免太小看咱們老王爺這座府邸了！』

杏姑以爲小秋是故露狂態，嘲笑自己。難免怫然不悅，沉下臉來問她：

『那妳說呀，這兒究竟有多少人？』

小秋伸出雙手，一五一十的細細數來：

『轎廳兩旁兩位門公，十六名轎伕兼護院。上房裏四個老媽子，四個丫鬟，八位聽差。再加上厨房裏十七個掌杓，下手。歸裏包堆一起算，這幢府邸裏裏外外，連老王爺一位主子在內，一總是五十一個人！』

『哇！』杏姑訝異得掄圓了眼睛：『眞瞧不出，這兒會有五十個傭人在服侍老王爺一個人呀？』

小秋一本正經，辯白的說：

『咱們這五十個人，可以說是傭人，也可以說不是傭人！』

『爲什麼？』

『因爲——，』小秋頓一頓，瞟一眼梅兒。見她也聽得興致盎然，這纔再往下說：『這五十名男男女女，都是以前練過武功。再經過老王爺精挑細選，方始陸陸續續被帶進這府邸來的。所以但凡在老王爺身邊的人，說得好聽點兒，也稱得上是他老人家的徒弟！』

『徒弟？』梅兒大爲驚異，揷嘴便問：『老王爺今年八十七了，還教妳們練武？』

『每天早晚兩次，』小秋眉飛色舞的答道：『早上一趟走拳，晚間一遍兵器。誰沒練好，誰就不許吃飯！』

『哇！』杏姑輕緩的搖頭讚歎：『他老人家的精氣神，可眞了不起！』

『咱們老王爺不但精氣神特別好，』小秋比手畫脚，越說越得意了：『而且眼力格外高，常聽人說，他老人家能一眼看穿別人的五臟六腑。年輕的時候，他老人家還有個「神眼景王」的綽號哩！』

『神眼景王?!』

梅兒和杏姑不約而同，唸叨一句。打這會兒起，兩姐妹從心眼兒裏把老王爺佩服得五體投地。尤其是梅兒她直在暗忖：怪不得，自己喬模作樣，女扮男裝，還以爲裝扮得挺像，偏就給老王

爺一眼看穿，認出自己是當朝的靖國公主了。

小秋跟杏姑、梅兒聊了一會兒天，讓杏姑、梅兒把這座神秘王府的情形，摸出了一個概梗。刻漏將盡，快到二更天了。小秋一看上房裏燈火全熄，便要幫杏姑、梅兒盥洗、更衣。杏姑趕忙伸手直搖，連稱不必！叫小秋早些去睡，又說：

『盥洗梳櫛，沐浴更衣。全是我們平時自己做慣了的。妳就讓我們一切自理好了！』

小秋猶在堅持該她親手服侍。杏姑一急，乾脆把她往門外一推。又連忙把房門關上，不許她再進來了。與此同時，斷然下令：

『小秋，妳這就去睡！』

四一

次日一早，杏姑、梅兒原商議定了要去參觀老王爺授徒練武。却是兩姐妹一日長程跋涉，晚上又喝了幾盅酒。兩人一致昏昏沉沉睡過了頭。杏姑一覺醒來，睜眼外望，已是紅日滿窗，強光射眼。杏姑不由一驚，欠身坐起。伸手去推那猶在自己身畔呼呼大睡的梅兒：

『梅兒！快起來！妳瞧，這時候祇怕已經是正午了！』

梅兒一聽，登時清醒，她一骨碌坐直起來，嘴裏還直在催促杏姑道：

『快！快！咱們趕緊點兒梳洗更衣！』

兩姐妹手忙脚亂，攪成一團。匆匆的梳洗一過，換上女兒家的新衣。又一前一後，往外頭走。纔掀開門帘，搶上花廳，一眼瞧見小秋手持寶劍，額上珠汗點點，口中嬌喘吁吁。她正大踏步的一脚邁進花廳。杏姑一見小秋，開口便問：

『妳們已經練過了武？』

小秋把寶劍往花廳正中牆壁上一掛，扭轉身來回答杏姑的那一問道：

『練過了！兩位小姐，這會兒老王爺他們正在大廳上，等着妳們去用早飯呢！』

杏姑、梅兒暗呼慚愧。加快脚步，便往正房大廳疾走。小秋一疊連聲的在喊：

『兩位小姐！等等我，等等我呀！……』

一面拔足飛奔，總算給她趕上了杏姑和梅兒。三人行同到廳上，放眼一看；——老王爺、俞大娘、老鄧彪，正品字形的坐在八仙桌畔等候哩。

杏姑、梅兒臉上一紅，上前向三位老人一一行過了禮。梅兒臉上訕訕熱熱的說：

『十一爺爺！我今早貪睡，着實起牀晚了。還累十一爺爺等我吃早飯！』

『不不不，梅兒！』老王爺爽朗的笑，慈祥和藹的道：『昨兒晚上我就吩咐過了小秋這丫頭，今早一定要妳們多睡一會兒。』

於是杏姑趁此機會也告過了罪。跟梅兒兩個，仍舊在昨夜晚餐的原位子坐下。早餐席上，老王爺祇顧喝粥，鉗口無語，衆人也不便搭訕。默默的吃完一餐早飯，丫鬟們迗上香湯布巾，讓衆人就在原位抹過了嘴。老王爺率先起立，輕輕的說了一聲：

『那邊坐！』

俞大娘、老鄧彪、杏姑和梅兒，魚貫般跟着老王爺踱向廳堂中央。眼看老王爺穩穩的坐上居中那張虎皮交椅。俞夫人、老鄧彪、杏姑和梅兒，方始分別在四張太師椅上坐定。

三老二小，五個人方在廳堂中央落座。老王爺又是右手一揚，往後一揮。支開了在廳堂上侍候的男僕女婢。梅兒頓時心知，這準是老王爺在要跟她們商議機密大事了。正在暗中思量，應該如何將生母冤死，自己險遭追殺的那些個傷心慘然往事。有條不紊，簡明扼要的稟告老王爺。然而，蜷縮在虎皮交椅裏的老王爺，先咳聲嗽，清清嗓子，一面深深的埋下頭去，一聲長歎，不盡喟然的一開口便說道：

『梅兒，妳生母端妃娘娘含冤負屈而死。妳自己慘遭奸黨追殺，險些迗掉了性命！這些個宮中劇變，我早就瞭然於胸，摸得一清二楚了！』

『啊?!』

俞大娘、老鄧彪、杏姑和梅兒，異口同聲，不約而同。頓時便發出了一聲驚呼。其中唯有梅兒，還在不能置信的問道：

『十一爺爺，你說你隱姓埋名，在這長辛店的陋巷裏深居簡出。何況皇后娘娘，奸相龐松，又把這些個事瞞了個滴水不漏，無人得知。宮中新近變故，你老人家又怎會曉得那麼清楚的呢?』

老王爺掀髯微笑，成竹在胸的答道：

『梅兒！妳若不信。要不要十一爺爺給妳講些妳出宮以後，宮中新近發生的事！』

梅兒正苦於無從獲知她父皇究竟怎麼樣了。一聽老王爺這麼說時，當下便着急的站起身來，一疊連聲的問道：

『十一爺爺，姪孫女求你快快見示。我父皇是否平安，我生母的遺骸有否安葬?還有皇后、龐松，他們此刻究竟怎麼樣了?』

於是，老王爺便兩指一疊，娓娓道來：

『妳生母無辜罹難，妳奉母命逃出京師。隔不久，皇上便甦醒過來。當他驟聞噩耗，一時急怒攻心，簡直痛不欲生。他原已降旨將皇后五馬分屍，車裂而死，爲妳生母報仇雪恨。禁不住龐松一再苦勸，方始改將皇后幽居坤寧宮，永遠不許出宮門一步，而且皇上還當天立誓，決不跟她再見一面！』

『那我生母的寃屈?……』

『皇上親自審問，楊金英直承不諱。她說她寧死也不能誣攀端妃娘娘！』

『十一爺爺，那我父皇如今……』

老王爺慨然長嘆的答道：

『皇上悼念端妃娘娘，哀傷過甚，萬念俱灰。竟然得了個怔忡之症。時發時癒，眠食難安，已經一連多日不曾過問朝政了！』

舊憾新恨，齊集心頭。靖國公主心如刀割，肝腸寸斷。她再也撐持不住，欠身撲向俞大娘，頓時就是熱淚泉湧，號啕大哭，邊哭邊在聲嘶力竭的哀嚎：

『父皇啊！親娘呀！宮中慘變，骨肉離散！女兒不孝！爲甚麼我就不能代親娘而死，代父皇得病?!偏還在這兒東躲西藏，貪生苟活啊！』

梅兒的這一場痛哭，直哭得天昏地黯，日月無光。俞大娘老淚縱橫，摟着個靖國公主梅兒邊拍邊勸。老鄧彪站在一旁傷心落淚，跌足太息。杏姑一邊在同放悲聲，一邊直拉梅兒的胳臂，尖聲哭喊：

『表妹！表妹！妳別這麼哭嚜！像這樣哭法是要傷身子骨的呀！……』

唯有老王爺，端坐在虎皮交椅裏默默的流淚，口中嘟嘟嚷嚷的在說：

『讓她哭！讓她哭！可憐這孩子受盡了古今罕見，天下少有的委屈！你們就讓她儘情發洩，哭個痛快，把心裏的難受全哭出來！……』

偌大廳堂之上，哭號震天，哀聲不絕。靖國公主直哭得聲嘶力竭，淚盡涕枯。她屈膝半跪，伏在俞大娘的膝蓋頭上，猶在不停的抽搐，喘氣。她一止哭，俞大娘、杏姑、老鄧彪便也暫停悲聲。廳堂上門窗洞開，陽光普照。然而，璀璨的光亮掩遮不了深沉的悲哀，無上的慘痛。一廳之中，仍舊充滿着悲愴淒涼的氣氛。

久久，久久，梅兒方始抬起頭來，讓俞大娘替她輕揉那一雙哭腫了的眼睛。她聲嗓瘖啞的問道：

『十一爺爺，你老人家還沒有回答我；——我生母的遺骸，還有那奸相龐松……』

『梅兒！』老王爺揩乾淚水，漾一臉苦笑，柔聲的勸促她道：『妳先坐好，定下心來。十一爺爺還要妳見兩個要緊的人呢！』

梅兒無奈，祇好應聲：『是』。由俞大娘和杏姑左右扶掖，回到原位，重新坐定。她抬起腫澀的眼睛，閃望一眼老王爺。正好看到他舉起雙手，這一次，他祇連拍了兩下巴掌。

掌聲一響，便從廳底屏風後面，閃出兩名眉清目秀，兩眼炯炯有神，體態婀娜剛健的少女。

頭紮彩帕，身穿窄衣長褲。一身俠女打扮，背上還各自揹着一口寶劍。兩名俠女遶過老王爺的虎皮交椅，步步走向靖國公主。漸行漸近，容貌可辨。靖國公主定睛看得眞切，頓時便是一聲失口驚喊：

『咦?!妳們倆不是相府歐陽夫人身邊的芸香跟艾香嗎?』

四二

芸香、艾香步履輕捷，蝴蝶翩翩般飛到靖國公主的跟前。兩姐妹一致屈膝跪倒，磕下頭去。由做姐姐的芸香向上回話：

『啓奏公主殿下，芸香、艾香姐妹兩個，是奉了我家夫人之命。專程南來尋訪公主的!』

先是，杏姑站在靖國公主的身旁，聽到她的公主表妹在說：芸香、艾香是相府歐陽夫人身邊的人。『仇人見面，份外眼紅』，當下不由大吃一驚。再一看到芸香、艾香身揹寶劍，直搶她的公主表妹。一時情急，便橫身一攔。用自己的身子，遮住了靖國公主。等於是她在接受芸香、艾香的跪拜大禮了。與此同時，她更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驀地一聲嬌叱：

『妳們膽敢行刺?!』

說時，左腿盤馬，右腿彎弓。小蠻腰一挫，使一招猛虎藏山。緊揑粉拳，伸向腰後。準備隨時隨刻來上一手毒蛇吐信，猝然擊倒在她心目之中企圖行刺的芸香和艾香!

杏姑反應敏捷，動作靈活，招式推陳出新，變化莫測。直看得老王爺、老鄧彪頻頻頷首，心中暗自激賞，——難爲她小小年紀，便有這麼高强的武功。顯見得是將門虎女，俞大娘調敎有方了。

俞大娘會是太子太保、兵部尚書俞唯忠的誥命貴婦。當年也曾置身京師官場。對於京師顯要的家中情況，瞭如指掌。奸相龐松那位溫恭賢良，聰明正直的歐陽夫人，尤其因爲跟她氣味相投

，很談得來。二十年以前就已經成爲她的手帕交，姐妹淘。歐陽夫人和龐松忠奸有別，薰蕕異器，俞大娘確實是知之甚稔的。因此，她眼見自己的女兒杏姑一時不察，誤以爲芸香、艾香會對靖國公主有所不利。杏姑挺身而出，護定公主。俞大娘連忙便厲聲的加以喝止：

『杏姑!休得胡來!』

猶在嚴密戒備，俟機出招的杏姑，絲毫不敢懈忽。她頭也不回的在想跟她母親申辯：

『可是，娘——』

『杏姑!妳那裏曉得?!』俞大娘斬釘截鐵，斷然的說：『歐陽夫人賢德忠厚，正直無私!她跟奸相龐松大不相同。更何況，她和妳姨母端妃娘娘，還有爲娘的我，一向都以姐妹相稱!』

杏姑耳聽她母親這麼說了，再一回想，方纔明明是芸香、艾香在向自己的公主表妹磕頭行禮，說明她倆是由歐陽夫人差遣而來。當下心知自己全然會錯了意，便臉上一紅，訕訕的收了拳脚功架。再往靖國公主的身畔一站，細聽下文。

靖國公主伶俐曉事，誤會既已澄清。她便將自己表姐杏姑不明究竟，橫身阻攔那一節略過不提。和顏悅色的問那芸香、艾香道：

『歐陽夫人是讓妳們二位來……?』

艾香搶先答道：

『夫人命我們兩姐妹連夜南行，一路尋訪公主殿下。要我們從此追隨左右，充當殿下的幫手。不論東洋忍者狙殺，或是遇到什麼危險。我們都會跟殿下合力抵禦，到死方休!』

芸香緊接着慷慨動容的道：

『殿下!婢女們曾經在我家夫人跟前當天立誓。誓與公主殿下同生共死，寸步不離!』

『慢着慢着!』老王爺忙不迭的揷嘴進來問道：『芸香，妳方纔在說什麼東洋忍者狙殺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?』

『這——，』芸香因爲所知不多，顯得十分爲難，頓了一頓方說：『東洋忍者的事，相爺和

公子一向當作天大機密。即使在相府之內，也是瞞得鐵桶似的。就祇知道，一個多月以前，相府來了五十來名東洋忍者。他們是東洋倭奴，倒是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……』

艾香忙接口說：

『還有，也不知道他們是否會使妖術，不但能够高來高去，一飛沖天。而且還是來無影，去無蹤。一聲動作，快得像是閃電！』

四三

聽得在場的人，自老王爺以次，全都心兒一沉，眉頭緊皺。面面相覷的接不上一句腔來。就當年的武林人物而論，當時在座的全是一流高手。但是他們纔祇聽到芸香、艾香的幾句形容，便不由得爲之霍然震驚，舌撟不下了。世間果然有這麼利害的『東洋忍者』?他們果眞會使妖術?還是特別練就了什麼神出鬼沒、奇門遁甲功夫?未之前聞，也無從揣測，居然把這些武林高手都難住了！

『啊！我想起來了！』還是天眞無邪的杏姑，驀然憶及怵目驚心的那一幕。從而發出驚呼，打破了一廳的僵滯：『那天我在西山南麓，親眼瞧見一批怪物追殺我的表妹。片刻之間，就把汪雲他們三十六名侍衞殺得一個不留。我纔祇一霎眼，他們頓時就影蹤全無。這會兒回想起來，祇怕那些個怪物，就是芸香、艾香所說的東洋忍者了！』

『是的，小姐！』芸香連連點頭答道：『事後婢女們已經探聽明白，那天追殺公主殿下的，正是我家相爺派去的東洋忍者！』

『那妳們倆快說！』老王爺急切的問道：『芸香、艾香！妳們姐倆還探聽出來了些什麼?』

芸香、艾香應聲：『是！』兩姐妹便妳一言，她一句。將龐松自宮中回到相府，那一日半夜之間，她們兩姐妹的所見所聞；諸如東洋忍者頭目左衞門切腹自殺謝罪。龐松之命龐世蕃入宮，

調集認識靖國公主的奸黨太監三十名，配合三十名東洋忍者。由東洋藩士佐藤榮一親自率領，分批南下。在京師——洛陽嵩山道上佈下天羅地網，一路追殺靖國公主……全都說了個一明二白，淸淸楚楚。

『婢女姐妹兩個親耳聽見，』芸香末後一個詳細稟告：『那東洋藩士佐藤榮一，還在相爺跟前指天矢日的說：若再不能追上靖國公主，將她——呃，將她加害的話。佐藤榮一他說他就要跟那五十名東洋忍者同死謝罪，決不反悔！』

兩姐妹一口氣把一大段經過說完，偌大廳堂上鴉雀無聲，針尖落地依稀可聞。老王爺怒目奮睛、咬牙切齒。兪夫人憂心忡忡，雙眉緊皺。老鄧彪緊咬下唇，埋頭沉思。靖國公主梅兒惶惶不安，左右眄視。唯有個童心未泯，少年不識愁滋味的杏姑，一味好奇的東張張、西望望，瀏覽衆人的神情反應。心裏頭直覺得好笑。祇是怕又挨罵，沒敢笑出聲來。

良久，老王爺勉强的壓抑下滿腔怒火，他狠狠的一跺脚。一針見血，毫不容情的怒斥：

『神奸巨惡，利欲薰心！大膽龐松，他竟然敢勾結倭奴，引來忍者。在禁宮裏外戕害皇上愛妃，追殺靖國公主，祇這便是他要把皇室、朝廷所有忠良趕盡殺絕，好讓他篡奪大明江山的開端！』

『既然如此，』老鄧彪激發天良，熱血沸騰。一張臉脹得通紅的高聲叫道：『老王爺正好以當今皇叔的身份，立刻晉京，奏明皇上。請皇上撥亂反正，扭轉乾坤。拿下龐松父子和他們手下的東洋忍者，一併斬了！以杜後患！』

老王爺方待啓齒應允。兪大娘先已在着急得雙手直搖，尖聲說道：

『不可！不可！萬萬不可！』

『有什麼不可以的?!夫人，』老鄧彪正在滿腔憤慨，怒不可抑，居然就跟兪大娘當面頂撞起來了。他振振有詞的質問：『老王爺是皇上的嫡親堂叔，難道皇上會連老王爺的話也不相信?』

兪大娘明知道老鄧彪是忠義勃發，正在血脈僨興，不克自已。對於他的一時失態倒也不惱不

惱。仍然和顏悅色的在告訴他說：

『老鄧彪，你忘了。老王爺昨晚說過，皇上悼念端妃娘娘，哀傷過甚，得了個怔忡之症。時發時癒，已經一連多日不曾過問朝政。況且朝廷宮中，這會兒是由龐松、龐世蕃父子二人所把持。這狼狽爲奸的兩父子，也能讓老王爺順利入宮，揭發他們的禍國陰謀，謀逆之舉嗎？』

『對對對！夫人說得對之至！』俞大娘的一番分析，有如醍醐灌頂，使老鄧彪豁然清醒，他馬上就打躬作揖的說：『要不是夫人這一番精闢議論。萬一老王爺聽了我那貿貿然的一計，晉京面聖，那豈不是由我在把老王爺往虎口裏送嗎？該打！該打！該打！』

老鄧彪自疚自責，自以爲出語無狀，就該自己懲罰。還輕輕的摑了自己兩記耳光。逗得老王爺不覺莞爾。小杏姑更是難以遏忍，格格的笑了起來。

老王爺展顏一笑，滿腹憤懣平復了不少。便柔聲的喊道：

『梅兒！』

『在！』

『在座的這些個人裏，就祇有妳跟那些什麼東洋忍者交過手。』老王爺慈眉和目，凝望着梅兒問道：『依妳的看法，他們的武功，究竟是什麼底子，什麼來路？又高超到什麼程度？』

梅姑凝神一想，再次抬起頭來，滿臉苦笑的回答老王爺道：

『十一爺爺，說眞格的。你姪孫女跟汪雲他們那三十六名侍衞，簡直的就沒有機會跟他們交手。東洋忍者正如芸香、艾香所說的那樣。來無影、去無蹤，一飛沖天，一路追殺快得像是閃電。我——我被他們殺成重傷，居然連他們的模樣兒都沒瞧見。』

杏姑趕忙補充的說：

『老王爺，那時候我倒是站在高處，置身事外。居高臨下給我看得眞切。那些個東洋忍者一身雪白，帶着面罩，祇露出一對眼睛。他們使的兵器，更是千奇百怪，鋒利無比。而且他們飛來飛去，蹤高蹤低，簡直的叫人防不勝防，確實連個招架的機會都沒有！』

『有沒有招式？』

『就算有招式，也說不上來！』杏姑率直的回答老王爺道：『反正他們人還沒到，兵器先到。兵器一到，對方的人就死了！祇有我表妹中的那一鷹爪，扎在大腿上。人沒死，却也是皮開肉綻，深可見骨！』

『好了，妳就別再說下去了！』老王爺唯恐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家威風。伸手一攔，打斷了杏姑的話頭，然後便稍一沉吟，毅然決然的說道：『梅兒！俞大娘！方纔這芸香、艾香已經說得很明白了。奸相龐松對梅兒是勢在必得，大批東洋忍者正在兼程南下，佈下天羅地網。由此可見，在京洛道上，這幾天正是風聲奇緊，妳們四位斷乎寸步難行。此所以，我祇有留下你們四位，在我這兒住上十天半個月。等到東洋忍者搜索無着，廢然而返。到那時候，風聲一過，你們再去嵩山不遲！』

『可是十一爺爺，』梅兒唯恐連累老王爺，滿心憂慮，情見乎詞的問：『萬一那些東洋忍者無孔不入，找到了爺爺你這兒，那豈不是……？』

『這一層不勞妳操心！』老王爺不惜打斷梅兒的話，胸口一挺，斗大頭顱往上一揚。彷彿他矮小傴僂的身軀，陡然間壯大了一截。老王爺眉飛色舞、豪氣干雲的說道：『就憑妳十一爺爺一身的功夫，五十名苦練多年的家人兼徒弟。外加上妳們四位，芸香和艾香。我偏不信，東洋忍者也能打我這兒討了便宜去！』

四四

杏姑、梅兒領着小秋，又多添了芸香、艾香一對姐妹花。五個孩子吃過早飯回到了西廂房。爭先恐後，嘁嘁喳喳。把一座西廂房花廳吵得就像是亭午鬧市。當梅兒問起芸香她們是怎麼找到老王爺的府邸來的，艾香得意洋洋，喜上眉梢的答道：

『公主殿下，這一層多虧我哦！原先我們倆人海茫茫不知該上那兒去找你，偏我想了起來，老王爺住在長辛店。不如先上他那兒去打聽打聽消息。那兒想到，咱們姐倆見了老王爺，纔一提起。老王爺就說，當天早上有人傳來口信，晚上有三位貴客抵步，其中多半就有公主殿下在內。當晚你們四位一到，可不給老王爺他老人家料中了嗎！』

『可是，』靖國公主困惑不解的又問：『老王爺打從自請撤封歸藩，他在長辛店隱姓埋名，深居簡出。根本就沒人知道他住在這兒。芸香、艾香，妳們倆又怎曉得……』

艾香性急，等不及靖國公主把話說完。先格格的笑了一陣，直笑得花枝招展的道：

『這妳就有所不知了，公主殿下！當年老王爺封在安陸，我家歐陽夫人就是安陸當地人氏。王爺跟我家夫人的娘家，原是通家之好。說起來，老王爺還是我們夫人的乾爹哩！』

靖國公主長長的：『哦——』了一聲。心想，這正是所謂的『有心栽花花不發，無意插柳柳成蔭』。自己貴爲天潢帝裔，金枝玉葉。一旦慘遭迫害，走投無路。居然會邂逅避禍的姨母、表姐於前，幽居民間的叔祖於後。更巧的是——寃家仇人的奸相龐松，他的夫人竟會是叔祖的義女，生母姨母的閨中密友。不但一心向着自己，居然還派她的兩名親信侍女來跟自己同生死、共患難哩。

一連十天，兪夫人、杏姑、梅兒、老鄧彪，住在老王爺府邸，大門不出，二門不跨。偏偏又接着下了十天的長脚雨，無法練拳習武。別人一日三餐，飽食終日無所事事，談天說地倒還忍得住。唯獨杏姑，深山一住十年，乍見天日。就好像脫罟之鳥，漏網之魚。方纔臨到天地一寬，心胸一濶的海濶天空境界。想起長辛店大街上的熱鬧繁華，人來人往。成天直在嚷嚷：再在府邸待下去，人都要發霉了。却是衆人對她，嚷由她嚷，決不理睬。使得杏姑越發的按捺不住了。終於有那麼一天，久雨初霽，日頭露臉。杏姑乘老王爺、兪大娘等人正在廳堂上商議靖國公主往後的行止。她悄悄的溜了出來，溜到自己房裏。飛快的改個男裝，換上那套青年男子的一身短打。躡足走向敞開的大門，縱身一竄。神不知鬼不覺的踏上府邸門外的小巷。

盡向行人漸多，人語喧譁的地方走。拐兩個彎，過一條街，居然就到了初來長辛店走過的那處鬧市。時近亭午，鬧市裏商肆鱗次櫛比，店堂中南北雜貨堆如山積。街頭尤其紅男綠女，成羣結隊的在遊逛。小杏姑逛逛店，看看人，處處覺得新鮮好奇，大開眼界。她正在心花怒放，雀躍三百。驀地，一名老丐婦一把拉住了她。擠出兩滴眼淚，死氣白賴的在向她苦苦哀求：

『小爺！小爺！可憐老身已經三天沒吃飯啦！小爺妳就賞我兩文吧！』

杏姑一輩子沒曾見過這種場面，偏偏又是身上一文不名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。便在這時，對面酒樓，雕漆窗戶後頭，忽然有人伸手向她一指。分明是個太監的雌音，尖聲叫道：

『佐藤大人！準錯不了，公主殿下就在那兒！』

（未完待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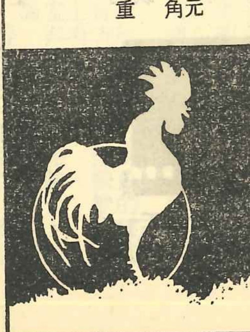
嚴沁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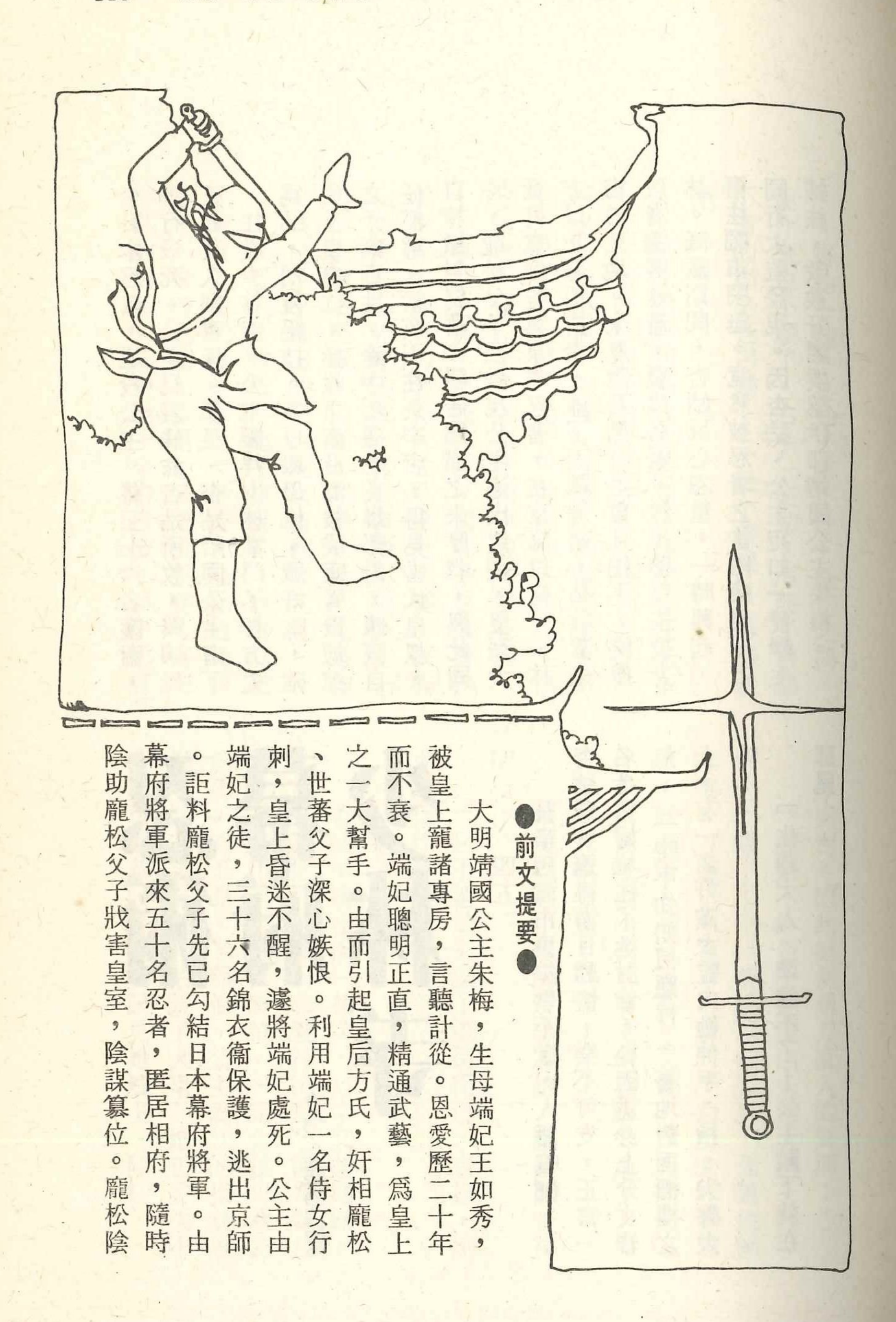


兩對愛侶，兩代不同的戀情，却都是在相互猜測、折磨，不能肯定。經過了重重的猶疑，終於瞭解了彼此的心，您想知道轉變的過程嗎？請看『晚晴』。

臺幣 六十元
美金 二元四角

直接郵購八折優待 郵政劃撥帳號第三九四四八號





前文提要

大明靖國公主朱梅，生母端妃王如秀，被皇上寵諸專房，言聽計從。恩愛歷二十年而不衰。端妃聰明正直，精通武藝，爲皇上之一大幫手。由而引起皇后方氏，奸相龐松、世蕃父子深心嫉恨。利用端妃一名侍女行刺，皇上昏迷不醒，遽將端妃處死。公主由端妃之徒，三十六名錦衣衞保護，逃出京師。詎料龐松父子先已勾結日本幕府將軍。由幕府將軍派來五十名忍者，匿居相府，隨時陰助龐松父子戕害皇室，陰謀篡位。龐松陰

忍術 幕府 少林寺

文／章君穀

令日本忍者，追殺公主。將三十六名護衞，盡行殺死。公主爲表妹兪杏姑所救，與姨母王如英久別重逢。如英、杏姑陪同公主南下，往投少林寺。公主擬拜少林掌門了智方丈爲師，期獲絕技。有以報母仇、殲奸黨，確保父皇皇位。拯救東南沿海被倭寇屠戮刼掠之千萬百姓。途中巧遇老英雄鄧彪，慷慨自任嚮導。當夜引往長辛店，得見當代皇叔，自請撤封歸藩，隱居鄉鎮之朱厚煦，與此同時，龐松父子已發現公主逃出重圍。更派大批奸黨太監與東洋忍者，在京師以南，少林寺以北遍地搜索，佈下天羅地網，必欲置朱梅於死地。朱厚煦乃勸公主暫且住下，俟搜殺者遍尋無着，廢然而返，然後啓程往投少林。匿藏期間，杏姑玩心忒重，一時興起，潛往鬧市閑逛。竟然被忍者之首佐藤榮一之同行太監發現。因杏姑、公主宛如一雙孿生姊妹，致被奸閹誤認伊卽靖國公主朱梅。

四五

長辛店鬧市裏笙歌不歇，人語喧闐。小杏姑着實逛得游目騁懷，樂不可支，正當一名老丐婦拉住了她討錢，她因爲身上分文皆無，一時不知如何應付。驀地對面酒樓之上，有一名奸黨太監向她伸手一指，尖聲大叫：

「佐藤大人，準錯不了！公主殿下就在那兒！」

杏姑一聽，心知大事不好。急切之間，便什麼也不顧了。右手一使勁，甩開了糾纏不清的那名老丐婦，一扭小蠻腰，撒腿就跑。

老王爺府西廂北耳房裏，靖國公主朱梅，正在跟奸相龐松的賢德夫人歐陽氏派來的兩名心腹侍婢，芸香、艾香，談論京師新近的消息呢。陡然之間，聽到抄手走廊上由遠而近，響起了一陣急促細碎的脚步聲響——傷弓之鳥，聞絃心驚。何況猶在風聲鶴唳、草木皆兵的當兒。公主臉色大變，芸香、艾香早已雙雙的拔出背後寶劍。跟公主一道準備隨時應戰。然而，門帘一掀，偏是個一身俊小子打扮的杏姑在直衝進來。

芸香、艾香放心的一聲長吁，收劍回鞘。靖國公主朱梅細看那杏姑時，但見她滿頭大汗，衣衫凌亂。張開了張櫻桃小嘴，直在咻咻的喘氣。再看她一身的打扮，心中已有三分明白。因此她便單刀直入的質問：

「表姐！妳是不是溜出去逛大街了?!」

「噓——！」杏姑以指壓唇，先讓朱梅噤聲，方道：「我——我只不過出去打了個轉。好表妹，還有芸香、艾香。拜託妳們三位千萬別嚷嚷出去。要是讓我娘知道了，可又得挨一頓臭罵！」

朱梅疑惑不定的眼望着她，壓低聲音再問：

「只不過是去逛了逛街而已，表姐，剛才妳爲什麼跑得那麼急?」

「這……。」

杏姑乍纔吐出一個字，心中又起躊躇。究竟是該把眞情實況和盤托出呢?還是暫且瞞住不講出來?說出實情，一定會挨母親的痛罵，老王爺、老鄧伯、公主表妹的指責埋怨。倘若不說，又怕誤了大事。她正委決不下，格格難吐。朱梅眼見她臉上一陣紅，一

陣白。話到嘴邊偏又留住。心下竟是有了個五七分瞭然。她快步走到杏姑身邊，雙手攥緊杏姑的一雙玉臂一陣搖撼。急切的問：

「表姐！妳說，妳說實話呀！妳是在大街上遇見什麼人了？」

「沒……沒……」杏姑終是心怯，她只好吞吞吐吐，支支吾吾的找話來答腔：「呃！不是我遇見了什麼人，而是……而是大概有個熟人在大街上看到我了！」

「誰？」

杏姑連連搖頭的道：

「我沒瞧見。」

「那妳怎麼知道有個熟人看到妳了？」

杏姑被朱梅逼得無從閃避，意亂心慌。她唯有直話直說，坦承其事了——

「我是聽到有人在嚷嚷！」

「嚷嚷什麼？」

「好像是個太監的聲音，在嚷嚷着：『佐藤大人！準錯不了，公主殿下就在那兒！』」

芸香、艾香不約而同，脫口一聲驚呼：

「哎呀！糟了！」

連靖國公主也猛一下子變得面如土色。她渾身癱軟，沉沉的往椅子上一坐。足有好大半晌，沒再言語。

輪到杏姑着起急來了，她忽而奔東，忽而跑西。推一把朱梅，拉一下芸香、艾香，一疊連聲的問：

「是不是——我又闖了什麼禍呀？」

芸香、艾香不便置答。朱梅勉強定定心神，抬頭問那芸香：

「佐藤是什麼人？」

芸香一臉苦笑，石破天驚的答道：

「倭奴幕府派來的藩士，那五十名忍者，統統都歸他調度指揮！」

朱梅的嬌軀倏然一震，再轉過臉去向杏

姑道：

「表姐！妳剛才是怎麼回來的？」

「我……我一聽到那個太監嚷嚷，就曉得準是他把我錯認做妳了。心裏又急又怕，只好轉身就跑，一口氣跑回這兒……」

「後頭有沒人追？」

「這我就不知道了。」

艾香上前一步，插嘴說道：

「公主殿下，那些東洋忍者的身手好快。行動的時候連半點兒聲響都沒有。即使他們追蹤杏姑姑娘，杏姑姑娘也很難發現他們的影蹤！」

朱梅點點頭說：

「這——我知道。」

芸香忙道：

「公主殿下，這會兒咱們大致可以認定：東洋忍者已經知道殿下住在這兒了。」

「不錯！」

反倒是杏姑更心慌了，她哭喪着臉問：

「那——那我們又該怎麼辦呢？」

朱梅雖然要比杏姑小上一歲，但是她久居皇宮，見多識廣。不像杏姑匿居深山十年，天眞未鑿，童心未泯。因而朱梅較諸杏姑，也就顯見得能作主張，頗有見識。當時她已深知杏姑洩漏行藏，這一座老王爺府轉眼之間就有大禍臨頭。事態嚴重，也就顧不得再爲杏姑隱瞞了，她斷然的下令：

「芸香、艾香，妳們倆趕快去請老王爺、鄧老爺子，還有我姨母俞夫人，立刻到大廳上去商議緊急大事！」

「是！」

芸香、艾香齊聲答應，一個轉身，飛快的趕去知會各人。這一頭，小杏姑還在爲自己的挨罵受責忐忑不安，惶悚不已，她一個勁兒纏住朱梅在說：

「好表妹，妳總得給我想個法子，遮蓋

遮蓋才好！」

「表妹，妳放心。」朱梅無奈的一笑，回答她道：「我敢擔保。打這會兒起，這座老王爺府，上上下下，再也沒人有空來罵妳怪妳了！」

四六

朱梅一句安慰表姐的話，居然給她一語料中。當天下午，老王爺府的大廳之上。老王爺、俞大娘、老鄧彪曉得了公主行藏已經洩漏。大批東洋忍者，對靖國公主勢在必得。一場生死決鬥，轉眼就到。連俞大娘都顧不及開口責罵杏姑不該輕易妄動，貪玩逛街，惹上這一場王府上下五十多人的殺身之禍了！

王府大廳，一片沉寂。人人心底，都像繃緊了的弓弦。焦急緊張，連大氣都不敢透。老王爺背負雙手，繞廳踱躞。俞大娘、老鄧彪、杏姑、朱梅，以至於芸香和艾香。人人的眼睛都緊緊盯在他的身上，急於想聽聽他究竟有什麼好主意，化解這一次天大的危機。

顯然老王爺是在搜索枯腸，沉思默想。除了沉重的步履，他久久都不曾發出半點聲響，老鄧彪着實沉不住氣了，他硬起頭皮，輕輕的喊了聲：

「老王爺！」

「唔。」

「東洋忍者，說來就來。依在下的愚見，我們是否可以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！」

「不可以！」

「那——，」老鄧彪小心翼翼，試探的問：「老王爺的高見是……」

老王爺站停脚步，轉臉目光一掃，掃過廳上每一個人的臉上。把廳上各人的神情反應，一一收入眼底。然後他再反問老鄧彪一句：

「你先說，你想怎麼樣個走法？」

老鄧彪先嚥一泡口水，定定心神。然後再走到老王爺身邊低聲稟告：

「譬如說，請公主殿下跟杏姑再扮作男子，悄悄的溜出這長辛店去？」

「剛才是龐松派出來的太監，錯把杏姑認作了公主殿下？」

「是！」老鄧彪恭謹作答，再補上一句：「公主殿下和杏姑，確實是長得一模一樣。」

「太監發現杏姑的時候，杏姑又是怎麼個打扮？」

「女扮男裝。」

老王爺雙手一拍，一聲冷笑的道：

「那不就結了嗎！老鄧彪，杏姑扮作男子，還是給一名太監認作了她是公主殿下。這會兒你要殿下、杏姑一齊女扮男裝，難道佐藤和那幫太監就認不出來了嗎？」

「這——」老鄧彪被老王爺駁得無詞以對，就只有一臉尷尬的笑，伸手猛搔頭了。

這時候，俞大娘突然之間得了一個主意。她便上前一步，附在老王爺的耳畔說道：

「要不，我們就改向北走。」

「怎麼個改向北走？」

俞大娘自以為胸有成竹，她振振有詞的答道：

「佐藤發現了公主殿下在長辛店，他一定會派人堵住從長辛店到南邊的大路。」

考王爺深深的點了點頭。

老王爺頷首示可，益發使俞大娘勇氣倍增，信心十足。她提高了聲浪，再往下說：

「佐藤妄想謀害公主，唯有派人防堵南路，再派人進攻王府。如果我們來上個出其不意，乘其不備。出王府改向京師的方向而逃，暫且逃過這一關。佐藤他們料想不到我們會有這一招。那我們就可以讓他們南路、

王府，兩頭撲空了！」

「辦不到！」

老王爺斬釘截鐵的這一答，當時還眞讓俞大娘楞了一楞。她睜圓了一雙大眼，大惑不解的問道：

「老王爺，這分明是一條可行之計。你老人家怎的乍纔一聽就說辦不到呢？

老王爺側過臉來，臉色由凝重漸漸轉爲和藹，他微微一笑，向俞大娘說道：

「俞夫人，妳的心意，我很明白。」

俞大娘又給兜頭潑了一頭霧水，她緊皺雙眉，一臉茫然的問道：

「老王爺，你說的是……」

「忍者將到，大難當頭。」老王爺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俞夫人，妳是唯恐牽累了我這府邸上上下下五十一人。此所以，妳想帶着公主殿下和令嫒離開這裏，讓那佐藤跟他的東洋忍者只顧去追殺妳們，就這麼調虎離山，叫他們輕易放過了我。妳說是嗎？」

老王爺開門見山，水淸見底。短短幾句話，把俞大娘的心事揭露無遺。俞大娘被他說中了心事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但她仍然十分懇切的說：

「東洋忍者人多，況且又是來去無蹤，神出鬼沒。我是在想，與其守在這裏等他們來，不如找個機會逃脫。再說，老王爺高壽八十七了。身爲皇叔，德高望重，我們也不能讓你冒這麼大的危險！」

老王爺聽了，深心感動，連連頷首。然而略頓一頓，他仍舊堅持己見的說：

「俞夫人，老夫敢跟妳打個賭。從此刻起，任誰也出不了我這府邸的大門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老夫還敢斷言，東洋忍者之來，有如羣蟻附羶。我這府邸四週，只怕早就被他們設下十面埋伏，團團圍了個水洩不通！」

杏姑、朱梅，異口同聲的一聲驚呼：

「眞的呀？」

老王爺冷冷的答道：

「妳們不信，不妨此刻出去看看。」

杏姑、朱梅，面面相覷，互望一眼。杏姑向朱梅使個眼色，朱梅便上前問道：

「十一爺爺，你剛才想了半天，可曾想出了什麼主意？」

老王爺深沉的笑着，一字一頓的答道：

「當前之計，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。那就是——挺！」

「挺?!」

四七

滿廳的人，齊同一致，不由自主的應了一聲。但見那老王爺，雍容鎮靜，從容不迫。他踱步到俞大娘的跟前，用一雙炯炯有神的眸子，緊懾着她。使俞大娘凜然感到他的無上威儀。耳朵裏只聽到他在聲調鏗鏘的問：

「那天，公主殿下在說：萬一東洋忍者找到了這兒，那怎麼辦？俞夫人，妳是否記得，當時我是怎麼回答來着？」

「老王爺說，」俞大娘埋頭想了一想，方才答道：「就憑老王爺一身的功夫，五十名家人兼徒弟。再加上我們這些個人。老王爺就不相信，東洋忍者也能從你這兒討半點便宜去！」

「唔，妳背得一點都不錯！」

八十七歲老王爺的壯志雄心，豪情勝慨。在芸香和艾香，還是頭一次聽到。這兩姊妹陡然獲知老王爺要跟東洋忍者性命相拚到底。不由得暗地裏叫起苦來。喊喊喳喳，咬了一陣耳朵。既不便明說東洋忍者究竟是何等的利害，更不能直陳這府邸裏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。然而終不忍見東洋忍者一來，這座府邸裏所有的人眼見就要斷脰刳腹

，同歸於盡。迫不得已，芸香只好鼓勇上前，柔聲的道：

「老王爺，可准婢女斗膽放肆，說一句話麼？」

「妳說！」

芸香檢衽萬福，行過了禮，方才啓齒說道：

「老王爺你說東洋忍者打你這兒討不了便宜去，這話誠然不錯。就只是，東洋忍者詭計多端，無孔不入。怕的是明槍容易躲，暗劍最難防！」

「妳的意思是說，東洋忍者可能會行刺公主殿下？」

「婢女深知東洋忍者的伎倆，他們除非萬不得已，輕易不在人前露面。」

「唔，」老王爺手捋頷下長鬚，坦然自承的說：「這一層，我倒是不會想起！」

得了個大好機會，芸香便牢牢把握，相機進言：

「老王爺，婢女姊妹二人，剛才倒想出了個李代桃僵之計……」

老王爺聽後一想，衆人之間，唯獨芸香、艾香二人見過忍者，熟知他們的一擧一動，本領高低。而且兩人久在龐松相府，見聞既廣，主意必多。因此他便帶點鼓勵意味的說：

「妳們兩姊妹有什麼好計較，不妨都說出來，好讓大家參詳參詳。」

芸香抿唇一笑，侃侃然的往下說道：

「倘若東洋忍者膽敢潛來王府，行刺公主。請問：老王爺是不是要把他們全給殺了，或者是拿下？」

老王爺沉吟半晌，毅然決然的答道：

「拿下他們，少不得要驚官動府，多添痲煩。依我看，還是把他們一個一個的全給殺了。然後再在後院掘個大坑埋掉，來得乾

淨利落，直截了當！」

「那麼，老王爺就該給他們設下一個陷阱。」

「對！老夫是要給他們設個陷阱，讓他們飛蛾撲火，自取滅亡！」

「既然要設陷阱，那就還得一個餌。」

「什麼餌？」

芸香一瞥靖國公主朱梅，再跟老王爺附耳悄聲的答道：

「假公主。」

然而他却不曾想到，偌大年紀的老王爺朱厚煦，居然也會輕忽大意，沉不住氣。他脫口而出的便是一聲驚喊：

「假公主?!」

老王爺老當益壯，聲若洪鐘。他這一喊，正好給滿腹疑團，不知芸香葫蘆裏賣什麼膏藥的朱梅，聽了個一清二楚。而且她冰雪聰明，一聽就懂。朱梅慌忙快步上前，一把拉住芸香，急切的問：

「芸兒，妳是想找個人來，僞妝是我，讓東洋忍者來行刺？」

芸香點了點頭，低聲答道：

「是。」

「可是芸香，妳明明知道，東洋忍者的身手矯健。他們不來行刺倒罷了。果眞要來，那僞妝是我的人，可是必死無疑的呀！」

「這個，婢女自然曉得。」

「不行！」朱梅斷然的搖着頭說：「我決不能犧牲無辜，讓人代我而死！」

「這並不是犧牲無辜，讓人代殿下而死。」芸香大義凛然，理直氣壯的應聲答道：「當日，我家夫人派我們姊妹二人，趕來知會公主殿下，婢女和艾香，就曾在夫人跟前立過誓，祇要能救得了公主殿下，那怕要我姊妹二人火裏去，水裏來，我倆也是心甘情願！」

「是的，殿下！」艾香也挺身向前，高聲說道：「只要能幫殿下度過了今天的這一關，就要我碎屍萬段，我也絕無怨言！」

芸香一聽，這分明是艾香自告奮勇，她想假扮公主，以身作餌了。心中一急，連忙搶先一步，推開艾香說道：

「公主殿下！這條李代桃僵之計，原是婢女我想出來的。待會兒，自然是該我來假扮公主，吸住那些東洋忍者。讓妳們諸位，殺他一個落花流水！」

「不不！」艾香一伸手，把芸香拉到自己身後，她高聲嚷嚷的說：「姐姐，妳比我大，我比妳小。還是我來假扮公主的好！」

「艾香！」芸香再一次擠上前來，正色的道：「正因爲我大妳小。我是姐姐妳是妹妹，所以才該由我來冒這個危險！」

「不行啦！姐姐，」艾香一個勁兒的猛搖頭說：「我說妳大我小，是說妳身材高大，我比較瘦小。我的身材長得跟公主殿下一模一樣。只要我和衣躺在床上，面裏而睡。一定能騙得過那幫太監跟忍者。」

芸香轉過身來，面對着艾香。一陣傷心慘然，不禁熱淚盈眶。她和艾香四目對望，淚下四行。抽抽噎噎的說道：

「妹妹，妳我早年父母雙亡，一雙孤雛，多蒙夫人垂憐收養，視同己出。我還記得，當年父親陣歿，母親自盡的那天晚上。母親曾經流着眼淚，坐在我倆的牀畔。交代我說：『芸香，妳只有一個妹妹。將來說不定要由妳來扶養她長大成人了。』我——我怎麼能讓妳去冒這生命的危險呢？」

提起當年家中慘變，艾香也是心如刀割，滿腹悲酸。她驀地一把緊緊摟住芸香，就此兩姐妹相擁痛哭。衆人祇聽見艾香在嗚咽梗塞的哭道：

「姐——，妳自小憐我，愛我，把我照

顧得無微不至。姐姐沒了我，那是少個累贅。我要沒了姐姐，又叫我怎麼活下去啊！」

芸香、艾香兩姊妹爭先恐後，慷慨赴難。這一場抱頭痛哭，直哭得大廳之上人人心酸，個個垂淚，朱梅尤其跟那兩姊妹一樣，哭成了個淚人兒似的。這時候，在一旁凝神傾聽，暗地思量的俞大娘，她準備開口說話，作個決斷了。她望一眼頻頻拭淚的杏姑，一聲長歎，眼睛裏一股股的湧着淚水。她就這麼任讓熱淚長流，用斬釘截鐵的口脗說道：

「芸香、艾香，妳們倆都別哭了。」

一經提起，芸香、艾香方知自己大大的失態。兩姊妹趕忙忍悲收淚，答應了聲：

「是！俞夫人。」

俞大娘眼見芸香、艾香止住了哭泣，方再轉過臉去向那老王爺道：

「老王爺，你以爲芸香的這條李代桃僵之計如何？」

老王爺沉吟片刻，措詞審愼的答道：

「眼跟前，祇怕也只有這鋌而走險，行險徼幸的一計了。」

「那麼，」俞大娘兩眼定定的望着芸香和艾香，斷然的說：「妳們兩姊妹，誰也不能假扮公主殿下！」

芸香、艾香脫口而出的驚問：

「爲什麼？」

俞夫人淒然一笑的答道：

「因爲妳們假扮，只能騙過一時，不能騙得長久！」

「只能騙過一時，不能騙得長久？」老王爺複述一遍俞夫人所說的這兩句話，心中直在捉摸這兩句話的深長意味。那一頭，俞夫人已經在揩乾眼淚，扭過頭去問杏姑的話了：

「杏姑！」

「娘！」

「今天的這一場滔天大禍，可是妳惹出來的？」

杏姑兩頰飛紅，深深的埋下頭去，蚊子哼哼般的低聲答道：

「是嘛！」

俞夫人突如其來的仰臉朝天，提高聲浪，一字一頓，字字着力的說道：

「妳惹的禍，就該妳了！」

滿廳的人，聽時倏然一震。老王爺豁然明白：「只能騙過一時，不能騙得長久」，這兩句話的眞正涵意了。他不由不佩服俞大娘的用心良苦，計出萬全。然而，一想起俞大娘、杏姑母女的相依爲命，此刻陡然面臨生離死別時分，腔子裏的一顆心，便筆直的往下墜沉。尤其靖國公主朱梅，一聽便知俞大娘的用意何在。當下便感到天旋地轉，心摧膽裂，差點沒有暈絕過去。她脚步踉蹌的奔向杏姑，伸出雙手把她緊緊摟住。與此同時發出聲聲悲呼——

「不！不！不！表姐和我情逾骨肉，我說什麼也不能讓她代我……」

「正因爲妳表姐和妳情逾骨肉，」俞大娘走過來面向朱梅，神情肅穆，義正詞嚴的說：「而且妳倆長得一模一樣。大難之來，覆巢之下無完卵。既然老王爺在說當今之計，唯有李代桃僵！梅兒，妳要明白，除了表姐替代你，我們再也沒有第二條路可走！」

「梅兒！」杏姑居然也在平靜自然，反過來柔聲的勸慰朱梅道：「妳在西山脚下絕處逢生，遇見了我。咱們倆生來又這麼像。也許，這些都是天意！」

「表姐——」

朱梅發出淒厲的一聲悲呼，身子往後一倒，就此昏過去了。

四八

俞大娘縱然肝腸寸斷，心如刀割。她仍然得強自振作，打起精神來幫着老王爺調兵遣將，準備迎敵。老王爺在大廳上下一道令，將整座宅邸裏五十名男女徒弟全都叫到大廳上來。先讓芸香、艾香，還有靖國公主朱梅、俞杏姑各就所見，說明了東洋忍者的利害。然後再由他面授機宜：

「東洋忍者的利害在於動作快，我們就該用定字功夫。人人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。不見敵蹤決不輕易出手。東洋忍者能够來無影，去無蹤。我們守候應戰的時候，就不妨兩人一組，貼背而立。讓他們的影蹤逃不過我們兩雙眼睛的視線。杏姑姑娘方才提起東洋忍者使用的兵器很怪。那我們就務必時刻記取，千萬不可起好奇之心，懼怕之念。給他們來上個：『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』，還有，今天除了俞夫人、鄧老爺子、杏姑、公主殿下、芸香、艾香幾位高手之外其餘的人一概使用長兵器，千萬別讓東洋忍者近身！」

五十名男徒女徒，昂首挺胸，精神抖擻。轟雷般應了一聲：

「是！」

「小秋！」

「在！」

小秋雙手捧着一個紫綢包袱，應聲出列。往老王爺的右首一站。

「杏姑姑娘！」

「在！」

杏姑也是應聲而答，筆直走到老王爺的跟前。眼望着老王爺伸手一指小秋手裏的包袱，慈祥和藹的叮嚀她說：

「我這兒有一副狼筋軟甲，原是大內的寶物，穿在身上，端的是刀槍不入。世間沒有任何兵器可以刺得穿它。今天我鄭重其事的取出來送給妳。回頭妳把它穿上，跟人交兵接仗，只要護住頭部就行了。」

杏姑不由大喜，趴下地去磕了個頭，朗聲的說：

「謝老王爺賞賜！」

老王爺雙手扶起杏姑，再問她道：

「待會兒——，妳想妳人在那兒比較合適？」

杏姑不假思索的回答：

「西廂北耳房。」

「妳是守着呢？還是躺着？」

「守着！」

「那好！」老王爺贊可的點點頭，再側轉臉去吩咐他那五十名男女徒弟：

「一會兒，你們都分成兩人一組。全跟着我，在西廂北耳房的房上房下，四面八方，嚴密的把守。一見來人，挺起兵器就殺！」

「是！」

老鄧彪上前一步問道：

「老王爺，你是打算單祇守住耳房。那大門、後門、邊門、圍牆，全都不派人守着呀？」

老王爺深沉一笑，答道：

「鄧彪，我雖然不曾見過東洋忍者。可是這兩天聽公主殿下她們所說：東洋忍者高來高去，神出鬼沒。兵法有所謂：備多力分。守門守牆根本沒用，就不如集中在西廂北耳房一處。」

老鄧彪心服口服，連連的點着頭說：

「唔，老王爺，你說得一點也沒錯。沒想到老王爺還精通兵法呢！」

「俞夫人！」

「老王爺！」

「在我這幢屋子後院，緊貼着後圍牆，有一座三層樓高的凌霄閣。」

「昨天下午，」俞夫人恭謹作答：「小春就帶我去看過了。」

「從凌霄閣的閣頂，可以把北耳房的前

後左右，看個一覽無餘，盡收眼底。」

「居高臨下，應該是看得很清楚的。」

「那麼，就請你帶公主殿下，老鄧彪，還有芸香、艾香，都到凌霄閣上去守候。」

俞大娘忙問：

「老王爺是要我們……？」

老王爺站起身來，臉色一正的說：

「把握時機，能走便走！」

「聽起來，」俞大娘疑惑不定的請教老王爺道：「老王爺是要拿芸香的李代桃僵，還有我的調虎離山之計，合併在一塊兒用了？」

老王爺手捋長鬚，得意的笑笑，答道：

「杏姑姑娘李代桃僵於前，俞大娘妳調虎離山於後。必須兩計併用，公主殿下才能脫得了身。」

俞大娘實事求是的問：

「我們離開王府後，還是得向北走？」

「不必。」老王爺的回答，乾脆已極。祇是他怕俞大娘鬧不明白，再作補充的說：

「依我所料，佐藤榮一手下的東洋忍者，此刻早已圍在咱們這幢屋子的四週了。他們一旦動手，必定是前仆後繼，一擁而上。俞夫人，妳只要等到我們纏住了他們，就趕緊蹓出後圍牆，直截了當的往南而走！」

俞大娘心悅誠服的直點頭說：

「老王爺的神機妙算，我總算弄明白了。」老王爺樂嗬嗬的一陣笑。再轉過臉去，斂容正色的吩咐他那五十名徒弟：

「據我推測，那幫東洋忍者，總要等到起更時分，天全黑了，他們才會下手來攻。廚房裏的人，這就該去準備些豐盛的酒菜，讓大家夥兒飽餐一頓，才好打起精神，守夜殺賊！」

廚房裏的一十七名掌杓、下手。同聲應：「是！」轉身就走。

「其他的人，也該去各自準備兵器！」

「是！」

除了小春、小秋之外，賸下的三十一名男僕女傭、王爺門徒，也一個個摩拳擦掌，紛紛的到庫房選用長兵器去了。

「小秋！」

「在！」

「公主殿下呢？」

「剛才大夥兒把她扶到北耳房裏，由芸香、艾香兩位姐姐服侍着，此刻還不知道甦醒過來沒有？」

趁此機會，俞大娘插進嘴來，問了聲老王爺：

「我想帶杏姑看看梅兒去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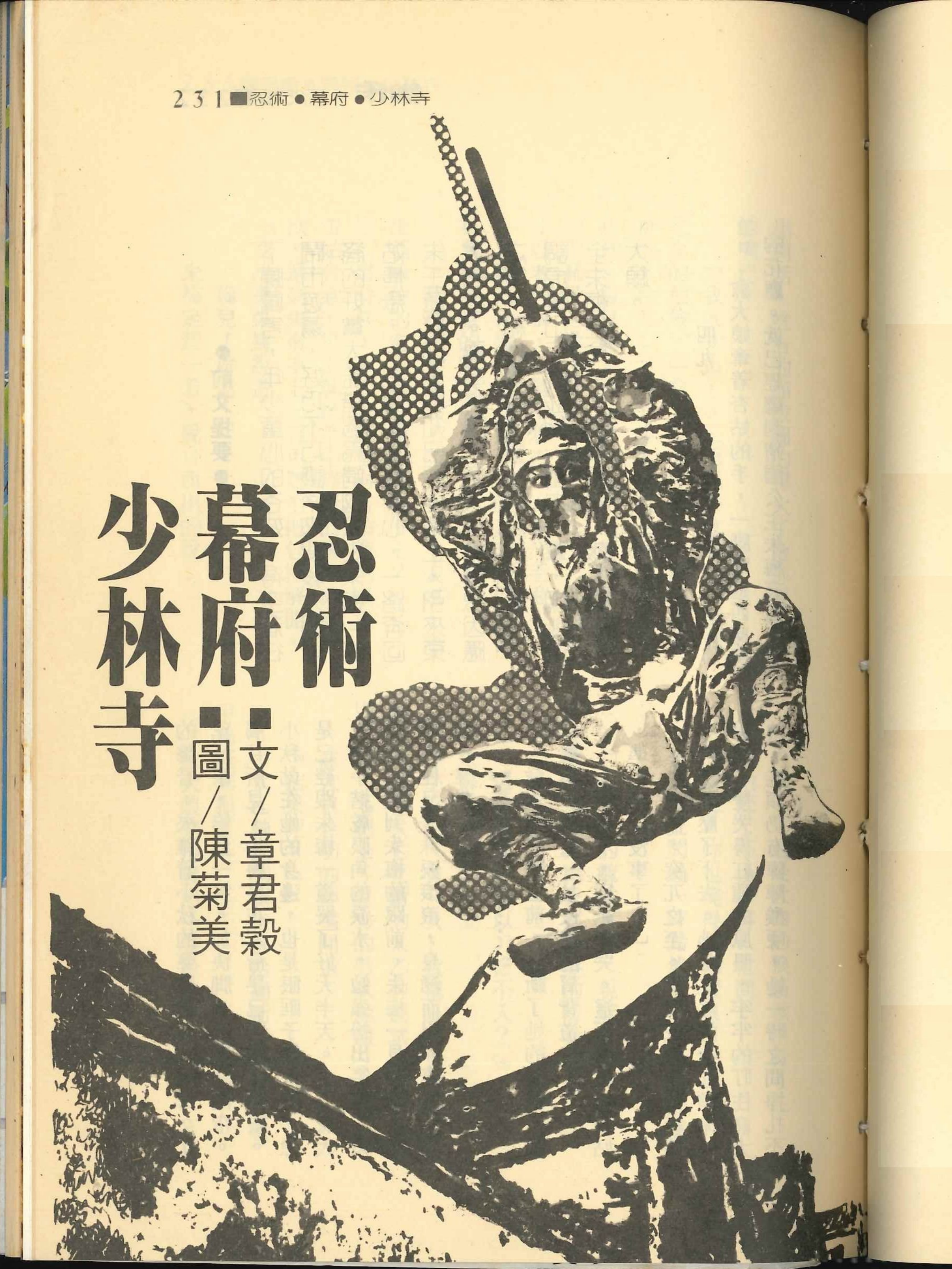
「請！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創作 讀者 的作家

小野・念眞・李捷金・蘇偉貞・童大龍・林文義・趙衛民・景小佩
李赫・李昂・張拓蕪・桂文亞・馬叔禮・章君穀・席慕蓉・張秀亞
沈謙・保眞・林文月・朱天文・程榕寧・張典婉・應鳳凰・孫瑋芒
小民・琦君・馬以工・鄭寶娟・呂俊德・陳克華・李永平・莊伯和
履彊・管管・袁琼琼・許薌君・王定國・茅及銓・司馬中原・

我們不是報紙，所以我們容納更多



忍術‧幕府‧少林寺

■文／章君穀
■圖／陳菊美

●前文提要●

不曉厲害，年少童心的杏姑，得空溜往鬧市遊蕩，好巧不巧讓南來搜殺大明皇裔的奸黨太監錯認爲靖國公主朱梅。杏姑情急，一把甩脫乞婦手心，一路奔回朱王爺府邸，不知已漏出行止，引來東洋忍者。禍事將臨，衆人群集籌思因應之策。終經層層考量，決定李代桃僵，調虎離山二計並施，奮力一擊，期能保全朱梅性命，成就其學藝，報仇繼絕的大願。

四九

俞大娘牽着杏姑的手，一脚踏進西廂房的花廳。就已經聽到靖國公主朱梅哀哀哭泣的聲音，夾雜着小秋的聲聲苦勸。兩母女互望一眼，慘然一笑。加快脚步，掀開門帘。觸目所見，朱梅坐在床沿早已哭腫了兩眼。小秋站在她的身邊，也是眼眶子紅紅的。想是已經跟朱梅一道哭了好大半天。——俞大娘伸手揩乾眼角的淚水，勉强扮出笑容，領着杏姑走到朱梅的跟前。朱梅一見杏姑，忍禁不住又是珠淚滾滾，泉湧而出。淒厲的發出一聲悲呼——

「表姐啊！妳……」

俞大娘趕忙上前，打斷了她的哭喊。强作歡顏，重重一拍朱梅的肩背道：

「傻孩子，別祇顧哭。這下妳表姐杏姑，準定可保沒事了！」

一句話，突兀之至。果然把朱梅的滿腹悲苦給硬壓了下去。她茫茫然的抬起頭來，掄圓一雙哭得紅腫的鳳眼，牢牢的盯住俞大娘。喉頭仍有陣陣酸哽，她一時之間掙扎不出問話，唯有的溜滾圓的撐大了她那張小巧的嘴巴。

「我就知道，老王爺絕不會讓杏姑冒那性命的危險。」俞大娘故作歎聲，指手畫脚的往下說道：「果不其然，老王爺早有神機妙算。梅兒啊，不信妳看，老王爺給了杏姑一件稀世之珍，防身利器。這一下，那怕東洋忍者再狠，也傷不着杏姑一根汗毛啦！」

聽得朱梅驚喜交集，站直起來。但她仍在驚疑不定的問道：

「什麼稀世之珍，防身利器，表姐，老王爺給妳的究竟是什麼寶貝呀……？」

這時候，俞大娘覷空向杏姑使個眼色。杏姑會意，馬上就把手中捧着的那個紫綢包袱，遞到朱梅手上。再用雙手把包袱解開，一面跟那朱梅說道：

「梅兒！妳看！」

朱梅定睛一看，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這——這是大內的狼筋軟甲呀！」

杏姑聽了不由一喜，忙問：

「梅兒，妳也曉得這個寶貝？」

朱梅臉上閃過一陣黯然，一聲苦笑的道：

「在我住的毓秀宮裏，現成就有一副。那是我父皇每天出去都要穿的防身軟甲。」

杏姑又問：

「這狼筋軟甲可以刀槍不入？」

朱梅正色的答道：

「小時候，有一次，我親眼瞧見父皇用削鐵如泥，吹毛立斷的太乙神劍試這狼筋軟甲。叫一名劍士，盡力的劈砍搠鑽……」

俞大娘急切的插嘴問道：

「結果呢？」

「太乙神劍的劍尖都給搠斷了，狼筋軟甲絲毫無損！」

俞大娘驀地發出一聲歡呼：

「這就行了！杏姑，看起來，妳這條小命準能保得住了！」

說得杏姑也疑懼盡去，興高采烈起來。她從朱梅的手上，一把將狼筋軟甲接了過去。忙不迭的就住北耳房的內室裏跑，邊跑邊嚷：

「天下會有這種好寶貝，我這就去把它穿上！」

連朱梅也情不自禁的破涕而笑，扭身高聲的提醒杏姑說道：

「表姐！別忘了這是大內之物，皇帝御用的寶甲。妳得先拜後穿！」

杏姑關好內室房門，順口應了一聲：

「我知道！」

朱梅轉過臉來，心中凄楚，一掃而空。她感激涕零，闔上眼睛，雙手合十的喃聲祝告：

「多謝諸天神佛？在這生死關頭，居然會有這樣一樁寶貝出現。」

俞大娘斂容正色的說道：

「諸天神佛之外，還該謝謝老天爺。是他老人家設想週到，等於救了杏姑一條性命。」

朱梅伸手接過小秋遞來的一條熱布巾，揩了把臉，抹掉淚水。興沖沖的拉起俞大娘的手說：

「走！姨媽，我們給老王爺磕頭道謝去！」

「不必！」俞大娘就勢把她捺回床沿坐下，笑了笑說：「杏姑早就跟老王爺磕過頭，道過謝了！」

滿屋愁慘，轉眼間消逝無蹤，化解一空。朱梅也拉俞大娘往床沿上一坐。趁這個空檔，俞大娘便向朱梅細說老王爺調兵遣將，準備今晚迎戰的經過。朱梅凝神的在傾聽，當她聽到老王爺要俞大娘，老鄧彪等人保住

自己，在凌霄閣上靜候北耳房一帶鏖戰結果；「把握時機，能走便走」的時候，不由得又起疑慮，她不惜打斷了俞大娘的娓娓細訴，問道：

「我們果眞能夠順利脫身而走，那表姐又怎麼辦呢？」

俞大娘臉色一變，神情凝重的道：

「但願諸天神佛保佑，老王爺他們能把忍者，奸閹全部殺光！那就什麼事也沒有了。」

朱梅還在擔心的問：

「要是——他們殺不光呢？」

「就憑杏姑手中的一把寶劍，身上一副刀槍不入的狼筋軟甲，她也不難殺出重圍，突圍而走。再一路向南來追上我們。」

朱梅突如其來的冒出了一句：

「怕只怕……」

俞大娘頓時便疾言厲色的道：

「梅兒，姨媽不許妳再說不吉利的話！」

朱梅只好把滿腹憂慮全嚥回去，低聲的應道：

「是，姨媽！」

「娘！梅兒！妳們看！」

杏姑一聲高喊；——俞大娘、朱梅、小秋不約而同的轉過臉去一看；杏姑容光煥發，神采飛揚，換上了一身窄衣窄褲、花團錦簇的女裝短打，背上揹一口她慣使的七星寶劍。一副上起肩胸，下迄兩股的狼筋軟甲，想必已經穿在短打裏面了。好個俞杏姑；英姿勃發，威風凜凜。端的是一位巾幗鬚眉，英雌俠女。看得朱梅、小秋，一般兒高興得拍起手來，連聲讚呼——

「好帥！好帥！好英挺啊！」

偏是俞大娘，好端端的心頭閃過一陣陰霾，顯然這又是一個不祥之兆。她眼望着自

已獨生兒一身新裝，得意洋洋。反倒心中一酸，兩眼潸潸的溢出淚來。找個機會，背着三個女孩，偷偷的把臉上的淚水擦掉。她含悲忍淚，强顏歡笑的說道：

「杏姑打扮好了，天色也快黑了。咱們就該上大廳去見老王爺了！」

「今夜，」杏姑還在豪情萬丈的說道：「憑我手中這一支七星寶劍，身上這一副狼筋軟甲。我就能把那批東洋忍者，殺得一個不留！」

五〇

夜深沉，浮雲遮月。老王爺府寬廣里許，花木扶疏。點綴着亭台樓閣，迴廊池沼的後院。到處都是黯黯寂寂，漆黑無光。

起更更拆已經敲過很久了。朱梅、俞大娘、老鄧彪、芸香和艾香，全都手執兵器，或蹲或坐。緊張萬分，連大氣也不敢透的在凌霄閣的閣頂之上，飛簷琉瓦之間，靜靜的守候。五個人的視線，眼睛一霎也不霎的，嚴密注視頭進房屋西廂北耳房的前後左右。

西廂北耳房前後左右，房上房下。正是燈籠火把密佈，照耀如同白晝。王府上下晚餐以後，老王爺就曾下過一道命令：把整座王府各處房屋，連同庫房裏的燈籠蠟燭，各式火把，全部搬到大廳裏去備用。北耳房的屋簷上遍佈燈籠。北耳兩房四週，兩人一組，貼背而立。五十名老王爺的男女徒弟，就亮起了二十五支粗如人臂的火把强光。方圓十丈，一片平陽的頭進前院，更是遍地點燃燈籠火把之外，又在前院中央生起一堆熊熊的烈火。大有火樹銀花，烈燄沖霄之概，唯有北耳房裏，門窗緊閉，一片黝黯。……東洋忍者擅於飛高飛低，竄來竄去。他們能够來無影，去無蹤。老王爺運籌帷幄，從容畫策，他偏要佈置個光天燭地，纖髮畢現的場面，叫那幫東洋忍者在光明世界裏無所遁形。

俞大娘、老鄧彪、靖國公主朱梅，外帶着芸香、艾香。一共是二老三小，一男四女。五個人全在三丈來高，八尺寬廣的凌霄閣瓦面之上。俞大娘伴着朱梅在前，老鄧彪居中策應，芸香、艾香居後。在芸香、艾香兩名英雄侍女的後面。越過閣頂，往下一跳，就是老王爺府後的一條僻巷。穿過僻巷臨到街頭再往南走，只消一盞茶功夫，便可以離開這忍者密佈，殺機四伏的長辛店。向南，一條大路轉折通向嵩山。

月黑風高，凌霄閣頂飀飀然的頗有寒意。朱梅稍稍挨近她姨媽一點，悄悄的用氣音問道：

「怎麼北耳房裏反倒沒燈？」

「那是老王爺的特意安排。」黑暗中，俞大娘湊近朱梅的耳畔方答：「讓杏姑從暗裏看明處，一舉一動，分外看得清楚。」

「那其餘的人都在明處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朱梅終於提出了她的心中疑慮——

「如果東洋忍者使暗器？」

「這——」一經提醒，俞大娘不由驚了一驚。她頭也不回的喊了一聲：「芸香！」

「在。」

「妳可知道，」俞大娘也在擔憂的問：「東洋忍者他們也會使暗器嗎？」

「會！」芸香蹲着傴身向前答話：「婢女姐倆窺探過東洋忍者練功夫。他們使的暗器分四種，叫什麼棒手裏劍、四方手裏劍跟八方手裏劍。」

「妳們見過這三種手裏劍？」

「見過。」艾香也擠過來接口回答：「夫人！棒手裏劍像套在長桿上的長槍槍頭，可以直射。四方手裏劍有四個劍尖，成十字形。八方手裏劍有八個劍尖，成八角形。」

「那——，四方手裏劍跟八方手裏劍全

可以在空中打旋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三種手裏劍，就像江湖上武林中人用的飛鏢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兪大娘越聽越心急了，她急切的再問：

「飛鏢能在空中打旋，那他們一定能够飛得很遠？」

艾香認眞的回想一下，方始回答：

「嗯，是有一次。婢女親眼瞧見，有一個東洋忍者使八方手裏劍。他能在三十丈開外，射中大樹上的一片樹葉。」

「三十丈開外?!」

兪大娘和靖國公主朱梅異口同聲的失聲驚呼，與此同時，姨甥二人齊同倒抽一口冷氣，心中煞費躊躇，——這麼重要的一大發現，是否應該趕緊去知會嚴陣以待的老王爺呢？正中間，老鄧彪早已把四員女將的一問一答聽了個一淸二楚，他頓時便問：

「夫人，東洋忍者會使暗器，射程還特別的遠。這一層，要不要我去跟老王爺說一聲。免得……」

他末後一個「得」字還在餘音嫋嫋。驟然之間，凌霄閣上的五個人居高臨下看得眞切。尤其聽得淸淸楚楚，在北耳房房上房下，前後左右守衞的人突如其來的發出聲聲驚呼駭喊。緊接着便是背貼背兩人一排的往後就倒。一連總倒下了十來個人。老鄧彪心中一急，正待站起身來高聲大叫。却又聽見老王爺不知人在何處的一陣蒼涼淒厲的叫嚷——

「忍者者會使暗器，快把燈籠火把熄了！全躲到暗處去埋伏！」

說時遲，來時快。當老王爺的男女徒弟正在忙於熄滅燈籠火把，搶救地上東倒西歪，呻吟呼號的中暗器者。老王爺安排好的嚴整陣勢分崩離析，一片大亂。便在這間不容

髮的分際，分自東南西北，四面八方。如蝗蟲蔽天而來，似羣蜂傾巢而出。但見一條又一條的黑影，流星閃掠，鷹隼急降般自天外飛來。老王爺領着他那三四十名殘餘徒弟急起應戰。使長兵器抵住蜂湧而至的東洋忍者。前院裏祇見刀光劍影，鶻起鶻落。喊殺之聲震耳欲聾。前院裏正在刀槍相交，血肉橫飛。凌霄閣頂上的五人直看得心驚膽顫，頭皮發麻。兪大娘極目搜索老王爺，一眼瞥見他手持丈二長的白蠟竿。竿長超過他本人三倍。老王爺竟然手握竿底，將一支白蠟竿舞成密不通風，滴水不漏的一輪白光。護定了他的上三路跟前後左右，逼得五六七八個東洋忍者慌忙連連倒退。

靖國公主朱梅的一雙鳳眼，須臾不離北耳房面向前院的那一排長窗。那正是她表姐杏姑嚴陣以待的地方。轉眼之間，依稀電光石火，髣髴雷霆霹靂。朱梅淸淸楚楚的看見，前後總有三名東洋忍者，自高處勁疾的飛到。他們一不開門，二不推窗。兵器和人連成一條黑影，便那麼破窗而入，直飛進去。

「哎呀不好了！」靖國公主急得尖聲大叫：「表姐屋裏進去了三個！」

嚷喊時，她手挺寶劍，一挫柳腰，便要躥下地去支援杏姑。幸好兪大娘眼明手快，一把將她拉住。當下便是一聲叱責：

「梅兒！妳別輕舉妄動，誤了大事！」

朱梅却還在連哭帶喊，竭力掙扎。哭着鬧着直要趕去助她表姐一臂之力。然而就在這時，半空中忽然遠遠傳來杏姑淸脆嘹亮的一聲嬌叱：

「去吧！」

凌霄閣上的衆人掄圓兩眼，定睛看時。杏姑那屋那一排被東洋忍者衝破的窗戶，居然會接二連三又躥出三個人來。三個人齊同一致，躥到地面就此仆倒，再也爬不起來一

命嗚呼了。——顯而易見，這是杏姑在北耳房裏雌威大發，她一連三劍搠開了三名東洋忍者。三名東洋忍者帶傷急逃。却是在躥出窗戶的時候卽已傷重身死，因而猝然倒地不起。

兪大娘看了不覺心中一喜，她忙不迭的在跟靖國公主朱梅說道：

「妳瞧見了沒有？妳表姐一下子就搠翻了三個，這下妳該放心了吧。」

靖國公主朱梅無奈的點點頭，但她仍然還在堅持的說：

「東洋忍者越來越多。姨媽，我們還是趕緊去幫着表姐吧！」

李代桃僵，調虎離山。老王爺定計讓靖國公主朱梅逃生。大家夥兒最擔心的便是朱梅、杏姑情同骨肉。到時候朱梅不肯抛下杏姑便走。一聲遲延，可能就會永遠無法走脫。兪大娘緊緊抱住了個朱梅，情急萬分，心憂如焚，她唯有大聲的一喊：

「老鄧彪！」

「在！」

「你給我仔細看看，東洋忍者究竟來了多少？」

老鄧彪應了聲是。就地一蹤，蹤上了凌霄閣頂高高聳起的一支旗竿。登高望遠，把王府前院，外帶大門裏外看了個一覽無餘。再蹤下竿來低切的回答兪大娘道：

「連死的帶活的，前院裏總有二十六七名東洋忍者。王府大門之外，還有三十來個持刀拿棒的太監，正在合力的想要撞開大門呢。」

兪大娘又問：

「這麼說，他們的人大致都來齊了？」

老鄧彪審愼的答道：

「照算，應該是來齊了吧。」

兪大娘再問：

「你看，老王爺跟杏姑他們，能不能頂得住這批東洋忍者？」

老鄧彪又一次朝向前院凝神注視，老王爺老當益壯，威風八面。手裏的一根丈二白蠟桿，先就絆住了四五個東洋忍者。老王爺男女徒弟手中的火把已熄，却是屋頂上的燈籠，前院中的火堆，依然在熒熒燦燦，大放光明。——老王爺的洞天燭地，使東洋忍者無所遁形之計照舊奏效。佐藤榮一命那三十名太監攻打正門，自己帶領三十名忍者躥進王府前院。他不曾想到院內竟會燈火通明，地上更是火光熊熊，映照着人人面孔都紅。日本忍者見不得光線，最怕到的地方正是明處。一旦失去隱蔽，便告手足無措，十成裏的本事先就減了三成。因而老王爺和他剩下的二三十名徒弟，兩人對付一個。暫且還能頂住。老鄧彪看明白了地面交手的大致情形，這才簡單明瞭的告訴兪夫人說：

「忍者、家人，互有死傷。可是，老王爺他們還能挺得下去！」

兪夫人一聽，大爲放心。她想起了老王爺：『把握時機，能走就走』的囑咐。又恐怕靖國公主朱梅一心牽掛杏姑，乘她不備，蹤下地去。因此她便毅然決然的發號施令，高聲一喊：

「那——，我們這就走！」

令下時，不由朱梅分說，手中一使勁，拉起朱梅。蹤身便向閣底僻巷一躍。那朱梅直在惦記杏姑，嬌軀被兪大娘拖着急跑，口裏還在聲聲的喊着：

「表姐！表姐！我的杏姑表姐喲！……
……」

五一

杏姑聽從老王爺的囑咐，身穿狼筋軟甲，手執七星寶劍。在北耳房裏面向長窗，居明伺暗。當前院裏廝殺一起，喊聲不歇。隔

不多久就有一連三名東洋忍者，一頭撞開窗門，手挺千奇百怪的兵器，勁矢般的射向杏姑。杏姑有恃無恐，存心賣弄。兩隻粉臂一張，任讓他們的兵器直搠自己的前胸。狼筋軟甲既然刀槍不入，三名忍者的兵器反倒折斷了刄尖。那三名忍者好不機伶，眼看不是頭路。立刻便一脚支地，就地一旋，整個身子又像勁矢般的射向窗外。這時候，小杏姑得意已極，縱聲大笑。笑罷便是一聲嬌叱：

「東洋倭奴，姑娘看你們往哪逃?!」

叱時，刷刷刷的一連三劍。一劍一個，劍劍刺中後心，深入胸腔。三名忍者來不及發聲喊，一個接一個的被杏姑搠出窗外，仆倒地上嗚呼哀哉。

才一眨巴眼功夫，對杏姑便連殺三名東洋忍者。難怪她要雀躍歡呼，興奮若狂。當下便一個箭步竄到窗口，小杏姑定睛朝外一望；——老王爺抖擻精神，正帶着他的男女徒弟奮戰東洋忍者，東洋忍者在强光之下東竄西竄，老王爺他們揮舞着長兵器橫掃豎搠。地面積屍纍纍，雙方相持不下。小杏姑仗着自己甲冑在身，兼且藝高人膽大。她頓時便發聲喊：

「老王爺，我這就來幫你們了！」

一聽到小杏姑的喊聲，老王爺抬頭一望。正好望見杏姑在飛身竄出窗來。當下一急，尖聲喊道：

「別……別……妳還不趕快回屋裏去！」

偏有個曾經見過杏姑一眼的佐藤榮一，他還在一心以爲杏姑就是靖國公主朱梅。「仇人」見面，分外眼紅。他一挺手中武士刀，風馳電掣般搠向小杏姑。與此同時，一聲令下：

「忍者集合！快殺了這明國公主！」

〔未完待續〕

忍術幕府少林寺

章君穀



前文提要

方皇后因妬生恨，勾串奸相龐松，矯治處死明帝專寵之端妃王如秀。端妃獨女靖國公主朱梅逃出京師，擬往少林寺習武復仇。龐松爲根除後患，密遣日本幕府將軍派駐相府之東洋忍者，沿途佈下天羅地網，必殺朱梅而後止，朱梅邂逅姨母俞大娘，表姐俞杏姑。朱梅、杏姑宛似孿生姊妹。旣抵長辛店，爲隱居鄉鎭之皇叔朱厚煦所收留。忍者發現杏姑蹤跡，誤認伊卽朱梅，決於是夜往攻。老王爺朱厚煦兼採李代桃僵、調虎離山之計。接受俞大娘建議，命杏姑身穿狼筋軟甲，仗劍絆住忍者。俞大娘、老鄧彪等在凌霄閣頂護定朱梅，伺機突圍而走。是夜忍者果來，老王爺率衆力抗。忍者之首佐藤榮一瞥見杏姑，立率全部忍者上前圍殺……。

五二

小杏姑藝高人膽大，又仗着自己身穿刀槍不入的狼筋軟甲。曾經在北耳房裏一連三劍，連殺三名東洋忍者。尤其當年才只一十七歲，小小年紀，那裏曉得深淺高低，忍者厲害？她眼見老王爺正在率領殘餘，在天井裏苦戰不已。便一聲嬌叱，蹤身穿出窗外，要去幫着老王爺，盡殲忍者。老王爺聞聲，連忙喝阻，却是已經來不及了。——東洋忍者之中，就有一名日本幕府藩士，忍者之首佐藤榮一。在長辛店街頭，跟杏姑打過一次照面。由隨行指認太監，誤指杏姑就是朱梅。因而他頓時便一挺手中武士刀，風馳電掣般砍向杏姑。與此同時，一聲令下：

「忍者集合，快殺了這明國公主！」

老王爺隱居之所：長辛店王府的大天井中，平陽地上。正與老王爺師徒捉對兒厮殺的東洋忍者，耳聽得佐藤厲聲喝令，轟然的應聲：

「是！」

當下便人人虛晃幾招，擺脫了當前之敵。精神一振，拔步飛奔，爭先恐後的去鬪杏姑。那一頭，杏姑瞧見佐藤榮一手中高擎武士刀。刀光四射，寒氣凛冽。她便大叫一聲：

「來得好！」

一緊手中寶劍，小杏姑使盡全身之力，猛可間揮劍往上一迎。滿心以爲：佐藤的這一刀來勢兇猛。自己手起一劍，多半可以把武士刀給嗑飛了去。那兒想到，佐藤力大。當刀劍相交，發出鏘然一聲巨響。佐藤的那把武士刀不但沒給嗑飛，自己的一條右臂，反倒被震得一陣痠痲。險險乎便手指一鬆，寶劍落地。杏姑大吃一驚，打個寒噤，不由自主的一聲低呼：

「好厲害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佐藤的劈頭一刀，被小杏姑橫起一劍攔住。刀劈劍鋒，在暗空中濺起了一串火星。佐藤頓時便刀法一改，雙手握定刀柄，似旋風般兜胸橫掃。小杏姑萬萬料不到他會有這一招，一聲脫口驚呼——

「哎呀！」

驚呼之聲尚在餘音嫋嫋，佐藤銳利無比的刀鋒已經砍上了杏姑的左脅。在佐藤榮一想來，兜胸一刀直接命中。這一刀下去，準可以把小小杏姑砍得洞胸穿脅，一刀兩段。然而，偏是東洋武士刀砍上了大明大內的狼筋軟甲，只是悶悶的訇然一聲響。武士刀僅只劃破了杏姑的一襲綢衫。這一次，輪到佐藤大出意外，愕傻兩眼了。他連忙抽刀倒退，突的跳出圈子。就着遠來光線，細看手中那柄祖傳寶刀。——還好，刀鋒上一無缺口，一無傷損。當時便有一線靈光，閃入他的腦際：這位「大明公主」，身上一定穿得有

一副舉世無雙，天下第一的名甲。說不準還是大內之中的一宗無價之寶呢。

佐藤一個倒退，蹤出圈子。十餘名聞聲趕來的忍者，馬上就高聲喊殺，猛揮鋼刀，從四面八方圍殺杏姑。「强中自有强中手」，小杏姑再也不敢輕忽大意了。她便披着她母親俞大娘傳授給她的九九八十一手梅花劍法，將手中的一柄寶劍，舞得花團錦簇，灑水不入，總算抵住了上下左右，橫捌豎砍的十好幾把武士刀。就趁這個當兒，佐藤飛快的重新加入戰團。老王爺、小春、小秋還有他剩下的二十來名徒弟，也都人人奮勇，個個爭先，趕來支援杏姑。

刀光劍影，鶻起鶻落。喊殺之聲，直上雲霄。小杏姑一面閃騰挪移，以寡敵衆。一面也不時的向外窺探。大門裏外，大天井中，遍地都是血肉模糊的屍首。忍者只怕死了一二十個，自己人這邊，至少也是死傷過半了。

東洋忍者越戰越勇，老王爺的徒弟還在接二連三的躺下。「哎呀！哎呀！」驚叫慘呼之聲不絕於耳。老王爺和小杏姑眼看着就要頂不住了。老王爺把心一橫，用盡平生之力，將手中的丈二白蠟竿舞成了一個大車輪，逼着自己四週的東洋忍者連連倒退。然後便沖着杏姑一聲大喝：

「乘此機會，還不快走?!」

那一邊，佐藤發出一陣森森的冷笑，他用挺流利的京片子，尖酸刻薄的反問一聲：

「走？想上哪走？」

日本幕府派駐龐松相府的東洋忍者，全都在中國潛伏各處，居有年所。能懂也會講一口中國語，他們一聽佐藤榮一這句反問。當下便知，只這就是他們的首領在下總攻擊令了。於是人人掄圓眼睛，抖擻精神。先則齊同一致的喊了聲：

「殺！」

然後，逐個兒的變換刀法，一味的向前猛掃力劈，只攻不守。一個個似豺狼虎豹，凶神惡煞，活脫一副拚命三郎架勢。老王爺的那些個徒弟，習武未久，少經陣仗，幾曾見過這種窮追猛打，捨了性命不要的厮殺法？驟然之間，難免怔了一怔。然而時值間不容髮，生死介於俄頃的當兒，一個閃神，電光石火，也許還不到一眨巴眼功夫。東洋忍者的武士刀馬上就雷霆霹靂般砍了來，於是「哎呀不好」之聲此起彼落。東洋忍者的這一陣猛攻果然奏效。在天井中鏖戰不休的一二十名老王爺的徒弟，轉眼之間不是斷脰刲腹，便是腹破腸湧。天井裏血流成渠，屍骸遍地。老王爺的五十名高徒，連同花容月貌，天眞爛漫的小春、小秋在內，全部壯烈捐軀，死於非命了。

老王爺一面揮舞白蠟竿，一面把觸目所及，逼人而來的一場血腥大屠殺，看了個一清二楚，眞眞切切。每逢他的一名愛徒倒下，老王爺都是心摧膽裂，五內如焚。他喃喃低聲呼喊每一名死去愛徒的名字，滿腹悲酸催動得熱淚泉湧。臨到最後，他唯有刺戟動情，悲憤交集的仰天哀號：

「蒼天！皇上！成仁取義，仰俯無悔！我們總算是不虛此生了！」

哀號方歇，白蠟竿一收。五七把東洋武士刀，如秋風掃落葉般的捲到他的頭頂。一聲喊：「殺！」亂刀齊下。一代奇人，身長不及四尺的大明宗室朱厚煦，就此慘死在血泊之中。

緊接着，便是小杏姑破空而來，淒厲無比，聽了令人血液爲之凝結的一聲慘叫——

「老王爺——」

小杏姑的眼神一閃，手頭寶劍一鬆。陰險毒辣的一名東洋忍者，頓時便把握機會。

他以刀作劍，一刀尖捌開了小杏姑的咽喉。

五三

「不——不——不！」靖國公主的聲聲悲呼，在深山大谷，古木茂林裏激起了陣陣回聲：「說什麼我也要回去看看！說什麼我也要……」

「可是！公主殿下！」老鄧彪一手拭淚，一手拉住朱梅苦勸：「老王爺、杏姑姑娘，還有他們那些位大哥大姐出生入死，拚命纏鬪！是他們捨了性命不要，這才讓咱們逃到了這兒。老奴又怎麼能由着妳重入虎口，再走回頭呢?!」

「我要去看看！我要去看看！」朱梅瘋狂了似的在極口哭喊：「要是我杏姑表姐萬一有個……，那……那我就……」

俞大娘含悲忍淚，心如刀割，下嘴唇皮都快給自己咬破了。她抹乾一臉的淚水，臉色一變，大踏步上前，往嚎啕大哭的朱梅跟前一站。壓抑下滿腹的悲酸淒苦，扮出一臉的疾顏厲色，她劈頭便是一聲質問：

「萬一妳表姐死了，妳就怎麼樣?」

「我——，」朱梅兩眼圓睜，如中雷殛。突又渾身痙攣，捏緊粉拳，高舉起來猛力的搖撼。掙出一句聲嘶力竭的極喊：「我——就——要——跟——她——一——道去死——!!!」

「啪！」

一記清脆嘹亮的耳光，甩在靖國公主朱梅淚下如雨的粉頰上。

「啊?!」

老鄧彪、芸香、艾香，異口同聲發出一聲驚呼駭喊。忙又伸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連連倒退幾步。

天與地，同時歸於寂靜。

朱梅頓時停止全身猛烈的抖顫。兩顆晶瑩的淚珠，嚇停在她那清澄秀麗的眼眶。大

明靖國公主朱梅，臉上滿佈驚駭錯愕！她像是猛一下子從噩夢之中驚覺過來。

俞大娘又在開口說話了。語調是從所未有的嚴厲與冷峻——

「她死，妳也死！梅兒，那妳是要她、我、妳娘、老鄧伯，還有芸香、艾香，全都白白犧牲，寃枉死掉?!」

「為什麼?為什麼?為什麼?!」

「妳自個兒說——萬一妳杏姑表姐死了，她是為誰而死?」

「為我！」

「她用她的性命，換來妳的性命。她究竟是所為何來?!」

「為……為了讓我留下這條有用的身子，投師習武，報仇雪恨！可是，姨媽，」朱梅語調一改，漸趨緩和。她又在珠淚滾滾，悲不可抑的哭訴：「事到如今，甥兒委實是什麼都顧不了啦！」

俞大娘直在想用醍醐灌頂之勢，一語驚醒夢中人。因而她毫不放鬆的步步緊躡，聲聲追問：

「那妳母親的血海深仇?」

「我只求蒼天有眼，讓我的殺母仇人自食惡果，自取滅亡！」

「妳父皇還在大病之中，妳就不怕姤后奸相，隨時都會下手?」

「廟堂之上，掖庭之中，多的是忠義之士。就讓他們去為我父皇，多盡一點心力吧！」

俞大娘咬牙切齒，險些為之氣結。她情不自禁的又一度提高聲浪，厲聲喝問：

「奸相已與倭奴勾結，忍者早在京師橫行！朱梅，妳是大明公主，皇上愛女，難道妳能不管內外勾串，有人陰謀篡奪妳家的江山?!」

「姨媽——」

一言中的，直入肺腑，朱梅深深的埋下頭去了。上前一步，雙手輕攙朱梅的雙肩。

俞大娘語調一變，變得慈藹柔和。俞大娘肫摯誠懇，推心置腹的跟朱梅說道：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妳我之間也就不必相互隱瞞了。」浩然一聲長歎，俞大娘仰臉朝天，熱淚潸潸的繼續往下說道：「如今是天知、地知、妳知、我知。在場的人全都心中明白。老王爺、杏姑、小青、小秋，還有老王爺的那四十八名高徒。多半已經是求仁得仁，慷慨赴義，顯然不在人世了。可是，他們的死，完全是爲換取妳的這一條性命。李代桃僵，調虎離山，無非都是爲了讓妳能够平安無事，早日抵達少林寺。完成妳的生平大願，復母仇，救皇上，保住大明的江山社稷！妳執意要重回虎口，自投羅網，再去長辛店。那麼，倘若妳也有個三長兩短。杏姑她們已死的人不說，眼跟前的老鄧伯、芸香、艾香，還有姨媽我。豈不是也要陪妳去白白的送命！妳我一死不足爲惜，然而死有重於泰山，有輕於鴻毛。我們貿貿然的一死，唯有親痛仇快，遂了妬后奸相、日本幕府的陰謀詭計，斷送掉大明兩百多年的江山？」

一席話，說得義正詞嚴，語語發自肺腑，連站在一旁的老鄧彪跟芸香、艾香聽了，都在熱淚泉湧，嗚咽梗塞。靖國公主朱梅，更是在聽到俞大娘直指杏姑、老王爺她們顯然已經不在人世了的時候，卽已哭得涕淚橫流，依稀淚人兒一般。她來不及等俞大娘把話說完，便猛可撲向俞大娘，一把將她緊緊的摟住，口中直在：「姨媽，姨媽」的哭喊。好不容易等俞大娘把一篇長篇大論說完。她方始雙手一抵，讓自己跟俞大娘面面相對，再抽抽搐搐，聲淚俱下。却也理直氣壯，振振有詞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——

「姨媽！就算老王爺，還有我表姐已經遭了那批東洋忍者的毒手，此刻已經不在人世了。却是，東洋忍者一來唯恐洩露機關，見不得人，勢必不敢在人跟前露面。二則，他們要的是甥兒我，倘若他們誤以爲表姐是我，一旦得手，準會立卽趕回京師請功。有這麼兩層緣故，甥兒敢說，那幫東洋忍者，他們多半是得逞便走，絕對不會在老王爺府多作停留！」

俞大娘正在埋頭深思，揣摩朱梅這幾句話裏的深意。老鄧彪早已經在伸手一拍腦門，哇哇怪叫的道：

「着！着！着！俞大娘呀，我聽公主殿下這話，說得倒還挺有道理的！」

俞大娘一扭頭，眼望着老鄧彪，正要啓齒回答。朱梅唯恐良機不再，緊接下去又在傷心黯然，淚如雨下的說道：

「甥兒的意思原是——，乘東洋忍者才走，老王爺和我表姐的屍骨未寒。我們破費三兩個時辰，折回去看看。最好是能够買到兩口棺材，把……把老王爺和我表姐的屍骸給妥善掩埋。將來，事情平定。春秋二祭，也好到他們的墳上去祭拜！」

一口氣說到這兒，靖國公主早已淚盡涕枯，泣不成聲了。趁俞大娘淚滿面，伸出雙手來想要和她抱頭痛哭。朱梅就勢往她的懷中一倒。與此同時，一聲悲呼：

「姨媽啊——」

「梅兒！梅兒！我可憐的梅兒……」

俞大娘和朱梅這一場抱頭痛哭，直哭得山應谷響，落葉蕭蕭。老鄧彪、芸香、艾香回想起老王爺的忠肝義膽、豪情勝慨，還有杏姑的天眞爛漫，慷慨赴難。全是他們一輩子裏難以一見，難得一聞的奇人。然而乍聚首，方圖長日相伴。驟然之間竟會人天永隔，音容杳然。三個隨行之人越想越傷心，便也陪着俞大娘和靖國公主朱梅，乾脆放聲大

哭一場。要不然的話，誠如若干年後老鄧彪提起往事，逢人便說：

「要沒那一場痛哭。想當年，那時候，越想越傷心，越想越難過，還越想越窩囊，豈不是要把人給慾死了。」

十冬臘月，寒山雪封。靖國公主朱梅一行五人，在僻谷幽林，荒郊野外，失聲痛哭了一場以後。還是俞大娘想起當前的正辦要緊，她輕柔的推開點朱梅，扶她站好。然後擦擦眼淚鼻涕，便是一聲高喊：

「老鄧彪！」

「在！」

「剛才公主殿下說的那些個話，你全聽見了？」

「聽見了！」

「你是飽經滄桑，受盡磨練的老年人。依你看來，公主所說的那些個事，是否可行？」

「這——，」老鄧彪猛搔頭，一面斜眄朱梅，一面滿臉陪笑的答道：「這會兒將近四更天了，咱們走離老王爺府邸，大約有了十來里地。計算時辰，一路飛奔，也許咱們還可以趕回去看上一眼！」

俞大娘深深的點頭，依允的答道：

「老鄧彪，我懂得你的意思了。」

偏偏有個靖國公主朱梅，憂急攻心，哀慟過度。一場痛哭之後，滿腦子都是渾渾噩噩的了。她搖撼俞大娘的胳臂，急切的問：

「姨媽，老鄧彪的意思究竟是……」

俞大娘輕拍朱梅的肩背，安撫的說：

「我們只能去看她們一眼。看個究竟，馬上就走。斷來不及給她們備棺下葬！」

老鄧彪就怕朱梅節外生枝，回頭難以脫身。連忙上前一步補充的說：

「其實，天色一亮，自會有官差到老王爺府探看。這備棺殮葬，妥予掩埋，原就是

官府、地方上的事……」

「對了，梅兒！」俞大娘也插嘴進來說道：「後事自有官府、地方料理。何況，將來事定，我們還可以把他們的靈骸清出來另行殮葬！」

朱梅聽俞大娘、老鄧彪都這麼說了。時機緊迫，危機四伏，當下也只好依允的道：

「好吧！那我們這就去——看看就走。」

老鄧彪懸着的一顆心，又次落實下來。正待轉身引領衆人折回長辛店，忽然又見，俞大娘滿臉流淚，雙手鬆開朱梅。面向正北，驀地屈膝跪下，聲嗓抖顫的在虔誠祝告：

「老天！皇上！我俞門王如英今天錯不該一時情急，忘其所以。居然順手摑了大明靖國公主朱梅一掌！朱梅雖說是我姨甥，然而她畢竟是金枝玉葉，天潢貴裔，皇上的唯一愛女。而我俞王如英也就成了千秋萬世，獨一無二，膽敢冒瀆公主殿下的罪人！如今我俞王如英已知罪了，但求老天，皇上垂憐，宥恕！」

靖國公主朱梅哭着去把俞大娘就地抱了起來，聲聲埋怨的道：

「姨媽，杏姑不在，我就跟妳的親生女兒一樣。妳幹嚒要說這些個話呢！」

俞大娘趁勢徐徐起立，跟朱梅面面相對，一面撫挲剛才被她自己打過的左頰，一面愛憐的問：

「梅兒，姨媽下手，是否太重？這會兒妳是痛不痛呀？」

「不痛！」朱梅一搖頭，甩開了兩行淚水。她傷心淚盡的答道：「姨媽！自從表姐……，從今而後，我再也不曉得什麼叫做痛了！」

五四

將近長辛店，燈火在望。四更更柝，正

好清晰的傳來。

「走水啦！走水啦！」

「救火！大家快去後街救火呀！」

一片驚呼駭喊，大呼小叫。起自長辛店上，大街裏外。俞大娘、老鄧彪、朱梅、芸香、艾香，不約而同的驚了一驚，停下脚步，踮起脚來朝北望時；——可不是，長辛店的後街烈燄沖霄，火光燭天。那一座拔地而起的老王爺府後花園凌霄閣，便在熊熊烈燄之中，不時的若隱若現。

艾香脫口驚呼：

「是老王爺府起火！」

「不錯！」老鄧彪老馬識途，應聲作答：「老王爺府已經燒成了一片火海！」

「快！」俞大娘當機立斷，一聲令下：「我們這就趕去看看！」

自老鄧彪以次，衆人應聲：「是！」便跟着俞大娘，心中着急，脚步加緊。有時候施展輕功，又跳又縱。才一眨眼功夫，便從長辛店鎮市之外，來到了鎮上後街。站停在巷口一望，却是奇怪。明明聽到到處都有人在高聲嚷嚷：「走水！」「救火！」可是臨到火場，偌長的後街長巷裏，居然連個人影也沒有。既不見人擔水，更不見人搶救。老王爺府裏的一把火，却已經燒得烈烈轟轟，不可收拾了。木竹建料，嗶剝生響。寒風捲着烈燄，襲來陣陣熱浪，足以把人烤焦。朱梅擠上前來看時，一望之下，不禁大爲納悶，不勝驚訝的問道：

「姨媽，怎麼只聽見有人在叫救火，偏又沒見一個人來救呢？」

俞大娘連連搖頭，一聲苦笑的答道：

「只掃自家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梅兒，祇這便是人之常情！」

「老王爺府四週，一色的磚砌風火牆，」芸香也嘆了口氣，插嘴進來說道：「火勢再大，也只能在圍牆裏面悶燒，不至於燒到別人家去！」

「是呀！」艾香也來接腔：「要是大火會燒到附近鄰家，他們早就會拚命的趕來救火了！」

聽得朱梅也是喟然太息不置，她轉過身去跟俞大娘央求的道：

「姨媽！咱們得趕快進去，看看還能救得出什麼人來呀！」

兩眼定定的望着朱梅。俞大娘心中着實遲疑不定，委決不下。因而她便神情凝重的緊矚着朱梅說：

「進去看看可以，却是妳得依姨媽一件事。」

朱梅急切的在催：

「姨媽，妳是快說呀！」

俞大娘還在字字着力，意味深長的說：

「進去以後，看看就走。看天色就要亮了，我們說什麼也不能耽擱！」

「好！」

於是，俞大娘分別向衆人使了個眼色，點了點頭。衆人會意，便衆星捧月般的，分別在朱梅的四週護定。簇擁着個朱梅，朝向俞大娘伸手所指的方向。使一個旱地拔葱，五個人雙脚離地，破空而起。五支勁矢似，蹤上了大門門樓。

五個人站在門樓上，往裏一看。不約而同，當下便爆出了一聲驚呼：

「哎呀！」

高高門樓之下，偌大府邸裏面。所有的正房偏房、樓臺亭閣，幾於全部着火。祇是前廳的天井够大，天井裏面一無可燃之物，這才僅祇映照在熊熊烈燄之中，居然會成爲一泓血海，一片血光。平陽地面，遍地屍骸，遍地血泊。東洋忍者，指認太監，還有老王爺的五十名男女徒弟，全在東倒西歪，橫

七豎八，寂然不動，或俯或仰的躺着。王府上下一例使的是長兵器，東洋忍者則千奇百怪的兵器全部使了出來。雙方鏖戰多時，人人除死方休。拚鬪空前慘烈，死者的死狀也就益發的令人怵目驚心，頭皮發麻。——斷脰刲腹，缺腿少臂，屍體支離破碎。俞大娘不禁連聲唸佛，老鄧彪直在跌足太息，恨聲不已。尤有芸香、艾香櫻唇顫抖，喃聲的在唸叨：

「太慘了！太慘了！這實在是太慘了！……」

倏然間，老鄧彪石破天驚，拔尖了嗓門一聲極喊：

「老王爺在那兒！」

緊接着，便是俞大娘有所發現，她渾身哆嗦得像是風中枯竹。身子晃晃悠悠，搖搖欲墜。朱梅趕緊上前攙住了她，眼見她伸出猛烈抖戰的右手，顫巍巍的向地面一指。與此同時，聲聲哀嚎——

「杏姑！啊，杏姑……」

五個人分成兩組，霍地跳下門樓，躍及地面。頓時又一分爲二。老鄧彪、芸香、艾香搶向老王爺屍身所在的地方。俞夫人、朱梅則脚步踉蹌，奔向地面上靜靜躺着的杏姑。

杏姑分明已經死了，她正四仰八叉、拳張臂舒的躺在地上。手中的寶劍被嗑開老遠，身上却不見半點傷痕。唯有頭顱。俞大娘慣走江湖，久經陣仗。只有她一看便心中明白：她的愛女俞杏姑是被一名東洋忍者一刀穿喉，當場身死，死時並無半點痛苦。當時那刺殺了杏姑的東洋忍者正趴在杏姑的頭頂心開外，那忍者黑袍的下襬正好蓋住杏姑的頭部。

俞大娘甚至於揣摩得出當時的情景，東洋忍者刀出如風，乘虛而入，一刀尖刺穿了

杏姑的咽嚨。杏姑在慘死以前還沒忘記自己傳授給她的梅花劍。她用梅花劍第七十九招。一招「單手參天」，由下而上，劃開了東洋忍者的小腹和胸膛。叫他腹破腸流，心肝齊湧的慘死地上！

「杏姑！」

「表姐——」

俞大娘和朱梅的各自一聲悲號，讓那一頭的老鄧彪、芸香、艾香聽得心如刀割，肝膽幾裂。三個人方才把老王爺的屍身裹好，趁此機會，三人一致扭頭探着。正好看到靖國公主朱梅飛身上前，俞大娘一面急起直追，一面在高聲阻止——

「梅兒，妳不要！妳千萬不要……」

可是已經遲了，朱梅一到杏姑屍首的跟前。猛一下就揭開了蓋在杏姑臉上的那一塊忍者黑袍下襬！

嘤然一聲，朱梅往後便倒，她就此暈絕於地了。

五五、

當靖國公主朱梅悠悠醒轉，乍一睜眼，便瞧見芸香正在用無比關懷同情的眼神凝望着自己。一見朱梅醒來，馬上就歉然一笑，側臉避開朱梅的視線。朱梅一時之間也顧不了這些，一骨碌翻身坐起問道：

「我怎麼會躺到這兒來了？」

「殿下一看杏姑姑娘頭顱不見，頓時便厥了過去。」芸香埋下頭去，神情黯然的答道：「是我們合力把妳揹到這兒來的。」

「那——我表姐的無頭屍首呢？」

「老王爺、杏姑姑娘的靈骸，也由我們合力背到這兒來了。這會兒正由俞夫人她們在那邊裝殮入棺，掘地埋葬哩。」

芸香伸手一指，朱梅順着她的手指方向望去。古木下，高阜旁，一排兩口黑漆棺材。俞大娘、老鄧彪和艾香，正在一鏟鏟的挖

掘墓穴呢。

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任讓芸香在自己身畔扶持。靖國公主滿腹悲酸，心中淌血。她一步步的挨到老王爺和杏姑的靈柩之前。納頭便跪，放聲大哭。她在哀哀慟哭之間立下了莊嚴的誓言：

「我必親手殲除奸相、忍者，爲十一爺爺和表姐你們二位報仇雪恨，否則的話；我靖國公主朱梅，誓不在世爲人！」

「梅兒！」俞大娘含悲忍淚，放下鋤頭，伸手去把朱梅扶了起來說道：「有妳十一爺爺和妳表姐壯烈捐軀。東洋忍者將妳表姐的頭顱取去，奸相必會認爲妳已被殺，自此暫告心安。我們正好順利無阻的上少林寺去了！」

朱梅默然的垂淚點頭，心中不由在想：上少林寺習武復仇，所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太大了啊！

五六、

一路順利無阻，行行重行行。俞大娘一行五人，由直隸南下中州。沿滾滾黃河西上，穿過登封縣城，直奔西北。來到少室山北麓，臨到達摩面壁岩之左，終於抵達天下聞名的少林寺了。

在那古色古香，嵯峨險峻，二十三層麻石陛階之下。俞大娘一舉右手，示意老鄧彪、朱梅、芸香、艾香就在階下等候。然後她一步一合什，口中喃喃宣着佛號，一腔虔敬的升階站定跟那位白眉飄飄，形容枯槁，宛如一座古佛般的知客和尚說道：

「大明故兵部尚書俞唯忠之妻，北地佛門明心師太之徒。俞王如英專程求見了智法師！」

未完待續

《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》

文：章君穀

1983.01.01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４６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一），圖：凌明聲
1983.02.01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４７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二），圖：凌明聲
1983.03.01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４８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三），圖：凌明聲
1983.04.01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４９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四），圖：凌明聲
1983.05.01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５０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五），圖：凌明聲
1983.06.01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５１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六），圖：凌明聲
1983.06.25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５２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七）
1983.07.25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５３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八），圖：陳菊美
1983.08.25 《創作月刊》第２５４期〈忍術、幕府、少林寺〉（九）
（後停刊，未完）